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夺魂旗

(上)

 **eBOOK**
网络资料 非纸书

细将风教入章回

诸葛青雲

从小跟随家长，足迹流转国内。就学于北平、上海等地时，便嗜读“武侠小说”成痴，还珠的“蜀山”、“青城”，朱贞木的“罗刹夫人”、“七杀碑”，郑证因的“鹰爪王”，白羽的“十二金钱镖”，平江不肖生的“火烧红莲寺”，赵焕亭的“洪杨豪侠传”，王度庐的“鹤惊昆仑”等名著，都看得我神游其中，废寝忘食，甚至掩卷都能背诵！

等到了台湾，大学毕业，充任公务员时，因欲寻找副业，弥补微薄薪资，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，仗国学修养、地理知识，暨腹中“武侠存货”，试为“侠稗”写作，冀能“煮字疗饥”！

有意栽花，花多难发；无心插柳，柳竟成荫？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、略助浇裹的“副业”，竟成为谬获众嗜、欲罢不能、无法甩脱的“专业”，成为“相当累”，但也“相当有趣”，多交了海内外无数“知音朋友”的专门“爬格子动物”！

星、马的“星洲日报”、“南洋商报”、“通报”、“新明日报”，泰国的“星暹”、“京华”，香港的“成报”、“快报”、“新报”、“星岛”、“工商”、“华侨”，日本、韩国以及菲、美的“侨报”，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，同时都有“连载”。我几乎日撰万言，要写十个长篇以上，才略堪应付！这一篇，正在卿卿我我，妾意郎情；那一篇，却剑底飞魂，刀头舔血，情绪要不停转变，汗水要不停滴落，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。这工作，有“荣誉感”，也有“空虚感”！换言之，这种“消耗心力，娱乐别人”的“特殊职业”，是乐事，也是“苦事”！！！！

同文中，着实有几位老友，都是“超超好手”！金庸的“深厚学识”，古龙的“新颖才华”，卧龙生的“沉美笔力”，高阳的“丰特史眼”，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，深愿“尊之为师”、“敬之为友”的！

可惜，金庸住得远，港台非迤，海天相隔，致疏亲近；古龙和高阳，又谪期已满，先弃“红尘”；只有一位“卧龙生”（牛鹤亭兄），和我彼此所居，近才数里，可以常相往还。说也有趣，“诸葛”、“卧龙”，关系本妙，一个是“出山之龙”，一个是“在山之龙”，只不知两岸的“出版社”与“读者”中，有没有肯“三顾茅庐”，赏我们饭吃，要我们“六出岐山”，“七擒孟获”，为他“鞠躬尽瘁”而已？

卧龙生迁移新居，写副“对联”，送他补壁，彼此的关系、成就，以及抱负，于其中略见端倪，录供知音一粲！！！！

“铸侠骨，状奇行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，各有声华惊海宇！”

振黄魂，扶正气，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，细将风教入章回！”

夺魂旗

第一章乾坤五绝

天上没有飘着一朵云，却飞着许多鸟！

地上没有长着一根草，却躺着许多人！

黄……

这里是玉门关外的“白龙堆”，又名“库穆塔格沙漠”。

虽然比不上大戈壁那样的瀚海流沙，无垠无际，但也日连云白，沙入云黄，任凭多好的千里明驼，或追风良骥，三两日间，休想走得这片漠漠黄沙之外！

天尽头处，一抹苍黄之中，现出了两点白影，越来越大，渐渐地看出了是两匹白色骏马，东向疾驰！

马上人一老一小，老的约有五旬开外，一身淡灰色的葛布长衫，修眉细目，五绺须飘拂胸前，神态清奇高雅！

小的一个，才只十四五岁，但相貌灵秀已极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，开阖之间，竟也炯炯生威，神光不可逼视！

驰骤之间，少年手中马鞭遥指长空，偏头问道：“师傅！你看天上飞着那多的食尸鸟，难道地上躺着的那一片，全都是死人么？”

老者皱眉说道：“既然遇上，就是死人，也应为之掩埋，活人则更该援救，灵儿，你去把那些恶鸟赶走！”

少年裆中使劲，白马加速前驰，到了躺着的那群人切近，挥手撒出数十枚青钱，惊得那些盘旋不去的食尸恶鸟，振翼高飞入云，然后往地上略一观看，策马回头，迎向老者叫道：“师傅！果然是堆死人，里面又有和尚，又有老道，约莫十几个呢！”

老者闻言面带诧异，催马上前，仔细一看，益发惊奇说道：“咦！‘少林’智镜禅师、‘武当’守一道长、‘钱塘双杰’、‘长白八雄’，这些武林中，天南地北……”

少年突然叫道：“师傅！你看这些死人横七竖八的，不是故意摆成像一面展开的旗子么？”

老者闻言大惊，注目看时，果然那些尸体，粗看上去，好似随地乱躺，杂乱无章，但细一观察，确是经人故意布置，摆成了一面展开的旗帜模样！

老者不由激灵灵地，打了一个寒战，一面继续细察看尸体，一面口中叫道：“灵儿！你下马顺着这具被摆作旗杆尖端，‘武当’守一道长尸体头顶的方向，走上九九八十一步，驻足细看附近可有什么特殊之物？和它的大小数量，但绝对不准触碰，快些回来，告我知道！”

少年听师傅这样说法，心中疑惑不解，照着所说方向，一步一步，向东北数去。

老者把地上的一十二具遗尸，整个端详一遍，均看不出丝毫伤痕，只在每人的口角之间，发现微沁一点血迹！

老者俯身拨开一具死尸嘴唇，心中不由一惨，原来死尸口中，满含紫黑血块，但未及喷出，人已死去！

接连查看数尸，尸尸一样，老者心头已自雪亮，双眉紧皱，自语说道：“这事太怪了！难道真个是他？……”

自语未毕，少年已自跑回，向老者说道：“师傅！我顺着这位道长遗体的头顶方向，走了九九八十一步，仔细察看，除了在黄沙之中，插着三面七

寸来长，画着一个黑骷髅头，和两根白骨的红色小旗之外，再没有其他物件！”

老者双眉越发愁皱，一语不发，挥手示意少年上马，猛加鞭策，绝尘飞驰！

少年闷了一肚的哑谜，几度要想开口，都被师傅的严肃神色，和忧郁目光，吓得噤了回去。八蹄翻飞，直望甘肃、新疆交界的玉门关奔去！

这老者名叫谢东阳，一身武功，超群拔俗，因为久隐南疆，得号“南疆侠隐”！少年叫做上官灵，本籍浙江，因随父作吏南疆，不幸到任不久，父母双亡，被谢东阳爱他根骨灵慧，收为弟子，传授生平武学！

这次是因上官灵武功已有小成，谢东阳特地带他游览中原，见识见识故园风物。

二人拼命策马，直到进入玉门关内，谢东阳回望来路，黄沙漠漠，杳无人踪，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：“十余年未履中原，不想才到‘白龙堆’上，就遇见这等奇事，实在太险！”

上官灵见师傅开口便说“太险”，不由诧异问道：“师傅！我们在‘白龙堆’上，只看见几只食尸鸟，十二个死人和三面红色小旗，险在哪里？”

谢东阳苦笑一声，还未及答他所问，忽然看见远远跑来一匹青色骏马，马上人白须飘拂，身材雄伟，穿着一件古铜色的大褂，面貌虽未看清，但身形太熟，不由脱口叫道：“马上来人可是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兄？小弟谢东阳在此！”

白须老者闻声，马行更急，霎时便到面前，纵声哈哈笑道：“谢贤弟一向可好？十多年不见，想煞方百川了！”

说完，见他与上官灵，全身上下满是尘沙，不由诧声问道：“谢贤弟因甚急事，如此狂驰，可否为我一道？”

谢东阳苦笑说道：“此事委实太奇！百川兄，小弟虽然十余年未到中原，但那‘乾坤五绝’，不是已有二十多年，未现江湖，且听人言，大半均已故去了么？”

方百川微微一愕，手指来路说道：“离此廿里左右，有一小镇，我虽有急事在身，但与贤弟这多年不见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抵足一宵，明天再走，我们有话，且到旅店之中，消消停停地说！”

遂策马回头，陪同谢东阳、上官灵，到那小镇旅店之中投宿。

客店甚小，店家送来酒菜，彼此就在房中随意饮酌。

谢东阳命上官灵见过方师伯，方百川仔细端详，不由赞道：“此子根骨极佳，贤弟务须好好调教，将来必是一朵颇为出色的武林奇葩！不过你带他游览中原，却有点不是时候，可知近来中原武林人物，个个是尽量敛刃藏锋，韬光养晦，不肯轻易抛头露面，以求避免来自无端的杀身横祸么？”

谢东阳诧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

方百川道：“近半年间，有三个胎炙人口的故事，震慑了整个武林，平常那些睥睨叱咤，不可一世黑白两道英雄人物，个个旦夕且危，不知道在哪一天，无边厄运，会降临在自己身上！”

谢东阳越听越奇，问道：“这是三个什么故事？竟有如此威力，方兄请讲！”

方百川夹了一块牛肉，慢慢咀嚼，举杯就口说道：“贤弟方才问起‘乾坤五绝’，你对这五位神出鬼没的武林奇人，还记得么？”

谢东阳饮了一口酒道：“‘西道东僧，南笔北剑，夺魂旗’！这五位绝

世高人，怎会忘却？”

方百川又复问道：“五绝之中的互相功力高低，贤弟听说过么？”

谢东阳道：“详情小弟不知，听江湖传言，五绝之中，若论真实功力，似以‘南笔’略高一筹，但飘忽无迹，喜怒无常，和诡异无伦，却得数‘夺魂旗’为第一！”

方百川点头笑道：“贤弟所说不差，我所说的三个故事，就全出在这飘忽无迹，喜怒无常，诡异无伦‘夺魂旗’的身上！”

谢东阳想起“白龙堆”上所遇，犹觉惊心动魄！但暂时隐忍不提，只是催着方百川快说！

方百川又饮了一杯说道：“第一个故事是：当年‘乾坤五绝’，在峨眉金顶，互较绝艺，一直斗了五日五夜，几乎全都把真力耗尽，仍然分不出胜负输赢，彼此协议作为一律平手，停止比斗！并各运神功，把自己的代表暗记，刻在一块大石之上，永留纪念！刻完以后，‘惊神笔’的刻痕，要比其他四绝表记，稍深三分！所以江湖传言，‘乾坤五绝’虽然高下难论，若从这一点看来，‘南笔’在持久耐战的真力方面，仍要略为高出少许！这一次比斗之后，‘乾坤五绝’足有二十多年，不仅未在江湖行走，连生死都不为世晓！但在半年之前，峨眉金顶刻有五绝表记的那块大石，被人把‘西道’‘东僧’‘南笔’‘北剑’的表记，一齐毁去，只留下了‘夺魂旗’巍然独存！”

“这是何人所为？纵然‘夺魂旗’再度出世，似也不应该如此狂妄，方兄请讲第二个故事！”

方百川喝了一口酒道：“东南几省的绿林魁首，应推何人，贤弟总该记得？”

谢东阳略为思索答道：“可能要算那东海巨盗，以凶残狠毒著名的‘金蛟岛主’鲍长雄！”

方百川“嗯”了一声，点头说道：“鲍长雄威震东南，声势极大！但有一次出海做案，回岛以后，竟发现所乘‘金蛟巨舟’的船头之上，被人用鲜血画了一面‘夺魂旗’！鲍长雄一来睥睨已久，二来‘乾坤五绝’隐迹多年，声威渐弱，又倚仗着手下人多，所以并未怎的放在心上，哪知就在当夜，鲍长雄本人，和他的贼妻贼子，以及手下几个极恶穷凶的江洋巨盗，被人扫数杀光！‘金蛟岛’的一帮强人，也从此散伙瓦解！”

谢东阳倾杯拊掌说道：“鲍长雄称霸东海多年，两手血腥极重，除却此人，造福良民不少，倒是一件莫大功德！这位‘夺魂旗’，此事办得并不坏呀！”

方百川苦笑说道：“这位魔君，就是这样不可捉摸！金蛟盗穴被摧，鲍长雄全家被杀之事一传，江湖中正要对‘夺魂旗’，恢复昔日的崇敬之时，突然又复出了一件怪事！”

谢东阳听得正有趣，急忙问道：“方兄不要乱卖关子，哪有这多怪事？快快请讲！”

方百川长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件怪事，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故事，也就是我奔驰千里，仆仆风尘去往新疆，而巧在此地与贤弟相遇的原因所在！”

谢东阳闷葫芦越听越深，一迭声的催着方百川快说！

方百川摇头叹道：“吕梁山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，今年六十有四，早已不涉江湖恩怨，封刀归隐，安享余年！武林中不论黑白两道，均因此老昔年

行道之时，重人轻己，仁义如天，一齐对他异常敬重！但月前怪事突来，常子俊老妻早亡，生有三子一女，一连两日，长次二子，均在睡梦之中，天灵盖上，插着一支三寸来长的‘夺魂旗’，丧失性命！这一来常子俊父子情深，目眦皆裂。他也不怕什么‘乾坤五绝’的名望避忌，因仇人手段太毒，不愿贻祸他人，所以根本不向任何好友求助，只命三子常义，和幼女常碧云，端正好了家传独门暗器‘太阳神针’，自己也把封藏多年的一柄吴钩剑取出，父子女三人，坐以待旦，要等‘夺魂旗’再来之时，与其一死相拚！但等到鼓打三更，丝毫形影不见，常义好端端地亦自仆倒气绝，头顶之中又插了一支不知所来追魂夺命的‘夺魂旗’！不过这次旗上附有一个小小纸卷，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，三子齐亡，气急晕绝！还是常碧云姑娘，一面救醒老父，一面强忍悲愤，看那纸卷，原来‘夺魂旗’说是忽有急事待办，暂且宽他父女三月死期，到时必当再来，他们常氏一家，休想留一活口！碧云姑娘看完，瞒着老父，暗暗通知常子俊的几位生死之交，包括愚兄在内，彼此计议之下，觉得只有乘这三月限期，赶紧分头邀人助阵。不过像‘夺魂旗’这类对头，寻常武术之士，请来无异拉人下水，一齐送死！所以虽说分类邀人，其实极难着手！愚兄想‘乾坤五绝’之中的‘西道’天痴道长，昔日与我有段渊源，‘夺魂旗’既然再现江湖，何妨走趟阿尔金山天痴道长的旧居之处，倘或此人尚在，请得来时，我老友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和他女儿常碧云的生命，就有几分保全之望！所以日夜兼程，才在这玉门关内遇到贤弟！”

谢东阳摇头说道：“方兄幸亏遇到小弟，不然不但空劳跋涉，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凶危，也说不定呢！”

这回轮到方百川惊诧起来，皱眉问道：“贤弟何出此言？”

谢东阳答道：“小弟这趟东游，就是为了要带我这徒儿见识见识中原武林的高人绝学！路过阿尔金山，哪有不去参拜天痴道长之理？但白白翻越了多少峻岭崇峰，找到天痴道长的茅棚之中，只见蛛网尘封，哪有人迹？这还不关紧要，令人惊奇的是在‘白龙堆’沙漠以内，竟发现‘武当’守一道长、‘少林’智镜禅师、‘长白八雄’、‘钱塘双杰’的十二具遗体，被人摆成一面展开的旗帜模样！我反复猜测，想到‘夺魂旗’身上，遂命灵儿按着他的昔年规例寻找，果然发现了三面小‘夺魂旗’插在沙地之中！”

方百川瞿然惊道：“这‘夺魂旗’果真诧异无伦！他是怎样把这十几位天南地北的武林健者诱来，害死在‘白龙堆’上！”

谢东阳也是瞠目莫知所对，上官灵听了半天，在旁插嘴问道：“师傅！那‘夺魂旗’害死那多人后还要插三面红旗在沙地上作甚么？”

谢东阳还未及答，方百川已先说道：“那‘夺魂旗’定有规例，杀人之后，若不留红旗，随时皆可收尸，否则就要照他所留旗数，陈尸几日，譬如你在‘白龙堆’上，看见他在沙中，插了三面红旗，就表示那十二具尸体，一定要三日之后，才准收埋！倘若期前有人妄动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听得店主人在门外责怪伙计，不该在墙上乱画！

谢东阳、方百川同时心中一动，走到店外一看，不由心头腾腾乱跳。原来店房粉墙之上，被人画了一面旗帜，当中赫然又是一个骷髅，及两根交叉白骨！

方百川双眉紧皱，吩咐店主人不要大惊小怪，夜间更须约束店伙，静静安眠，无论有甚响动，不可惊扰！店中任何损失，均由自己负责！这墙上所画，也由它自去，暂时不可涂擦！

边荒一带，异人颇多，店主慑于方百川的气宇神情，只有唯唯应命！

回到室中，谢东阳愁眉深锁，向方百川问道：“方兄你看，这算是从何说起？店中别无其他旅客，墙上‘夺魂旗’分明是为我们而画！但小弟师徒，与中原武林，素无恩怨，怎……”

上官灵见师傅这等愁急，不解问道：“师傅，那‘夺魂旗’摸上去软绵绵，轻飘飘，就是一根竹棍上面，绑着一块红绸，有甚可怕？”

谢东阳闻言大吃一惊，寒脸急声问道：“灵儿讲老实话，你在白龙堆上，动过那‘夺魂旗’没有？”

上官灵见师傅发怒，嗫嚅说道：“我看那旗子作得精致好玩，拔了一面带来……”

谢东阳钢牙猛挫，右掌一扬，但看见徒儿那副天真神态，忍力未发，“咳”的一声长叹，一拳捶在桌上，震得酒倒盘翻，切齿说道：“初次带你历练，便闯下如此滔天大祸！你拔了这一根‘夺魂旗’，害得我师徒惨死不说，连你方师伯也牵连在内，却叫我怎生交代？”

上官灵从师十年以来，从未受过一句疾言厉色，听谢东阳如此怒骂，不由眼圈一红，泫然欲泣！

方百川知道事已至此，急怒无用！他到真和这上官灵投缘，拍拍他肩头慰道：“上官灵侄不要害怕，把你拔来的‘夺魂旗’，给我看看！”

上官灵从怀中摸出一面红色的小旗递过，方百川反复一看略为思索，向上官灵道：“贤侄去向店家借点笔墨使用！”

上官灵出房自去，方百川向谢东阳笑道：“稚子无知，贤弟何必气恼？我们老兄弟均是五十许人，真若在此边荒并骨，渐也不是一件憾事！不过任凭他‘夺魂旗’威震天下，名列‘乾坤五绝’，但你我弟兄数十年的精纯锻炼，也不见得就庸劣到一筹莫展，束手待毙程度！”

谢东阳双眉一挑，英气勃发，朗声说道：“谢东阳并不是贪生怕死之流，我不过因方兄为了与我叙阔，才被劣徒所累，牵入这场重大风险，心中太已歉疚……”

方百川不等谢东阳说完，接口笑道：“你我道义生死之交，贤弟不必再讲这些，我方才想出一计，倘行不通时，你我今夜就拚着肉成血水，骨化飞灰，也要斗斗这震慑天下的神奇人物！”说完竟把手内那面“夺魂旗”，一折一撕，成了两半。谢东阳瞠目惊奇，正欲问故，上官灵业已借得笔砚回房，方百川拿起撕成两半的“夺魂旗”，笑向上官灵道：“贤侄随我到店外一行！”

谢东阳满腹疑云，不知道方百川葫芦之中，究竟卖的甚药？也自随出观看！

此时天色已晚，这旅店是在小镇东南，镇上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家，街头已自一片沉寂！

方百川在那店墙以上，画有“夺魂旗”之处，举起手中两片残旗，暗运内力，把旗插入墙缝以内，然后从上官灵手中，取过笔砚，竟在所插“夺魂旗”上方，大大画了一枝云拂！

那云拂画得与普通所用，略有不同，拂柄甚短，但拂尾却长得有点过份！

回到屋中，谢东阳皱眉问道：“方兄！你这‘画龙震虎’之计，能有效么？”

方百川摇头苦笑说道：“这也不过是死马当作活马治而已！我因地处西陲，离天痴道长所居的阿尔金山，不算太远，‘夺魂旗’竟敢在白龙堆上，

任意伤人，天痴道长如未羽化超升，仍在人间，出面与他周旋，并不是太不合理！所以才画了代表天痴道长的表记‘长尾云拂’，不管有用无用，至少‘夺魂旗’在动手之前，必然会存上几分顾忌，对我们总有利无害！”

谢东阳见方百川虽然脸带愁色，但仍镇定异常，遂也把生死二字丢开，哈哈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昔年本已威震宇内，二度出世以来，听那几桩故事，声势更足慑人，小徒与方兄，对他所留信物，居然一个敢拔，一个敢毁，今夜如可安然度过，到得中原，这‘玉门关巧骗夺魂旗’，到足为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呢！”

方百川只是连连苦笑摇头，三人把兵刃暗器，一齐备妥手边，静坐调神，以待大敌！

一直等到五更将尽，“夺魂旗”音讯杳然，方百川与谢东阳，深知这“夺魂旗”向来寻仇杀人，均在三更至五更之间下手，绝无过迟或过早例外！

此时时限将到，人未见来，难道方百川所画“西道”表记“长尾云拂”，居然有此灵效？

越是只剩下这刹那光阴，方谢二人心情，越是沉重！感觉到每一分一秒，均在死亡威胁之中，且对手过分神奇，从往例看来，来不知其所自来，去不知其所自去，连意图拚死一战，都有点不大容易！

上官灵却初生之犊，不畏猛虎，他才不管什么“乾坤五绝”和“夺魂旗”，坐在长凳之上，背倚墙壁，睡得香甜已极！

晨鸡一唱，东方微白，二人心内顿宽，知道业已度过一次大难，彼此额手称庆不已！

方百川远奔新疆之故，就在于求请天痴道长！但听谢东阳说是已先率徒去过，天痴道长不在阿尔金山旧居之内，当然不必再行徒事跋涉，一问谢东阳师徒，并无固定去所，遂邀他们一同先回吕梁山老友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之处，看看其他分头求助之人，请来了多少高手？再作决策！

谢东阳师徒自无异议，三人一齐策马向东，走到日正当中，正好是在“哈拉湖”边一片密林之外。

入林不远，便看见一颗大树的树干之上，插着一面七寸来长的红旗，迎风摆拂！旗上所画的骷髅白骨，触目惊心，正是昨夜曾使人提心吊胆，但终于未曾寻到的“夺魂旗”，今天居然又在此处出现！

谢东阳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勒缰停蹄，向方百川说道：“方兄，‘夺魂旗’不是自订规例，再重的冤仇，也必在每夜三更至五更之间，追魂夺命！怎的此时此地，突现此旗，难道像他们‘乾坤五绝’这等人物，竟也自食其言，破例行事么？”

方百川眉头深皱，说道：“这‘夺魂旗’二度出世以来，行径较前更为不可捉摸！我们还是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树林深处，突然传出一种极细极低，但又一字一字，极为清晰的语声说道：“无知鼠辈！吃了什么熊心豹胆？拔我神旗之后，居然竟敢撕毁，并还假借天痴老杂毛之名，弄那玄虚！怎不想想，就是老杂毛亲自在，他那点本领，也不过只配念念经，捉捉鬼，一样看不在我的眼内！屡屡犯我规例，死不容道，昨夜我不过因事未来，今日特地抽出片刻光阴，在此相待！‘阎王注定三更死，决不留人到五更！’这几夜，我因夜夜有事，对你们格外施恩，改在白日行诛，免得死后坠入黑暗地狱，腐草秋萤，不必妄自张致，还是等死的好！须知这种机缘，已太难得，死在‘夺魂旗’下之人，

多少是算有点福份的呢！”

跟着便是一阵森森阴笑，笑声就和方才的语音一样，又低又细，宛若一缕游丝，飘扬空际，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慑人力量，听去不由心神皆悸，毫发齐竖！且笑声极长，好似从不换气，并还飘忽无定，忽似在东，忽似在西，忽似就在近身林木梢头，忽似远在十丈之外！三人三骑，简直便如被这笑声，包围在内！

方百川、谢东阳自一闻林内语音，便已率领上官灵，翻身下骑，各亮兵刃，护住当胸留神戒备！

林内人语音一停，笑声一发，方百川、谢东阳万念俱灰，因为久知这是“夺魂旗”最著名的“勾魂阴笑”，不遇深仇大敌，从不轻发！这次大概因是自己撕毁他成名表记，怒极而来，才把一行三人，当作了无比深仇看待！照他往例，“勾魂阴笑”一停，杀手立至，并还处置得极其惨酷！

但人处必死之地，心境反而泰然，谢东阳拉着爱徒上官灵，招呼方百川，背靠一株合抱巨树而立，这样可以免去后顾之忧，专心防御前方，注意正面攻击！

“夺魂旗”所发“勾魂阴笑”，越笑越低，渐渐到了似有似无程度，方谢二人知道惨辣毒手瞬刻即至，越发纳气凝神，屏息静虑，随着飘忽不定笑声方向，严密注视！

上官灵为这“夺魂旗”，挨了师傅一顿怒骂，早就恨在心头！此时见他人不露面，就凭一阵森森阴笑，把师傅和方师伯，弄得那等紧张，他哪里懂什么笑声一停，毒手立至，竟自高声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！光会躲在林中鬼笑，有本领的出来比划比划！”

话完，似乎隐隐约约听得身后林中，有人低低说了一个“好”字！

这时，“夺魂旗”的“勾魂阴笑”已收，但却未见有甚毒手发出，只由当空轻飘飘地落下三张树叶，每一张树叶之上，均插着一枚三寸金针，金针上面，缠着一条小小红绸，其中有一条红绸随风摆拂，上面赫然又画的是那使人触目惊心的骷髅白骨！

三人正在莫名其妙，身后林中，又是一阵笑声传出！

但这笑声，与先前所谓“夺魂旗”的“勾魂阴笑”，截然相反！“勾魂阴笑”是越笑越低，越笑越细，后来所发笑声，却是越笑越高，越笑越洪！“勾魂阴笑”是森冷凄厉，慑人心魄！后来所发笑声，却是激昂苍壮，裂石穿云！

一阴一阳，一柔一刚，先后两种笑声，相映成趣！但也把方百川、谢东阳及上官灵三人，笑了个一头玄雾，满腹疑云，呆呆莫知所措！

高洪长笑一停，先前“夺魂旗”的那种细如蚊哼，冷酷无情的语音，又自说道：“想不到老杂毛居然真在此间，看在你的面上，对此三人，暂宽刑诛，我因急事少陪，老杂毛如有兴，何妨也逛逛中原，找那几个老不死的，再来一次比斗，看看这二十多年岁月，彼此可曾闲度？”

语音一收，双方均无声息，方百川这时才恍然大悟，自己弄假成真，画了一枝“长尾云拂”，居然真把“西道”天痴道长引出！

不由大喜过望，又复静候多时，林内仍是一片死寂！方百川渴望能得见天痴道长，好邀去为老友常子俊消灾解厄！但这久不见出林，恐怕像他们这等奇人，专门喜欢神龙见首不见尾般的故弄玄虚，避不见面，遂赶紧向林内大声叫道：“天痴道长！方百川数千里远来，有要事相求，道长请出，容我

一见！”

空林悄悄，哪有应声？方百川知道自己所料不差，人已早走，不由长叹一声，转身拾起那方才为自己一行，消灾度厄的三片树叶，只见树叶上所插之三支小小“夺魂旗”，简直就是三枚三寸来长的金针，针上卷着少许红绸，展开看时，红绸之上，全是画着同样的一个骷髅，两根白骨！

方百川不由向谢东阳摇头叹道：“贤弟，你我这身功力，自以为业已不弱，哪知和这‘乾坤五绝’相较，差得委实太远！‘夺魂旗’发那‘勾魂阴笑’之时，竟如四面八方，同时并作，凭我们耳目之力，连人家究竟人在何处，都摸不准！这三枚小小‘夺魂旗’，是何时发出！也不自知，若非天痴道长的三片树叶，作了渡厄仙舟，我们死得岂不太糊涂了？”

谢东阳南疆练艺多年，何尝不是颇为自负？先虽为“夺魂旗”凶名所震，其实心中原想逼到不得已时，就竭尽胸中所学，拼上一拼，也未必便真准死无救？

但此时亲见对方神奇功力，不由寒心，听方百川惊叹之语，只好苦笑点头，心中暗自抱怨，啸傲南疆，万人尊敬，像神仙般的日子不过，却要率徒逛的甚么中原？上官灵胆大妄为，今后还不知要闯出多少大祸？

两位老人，因为深知厉害，各在惊心！但那位上官灵，却反而觉得所遇有趣，向师傅问道：“师傅！那‘夺魂旗’到底有几种？怎么一会儿长，一会儿短，我在白龙堆上拔的那根，是竹子所作，这树叶上的，却又是金针上面，缠着一条红绸呢？”

方百川笑道：“你师傅久处南疆，这类事情，恐怕未必有我清楚。‘夺魂旗’共有三种，这树叶之上，用金针缠以红绸的，是‘夺魂旗’杀人所用；竹木所制的，是他代表标记；像在旅店墙上所画，则系示意寻仇，画一面旗，当夜必到，画两面旗，两日内来，倘若是画了一面血旗，即表示彼此仇深恨重，被害人必将满门尽灭，无一能免！”

方百川的这一番话，又把上官灵听得满腹不服，把两只大眼一瞪说道：“作人处世，行走江湖，人品第一，武功不过居于次要地位，这‘夺魂旗’如此穷凶极恶，‘乾坤五绝’中的其余‘西道’‘东僧’‘南笔’‘北剑’四位，怎不把他除去，而留为武林大害呢？”

说到此处，突觉后背有物微触，但方百川、谢东阳均未觉察，上官灵乖巧异常，不动声色，反手一摸，在衣角上摸到一片树叶，悄悄揣入怀内！

谢东阳、方百川听上官灵小小年纪，议论极为正确，丝毫不为强梁威势所屈，心中均自暗暗赞许，方百川含笑说道：“这五位绝世高人，各有怪癖，像方才天痴道长，明明身在林中，不知因甚与我齐见一面？尤其是‘夺魂旗’，生平行事，善善恶恶，无法定评！就像这二次出世以来，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三子遇害，委实神人共愤，但捣毁金蛟盗窟，却又大快人心，如今‘夺魂旗’飘忽江湖，‘西道’亦在此处，初现侠踪，倘若‘东僧’‘南笔’‘北剑’，也均尚在人寰，凑凑热闹，倒真是一件武林盛事呢！”

“南疆侠隐”谢东阳，听方百川说至此处，突然把脸上密集已久的愁云惨雾，一扫而空，扬眉纵声哈哈笑道：“我本来颇为后悔带灵儿远游中原，涉上这场风险！但如今想通，譬如朝露，人生几何？‘乾坤五绝’二十余年，不出江湖，如今纷纷现身，虽然把自己牵连在内，却因此可见识许多高人绝艺，纵令骨化飞灰，也还值得！”

方百川本来就暗觉谢东阳往日豪气凌云，怎的如今忒嫌稳重？见状心中

略慰，含笑说道：“本来贤弟一身武学，迥异凡流，南疆隐迹十有余年，当更精进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谢东阳苦笑一声说道：“小弟三年以前，静参移宫闭穴的‘混元真力’之时，偶一不慎岔气，几乎把毕生所学，全付东流！虽经朝夕苦练，‘生死玄关’至今未能打通，不然真想与那‘夺魂旗’，放手一搏呢。”

方百川听他练功岔气，不由为之咨嗟，但知打通“生死玄关”，需要极高功力，自己无此能为，遂向谢东阳师徒说道：“天痴道长，既然不肯相见，我们何必在此逗留？还是赶往吕梁山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所居的绿竹山庄，商量商量彼此同仇之计！”

谢东阳师徒飞身上马，上官灵故意落后半步，让方百川、谢东阳先出密林，自己却乘隙自怀中取出那片树叶一看，只见树叶之上，刻着“今晚莫睡”四字！

方百川系念老友安危，一路均是快马扬鞭，所以半日途程，跑了二百多里，以致错过大站宿处，又在一个小村农家，借居饮食歇息。

临睡之前，方谢二老因“夺魂旗”神秘难防，特地在所居左右前后，细心勘察一遍，虽见屋后是一片山坡，并有小林，但因未发现什么标记异状，知道“夺魂旗”既被“西道”惊走，短期应该不会再来，也就把兵刃暗器，准备在顺手之处，和衣而卧。

昨宵提心吊胆，一夜紧张，今日除了午间那场生死呼吸的奇险以外，又赶了数百里长路，自然劳累神倦，所以方百川、谢东阳，先还只是倚床假寐，防备万一，但子夜一过，即自然而然的慢慢睡着。

上官灵何尝不累？但他知道夜来有事，在一投宿尚未晚饭之前，就先略为小睡，此时却把两只大眼，睁得圆圆的注视那刻有“今夜莫睡”四字的树叶。

默计梆锣，三更早已敲过，此时将届四更，尚无奇事发生，这位对自己飞叶传书的异人，要自己今夜莫睡，究竟是何用意？

想到此处，不由把怀中师傅独门暗器“紫飞花”，及惯用兵刃“文昌笔”，摸了一摸，小心眼中暗忖，最好“夺魂旗”今夜再来，在他骄狂自大之下，让自己用“紫飞花”，打他一个满脸飞花，再刺他几“文昌笔”，明日好让师傅师伯，大大惊奇一下！

想得颇觉得意，梆锣已打四更，上官灵见无事发生，再有一个更次，天光即亮，正在噘着嘴儿扫兴生气，突然听见沉沉静夜之中，似有极低人声，低得简直若有若无，但却可依稀有语音，说的是：“小娃儿，到屋后山坡上来，不要惊醒你的师傅师伯！”

上官灵听得真有人来，不禁精神一震，他也是和衣而卧，遂轻手轻脚地慢慢下床，托起窗户，纵身而出！

一钩残月，几点疏星，小山坡上黑沉沉地，景色颇为幽森恐怖！

但上官灵毫不畏怯，两个纵身，便自穿入林中，听得左上方有人说道：“小娃儿胆量真好，你不怕‘夺魂旗’么？”

上官灵循声抬头，看见一株大树的横枝之上，坐着一个身穿破烂道袍的中年瘦小道士，左手拿着一只朱红葫芦，散溢酒香，右手却不知在怀内摸些什么，塞入口中，嚼得津津有味！遂抬头答道：“‘夺魂旗’也是个人，只凶恶得可厌，有甚可怕？道长吃得真香，给我一点好么？”

纵身一跃，竟也跃上横枝，在那中年道士身旁坐下。

道士盯他几眼，递过一把花生米，上官灵接在手中，入口咀嚼，也不称谢，却向道士说道：“我知道道长一定就是今天中午帮我们忙，把‘夺魂旗’笑跑的天痴道长，我有点事，求你好么？”天痴道长自鼻中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少年人还不是想学功夫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上官灵便摇头笑道：“功夫我师傅会教，灵儿是觉得‘夺魂旗’太凶太恶，要斗斗他，道长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？”

天痴道长，见这上官灵居然不是想跟自己学功夫，而要斗斗“夺魂旗”，不由大出意外，伸手把他周身骨节，微一揣摸，摇头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何等厉害？慢说你这点功夫，就是你师傅师伯，也差得太远！……”

上官灵急急叫道：“我有独步江湖的霸道暗器‘紫飞花’！”

天痴道长“扑哧”一声笑道：“你那‘紫飞花’，虽然是西域紫金所炼，一经出手，靠漫空飞射，无坚不摧，但只能对付普通武林人物，用这种东西去斗‘夺魂旗’，真好像这花生米进嘴一般的有去无回！”

上官灵见师傅特赐，许为独步江湖的暗器之王“紫飞花”，又被天痴道长说得一钱不值，小心眼中，不由越发不服，眉儿一扬说道：“我还会三十六路‘文昌笔’法，能点人身一百零八穴！”

天痴道长看着上官灵那付自以为了不起，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情，不由微微发笑，但忽然眼珠一转，好似想起甚事，侧脸问道：“你也用‘笔’！”

上官灵听出天痴道长口气，高兴得急忙接口问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是不是怕‘笔’？”

天痴道长竟被这天真烂漫的上官灵，逗得忍俊不禁，呵呵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‘夺魂旗’确实有点怕‘笔’！但不是怕你什么三十六路‘文昌笔’，而是怕‘南笔’诸葛逸那枝天字第一号的‘惊神笔’！”

上官灵方把小嘴一噘，天痴道长又道：“现在我倒想出一个或者可以使你斗斗那‘夺魂旗’的法儿。”

上官灵大喜求教，天痴道长笑道：“这一路之上，假如再看见‘夺魂旗’的标记，便瞞着你师傅和方百川，在‘夺魂旗’旁边，画上一枝黑杆白毫的大笔，并题两句诗！”

上官灵问道：“题什么诗，随我自己做么？”

天痴道长笑道：“你自己做的不行，要题‘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’。但上一句要用草字，下一句要用隶字，你会不会写隶字？”

上官灵不善隶篆两体，草书则颇有根底，方待答话，天痴道长微一侧耳说道：“你师傅与方百川业已寻来，我此时不愿见他，你不要说出今夜之事，这粒药也偷偷服下，另外一本小书借你半年，看看你的福缘造化如何？”

说完，向上官灵手中塞进一册三寸左右的薄薄小书，及一粒灵丹，便自腾身而起，声息毫无地隐入林木深处！

上官灵此时也听出夜行风声，急忙一跃下树，装作在林中闲步眺览夜色！

果然方百川、谢东阳双双赶到，见上官灵负手仰眺那斜挂夜空的一钩残月，谢东阳不由怒声叱道：“昨夜今午，我们刚度过两次惊险绝伦的生死关头，灵儿怎的仍敢不告诉我和你方师伯，便独自乱跑？”

上官灵装作受了委屈，噘嘴说道：“我睡不着，翻来复去的又怕吵醒师傅和方师伯，出来看看月亮，也不会被‘夺魂旗’把魂夺走，师傅怎么老是骂我！”

谢东阳实在拿这胆大淘气的徒弟无法，一齐回房安寝，次日仍向吕梁山

方向疾赶！

途中上官灵偷偷翻阅天痴道长说是借给他半年的那册小书，只见书上连半字全无，共有十八个坐功人物，但面上神情，却像像各异！

那粒灵丹，倒有龙眼大小，外裹红色蜡衣，因制作得颇为精致，上官灵舍不得就吃，藏在身边，时时把玩，书却因一时参详不透奥妙所在，随手揣在怀中，竟把一桩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稀世奇缘，轻轻错过！

途中心急赶路，往往错过宿头，这日驰过甘州，未到凉州，竟在天色已晚之下，遇到大雨，三人淋得周身水湿，谢东阳瞥见路旁三数丈外，树木掩映之中，有角颓圯墙，遂招呼方百川、上官灵策马走去。

庙虽不大，却也不小，但似年久失修，蟮蛸在户，蛛网生尘，静悄悄地沉寂已极。

三人把马拴在廊下，方百川举步入殿，忽然微噫一声，瞥见佛座之旁，竟有一人悬索自缢！

纵过一摸，心头尚有余温，谢东阳、方百川对这种急救手法，自极内行，略为推拿，那人鼻中便有微微气息，但谢东阳触手此人腰间，发现藏有软兵刃及暗器之属，知道也是一个武林人物。

被救之人，年约四旬出头，悠悠醒转以后，看了看方百川等人，长叹一声，竟又闭目不语。

谢东阳眉头微皱说道：“朋友！江湖中人，饥餐仇讎之肉，渴舔刀头之血，天大的拂心逆事，也不必遽尔轻生！在下谢东阳，这位方百川，彼此全是武林一脉，朋友何故自尽？可能为我们这萍水之交一道么？”

那人对谢东阳之名，似尚陌生，但听见“方百川”三字，却一跃而起，诧声问道：“老人家就是名满江湖的‘银须剑客’？”

方百川正待谦逊，那人脸上突又恢复了颓然无望神色，摇头自语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便有十个‘银须剑客’，也管不了我这……”

上官灵在旁看这人宛如斗败号公鸡一般的垂头丧气，未免觉得太不耐烦，不等他话完，便自插口说道：“你究竟遇到了甚么天大难事？还不快讲！要知道强如‘夺魂旗’，我们照样敢碰敢惹！”

那人看了上官灵一眼，苦笑答道：“老弟虽然豪气于云，但我不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那‘夺魂旗’，飘忽莫测，喜怒无常，确实惹不起呢！”说完双目一张，神光电射，面上顿时英气勃勃，翻手一掌，生生把极厚神案，劈下一角，向谢东阳、方百川抱拳说道：“二位大侠，请恕我适才心乱失礼，小弟谭孝，忝属太原……”

方百川闻言脸上神色也是一变，不等谭孝话完问道：“我知谭兄外号‘铁掌无双’，是太原龙飞镖局的副总镖头，贵局龙总镖头，与方百川谊属知交，彼此既然不是外人，谭兄究竟所遇何事？决快请讲！”

“铁掌无双”谭孝眉头又皱，慢慢自怀中取出一面七寸来长，上画骷髅白骨的“夺魂旗”来。

方百川、谢东阳同声诧道：“是他？”

“铁掌无双”谭孝，神色凝重地点头答道：“是他！就是这喜怒无常，正邪莫测的‘夺魂旗’！他在仙霞岭，括苍山救了我们龙飞镖局的两次大难，却在这甘凉二州之间，毁了我谭孝一生，到底是应该报恩？还是报仇？委实太难衡断！所以小弟说纵有十个‘银须剑客’，也难管我这件事了！”

方百川、谢东阳见又是“夺魂旗”生事，心中本已极度惊诧，但听说“夺

魂旗”又救过龙飞镖局两次大难，以致“铁掌无双”谭孝报恩？报仇？无法决断，不由越听越奇，一迭声地催着谭孝说出与“夺魂旗”之间的恩仇究竟！

这时上官灵弄来一些碎木枯枝，在殿内点着，换下湿衣，慢慢烤干，方百川却自行囊之中，取出一瓶美酒，递与谭孝。谭孝接过酒瓶，咕噜噜地喝了几口，好似心神稍定，微一寻思说道：“这话得从浙西仙霞岭说起，去年腊月，敝镖局龙总镖头亲自保护几位客人，及一笔镖银，路过仙霞，不想遇上一帮新上线开爬的‘仙霞七煞’，不卖交情，硬行掠幼，武功并还极强，仅由第二煞‘醉判褚玄’动手，便与龙总镖头的一根金龙杖，战了个不分轩轻！等总镖头施展生平绝艺‘天龙八杖’战败褚玄之际，七煞即行合手群上，敌众我寡，总镖头身负三处伤痕，眼看万分危急之时，突然‘仙霞七煞’每人的右腕以上，均中了一根三寸金针，兵刃一齐脱手坠地，金针上面，还缠有红旗，赫然画着两条白骨，一具骷髅！‘仙霞七煞’认出这是名满天下的‘夺魂旗’，来为龙飞镖局助阵，不由吓得呼啸连声，抱头鼠窜，‘夺魂旗’本人则始终不曾露面！”

方百川皱眉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这种举措，倒真是为龙飞镖局，帮了大忙，且解围而不伤人，行侠而不露面，高明已极，不愧‘乾坤五绝’之称，但如今行径，怎又骄狂乖戾，大异其趣呢？”

“铁掌无双”谭孝苦笑一声说道：“所以江湖上公推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，数这‘夺魂旗’神奇飘忽，不可捉摸！仙霞之事过后不久，龙总镖头单骑路经括苍山，孑然一身，未保任何客货，居然又遇强仇‘白发仙童’任豹，要复十年前挨了总镖头的天龙一杖之仇，任豹如今拜在绿林第一魔头，罗浮山‘万梅谷’‘笑面阎婆’门下，习就一身奇诡武学，五十合外，总镖头即感不支，正在危急之时，金光电闪，又是一枚‘夺魂旗’插在地上！‘白发仙童’任豹倚仗身后有‘笑面阎婆’作为靠山，居然不怕‘夺魂旗’，口出狂言，方想伸手拔旗，密林之内，倏然吹出一阵寒风，‘白发仙童’便即狂吼一声，仆地气绝！总镖头两次受‘夺魂旗’深恩，均未见人拜谢，只得把那枚金针，恭恭敬敬地带回镖局，朝夕以香花供奉！”

方百川向谢东阳说道：“贤弟你看‘夺魂旗’二度救我老友‘独杖震中州’龙子丹龙总镖头，及义扫鲍长雄的‘金蛟盗窟’等事，及吕梁山、‘白龙堆’两地所为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忽似想起甚事，眉头一皱，目射奇光，又向“铁掌无双”谭孝问道：“谭兄方才说是龙总镖头仙霞岭遇劫，是在去年腊月，则括苍山再遇‘白发仙童’，应该是今岁开春以后了？”

谭孝不懂方百川何以问起时日？诧声答道：“总镖头括苍逢仇，是今年正月十一，方大侠问此何故？”

方百川以拳击掌叫道：“怪！怪！怪！简直怪到极点！谢贤弟，我那老友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的三子齐遭‘夺魂旗’毒手，是在元宵以后的十六、十七、十八日，任凭‘夺魂旗’忽正忽邪，神秘莫测，他能在区区五日以内，由浙东括苍山仗义以后，跑到晋西吕梁山去为非作歹么？”

方百川提出这项问题，谢东阳、谭孝及上官灵等，一齐皱眉苦思良久，觉得实在无法加以解释，遂仍请谭孝说明他怎样被这位龙飞镖局的大恩人“夺魂旗”，逼得到这废寺之中上吊自尽起来。

谭孝钢牙微挫，“咳”的一声说道：“龙总镖头经过这两次风险以后，深感近来江湖中奇人辈出，自己也年事已高，既可粗堪温饱，何必再作这刀

头舔血，剑底惊魂的保镖行业？遂出外结算帐目，并嘱咐即日关闭龙飞镖局！哪知总镖头刚走，便有客人以重资委托把一箱价值万金红货，送到新疆。此时镖局牌匾，尚未除下，主顾上门，按规矩不能不应，遂由谭孝作主承担，保这最后一笔暗镖，并为慎重起见，不用镖师，由我独身一人带着红货，去往迪化文卸。哪知走到这甘凉交境之处，投宿施店，毫无所觉的一觉醒来，贴身所带的红货，业已杳如黄鹤，枕边却插着这根‘夺魂旗’，并还留书说是‘夺魂旗’作事向不留人，这回因所获太丰，才恩施格外，饶我一死！二位大侠请想，慢说‘夺魂旗’几乎天下无敌，就算能请出高人，与其对抗，难道把他在仙霞岭、括苍山对我龙飞镖局的两次深恩，就置诸罔顾？但这笔红货价值太高，慢说谭孝本身，就是龙飞镖局也无力赔垫，况且‘夺魂旗’两救龙飞，谭孝据实归报是他劫我红货，还未必有人肯信！所以这种错综恩仇，逼得谭孝越想越烦，只有悬索自尽一了百了！方大侠银鳞古剑，虽然久震江湖，谢大侠师徒也是一身绝艺，但对谭孝此事，恐怕任何人也必无法为力的了！”

方百川、谢东阳听完果然一齐紧皱双眉，觉得此事极为难处！

上官灵本来就不怕“夺魂旗”，自遇天痴道长以后，越发想见见这位名惊天下的神奇人物，究竟是个甚么模样？见师傅及方师伯听完谭孝所说，均自默默无言，遂把小嘴一噘说道：“这事也不见得有什么难办？先把被劫红货夺回，然后再设法补报他两次恩惠，不就好了？”

谢东阳微愠叱道：“灵儿不许信口胡说！办法虽然不能不想，但哪有你说得如此容易？不提日后报德之事，就说眼前想夺回红货，便自万难，‘夺魂旗’的那一身功力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庙外突然有人出声冷笑，一个清脆口音接口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的那点功力，何足为奇？这庙中是谁对他如此惧怕？”

此时骤雨未停，雨中疾如电闪般地飘进一条白色人影，身形一现，是个三十来岁的白衣书生，眉目之间，煞气特浓，貌相在英俊之中，还要加上半个“凶”字，微拂衣上雨水，闪眼看见谭孝拿给方百川、谢东阳观看的那枝‘夺魂旗’，面色倏然一变，双睛厉芒闪烁，电扫诸人，沉声问道：“这是‘夺魂旗’的标记，你们之中有没有‘夺魂旗’，谁是他的党羽？”

方百川、谢东阳先听此人在庙外答话，觉得口气太大！此时见面之下，不过是个年轻人物，神态却如此骄狂，上官灵首先不耐，本待发作，但因听这白衣书生语意之中，颇对“夺魂旗”不满，彼此竟属敌气同仇，遂勉强压气说道：“谁是‘夺魂旗’党羽？我们也正要找他……”

言犹未了，白衣书生一阵仰天狂笑，满面晒薄之色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虽然没有甚么大了不得，但你们这般人物，可还不配找他！我问你们，他标记既然在此，是否曾在甘凉二州左近，出现踪迹？”

白衣书生语气如此骄狂，慢说是上官灵，连谢东阳也怫然生怒，目光凝视白衣书生，冷然道：“阁下自视甚高，你是武林之中哪派人物？”

白衣书生又是一阵狂笑，那副神态简直做到无法形容，慢慢自怀中取出一管玉箫，略为玩弄，目光斜睨诸人，一语不答。

谢东阳师徒，久居南疆，对中原武林，隔阂已久，所以不知这枝玉箫来历，但“铁掌无双”谭孝却在见白衣书生取出玉箫之后，神色骤变，方百川也眉头微蹙问道：“足下是罗浮山‘万梅谷’‘笑面阎婆’的师弟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？”

白衣书生见方百川已然知道自己名号，面上神情，却无多大惧色，知道对方亦非常人，傲气略收，点头说道：“老头儿识得我这管玉箫来历，总算眼力不错。”随后又反问一句，“你们这一行四人，是哪派人物？”

方百川伸手一指谢东阳师徒，及“铁掌无双”谭孝，微笑说道：“这两位是‘南疆隐侠’谢东阳，与谢大侠的高徒上官灵，这一位是太原龙飞镖局副总镖头‘铁掌无双’谭孝，至于老夫名姓，我既能说出你那管玉箫，你也该认得我这柄‘银鳞古剑’！”

伸手肩头拔剑，精光闪处，铮然清越龙吟，手中横着一口剑身满布银鳞的奇形古剑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听见“银鳞古剑”四字，又见方百川横剑在手，银须微飘，目中隐蕴神光，精神矍铄之极，不禁点头说道：“原来你就是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，在江湖中，总算还有点名气！你可知道你这位姓谢的朋友，犯了我‘罗刹门’中的禁忌了么？”

上官灵不知师傅犯了这位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什么禁忌，但见方百川那副慎重神情，知道此人也并不好惹，一问之下，方百川告以“笑面阎婆”、“玉箫郎君”师姊弟的“罗刹门”中，向来不容人随便询问姓名，询问以后，则必须接他玉箫三击！

上官灵听完，不禁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大笑说道：“何必要我师傅接你玉箫三击，你不是要找‘夺魂旗’么？只要你能躲过我师傅三招，我便替你想条妙策，使‘夺魂旗’自来找你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纵声笑道：“中原武林之内，敢对我这么说话的，真还没有几人，好好好，我就领教领教这位姓谢的‘南疆隐侠’！”

谢东阳一路上被“夺魂旗”的飘忽魔影，闹得心烦已极，如今知道这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是号称绿林第一魔头罗浮山“万梅谷”“笑面阎婆”的师弟，心中也自霍然而动，暗想何不乘此机会，试试自己十余年南疆练艺所得，是否足与中原武林中这些成名人物互相抗衡？遂纳气凝神，微笑起立，也不取甚兵刃，就用手中尚未完全烘干的半湿长衫，一卷一拧，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说道：“谢东阳僻处南疆，所学至陋，安敢当大侠之称，但自抛砖，焉能引玉？潘朋友你且让我见识见识罗刹一门的武术绝学！”

话完便进步挺腕，以手中拧紧的半湿长衫，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当胸点到！

“玉箫郎君”见谢东阳是用内家束湿成棍功力，以长衫代剑，来势不疾，却带有劲风，心头不觉微惊，知道这位来自南疆的姓谢之人，决非俗手，武学颇高，不可轻视！

人家递招这慢，分明含有暗较功力之意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虽极骄狂，但行家识货，功凝右臂，气贯玉箫，足下卓立如山，横箫往谢东阳当胸点到的长衫之上格！

虽然玉箫长衫，轻轻一格便开，但两位大名家心头，均已雪亮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暗赞对方以长衫传力，居然不比自己弱过多少，委实太以难能！谢东阳则深惊这位魔头内家真力方面，至少要高出自己半筹以上！

知己知彼之下，谢东阳暗忖何必难以讨好的斗满三招，不如且看灵儿有甚鬼计？能使这“玉箫郎君”，与“夺魂旗”相互火并为妙！

所以在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面上骄容已敛，口角虽仍带傲笑，但看出外驰内张，凝神静待对方二度进袭之时，谢东阳内劲忽收，长衫自展，哈哈笑

道：“‘罗刹门’武学果然高明，谢东阳得窥一斑，能度全豹，灵几快说，你有什么法儿，使‘夺魂旗’自动来与‘玉箫郎君’潘午朋友见面？”

谢东阳收帆得当，及这样大方的吐属，不但使方百川暗暗点头，连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也颇觉这位“南疆隐侠”，武学机智，两皆不俗！

上官灵闻言，把大眼一翻，看着“玉箫郎君”潘午道：“你们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，最注意甚么虚名面子！‘夺魂旗’踪迹，既曾在甘凉一带出现，则只要找个热热闹闹的众目睽睽所在，画一枝玉箫，把‘夺魂旗’压在下面，再留上时间地点，还怕那‘夺魂旗’不闻风而至么？不过名震江湖的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，可没有什么‘笑面阎婆’与‘玉箫郎君’，那‘夺魂旗’尤其心辣手狠，我这办法是教了你，潘朋友若因此有所不测，被人夺了魂去，九泉以下，却不要怨我才好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听完上官灵所说，不但不以为忤，并点头笑道：“小娃儿倒真有一套，嘴皮子也够刻薄，但‘乾坤五绝’只能吓唬普通的江湖道，却吓不住我们‘罗刹门’中的任何人物！潘午自罗浮远下甘凉，一来固然为我师侄‘白发仙童’报仇，二来实因听说所谓‘乾坤五绝’那五个老不死的踪迹又现江湖，要找他们分一分高低上下！我生平性情最坏，但不知怎的竟会与你投缘，被你挖苦半天，毫不生气？方才那个法儿，确实想得极好，不能白劳你花费心思，送你一件小东西，做纪念吧！”

说完，探手入怀，抛过七八寸长的黑忽忽一物，上官灵才接在手中，眼前白影微闪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人已不见！众人知道他临去炫露了一手‘移形换影’的绝顶轻功，此时风雨已停，一看上官灵手中之物，是枝连鞘匕首，拔出之后，光华并不强烈，但精芒隐蕴，行家眼中，一看便知决非凡品！

谢东阳觅得一根指头粗细铁棍，以匕首轻轻一切，便成两段，遂交还上官灵，叫他好好珍藏，向方百川微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位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也真是一位奇人，不过适才小弟与他暗较内劲，似乎并不胜我太多，以他及他师姊‘笑面阎婆’之力，便想与‘乾坤五绝’一较长短，是否仍嫌狂妄，终于自讨没趣呢？”

方百川摇头说道：“贤弟十余年不到中原，对武林情形，自然稍为隔阂！这‘玉箫郎君’潘午的一身武功，最强的是轻功及八八六十四手‘汉宫秋’箫法，因早年好色过度，最弱的才是真气内力方面！所以贤弟与他暗较内劲，觉得并不太强，万一真个动起手来，我们两人合力，可能还怕他，倘一对一个，贤弟或许稍好，方百川这柄银鳞古剑，却有自知之明，决接不住他那颇为神奇的六十四手‘汉宫秋’箫法！”

说到此处，略停又道：“何况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武学绝世，又不知高出‘玉箫郎君’多少？内外功力，无不精纯，似乎足与‘乾坤五绝’，分庭抗礼！再加上‘乾坤五绝’向来各行其是，绝不合群，所以‘罗刹门’颇有雄心，与这五位盖代奇人，觅机一较长短！”

谢东阳听方百川说完，眉头又自微蹙，上官灵却颇为高兴的叫道：“方师伯！刚才那“玉箫郎君”走得虽快，我却看见他是向东而行，现在雨已不下，我们也赶到凉州，说不定还可以看见一场‘汉宫箫大战夺魂旗’的精彩好戏呢？”

方百川见上官灵未对这些一听便能令人头痛的穷凶极恶人物，稍露怯惧，不由暗赞此子根骨既佳，胆色又好，再加上一派纯真，委实太已可爱！无怪连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那等骄狂凶暴的魔头，被他抢白半天，还会自动

送给上官灵一柄斩金截铁的上好匕首！

因大雨既停，这废庙之内，无可流连，遂向“铁掌无双”谭孝说道：“谭兄红货已失，总得慢慢设法追回，方百川与龙总镖头，交情不恶，亦应代为分忧，且请与我们同行，斟酌情况，再行细定决策如何？”

“铁掌无双”谭孝，因“夺魂旗”两救龙飞，镖局之中，且供奉了他的长生禄位，但却在甘凉道上，劫掠自己，委实回到镖局，据实直陈，尚恐难邀人信！如今方百川仗义相助，又看出谢东阳师徒，武学不俗，还可藉以作证，自然满面感激之色，连连点头！

谭孝未备坐骑，谢东阳、上官灵遂师徒双乘，四人三马，直放凉州。

凉州即汉武威郡，水草丰茂，土地肥沃，向有“塞北江南”之称。四人赶到地头，下店投宿，便听得街头巷尾，议论纷纷，探询以下，原来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果然先到，并如上官灵之言，在这凉州城内最高一座宝塔的塔顶以上，挂了一幅上画“汉宫箫”及“夺魂旗”大大的白布，布上并写着“一连三夜，每夜三更，在祁连山玉柱峰腰，吹箫候教！”等语。

塔已甚高，塔顶更是绝难攀援，寺僧在一夜之间，便发现塔顶挂着这幅白布，哪得不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的流为神话！

昔时西北风气未开，民多迷信，真有不少人携带香烛，前往叩拜！

上官灵听说塔并不远，磨着师傅也去看了看热闹，心中便已有了打算！

谢东阳真怕上官灵还要磨着赶上祁连山玉柱峰，观看“玉箫郎君”与“夺魂旗”恶斗之举，自己若不答应，显得怕事，但又委实犯不着平白去涉这种风险。正在心中为难之时，上官灵却出乎意料的乖得异常，回店便睡，对谢东阳忖度以内的要求，竟自一字未曾提出！

谢东阳见上官灵突然如此老实，心头反而起疑，以为他想偷偷赶去祁连，故而假睡，特别留神对上官灵，加以临视。

哪知上官灵心眼比他师傅更多，上床便即呼呼大睡，一直睡到四鼓敲过，谢东阳宽心大放，倦然寻梦之时，才自悄悄下床，纵身出店！

笔墨更是日间早已备好，施展轻功，援上塔顶，照着天痴道长所教，在那幅白布以上，又加画了一枝白毫黑杆的大笔，并别出心裁，笔杆悬在上方，笔毫却将“汉宫箫”“夺魂旗”两般表记，一齐勾却！

画完以后，想起还要题诗，遂又在笔杆右方，用怀素草体写了一句：“名排西道东僧后”，但写下句之时，因不善隶书。微一踌躇，竟略违“天痴道长”所嘱，改用章草写了一句：“家在天台雁荡间”！

写完回店，又复倒头大睡，次日凉州府内，自然更是疑神疑鬼，议论纷纷，消息传来，连谢东阳、方百川及“铁掌无双”谭孝，也不愿意再走，认为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居然也在凉州，则纵把性命扔在此地，也不能错过这一场，“南笔”“夺魂旗”及“玉箫郎君”互较神功，罕世难逢的精彩好戏！

祁连山就在凉州南面，玉柱峰挺拔入云，极为好找！四人选在白日，上峰观察地势，见峰腰一片向阳平坦之处，既无积雪，四周林木葱郁，又极易藏人，遂料定“南笔”“夺魂旗”乾坤双绝，及“玉箫郎君”，可能即在此地较技！

“铁掌无双”谭孝，负责置办粮水，四人就在峰腰林内饮食歇息，皓月初挂碧空，便各选枝叶茂密的古树藏身，谢东阳怕上官灵淘气惹祸，特地携他共隐一树，以便看管，方百川与谭孝，也在左近，各自隐藏，并均换了一身与树干同色的黑色劲装，屏息静气，默默相待！

高峰难闻更鼓，但武林中人，多半均能观星辨时，大概二更才过，白衣一飘，林内便闪出了那位“罗刹门”中的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！

“玉箫郎君”手横玉箫，仰望天时，似乎觉得时间还早，自语说道：“昨夜‘夺魂旗’未至之因，可能是他不在近处，但今日诸葛逸的‘惊神笔’表记出来，‘南笔’却是必来！江湖传言，‘南笔’虽不似‘夺魂旗’飘忽诡秘，但真实功力，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，数他最高！彼此素无恩怨，塔顶白布以上，‘惊神笔’把‘汉宫箫’‘夺魂旗’，一笔齐勾，分明挑衅之意极浓，究竟为的是‘夺魂旗’？还是为我！”

自语至此，好似独对乾坤双绝，心内微烦，“咳”的一声，玉箫抖处，闪起无数流光，林中如秋风萧瑟，纷纷落叶！

方百川与谭孝，久知“罗刹门”中这一男一女名头艺业，虽佩不惊，谢东阳则眼见这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随意展露一手箫法以后，才深信方百川所言不虚，因而深恨自己练功岔气，“生死玄关”难通，“混元真力”未成，不然这种盛会之中，照样可以大大方方地参与一份！

天到三更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便即盘膝坐地，倚树吹箫。箫声本宜悱恻缠绵，穷哀绝艳，但他偏偏吹出一片肃杀之音，并渐渐越吹越厉，越吹越洪，仿佛把真气内力，也贯注在箫声以内，令人听在耳中，有点心悸神摇，却缺少应有的和谐音律！

吹奏足有顿饭光阴始毕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玉箫才一离口，林内另一株大树之上，突然发出一个阴森森的口音说道：“就凭你这像驴鸣狗叫似的箫音，也配约我老人家，来这祁连山玉柱峰头一会么？”

这种口音，对谭孝陌生，但方百川、谢东阳上官灵三人，却入耳便知，是与哈拉湖边森林之中发话者，同属一人，不由深自心惊，名震江湖“夺魂旗”确实来不知其所，无声无息地倏然而至！

屏息静气地，偷偷往发出语音之处望去，只见一株高高乔木的极细横枝以上，坐着一个黑衣之人，身材仿佛又瘦又长，面目却因背着月光，看不真切。

玉柱峰巍然峭拔，地势既高，山风自大，黑衣人所坐横枝，粗不逾指，随风东西上下，不住动荡，但人却纹丝不动，如约保持一种悠然自得神态，就好似轻如无物，是枝上原生的绝大树叶一般！

方百川、谭孝，及谢东阳、上官灵，均颇佩服这“夺魂旗”来得太已奇妙！自己四人，天未黑前，便在树上守候，耳目之力，亦自信极强，怎的人上了这高树枝，居然一个个的毫无所觉？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似乎知道发话之人身份，连头都不抬地，冷笑一声笑道：“宝剑送烈士，红粉赠佳人，倘若听我吹箫的是‘南笔’诸葛逸，则潘午何惜高山流水之音？但像阁下这种凶骄狂妄匹夫，连这不成曲调的村里俗腔，都未必配听，可笑江湖传言，‘夺魂旗’来去无迹，但在‘玉箫郎君’眼中，却任你飘忽如鬼，也难以遁形，你不是在三更刚到之时，自东北方悄悄掩来，用‘潜龙升天’身法，上的树么？”

方谢等人，心中又是一惊，“夺魂旗”到此，自己毫无所觉，但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却连“夺魂旗”来的时间，方向，及上树身法，均已看在眼里，可见江湖以内，真是人外有人，武学一道的奥秘深渊，也委实无穷无尽！

上官灵听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说话那样难听，心中颇为高兴，以为“夺魂旗”必然盛怒而下，让自己看一场想看已久的精彩好戏！

哪知世间事往往出人意料，所闻“夺魂旗”平素行径，何等凶暴骄狂，简直不容人有丝毫触犯！但如今静静听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话后，竟自毫不动怒地发出一阵嘿嘿阴笑，笑毕，“呸”的吐出一口浓痰，硬把七八尺外，一段粗如儿臂的树枝，生生击折，用一种不屑语调说道：“世上真有这种不知羞耻之人，硬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你以为你在塔顶白布上画了那一管箫，就能把我老人家邀来此处了么？我不过看在那两句‘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！’诗的份上，想来看看究是何人假冒‘南笔’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一愕问道：“布上所画‘惊神笔’黑杆白毫，两侧题诗‘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！’也一字不错，怎见得是假冒‘南笔’？而非诸葛逸亲自在乎？”

“夺魂旗”冷笑说道：“像你这等阅历见识，不知你师姊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怎会放心让你出来闯荡江湖？‘南笔’诸葛逸所留‘惊神笔’表记两侧题诗字迹，向来上一句草，下一句隶，凉州塔顶所留，则不但下一句‘家在天台雁荡间’变成章草，笔力也远逊‘南笔’诸葛逸的瘦硬通神，岂不一望而知，必系假冒！”

方百川、谢东阳、谭孝三人，听得心中好不惊诧？暗想“夺魂旗”“玉箫郎君”双现甘凉，想不到还有人敢冒‘南笔’诸葛逸之名，参加捣乱，这出武林好戏，演变下去，定然精彩绝顶，好看煞人！

上官灵则自“夺魂旗”口中，才知道“天痴道长”命自己题诗要上草下隶之意，心头兀自暗暗好笑！

这时“夺魂旗”又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说道：“假冒‘南笔’之人，此时未见，可能业已胆怯不来？你既看出我来时方向身法，也算难能，我要问你一句，‘夺魂旗’生平，只有向人寻事，你却偏来寻我，却是何故？”

潘午冷然答道：“‘罗刹门’中，恩怨分明，睚眦必报！你在括苍山杀了我师侄‘白发仙童’任豹，难道潘午还不应该向你要点公道么？”

“夺魂旗”诧然问道：“括苍山？‘白发仙童’任豹？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晒道，“普通的江湖道都敢作敢当，想不到名列‘乾坤五绝’之中的‘夺魂旗’，居然畏首畏尾？拿去看看，这不是你自以为威震武林的代表暗记‘夺魂旗’么？”

在怀中一掏，扬手一甩，一块轻飘飘的红绸，甩出三丈有余，并还微带风声，确实极见功力！

“夺魂旗”把那块红绸，接在手中，略一展视，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问道：“是我所为，便待怎样？不是我所为，又待怎样？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双眉一挑，傲然答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倘承认是你所为，替潘午留下六阳魁首！即令不承认是你所为，祁连山幸会‘夺魂旗’，我也要领教领教你有什么能夺人魂的高招绝学！”

“夺魂旗”这回想是真被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激怒，突然一声长啸，满林萧萧落叶，但啸完又恢复了他那阴森低沉嗓音说道：“潘午，你太已的自不量力！若换了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她大概还可以与我斗上三五百招，你却差的太远！既然不知天高地厚，‘夺魂旗’送你一个便宜！”

说完解开腰带，竟把一只右手，扎在腰间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知道“夺魂旗”意存藐视，要绑起一只右手，单以左手，来斗自己！不由愤然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你不要过于欺人，‘玉箫郎君’潘午向来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“夺魂旗”业已随着所坐枝条微颤之势，化作一缕黑烟，比

电还疾地落在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身前，截断他话头说道：“‘武当’守一道长，‘少林’智镜禅师，‘钱塘双杰’，‘长白八雄’，这许多武林好手，被我诱到玉门关外的‘白龙堆’上，尚且一齐丧命，何况小小的‘玉箫郎君’？我绑起一只右手，你能斗满百招，便饶你不死！”

“夺魂旗”这一现身，暗中隐伏的方百川、谢东阳、上官灵及谭孝四人，都不由凝目注视，想看看这位飘忽无迹的武林奇人，到底是个什么长相？

但月光之下，只看见“夺魂旗”半边脸颊，白惨惨的血色毫无，知道戴有人皮面具，依然难睹他的庐山真面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被“夺魂旗”飘落面前的迅疾绝伦身法所震，又听那多武林好手，被他一人所杀，不由傲气微收，玉箫横护当胸，缓缓起立问道：“潘午向不斗赤手之人，你用什么兵刃？”

“夺魂旗”大笑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当然是用‘夺魂旗’，不过我在白龙堆上，连杀十几名武林好手，都不曾用过此旗，今夜看在你师姊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也算有点微名的份上，让你见识见识！”

说完左手一探腰间，取出一根尺来长的铜管，往外一挥，铮铮暴长两尺，成了三尺来长，锋端极锐的一根铜棍！

“夺魂旗”微使内力，铜棍立时下陷，矗立石中，然后再自怀中取出一块上画骷髅白骨的红绸，挂在铜棍尖端的特制钩上，成了一面旗帜模样！

红绸挂好，“夺魂旗”拔旗在手，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定有规例，凡现出我这风磨铜宝旗之时，对方必需经得住旗风一卷，才有资格交手！”

“手”字才出，“夺魂旗”倏然一拂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便觉有股重如山岳的无形劲气，直撞当胸，急忙微退半步，以“大力金刚千斤坠”法，足下生根，方算勉强站定，未被旗风卷动！“夺魂旗”点头笑道：“‘罗刹门’中，果然还有人物，你能禁我这‘夺魂宝旗’一卷之威，江湖以上，算你一号！潘午，你全力施展，好自为之，能斗满百招，‘夺魂旗’放你逃生，否则我可不顾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情面，叫你在旗下化鬼！”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在凉州塔顶，悬布叫阵，本是盛气而来，但与“夺魂旗”见面之下，尚未正式过手，便被人家的广泛身法，功力词锋，压得万丈雄心，减去一半！

尤其是那旗风一卷，使潘午深知‘乾坤五绝’果然名不虚传，颇为后悔不听师姊孟三娘之言，痛下三五年苦功，把本门绝学“罗刹阴功”练到十二成左右，再与这班老怪物们，一较长短！盛气既已稍平，又看出对方厉害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毕竟也是“罗刹门”中主脑人物，立时释矜静躁，抱元守一，目光略注“夺魂旗”说道：“潘午以一管玉箫，敬领你‘夺魂旗’的百招绝学。”

“夺魂旗”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自负神奇的‘汉宫秋’箫法，共是八八六十四招，在你这套箫法，未曾使完之前，我决不还手！换句话说，就是百招以内，我只攻你三十六招，能逃出此数，尽管遁走。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冷冷说道：“随你怎样说法，潘午不领这份人情，依我看来，你还是把那只右手，也放开好！”

“夺魂旗”哈哈一笑，笑声之中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身形倏退六尺，未见若何动作，一管玉箫，业已似点似劈地击向“夺魂旗”，看不出攻的上中下那个部位，但行家到眼便知，这一招之中，最少隐藏了三种变化以上！

“夺魂旗”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竟把极上乘的“移形换影”轻功，揉

杂在神奇箫法以内，配合施展，也不禁暗暗点头，知道无怪此人敢向自己挑衅，“罗刹门”中武学，果然不俗！不等“玉箫郎君”的箫招变化，“夺魂旗”红绸旗影一飘，身形便已横飞七尺。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这套“汉宫秋”箫法，确实煞费苦心，在武学中，并揉杂了词章精微，及音律妙理，跟踪赶上，玉箫连挥，幻起一片银光，居然把“夺魂旗”裹在银光之内！

“夺魂旗”果然守信，只避不攻，任凭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用尽神奇招术，依旧从容游走，并点头笑道：“你这套箫法之中，居然文武兼融，杂入词章乐律，但可惜功力尚差三五成火候，想斗过我‘夺魂旗’，无非白费心力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咬牙不答，疾如狂风暴雨般地连攻四十余招，但攻到第四十八招，仍告无功之际，倏然收势，竟不再攻，却把玉箫凑在口边吹奏起来，足下则按九宫八卦方位，绕着“夺魂旗”，不停游走！

这种动力方式，倒把“夺魂旗”弄得有点莫名其妙起来，驻旗卓立，静听箫声，吹的是“汉宫秋怨”，缠绵悱恻，荡气回肠。顿时这林内由石破天惊，龙腾虎跃的武林争胜之场，变成良人远戍，绮梦难成，菱镜怜孤，焦心莫展的少妇深闺光景。

箫声越吹越觉哀艳凄凉，但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按九宫八卦方位，绕着“夺魂旗”游走的步法，却越来越快！

一段令人掩耳不忍卒听的断肠柔腔歇处，“夺魂旗”突觉满眼箫光，原来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业已藉着音乐迷人之力量，暗把“夺魂旗”转到“死门”，一挺玉箫，“箫史教箫”“弄玉引凤”“汉宫秋怨”，“汉宫秋”箫法之中的连环三绝，倏然出手，宛如数不清，看不明的一片银光以内，包含万点箫尖，直向“夺魂旗”电掣而至！

“夺魂旗”骤出不意，知道这三招蕴藏无数玄机变化，威力奇强，不可轻侮，左手“夺魂旗”才自往外略展，突又想起此时未到六十四招，自己说过不可还手，遂蓦地一声长啸，“夺魂旗”依旧拂出，但拂的不是挺箫进击的“玉箫郎君”，而是足下石地，就借这一拂之力，身形平拔两丈有余，让那一片流光，万点箫尖，自脚底掠过，半空中发话赞道：“‘玉箫郎君’，你好迷人的箫声，好精妙的连环三绝玉箫招术！‘夺魂旗’再涉江湖以来，所会人物，到今夜为止，除了天痴老杂毛不算以外，还得数你第一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这一阙箫声，及“箫史教箫”“弄玉引凤”“汉宫秋怨”连环三绝，是自己毕竟功力所聚！但全力出手之下，仍被“夺魂旗”用旗一拂石地，借劲平拔半空，轻轻躲过，知道自己远非敌手，不能再耗真力，必需留神应付他进手还攻的三十六招以后，才可转回罗浮，或是苦练“罗刹阴功”，或是搬请师姊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亲出“万梅谷”，与这名震天下的“夺魂旗”一决胜负！

所以“夺魂旗”以为潘午必然竭力进扑，威势更强的最后几招杀手，反而大出意外的平平而发！

好个“夺魂旗”，略一思索，便已猜出潘午心意，一面从容闪避，一面点头笑道：“‘玉箫郎君’，你不愧是孟三娘师弟，‘罗刹门’中的二高人！武学既然不弱，心计尤工，你如今八八六十四手汉宫秋箫法，尚剩三招，好好聚精会神，应付下我这风磨铜夺魂宝旗风三十六卷，便放你回转罗浮，告知孟三娘，若想报什么‘白发仙童’任豹之仇，叫她亲下罗浮找我！”

说话之间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已把最后三招使完，“夺魂旗”一阵悒

人心魂的狂笑起处，红旗翻腕一挥，满林树枝摇摆，木叶萧萧，一阵撼山震岳的彻骨寒飙，业已随旗出手，卷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！

潘午此时犹自不肯过份示弱，一面把所练“罗刹阴功”，提聚丹田，一面却施展极上乘的“移形换影”轻功，决不与“夺魂旗”硬抗，总是借力化力地随风飘身，但却仍把玉箫含在口中，照常吹奏他那哀艳悱恻的断肠曲调！

“夺魂旗”想是被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倔强不屈所恼，阴阴地说了声：“‘罗刹门’下，名不虚传，我看你这曲箫声，能吹到几时不乱！”

内劲骤加之下，身形业已不见，满林只见一片血红旗影，急转旋飞，那种一阵强似一阵的劲气罡风，连暗伏林中树上旁观的方百川、谢东阳、上官灵、谭孝四人，都被逼得有些惊心动魄，透不过气！

“夺魂旗”一怒之下，加力施为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果然无法再事逞强，十招左右，箫声微乱，十招过后，简直曲不成声，支撑到约二十招，已被“夺魂旗”的劲急旗风，卷得满天乱飞，勉强提足“罗刹阴功”，保持了个未被卷倒而已！

这位“夺魂旗”，不愧盖世奇人，名列“乾坤五绝”，他说过“夺魂旗”只用三十六招，在第一招至三十招，旗风是越卷越强，越卷越烈，但一满第三十招，血红旗影忽停，“夺魂旗”傲然卓立，只把左手“夺魂旗”轻轻往外一展，毫未见有甚劲气强风，那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却突然全身似被无形大力，抛起空中，强提真气，硬用大力千斤坠法，落下身躯，惟步履踉跄，似已立足不稳！

“夺魂旗”口中微哂，旗影接连又是三飘，“玉箫郎君”硬被一种无形潜力，抛出三丈有余，摇摇欲倒！

默计双方过手招数，“夺魂旗”三十四拂，加上自己六十四手“汉宫秋”箫法，共是九十八招，只须咬紧牙关，再行硬撑两招，便可度过目前大难！

“夺魂旗”早已立意先行耗尽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真力，然后不多不少在整整第一百招上，制倒潘午，并就此除去，免得留为他日隐患！

所以第九十九招，威力奇强，在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刚被第九十八招的无形潜力，震得摇摇摆摆，尚未站稳之际，血红旗影，又已翻出！

他这旗风由有形转到无形，此时又由无形转到有形，但威力却比起初强上岂止数倍？“呼”的一声，劲气狂飙破空卷处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暗叫一声“不好”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得以攻为守，玉箫横含口中，双掌猛推，“罗刹阴功”化成劈空劲气，也自出手！

双方功力，本已悬殊，何况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此时力尽筋疲，怎当得起“夺魂旗”这足九成真力的旗风一卷？掌力旗风一接之下，潘午眼前一黑，噪口一甜，虽仍咬牙忍住一口淤血，未曾吐出，但足下站桩不住，业已前仰后合！

这一切均如“夺魂旗”所料，冷笑一声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潘午，你初进林时的盛气何在？此时不要说是再发我的夺魂旗风，就是随便一阵山风，也足以吹得你倒地不起！我曾经说过，逃得出百招，放你回转罗浮，否则却莫怪‘夺魂旗’心毒手狠！如今看你颇不容易熬过九十九招份上，第一百招我不欺进身形，只在三丈以外发力，是生是死，且看你的造化如何便了。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这时才知道“夺魂旗”名不虚传，阴辣无比，初上来不露凶锋，并冠冕堂皇地说了半天，拿自己尽兴消遣以后，才下毒手！此时不仅耳鸣心跳，双眼发黑，连四肢百骸，俱如散了一般，慢说三丈外展旗

发力，真如“夺魂旗”所说，就是一阵山风，也足以使自己随风倒地！

他这里正在瞑目待死之际，“夺魂旗”业已面含得意阴笑地站在三丈以外，把手内红旗，轻轻一展！

一阵不太强的微风拂到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有心抗拒，无力支撑，往后便倒！

但身躯才自一仰，突然后方传来一股温和暗劲，在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腰下一托，使潘午身形摇了两摇，终于未曾跌倒！

这种情形，不但出于“夺魂旗”意料之外，同时也出于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意料之外！

潘午心神一定，张嘴吐去强忍的那口淤血，慢慢摸出一粒“罗刹门”特炼的“固元丹”，咽入口中，略为运气流转药力，眼望“夺魂旗”，低声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潘午的造化不小，侥幸躲过百招，你若如言放我转回罗浮，则必有让你再尝尝我这枝玉箫之日！”

“夺魂旗”看了潘午一眼，冷然不屑说道：“凭你这点能为，再练十年，也不够我半力一击！今日既已说过放你，还不快滚？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默默无言地盯了“夺魂旗”一眼，这一眼之中，充满了无穷愤恨怨毒，然后回身慢慢穿林而出，但在走入林中之际，眼角特地四扫，看看适才究是何人，暗助自己？

他所料果然不差，在一株高树的枝叶丛中，瞥见自己赠他匕首的上官灵，毫无怯色地向自己摆手示意！

“玉箫郎君”一走，“夺魂旗”也待转身，突然林内一声清脆口音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且别走！”

这一声又是出自胆大淘气的上官灵之口，谢东阳、方百川及谭孝等适才见他出手暗助“玉箫郎君”，已觉担心，但再想不到上官灵居然会向“夺魂旗”叫起阵来。

正在相顾深皱眉头之际，“夺魂旗”亦因林内藏得有人，大出自己意料，驻足回身，一面解下自己绑在腰间的那只右手，一面却默不出声地，只把炯炯双睛，向林内注视。

上官灵话一出口，人便溜下树来，肩头略晃，纵到林外！

这时谢东阳、方百川、谭孝三人，见事已至此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上官灵独对如此凶横的“夺魂旗”，遂一打招呼，各自准备兵刃暗器，随后追出！

“夺魂旗”先看见上官灵，倒是一愕，但等方谢诸人，追出林外，认得全是自己前途会过之人，不由又气又狂地收起那杆风磨铜“夺魂旗”，仰天嘍嘍狞笑不止！

上官灵眉儿一扬，手指“夺魂旗”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笑甚么？我们这样一大群人，在林内看你和‘玉箫郎君’打了那久，若不是我出声叫你，你还不知道林内有人！耳不聪，目不明，根本不配称为甚么‘乾坤五绝’，你还好意思笑得出口么？”

“夺魂旗”那阵仰天狂笑，真被上官灵说得笑不下去，笑声一收，因为他带有人皮面具，也看不出喜怒神色，依旧默默无声地，向前走了两步！

上官灵岸然卓立，意气飞扬，丝毫不惧！但谢东阳、方百川、谭孝等人，却怕“夺魂旗”骤下毒手，也往前靠了几步，准备万一之间，易于抢救！

“夺魂旗”看了方、谢等人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这干人，真还不如这娃儿胆大，除了潘午以外，这娃儿是第二个敢于主动找我之人……”

上官灵不等“夺魂旗”话完，便即叫道：“什么第二个？我该是第一个！‘玉箫郎君’找你的方法，还是我教的呢！”

“夺魂旗”凝视上官灵有顷，徐徐问道：“见过‘夺魂旗’之人，极少能得活命！你们在白龙堆上，擅动神旗，若不是我看在天痴老杂毛份上，前途早已惨死，得了便宜不走，还来找我则甚？”

上官灵干脆脆答道：“找你有两件事，第一件是我看你这样凶狂，有点不服，要想斗你一斗！”

“夺魂旗”闻言，不禁又是一阵仰天狂笑。

上官灵跳脚气道：“你又笑，我叫你笑不出来！”

右手一扬，崩簧骤响，漫空尽是紫色的星雨飞花，四散怒射！

“夺魂旗”想不到上官灵出手这快，着实吃了一惊，因相距太近，闪避不及，急忙气贯周身，功行百穴，并把大袖双颀，护住面目。

上官灵收起自己的独门暗器“紫飞花”弩筒，拍手笑道：“你不要怕，我不会像你那样狠毒，只是恨你太狂，故意照你头上，提高半尺发射，吓你一吓！这‘紫飞花’弩筒之中的一百零八朵小花，全是西域紫金所炼，锐能洞铁碎石，再好的内家横练，丈二之内，亦自难当，我若真对你下手，你这‘夺魂旗’的魂儿，恐怕已经被我夺走了吧？”

“夺魂旗”虽知道自己功行百穴，体逾精钢，这娃儿所发的紫色飞花，虽系极为罕见的独门暗器，也决奈何不了自己！但眼望上官灵自以为是的那副样儿，却真驳不出口，方自苦笑一声，上官灵又继续说道：“在哈拉湖边的密林以内，你发出那种鬼嚎似的阴笑，我听得最是有气，叫你出来，你又怕天痴道长，不敢出来！我师傅也说若不是他练功岔气，‘生死玄关’难通，混元真气未成，早就想找你斗上一斗！”

“夺魂旗”白惨惨的脸上，虽无表情，但眼中却精光一闪，向上官灵问道：“哪个是你师傅？”

上官灵方对谢东阳一指，“夺魂旗”身形略晃，快得真如石火电光般的，闪到谢东阳面前，骈指便点！

谢东阳也料不到“夺魂旗”先攻自己，面前黑衣一飘，便知不妙，还未来得及撤步避招，旁边的方百川、谭孝，情急救人，不顾其他，银鳞古剑与铁砂掌力，猛叱一声，双双出手！

黑衣电退，一剑一掌，全部落空，但谢东阳胸前肋下，却连中“夺魂旗”重重三指！

上官灵眼圈一红，“文昌笔”自腰下翻出，“魁星点元”，照准由方百川、谭孝剑影掌风之下退出的“夺魂旗”，当胸便点！

“夺魂旗”足尖才一点地，身躯便已经飘飘地左移数尺，闪过上官灵一招“魁星点元”，笑声问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上官灵咬牙叫道：“你害我师傅，我要杀你！”

说之间，文昌笔“天台指路”“横扫千军”，一连两招，回环出手，幻起漫天笔影，又自攻到！

“夺魂旗”黑衣飘飘，在上官灵文昌笔影之中，从容流走，并狂笑说道：“谁害你师傅？我已经帮了他一个大忙，你还不晓得？”

上官灵闻言不由目光满含疑问地看了谢东阳一眼，谢东阳也觉得这三指挨得虽重，气机仍极流畅，实似未受伤损，但不知“夺魂旗”说是帮了自己大忙，是何用意？

众人均自一愕之下，“夺魂旗”笑声一收，眼望谢东阳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姓谢的，你不是认为你若非练功岔气，闭塞‘生死玄关’，就足可和我一斗么？如今我已替你点开‘三元大穴’，只须再用上两个月的吐纳导引之功，‘生死玄关’便可冲破，我给你半载光阴，去练你自以为高明的‘混元真力’，今年九月十五，彼此庐山‘小天池’一会，你能胜我，‘夺魂旗’碰死庐山，我若胜你，这娃儿却得让给我作徒弟！不是‘夺魂旗’故作狂言，目前你们纵然四人齐上，也决非我的对手，打也打得无甚趣味！”

谢东阳真不愿意受这夺魂旗的恩惠，但这穴道被人点开，又不比寻常赠物，可以璧还，只得嘿然不语，但忽地想起一事，向“夺魂旗”点头说道：“九月十五就九月十五，我们干脆几笔帐一起算，你与吕梁山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的杀子之仇，也在庐山‘小天池’一齐了结好么？”

“夺魂旗”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你们竟是常子俊邀来助拳之人，老狗十年前害得我……好好好，看在你这颇对我脾胃的徒弟份上，让常老狗父女宽死半年……”

说话至此，扭头向上官灵问道：“你说找我有两件事，第一件彼此业已约定九月十五日，在庐山小天池相会，第二件事又是什么？”

上官灵收起文昌笔，指着“铁掌无双”谭孝说道：“你把人家的红货劫走，害得这位谭镖头要在庙里自尽，实在太不应该！第二件事，就是找你要回那盒红货！”

“夺魂旗”一阵震天长笑，自怀中取出一个扁长朱红漆盒，慢慢把盒盖打开，其中满盛珍珠翠玉，映月生辉，光华闪闪！

“铁掌无双”谭孝，一见“夺魂旗”取出自己所失宝盒，心头不禁狂跳，但量力硬夺决夺不回，又不好意思蚬颜软求，正在左右为难，不说话既不好，要说话又不知怎样措辞之际，上官灵眉头深皱说道：“我就讨厌你笑，你偏要笑，你可知道那笑声像猿啼不像猿啼，像泉啸不像泉啸，有多难听！这盒红货，到底肯还不肯？”

“夺魂旗”看着上官灵摇头说道：“冲你这个娃儿，慢说这么一盒红货，就是价值再高十倍，我也肯还，但‘夺魂旗’向来作案，决不空手，你随便取样什么东西，来换好了！”

“铁掌无双”谭孝，听“夺魂旗”居然肯还红货，心中不由又是一阵腾腾乱跳，暗地希望上官灵说话不要过份冲撞这位魔头，以致他出尔反尔！

上官见“夺魂旗”肯还红货，也觉高兴，两手在身上一阵乱掏，把零星物件，全掏在手中，向夺魂旗说道：“除了我的‘紫飞花’，和‘文昌笔’以外，你要什么，自己来挑好了！”

他高兴之下，有点忘形，竟连天痴道长送他的那本小书，和一粒灵丹，也一并取出！

“夺魂旗”先看见那粒灵丹，已似出于意外，微微一愕，然后又见上官灵摸出那本小书，更不禁近前取起，略一翻阅，向上官灵说道：“这笔生意，我真想不到又要大占便宜，你真愿意拿这本小书，来换这盒红货么？”

上官灵见“夺魂旗”单单挑中那本小书，心中也略为着急，但他天性好强，自己说过的话，不肯改口，想起这书上只有十八个坐功人像，半字全无，反正也看不懂，而那盒红货，却关系“铁掌无双”谭孝，及太原龙飞镖局太大，遂在一大眼连眨几眨以后，答道：“要别的东西，全可以送你，但这本书，人家只答应借我半年，你要拿去，可得在半年以后的‘庐山小天池会’

上我还！”

第二章无字真经

“夺魂旗”哈哈笑道：“慢说借我半年，就是让我看上三日，价值也高似这盒红货十倍！这笔交易‘夺魂旗’大占便宜，我还得想个什么方法，对你略为补偿才好！”

说完便把那盒红货，递与上官灵，上官灵此时虽已猜出天痴道长借给自己的这本小书，定是甚么武林中的稀世奇珍？但已无法反悔，索性大大方方的含笑递过！

“夺魂旗”接过小书，目光一瞥上官灵手中那粒外裹红色蜡衣的灵丹，眼珠略转过说：“你且把这粒灵丹服下！”

上官灵业已有点后悔自己怎的乐而忘形，竟把小书取出，万一“夺魂旗”到时失信不还，却怎样向天痴道长交代？

如今听“夺魂旗”叫自己服下灵丹，心想要吃就吃，吃在腹内以后，再也不会被人夺走！

谢东阳方百川根本想不到上官灵的这一丹一书，是名列“乾坤五绝”的天痴道长所赐借之物，谭孝则见红货果然已被上官灵要回，心中喜得乱跳，所以不遑深想！

“夺魂旗”见上官灵裂开蜡衣，服下灵丹以后，突然欺前半步，出指如风，一下点中上官灵晕穴，挟在肋下，身形微飘，便到林口！

谢东阳早就看出他有夺徒之意，方百川极其爱惜上官灵，谭孝则疑心“夺魂旗”诓得小书以后，又想也再夺红货，所以三人同时出手抢救，方百川“银鳞剑”卷一片寒芒，谢东阳、谭孝的掌力，也如浪涌涛翻，天开石破！

但任凭你掌剑交加，却连“夺魂旗”的衣角，全未沾着，黑影在林边一闪即没，但隐隐传来他那种细如蚊婷，阴森森的口音说道：“姓谢的，不要不识好歹，半年之内，我不抢你的徒弟，你们且去凉州塔顶寻他！”

尾音收处，深林寂寂！谢东阳方百川虽然愁急上官灵被人劫走，但“夺魂旗”行时表明半年之内，决不抢这徒弟，并可至凉州塔顶寻人之语，倒还稍好，那位“铁掌无双”谭孝，却因失而复得的红货，尚在上官灵身上，不知“夺魂旗”是否食言背信，再度取走，焦急不堪，连连顿足！

束手无策之下，还是方百川说道：“我看这‘夺魂旗’虽然凶毒，因名列‘乾坤五绝’，做事到底稍顾身份，他既说是上官灵在凉州塔上，大概不会虚言。我们在此焦急无用，还是一齐凉州塔顶走走！”

谢东阳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小弟岔气多年的二处要穴，想不到竟被‘夺魂旗’替我点开，这种极不愿受的恩惠，偏偏无法还返，实在令人烦恼之至！灵儿这个小鬼，花样太多，胆尤大，那本小书，与那粒灵丹，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？‘夺魂旗’如此重视，必非凡物，将来还不知要向原主人怎样交代？总之以此子根骨机智，作我徒弟，着实委屈了他，但又决不能使其落入‘夺魂旗’之流人物手中，方兄有何良策教我才好？”

方百川一面与谢东阳、谭孝驰下玉柱峰，奔向凉州，一面说道：“万事俱有前定，一心难与天争，贤弟大可不必为此子烦恼！你我久闯江湖，应知阅人之术，上官灵胆大聪明貌相亦颇福厚，我断定他必有绝大遇合，而成为武林中出类拔萃的一朵奇葩，贤弟其他不必忧烦，只须时常教导他诚意正心，并在对人处事之间，熟记‘宽恕’二字而已！”

谢东阳听出方百川所说，极有道理，三人回到凉州，已近中午，那座宝

塔因连出奇事、每日前往观赏之人极多，不便援登塔顶，只得强自耐性等到暮色四起，月上林梢，才各展轻功，援登塔顶！

塔顶自然无法藏人，白布也早经“夺魂旗”取去，但找到最上一层，却见上官灵被人点了睡穴，睡得好不香甜。

谢东阳见爱徒无恙，心头一块大石，业已落地，急忙拍醒上官灵，问他被“夺魂旗”劫走以后的大半日经过。

上官灵醒来，先把怀中的那匣红货，交还谭孝，然后小嘴一噘，眼圈一红，向谢东阳泫然欲泣说道：“师傅，我将来一定要杀‘夺魂旗’，我被他害了！”

不但谢东阳方百川，心头巨震，连狂喜红货无恙的谭孝，骤闻上官灵此语，也不禁大吃一惊，三人均是一迭声追问他是怎样被“夺魂旗”所害！

上官灵一咬牙说道：“那粒灵丹，是天痴道长送给我的，本来吃了可以增益内功，加强真力！但‘夺魂旗’在我吃下灵丹以后，立刻把我全身血脉闭死，带来此地，一一倒逆拍开，使那灵药之力，循不正当途径发展，然后告诉我说，经他费这半日苦心，我功力业已平增一倍，但从今只能炼他那独门独派的‘七煞寒灵阴功’，若炼其他功力，则必将逐渐吐血而死！”

谢东阳闻言不禁眉头紧皱，伸手替上官灵检视周身要穴，果然觉得他奇经八脉之中，有一种极奇怪的似逆又未全逆症状！

方百川也觉得“夺魂旗”以如此手段，对一个十四五岁少年，未免过辣？但忽然想起一事，竟比上官灵被害，尤觉惊心，急急问道：“上官贤侄，你说所服那粒灵丹，是天痴道长所赠，则‘夺魂旗’取走的那本小书，莫非也是天痴道长借给你的？”

上官灵无法再瞒，自然点头，方百川双眉益皱，目中流露一种焦急神色，继续问道：“那本小书是半字皆无，只有十八个坐功人像？”

上官灵奇道：“方师伯你猜得全对，我看那‘夺魂旗’高兴得似要发狂，到底那本看不懂的小书，有什么好处？”

方百川顿足浩叹，谢东阳也惶急说道：“武林第一至宝，‘达摩尊者’的‘无字真经’，难道竟在天痴道长手中？但这重要的东西，天痴道长怎会借给灵儿？若真是此书，我们昨夜纵然拼着骨化飞灰，也不应听凭‘夺魂旗’将书取走，万一被他渗透‘无字真经’奥秘，‘夺魂旗’如虎添翼，无敌江湖，天下正人君子之流，岂不是无噍类了！”

方百川长叹说道：“谁说不是此书，我因与天痴道长颇有渊源，得悉他二十年前归隐之由，就是无意中获得这部‘达摩尊者’的‘无字真经’，才在阿尔金山，闭关参究！如今‘无字真经’不知天痴道长是否参透，却已落入武林中最凶最恶的‘夺魂旗’之手，委实令人忧心！但事已至此，徒忧无益，上官贤侄还是把天痴道长赠丹借经之事，细说一遍，大家想想有何妙法，可以补救！”

上官灵才知一书之微，关系居然如此之大！忙把当日天痴道长暗约自己，赠丹借经过，细述一遍！

方百川听完，摇头说道：“天痴道长这等武林奇人，性情实在奇得古怪！初见上官贤侄爱他根骨灵秀，赐乐传技均可，怎的把如此重要的‘无字真经’，脱手相借？事情既到这般地步，只得赶紧向天痴道长报知经过，再设法自‘夺魂旗’手内夺回‘无字真经’，可是‘夺魂旗’这一走，鸿飞冥冥，天涯海角之大，却到那里去找？”

上官灵此时因知道那本“无字真经”，关系太大，倒把自己被“夺魂旗”所害之事淡忘，接口叫道：“方师伯，我知道‘夺魂旗’现在在哪里？”

方百川谢东阳问他何以得知？上官灵告以“夺魂旗”临行之前说是东南一带，出了他的最大对头，此去要访遍东南诸省，杀死对头，然后到“庐山小天池”赴约，斗败谢东阳，把上官灵收做徒弟！

“夺魂旗”行踪既有着落，则第一步棋，应该找寻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痴道长！但天痴道长同样行踪飘忽，可遇难求，众人遂决定方百川、谢东阳依旧携上官灵，扑奔吕梁山，告知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父女，与“夺魂旗”改期改地，约战庐山之事，“铁掌无双”谭孝则仍原计，将那匣红货，保送迪化！

谭孝此去，无甚可提，当然仍先表述方百川、谢东阳及上官灵这面！

一路之间，谢东阳因自己练功岔气，所闭塞的“三元大穴”，是被“夺魂旗”示惠点开，故而气得连想练已久的“混元真气”，也不愿练，“生死玄关”也不愿打通，一心却担心爱徒上官灵被“夺魂旗”暗使促狭，弄得周身经脉，似顺不顺似逆不逆，据说以后只能练他那独门“七煞寒灵阴功”，否则就要逐渐吐血而死！

这种极其阴毒，但也极其高明的“分经错脉手法”，自己与方百川，均无力解救，不知将来遇上天痴道长，是否能有法想？

方百川与谢东阳所虑相同，但上官灵却毫未替自己发愁，他只怕“夺魂旗”参透那本“达摩尊者”的“无字真经”，弄得武林中无人可制！

所以渴盼再遇天痴道长，好将这些经过禀告，请天痴道长赶紧追踪“夺魂旗”，夺回那本“无字真经”！

但他不识天痴道长之时，天痴道长自来找他，识得天痴道长以后，却又始终不见！

51

上官灵想起当初是方百川画那“长尾云拂”，才把天痴道长引出，遂又磨着方百川到处画些“长尾云拂”，他自己也东画一枝黑杆白毫大笔，西画一枝黑杆白毫大笔，弄得一路之间，到处都是“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！”的题诗，触目可见！

题来题去，日头到陕西省境，又有奇事出现！

三人约莫黄昏时分，路过一座山岭，方百川眼望傍崖面水之间，建有数间草屋，草屋门窗紧闭，门上并似有几条深色痕迹！

草屋是在右方，谢东阳师徒此时正往左眺景色，故而未曾注意！

方百川远远望见草屋门上的深色痕迹，便已生疑，等马再前行，看得真切以后，不禁悚然一惊，勒缰停蹄，用马鞭一指茅屋，向谢东阳师徒叫道：“谢贤弟，方今江湖之上，真是险诈万端，连‘夺魂旗’这等身份人物，居然也不守信约！他不是告诉上官贤侄，要到东南几省，去找什么仇人？怎的又在这茅屋门上，画了一方血旗，这种血旗一现，茅屋中的所有之人，今夜三更，无一能逃活命！”

谢东阳师徒，勒马偏头，顺着方百川鞭梢望去，果见那茅屋门上，被人用鲜血画有“夺魂旗”的表记！

谢东阳眉头双皱，目射英光，上官灵也自叫道：“师傅，我们受‘夺魂旗’的气也受得够了，拚着一死，今夜与这茅屋中人，合手一斗好么？”

谢东阳不答上官灵，回头向方百川朗然发话说道：“方兄，小弟拉你一

同并骨此间，今夜我要用我多年闲置‘佛手金钩’，与‘夺魂旗’一拚生死！”

方百川捋须哈哈笑道：“贤弟的‘佛手金钩’，早年也是武林中一件极享盛名之物，加上我一柄‘银鳞剑’，上官贤侄的‘文昌笔’，‘紫飞花’，真如拼命合手，‘夺魂旗’想夺我们三人之魂，恐怕也要付出相当代价！但一路以上，首现血旗，我们何不先看看这茅屋之中，究竟住的是什么人物？‘夺魂旗’对他如此仇深恨重，定欲满门尽灭！”

谢东阳点头应诺，三人翻身下马，把坐骑拴在林间，举步绕过茅屋前面的一片小小池塘，向前走去！

但距离茅屋还有丈许之际，谢东阳瞥见茅屋窗隙，似有银光微闪，急忙伸手一拉方百川、上官灵，倏然止步！

果然三人脚步方停，“格登”一声，崩簧响处，竟自茅屋窗棂之中，射出五六点银星，来势绝速！

茅屋中银星发后，寂静无声，并不见有人出面答话！

上官灵觉得自己一行，是打抱不平，欲帮助茅屋中人对抗“夺魂旗”而来，怎的对方却不问青红皂白？便飨以一篷歹毒暗器！

心头火发，刚待出声责问，方百川却向他师徒略施眼色，退回拴马之处，解缰上骑。

上官灵莫名其妙，谢东阳却知方百川这样举措必有道理，遂命上官灵一同上马骑驰出两三里路，方百川勒缰下骑，坐在路边，向谢东阳笑道：“贤弟我们一路所遇怪事真多，你可看出那茅屋中人，是何来历？”

谢东阳摇头笑道：“我久处南疆，对中原武林多已陌生，哪里看得出茅屋中人来历？不过那五六点银星，颇为歹毒，威力虽然比不上我赐给灵儿的‘紫飞花’，但却与‘五云捧日摄魂钉’，‘七孔黄蜂针’之流，若相仿佛。我们不是三人合力，几乎上来便讨没趣了呢！”

方百川点头说道：“那五六点银星，叫做‘流星飞雨’，威力不但比不了贤弟的‘紫飞花’，也不如‘黄蜂针’‘摄魂钉’之属霸道，但却是这茅屋中人所擅多种暗器之一……”

谢东阳听到“流星飞雨”之名，突然想起两个人来，“咦”了

一声，向方百川问道：“方兄你判断这茅屋之中，住的是‘秦中双恶’，‘活无常’巴玄、‘毒刺猬’巴黄兄弟？”

方百川笑道：“贤弟你居然还记个这怪僻无比的一对凶人，我断定必是他们，打我们的‘流星飞雨’就是‘毒刺猬’巴黄所发！”

谢东阳搔首诧道：“这‘秦中双恶’，一身罪孽，两手血腥，我记得凡属正派武林人物，斗得过他们的，个个见即不容，斗不过他们的，个个闻风远避，应该与‘夺魂旗’一同列入凶狭狠毒的魔头之中，不过武功稍逊而已！怎的那面血旗，却会画在他弟兄门上？难道‘夺魂旗’得了‘无字真经’，高兴起来，又要做一次像独荡鲍长雄‘东海金蛟岛盗窟’的大快人心勾当么？”

方百川笑道：“这就是我招呼贤弟与上官灵贤侄，忍气退走，不必与茅屋中人先起衅端的原因所在！因为一路上我被上官贤侄，引得老兴勃发，‘夺魂旗’为恶，既已耳闻目睹，则‘夺魂旗’行善，似乎更应该一开眼界？那茅屋背崖而建，崖仅四丈有余，不算太高，我们进完饮食，远远藏好马匹，悄然绕上崖顶，居高临下，既不虞被人发现，又可以看得舒舒服服。大概上官贤侄首先赞成此议吧？”

方百川这一猜却未猜对，闻言首先拊掌称善的不是上官灵，而是他师傅谢东阳，因为谢东阳深恨“夺魂旗”替自己点开“三元大穴”，嘱咐打通“生死玄关”，练好“混元真气”以后，再去斗他！这种外表示惠，实际藐人的屈辱，真比当面打自己几个嘴巴，还要难过！早就想有机再遇“夺魂旗”，索性竭尽一平所学，拼上一拼，也不能把半世英名，“南疆隐侠谢东阳”七字，就这样的付诸流水！

上官灵见一向谨慎的师傅拊掌赞好，俊眉略皱，像是业已看出谢东阳心意般的，反而默默不语。

展眼之间，夜幕深垂，鱼天珠吐，月色也颇凑趣，清影流辉，山林池树，景物如画！

三人有过经验，知道虽然“夺魂旗”三更才来，也应早去，遂在略进饮食以后，觅处幽林，把马拴好，便蹑足潜踪地绕到几间茅屋背后的崖头之上！

这时茅屋以内，看不见半点灯光，也听不见半点人声，只有那片池水之间，不时跃起几条鱼儿，泼刺作响，划破静夜沉寂！

此间虽是一座山环，但因夜静辛史，山环那边的远村更鼓，依旧隐约可闻，三人等到二更左右，竟在崖下又发现有两条人影，藏入阴暗草树以内！

方百川、谢东阳均想不到敢来窥探“夺魂旗”秘密，凑这场热闹的，除了自己一行以外，居然还有别人？但上官灵心中，却另外有一种希冀，正在想得颇为高兴之时，后脑壳上，不知被件什么东西，轻轻打了一下！

三人是藏在崖口的一大丛深草之内，背后除了四五丈外有两株古树，全是光秃秃的岩石。

上官灵觉得有物袭脑，虽然极软极轻，不似暗器，也自立即回头，但身后不见一人，等找到飞来那物，是片树叶之时，不禁喜得心头狂跳，向方百川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方师伯，我想得不错，天痴道长来了！”

这片树叶，发得功力太高，毫无破空风声，所以方百川、谢东阳两位内家好手，在全神注意崖下的情况之中，竟自懵然不觉！

听上官灵这样说法，方谢二人同吃一惊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怎知天痴道生长来此？人在何处？”

上官灵笑嘻嘻地递过那片树叶，只见树叶上还指甲写着八字：“今夜人多，慎勿出手！”

谢东阳知道既以树叶传书，天痴道长必然藏在四五丈外的两株大树以上，方想命上官灵悄悄去，禀报“无字真经”，业已落入“夺魂旗”手中一事，方百川已手指崖下的一丛茂竹之间，向谢东阳叹道：“贤弟，我还以为天痴道长，人在身后树上那知业已到了崖下那丛茂竹之间，身法之快，当世中恐怕绝无仅有了吧！”

谢东阳上官灵也随着方百川手指，看见一个瘦小人影，向自己方面，略为摆手，便隐入茂竹不见！

默计崖下一株老树枝桠之中，纵上一条黑影，池水旁边的一丛比人还高的丰草以内，藏入一条人影，崖顶有自己三人，茂竹之中，有天痴道长，加上屋内的“秦中双恶”，及尚未到的“夺魂旗”，共有九个之多！

除了自己三人，是最先到达以外，按照次序是池傍丛中人先来，古树上人后来，天痴道长最后隐入茂竹！

但轻功身法，却一个高似一个，丛草中人，似乎不曾发现古树上人，而他们两人，却又均人人不曾发现天痴道长！

远村更鼓三敲，便自隔着池水，传来一声“夺魂旗”慑人心神的森森冷笑！

一条瘦长黑衣人影，出现对池，他似乎不愿意多绕路径，纵身入水，竟自踏波飞渡！

因池并不大，“夺魂旗”刹那间便已渡水上岸，站在内中藏有一条黑影的丛草丈许以外，对着茅屋，仍然用他那种细如蚊哼的特殊语音说道：“‘秦中双恶’巴家兄弟，出来见我！”

茅屋室门，应声“呀”然而启，一个一身黑衣的奇瘦之人，一个一身黑衣的矮胖之人，步出室门，并肩而立，瞪着四只凶睛，凝视三丈外的“夺魂旗”，居然毫无惧色！

“夺魂旗”见这“秦中双恶”“活无常”巴玄，“毒刺猬”巴黄兄弟，竟似有对自己不服之意，不由鼻中“哼”的一声，脸上人皮面具所覆双睛，厉芒暴射，右足往前略微迈了半步！

“秦中双恶”“活无常”巴玄，“毒刺猬”巴黄，见“夺魂旗”这一发威，依旧害怕，双双后退两步，口中发一声颤音厉啸！

“夺魂旗”阴阴一笑，用他那种特殊语音说道：“巴玄巴黄，我以为你们吃了什么熊心豹胆？装出那副凶相！原来还是这等脓包，你们投靠鲍长雄，恶行遍及东南诸省！我扫荡‘金蛟盗窟’之时，偏偏让你们兄弟，及‘黑手天王’熊六，侥幸漏网，如今在此相逢，难道还想再逃一死？”

方百川、谢东阳等人，这才知道茅屋门上被画血旗之由，原来“秦中双恶”巴氏兄弟，曾经投靠鲍长雄，是金蛟岛的漏网之贼！

但“夺魂旗”那种冷冰冰的语音，及骄狂得不可一世的神色，丝毫不改，却突然在把恶事作尽以后，又跑到此处，行侠仗义，替江湖除起害来！而且在他周围，隐伏了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及另外不知名的两条黑影，使方百川一行，知道今晚这场好戏，定比祁连山玉柱峰，偷看“夺魂旗”大战“玉箫郎君”，更为精彩，一齐屏息静气，默默注视！

“秦中双恶”巴氏兄弟，听完“夺魂旗”话后，由“毒刺猬”巴黄答话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在金蛟岛妄逞凶锋，害死鲍岛主全家，及不少英雄豪杰，可知天道好远，巴玄、巴黄兄弟，要在这七里山前，替一千好朋友，报仇雪恨么？”

“夺魂旗”仰天狂笑，目光略睨巴黄，“呸”的一声说道：“巴黄，凭你也配？你那几件见不得人的毒药暗器，不出手还好，只一出手，我不把你撕成寸裂碎块，喂这池内游鱼才怪！”

“毒刺猬”巴黄也冷笑一声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不必如此骄狂，巴黄暗器虽多，今夜决不施展，你只要能挨得起我这‘铁琵琶重手’一弹，巴玄、巴黄立时自尽！”

“夺魂旗”傲然不屑说道：“以你们兄弟那点能为，‘夺魂旗’反掌之间，便成齏粉！我让你死一个心服口服，不但听凭你施展你自以为了不起的‘铁琵琶手’，并且还让你在我胸口‘七坎’大穴，弹上三次！”

“毒刺猬”巴黄脸上突然喜色说道：“以你‘乾坤五绝’名头，既出此言，莫再反悔！”

“夺魂旗”哂道：“慢说‘琵琶手’三弹，便百弹千弹，‘夺魂旗’何惧？但你弟兄，弹完即死，我有句话要先问你，另一个金蛟岛的漏网之鱼，恶行比你弟兄更多的‘黑手天王’熊六，现在何处？”

“毒刺猬”巴黄，对“活无常”巴玄附耳数语，一面缓步向前，一面狞笑答道：“你急些什么？只要杀得了我们‘秦中双恶’，还怕‘黑手天王’熊六，不会出来见你？”

“夺魂旗”见“毒刺猬”巴黄缓步前进之间，以在一面答话，一面暗聚功劲，心想自己功力高低，对方不是不知，真敢不施展他所拿手歹毒的各种暗器，而用“铁琵琶手”想拼，难道他对这“铁琵琶”指力，真有什么独到之处？

自己不要恃强逞傲，万一在这阴沟之内翻船，才太划不来，所以目注巴黄，防备他施展别的阴谋，全身功力却有八成，暗暗聚在“七坎穴”上！

巴黄走到“夺魂旗”面前止步，但与对方那种阴森严厉的目光一对，不觉心寒，知道万一所谋不遂，自己弟兄再想逃生，除非日从西起！

右掌伸出，屈指如钩，移近对方胸前“七坎”要穴，但仍不敢骤然下手，又复抬头看“夺魂旗”一眼！

“夺魂旗”傲然相视，嘴角微扬示意他尽管下手！

“毒刺猬”巴黄浓眉双剔，吐气弹指，“哼”的一声，四指猛弹“夺魂旗”“七坎”重穴！这一弹把“夺魂旗”弹得眉头一皱，因为深知这“秦中双恶”巴氏兄弟，虽非自己之敌，但在一般绿林道中已经是佼佼不群人物！分明若有所恃的欣然前来，怎的这“铁琵琶手”一弹，威力太弱，好似与功力差不多的对手过招，保留后劲的企图相似？

“夺魂旗”何等聪明？因对手“铁琵琶手”的功力不强，立时疑云满腹，双睛厉芒一闪，凝视“毒刺猬”巴黄，冷然发话说道：“巴黄，你吃了什么熊心豹胆？敢在‘夺魂旗’面前弄鬼？”

“毒刺猬”巴黄被“夺魂旗”目中的厉芒一扫，吓得退出几步，但突然也自狞声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巴二太爷指下留情，你怎的还不识好歹？我真如要你三更命尽，你决难活到五更，若嫌方才一指，味道不够，你且再尝这手！”

右手猛的一扬，身形似往前欺，但足下却向后倒纵，纵到“活无常”巴玄身旁，厉声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与你巴二太爷，把命拿来！”

“夺魂旗”早知“毒刺猬”巴黄神情诡秘，必有毒计，但见他虚张声势，人往后退，却叫自己拿命来，不由心头电转，揣测对方计将安出？

他就这微一怔神之间，身后毫无声息的吹来几缕尖风，“夺魂旗”知道不妙，但事出突然，闪躲业已不及，只得功行百穴，气贯周身，避重就轻地侧身用左臂迎向飞袭自己之物！

青芒一闪，“夺魂旗”钢牙微咬，左臂连中三根绝非凡铁所制的淬毒飞针，但哼都不哼地，一面运气闭死左臂通心血脉，一面右手疾翻，“秦中双恶”巴玄巴黄，同时惨叫一声，双双各被一根上缠红绸的三寸金针，贯胸而过！

杀却“秦中双恶”以后，“夺魂旗”把一粒灵丹，塞进口内，这时他从自己所中淬毒飞针的打来方向，判明偷袭之人，是躲在那丛丰草以内，咬牙厉声叫道：“熊六，你好大的狗胆，三根淬毒飞针，就想害死我‘夺魂旗’？你外号‘黑手天王’，还不滚出来，让我先剁下你那只黑手，再剁出你那颗黑心！”

草丛之中，果然有条黑影狞笑现身，扬手又是七八缕青芒，以“满天花雨”手法，飞袭“夺魂旗”，但人却从相反方向，急纵飞逃，宛如一缕黑烟，

轻功竟是俊极！

“夺魂旗”有备之下，哪里还怕这种淬毒飞针？右掌微扬，飞针便被无形劲气，震得不知落向何处。

口中并狂笑说道：“熊六，你还想逃？我让你逃出十里，若不能擒回处置，便把‘夺魂旗’三字，自‘乾坤五绝’之中勾却！”

最后一个“却”字才出，那株古树的浓枝密叶之中，突然发出一声清越龙吟，一条人影带着一缕精光，冲天飞起三丈来高，然后掉头飘坠，正好截住自草丛中逃出的“黑手天王”熊六，精光一挥，满空剑花错落，血雨缤纷，那位江洋巨寇“黑手天王”熊六连一声都未吼出，便把颗人头，自脖子上滚落一丈多远！“夺魂旗”本来恨极这暗算自己的“黑手天王”熊六，立意惨杀泄忿，谁知竟被古树上突然现身之人杀掉，不由迁怒此人，黑衣微闪，身形飘进，扬手劈空就是一掌。

那人右手扬起，左手翻掌迎敌，两股劲急无俦的罡风一接，执剑之人，硬被震出三步，但“夺魂旗”左足也往后微撤！

执剑之人，此时身在月亮之下，看出是个二十一二英挺人物，忿然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怎么这样不讲理？我帮你杀人，为什么你反来打我？”

“夺魂旗”自方才那硬对一掌之上，试出这年轻人功力颇高，双眼精光笼住对方，岸然说道：“熊六虽然该杀，但他对我暗算，只该我杀，不该你杀，你是何人？敢在此偷看，并多管‘夺魂旗’的闲事。”

持剑之人，听“夺魂旗”说话如此蛮横，气得俊眉双剔，目射精光叫道：“我是谁？我是天下第二剑。”这“天下第二剑”五字，真把“夺魂旗”蒙住，觉得江湖中下来不曾听说过这个外号，人家只有自诩天下第一，他却要叫天下第二，不由自语诧异道：“天下第二剑？”

自语未毕，持剑人把掌中长剑一举，傲然接口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天下第二剑，你既列名‘乾坤五绝’，总该认识这种宝剑？”“夺魂旗”见他手中那柄宝剑，阔逾三指，长约三尺七八，比普通所用略宽略长，不由恍然顿悟，脱口问道：“你是‘北剑’蒲琨门下？”

持剑人剑光一闪，横护当胸，点头说道：“蒲家剑术冠江湖，我父亲既然天下第一，我蒲铿只好算是天下第二！”说到此处，俊眉倏然又是一挑，向“夺魂旗”傲然问道：“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这熊六你说不该我杀，但我偏偏把他杀了，你又敢把我怎样？”

“夺魂旗”大笑说道：“换了别人，自然一命难逃，但看在你是‘北剑’之子份上，替我把你自称的这柄‘天下第二剑’留下，叫你父亲仗着他那柄‘天下第一剑’，找我取回！”蒲铿大怒叫道：“剑在我手中，你留得下么！”

“夺魂旗”笑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。”

身形一飘，伸手硬夺蒲铿掌中光芒闪闪的奇形长剑！蒲铿缩胸退步，左滑数尺，摇手叫道：“慢来，我不是怕你，因为你今晚左臂中了淬毒飞针，胜之不足为武，明夜三更，你我仍在此处一会。”

“夺魂旗”一笑收手说道：“区区三根毒针，放在‘夺魂旗’的心上，但你是晚辈，我答应给你一天时间准备，明夜三更，彼此准时赴约！”

尾暗落处，人已飘过池水，隐入沉沉夜色以内！

蒲铿“哼”了一声，人也宛如絮舞萍飘，渡过池水！

方百川、谢东阳、上官灵三人，被这紧张场面，吸住心神，直着“夺魂旗”蒲铿，双双隐去，崖下只留着“秦中双恶”巴氏兄弟，及“黑手天王”

熊六的三具遗尸之际，才忽然想起，怎的忘了招呼天痴道长，截住“夺魂旗”，夺回那本关系极重的“达摩尊者”“无字真经”！

正在暗自悔恨之际，茂林之中，闪出那位天痴道长，向崖上把手一招，方百川、谢东阳、上官灵便即往下纵落。

方百川当先一躬到地，哈哈笑道：“廿余载不亲教益，道长松姿鹤骨，依旧当年，方百川则江湖流转，玄发尽皤，灵山岁月与俗世烦忧，始实有仙凡之判！”

天痴道长微笑说道：“方兄何必来甚客套？这一段时间以内，关于济弱扶倾，安良除暴方面，你这‘银须剑客’，远比我们所谓‘乾坤五绝’，有益人群！不过近来一般草泽龙蛇，久蛰思动，恐怕莽莽江湖，又要闹一个天翻地覆，而后才得清平宁静了。”

说到此处，转面向谢东阳笑道：“这位想是谢兄，令徒根骨灵秀，天禀奇姿，有这样一位传人，委实令人可羨可贺呢！”谢东阳忙自逊谢，并想就势请天痴道长对上官灵加以指点，天痴道长又向方百川笑道：“月白风清，我们正好在此长谈永夜，但这三具贼尸，看着令人讨厌，方兄身边带有化骨散么？”方百川笑道：“我身边虽无此物，但‘秦中双恶’，及‘黑手天王’三个贼子囊中，必然均有，我去搜来，即以其人之物，转化其人之骨便了！”

起身在“黑手天王”熊六身旁，搜出一瓶白色药粉，在三具死尸的见血之处，各弹少许，片刻便自化作三滩黄水！天痴道长似是特别喜欢上官灵，把他拉在怀中，但一看他眉心之间，脸色忽地微变，一手替上官灵诊脉，一手在他全身上下，不住揣摸，摸到后来，目中射出奇异光芒问道：“你们又遇见‘夺魂旗’了？这种‘分经错脉’，是他独门手法！”

谢东阳双眉紧蹙，点头示意，天痴道长“哦”了一声说道：“你们沿路乱画‘长尾云拂’，就是要我来替上官灵解除这种……”

上官灵在天痴道长怀中，扬脸叫道：“我被‘夺魂旗’所害，还不要紧，道长借给我的那本小书，我不知道是武林至宝，‘达摩尊者’的‘无字真经’，也借给‘夺魂旗’了。”

这册“无字真经”，武林中人，视为无上至宝，竟未加拼命保护，轻易易易的落入“夺魂旗”手中，方百川、谢东阳事前虽不知情，也觉愧怍，知道天痴道长必然急怒，不由脸上飞红，双双低下头去。

哪知天痴道长并不如所料急怒，闻讯之初，确实怔了一下，但随即神色平和地笑向上官灵道：“你借给他多久？”

上官灵答道：“道长只借给我半年，我当然也只能借给他半年，‘夺魂旗’说是在九月间的‘庐山小天池会’上还我！”

天痴道长微笑说道：“借他半年，就借他半年，我二十多年在阿尔金山闭关苦参，还参不透这部武学奇书，短短半年，料来也不过白费‘夺魂旗’的不少心力而已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心口不由暗想这老道真够滑头，你把自己二十多年参详不透的“无字真经”，借给我半年，做这种空头顺水人情则甚？

天痴道长似乎从上官灵的眼光之中，看到他心窝深处，微笑说道：“你这小鬼，心眼实在太多，因为这种绝世奇缘，可遇难求，我又看你根骨太好，才想借给你半年，试试你的造化怎样，如今既已落入‘夺魂旗’手内，废话休提，你且把这段经过，详详细细说给我听，还是先设法解救你被‘夺魂旗’‘分经错脉’之害为要！”

上官灵把祁连山玉柱峰那段经过，娓娓讲完，天痴道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实在心毒手狠，他借我送给你那粒‘龙虎灵丹’之力，加上独门‘分经错脉手法’，这样一来，你虽然立时功力倍增，但从此只能学他那派武术！而要想把你经脉还原，还必需我与‘南笔’诸葛逸合力，用他的‘坎离指’，和我的‘太玄真气’，先毁去你一身武功，从经脉还原以后，再行从头练起。”

方百川、谢东阳听得不住皱眉，天痴道长说至此处，忽向上官灵问道：“你学过‘金刚指力’没有？”

上官灵微微点头，天痴道长又道：“你凝住十成功力，往这崖壁以上，画它一指！”

上官灵莫名其妙，如言施为！

但这一指划下，不但他自己，连方百川、谢东阳也吓了一跳，崖壁着指，碎石纷飞，居然划出一条深约半寸槽口，果比上官灵平时功力，增加一倍左右！

天痴道长叹道：“废功再练，又慢又难，你不如就学‘夺魂旗’的‘七煞寒灵阴功’，反正武功无分邪正，修为只在一心，学有大成以后，专作好事，不是一样？”

上官灵怒声叫道：“不学，不学，‘夺魂旗’的‘七煞寒灵阴功’，纵有通天彻地之能，我也不学！”

天痴道长点头笑道：“小娃儿很有志气，那我把你介绍给‘南笔’诸葛逸，让他再费十年心力，成全你一身绝世武学好么？”

谢东阳、方百川闻心均不禁心头暗喜，但上官灵却出人意料地，依旧摇头说道：“‘南笔’我也不学！”

天痴道长脸上浮起会心微笑问道：“举世武林之中，功力再无高过‘乾坤五绝’，你不学‘夺魂旗’，不学‘南笔’，却要学谁？”

谢东阳、方百川均以为上官灵这样说法，是想随天痴道长学艺，哪知上官灵又眼凝视中天皓月，淡淡答道：“跟‘乾坤五绝’学艺，一辈子也休想超得过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、夺魂旗！’去！”

谢东阳怕上官灵冲撞了天痴道长，误却绝世机缘，佯怒叱道：“灵儿怎的信口胡言？举世之中，谁能高得过‘乾坤五绝’？”

上官灵大眼一眨问道：“师傅，‘乾坤五绝’的功夫，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谢东阳真被上官灵一下堵得无法回答，天痴道长哈哈笑道：“小娃儿越有志气越好，谢兄不必管他！”

回头对上官灵说道：“你这种想法，并不是没有希望，只要能够渗透那本无字真经，大概再加上十年苦功，就可以超过‘乾坤五绝’！”

提到无字真经，方百川、谢东阳一齐请天痴道长于明夜“夺魂旗”与那自称“天下第二剑”的蒲铿战后，出手夺回，免得万一被他有所领悟，为害江湖，可能无人能制！

天痴道长笑道：“我确实要会会‘夺魂旗’，因为昔年我们这所谓‘乾坤五绝’，东西流转，各惜盛名，除了少数一二人互相交契以外，直到峨眉金顶，较技排名之际，才大家见面！那时‘夺魂旗’也是这样人皮覆面，一袭黑衣，语音冷冰冰的，并时常发出那种嘿嘿阴笑！但廿年久别，就算彼此功行再好，能够自葆真如，不添华发，怎会在声音之中，也听不出半丝老态。何况我看他身材语言，及一切动作之间，有些地方，似乎不太自然，心中略

有疑窦！上官灵，你在祁连山玉柱峰，偷看‘夺魂旗’恶斗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可曾见他用过什么兵刃么？”

上官灵应声答道：“有兵刃，是一枝可以伸缩的风磨铜棍，然后再挂上一面骷髅白骨红旗，绑起一只右手，单以左手应战，那人颇骄傲，武功也蛮不错的‘玉箫郎君’，竟然禁不住他的‘夺魂旗’风，三十六卷！”

天痴道长讶道：“这枝‘风磨铜夺魂旗’，和我的‘长尾云拂’，诸葛逸的‘惊神笔’，‘南剑’蒲琨的‘三指剑’，及‘东僧’醉头陀的‘龙虎细环’一样，均是片刻不离身旁之物，他既有这枝‘夺魂旗’，那就足以证明我所疑不实，仍是当年峨眉金顶，所会之人了！”

说到此处，目注上官灵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是旧？是新？是假？明夜会过自知，我们暂且不谈，关于那本‘无字真经’，你说明夜便向他硬夺？”

上官灵想了一想说道：“假如道长目前不向我要，我想半年后的‘庐山小天池会’上，他如不还，我拼命去抢来还你！”

天痴道长大笑道：“对对对，慢说一本身外之物的‘无字真经’，就是头颅落地，骨肉成灰，也最好不要违背一个‘信’字！我答应借你半年，半年之间，你有权作主，你答应借他半年，则半年以内，不必夺还，你小小年纪，心胸如此光明正大，将来真可能独秀武林，高出‘乾坤五绝’以上呢。”

天痴道长这一夸赞上官灵，却把谢东阳、方百川弄得面红耳赤！

天痴道长见状笑道：“方谢二兄，不必介意，你们夺经之议，原是出于怕为虎添翼，遗祸江湖的一片仁心！我若不是深知那本‘无字真经’，太难参详，权衡轻重，也不会如此说法！谢兄这位高徒，对我实在投缘，明夜别后，彼此浪迹天涯，不知何日再得相见，也如今虽被‘夺魂旗’‘分经错脉’，不能学其他正宗内功，但兵刃掌法，一样能学，我想在这明日清风之下，传他几招，谢兄不怪我越俎代庖吧？”

谢东阳忙命上官灵拜谢，天痴道长含笑问道：“你要达成那种心雄万夫的志愿，毕竟还早，目前不妨先学一两件绝艺防身，所以我才定要教你，你想学兵刃？还是想学掌法？”

上官灵眼珠一转答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太坏，‘北剑’蒲琨之子太骄，我要学剑学旗，将来用剑斗败‘北剑’，用旗把‘夺魂旗’卷上三十六个筋斗！”

天痴道长听得皱眉说道：“你这娃儿，实在难缠！‘乾坤五绝’各有专长，若规定用剑用旗，连我自己也斗不过‘夺魂旗’与‘北剑’，却是怎样教你？”

上官灵笑道：“不要紧，道长教我‘长尾云拂’，碰上‘东僧’醉头陀时，学他的‘龙虎钢环’，再求‘南笔’诸葛逸教我用‘惊神笔’，将来我把三般绝学，融会贯通，加上自己心得，创出一套旗招，一套剑法，还怕斗不过‘夺魂旗’及‘北剑’么？”

天痴道长大笑道：“融诸粹于一炉，然后别创新境，谈何容易！但你既然有此志愿，我又何惜浸淫五十余年的一套‘玄天七十二拂’？来来来，你就用文昌笔代替长尾云拂，我细细教你这变幻无穷的七十二式！”

说完目光一瞥方谢，方百川知道天痴道长之意，起立对谢东阳笑道：“我们在此，徒分上官贤侄之心，且到崖头看看四外月色！”

谢东阳点头会意，与方百川飞身直上崖头，方百川满面歉容叹道：“天痴道长虽然武学绝世，无所不博，但列名‘乾坤五绝’，还是靠他的‘太玄真气’与这七十二式‘玄天拂法’！上官贤侄无心之下，巧得骊珠，福缘之

厚，委实无与伦比！”

谢东阳心头，也觉得安慰已极，但就在这崖下授艺，崖上玩月之间，谢东阳突然觉得耳中传来一丝极细语音说道：“老牛鼻子只会生心暗抢徒弟，不管师傅！谢兄，明天晚上，我也帮你一点小忙，暂时不要对任何人说。”

这种语音之细，简直细到无以复加，但却一字一字地，送入耳底，清晰已极！

谢东阳大惊回身，空崖寂寂，哪有人踪？方百川见他神色不对，诧然问道：“贤弟发现了什么异事？”

谢东阳见方百川仅距自己五六尺远，居然对那语音，毫无所闻，不禁对发话之人，更加钦佩！方百川多年至友，本来不想对他隐瞒，但转念一想，连日所遇异人太多，这一位不知究是何人？万一不遵他所言，明夜不出，岂非扫兴？

所以脸上神色一定，微笑答道：“近来奇人异事，层出不穷，弄得我心理上，到处草木皆兵，杯弓蛇影！风吹叶坠，还当是‘夺魂旗’又来了呢！”

方百川不知就里，也自哑然失笑！二人又在崖头，流连许久，直到曙色微微，星河耿耿，上官灵才算是仗着天赋聪明，把七十二式“玄天拂法”，勉强记住！

天痴道长唤下方谢二人笑道：“方兄未免阅世太深，我这‘玄天拂法’，既肯相传上官灵，还避你们则甚？不过这短短光阴，要记熟七十二式，非专心一志不可，所以也未留你们在侧！如今他手法虽会，分合变化，尚待痛下苦功，我与方兄，廿多年久别，难得相逢，索性不必他往，就在这‘秦中双恶’的茅屋之中，图一日之聚，并为上官灵熟悉熟悉这套拂法便了！”

方百川及谢东阳师徒，当然高兴，方百川并将老友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，三子被害，与“夺魂旗”订约庐山之事告知，恳请天痴道长到时鼎力相助！

天痴道长，慨然叹息一声，并向谢东阳笑道：“谢兄既然也与‘夺魂旗’订约庐山，则心中何必把藉他之力，点开‘三元大穴’一事耿耿于怀？这样好了，彼此有缘，贫道略效绵薄，他替你点开‘三元大穴’，我助你打通‘生死玄关’，将来谢兄‘混元真气’练成，就不算是‘夺魂旗’一人之力了！”

英雄最怕受人恩，谢东阳啸傲南疆，自视何尝不是绝高？如今处处受人恩惠，觉得推又不好，受又不好，脸上讪讪的不知怎样答话？

方百川看透谢东阳心里，含笑劝道：“当初事出意外，谁也不会料到‘夺魂旗’来上这么一手？但贤弟也不必始终为此事烦恼，还是乘天痴道长之鼎力相助，赶紧打通‘生死玄关’，才好在‘庐山小天池会’上，与‘夺魂旗’一分胜负！”

谢东阳知道“三元重穴”，虽已点开，但要想自己打通“生死玄关”，仍须一段时日，只得长叹一声，低头不语，天痴道长遂命他服下一粒自炼的“龙虎灵丹”盘膝静坐，自己则坐在谢东阳身后，伸手贴住他“气海穴”，立时一股温和热力，便自缓缓传入谢东阳体内！

谢东阳本身就是个大行家，赶紧潜神定虑，凝练本身真气，与天痴道长所施助力，内外相合，先任其在“九宫雷府”，“十二重楼”之间，自在流行，等极端精纯凝练，龙虎相调以后，再逆升“玉枕”，慢慢企图把内家吐纳功行中，最为阴闭难通的“生死玄关”冲破！

天痴道长此时也在极端慎重的凝神传力，谢东阳体内气机流转到了什么程度，均所深知，直到谢东阳龙虎调元，气集“玉枕”之时，天痴道长微微

一笑，真力聚加，谢东阳顿觉全身一震，百骸皆舒，知道多年来的莫大心愿，已在这半日之间，达到目的！

虽然“生死玄关”已通，谢东阳依旧闭目凝神，把本身真气，再度流转周身百穴！

天痴道长微微含笑，缩手起立，上官灵急急问道：“我师傅如今打得过‘夺魂旗’了么？”

天痴道长笑道：“还早，还早，你师傅‘生死玄关’虽通，但至少还须朝夕不懈地再下四五月苦功，才可以练成他想练已久的‘混元真气’！”

上官灵一怔道：“那我师傅不是又要找处幽静之处练功，半年之间不能在江湖行道了么？”

天痴道长还未及答，谢东阳双臂一振，全身骨节山响地含笑而起，先向天痴道长深深一揖说道：“谢东阳蒙道长如此费心，再无小成，岂不愧对友好？今夜见识过这场七里山前的龙争虎斗之后，便当觅地潜修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目光微睨上官灵，见他只眉紧皱，不禁失笑说道：“灵儿别急，我不会要你陪我受罪，这段时间以内，尽管随你方师伯游侠江湖，一面试试可有其他遇合便了！”

上官灵急得几乎要哭出来叫道：“师傅，我不是怕陪你，我急的是天痴道长在今夜过后，不知云游何处？‘南笔’不知哪一天才得相逢？我被‘夺魂旗’‘分经错脉’之害，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呢？”

天痴道长笑道：“你师傅不是怪你不愿陪他，陪他反而使他分心，彼此无益，还是跟你方师伯游览四方，等‘庐山小天池会’上，彼此见面的好，你既闯荡江湖，身上不能没有武功所以纵使‘南笔’诸葛逸目前在此，也未便立时用他的‘坎离指’，和我的‘太玄真气’，替你还原经脉，废去一身功力！好在你年龄还轻，半载之约，又不太长，等庐山会后，我带你到天台雁荡之间，找诸葛逸专心为你解除此害！”

上官灵听天痴道长这样说法，才转忧为喜，并因过了今夜，就要与师傅一别半年，竟连天痴道长都不大答理，新学会的武林绝学七十二式玄天拂，也不讨教，只是一直依在谢东阳身侧。

谢东阳见爱徒天性如此纯厚，心中自然快慰，天痴道长与方百川也暗中不住点头！

越是这样惜别伤离，时光越是过得特别快速，转眼之间，明月已上东山，天痴道长向方百川、谢东阳、上官灵三人说道：“我今夜主要目的，仍在观察‘夺魂旗’的身法，究竟是否昔年峨眉金顶所会之人？你们可各觅隐处藏身，不必聚集一起，虽然有我在此，但还是以不露面为最好！”

嘱咐完毕，仍然隐入昨晚藏身的那丛茂竹以内。

谢东阳虽然觉得三人分开，上官灵可能闯祸？但一来持有天痴道长在，二来因昨夜自己耳边传声的那位不知名异人，说是今夜要找自己，并令不可告诉别人，遂命上官灵依旧藏在崖顶，居高临下，即便观看又少危险！

自己也藏身一株古树中腰，方百川则索性不动，就在茅屋之中，穴窗而待！

时到三更，一缕黑烟，一条白影，各自东西飞驰而来，几乎是同时落足茅屋与池水之间，白影不过慢到半步！

“夺魂旗”依旧是那副向来不改的奇异装束，蒲铿则换了一套银白劲装，越发显得英姿飒爽！

蒲铿傲立当场，向“夺魂旗”问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所中淬毒飞针之伤，可曾痊愈？”

“夺魂旗”嘿嘿一笑说道：“告诉你几根淬毒飞针，奈何不了‘夺魂旗’，你在这一日之间，准备了几样蒲琨老儿家传玩意？”

蒲铿傲然叫道：“蒲家一剑，足震江湖，用不着其他武学！”

翻手肩头拔剑，蓄力微震，震得那宽约三指的剑身，青光闪烁，并响起一片隐隐龙吟，目光斜睨“夺魂旗”，神态骄傲已极！

“夺魂旗”“哦”了一声说道：“当年峨眉金顶，蒲琨老儿的那柄‘三指剑’，也不见得胜过其他的‘乾坤四绝’我就不信廿年一别，你们蒲家剑术，便进步得足以震压江湖？”

“湖”字甫出，黑衣一闪，人如电掣风飘，右手骈指点向蒲铿乳下“期门”重穴，但指到胸前，倏然翻腕上扬，便往蒲铿持剑右手的脉门扣去！

蒲铿未防他出手这快，右肩微沉，足下一个盘旋，身形飘出七尺，怒声喝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放尊重些，这样动手，我不和你打！”

“夺魂旗”闻言一怔，停手问道：“动手难道还要规定方法？你要怎么打呢？”

蒲铿弹剑叫道：“蒲家父子，不是江湖俗客，亮你的‘夺魂旗’，会我的‘三指剑’！”

“夺魂旗”阴阴一笑，说道：“空手对剑，我还可以打场过瘾的架消遣消遣，‘夺魂旗’一出，只怕你百合难逃！”

蒲铿慨然向空劈了一剑说道：“蒲铿倘在百招之内落败，不但留下这把家传的‘三指剑’，连这颗大好头颅，也一并交给你！”

“夺魂旗”微哂说道：“我嫌你太傲，要杀杀年轻人的火气，只留下自诩为天下第二的蒲家‘三指剑’就行，谁要你的头颅则甚？”

蒲铿咬牙横剑，见“夺魂旗”自腰间取出一根尺许铜棍，双手一分，长出两倍，然后挂上一幅骷髅白骨红绸，成了面旗帜模样！不由俊眉双轩叫道：“这就是你自以为了不起的‘夺魂旗’么？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“夺魂旗”笑说道：“你不要把你那几手蒲家剑术，看得太重，难道还要我先出手攻你？”

蒲铿连受对方讥嘲，怒聚双眉，一声长啸，“三指剑”突幻风雷，极其平凡的一招“玉带围腰”，疾扫“夺魂旗”小腹，但手腕震力所及，上中下三盘均自密布森森剑影！

茅屋中穴窗观战的方百川，以一柄银鳞古剑，驰誉江湖，对剑术一道，自极内行，看得心头一惊，暗道：“难怪蒲铿如此狂傲，就这普普通通的起手一招，便比自己数十年旦夕浸淫的造诣，高出不少！”

“夺魂旗”不等蒲铿的密密剑影近身，红旗微飘，左旋六尺，口中赞道：“果然不怪你狂，就这起手一招，便抵得过当年峨眉金顶的‘北剑’功力！”

蒲铿冷笑说道：“你也知道厉害，这一招‘玉带围腰’，算得了什么？再尝尝我蒲家独创精研的‘小诸天风雷三剑’！”“三指剑”随着说话尾音翻起，“剪云裁月”“电扫霆奔”“日月经天”，三招回环并发，一招狠似一招，一剑快似一剑，光摇冷电，声郁风雷，丈许方圆以内，剑尖万点，剑影千重，委实令人目眩神摇，闪无可闪，避无可避！

“夺魂旗”也真想不到蒲铿所学“北剑”蒲瑶的家传剑法，精到如此地步？就这轻视对方，稍不留神之间，身形立被“三指剑”的漫天剑气圈住！

尚幸功力太深，“夺魂旗”红绸旗影，急展连飘，险煞人的蒲铿最后一招“日月经天”，拦头狂扫之下，脱出危险，纵身两丈以外！

崖顶藏身的上官灵，看见这种情形，心中不由暗诧，难道“夺魂旗”真个因为昨夜受了淬毒针伤，功力似比祁连山玉柱峰腰，戏弄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之时，打了一点折扣！

蒲铿施展“小诸天风雷三剑”得利之下，仰天狂笑说道：“名震江湖的‘夺魂旗’，原来不过如此？可见得蒲家剑术……”言犹未尽了，“夺魂旗”业已纵出两丈的身形，竟然点地即回，黑衣微闪，卓立蒲铿面前六七尺远，脸上冷冰冰方不发片语，只自力聚“夺魂旗”，骷髅白骨红绸骤展，对准蒲铿，重重地一拂！蒲铿得意狂笑之下，一股令人窒息的极强罡气，带大片走石飞沙，便自迎头盖脸的狂涌而至！

不仅大意失神，那股威势，也委实难挡，蒲铿左掌打出一股劈空掌力，略阻夺魂旗风，足下也使“大力金刚拄地身法”，但仍登登登一连退出四五步去！

这样一来，谁也不敢再肆骄狂轻敌，两人哑口无声，交换了惊奇一瞥，揉身互进，“三指剑”，剑剑惊魂，“夺魂旗”，旗旗险绝，茅屋之前的六七丈方圆空地之上，弥漫了暮天剑影，和匝地旗风，看得古树上、茅屋中、以及崖顶的谢东阳、方百川、上官灵三人眼花缭乱，叹为观止！

两人越斗越狠，越斗越险，展眼间便是五十来招，“夺魂旗”一面心惊蒲铿所得“北剑”蒲琨的家传剑术，竟然如此精妙，一面暗想自己若单凭“夺魂旗”旗招，恐怕难在百合之内，使对方长剑出手。

看蒲铿年岁，不过三十出头，剑法虽妙，内家真力方面，决不会再如自己精纯，何不试他一掌再说。

念头打定，“夺魂旗”红绸飘起，卷向蒲铿宽约三指的奇形长剑！

蒲铿此时觉得自己家传剑术，并不弱于“夺魂旗”，雄心又起，故弄险招，顺着红绸一卷之势，脱手抛剑，但人随剑起，左手抄住剑柄，“反臂降龙”，一剑生风，倒劈而下。但“夺魂旗”红绸才卷，左掌已自凌空劈出！

蒲铿左手剑“反臂降龙”，刚刚劈下，排山倒海般寒飙劲气，已到胸前，自然不敢攻人，急忙回剑防身，右手也是一掌住去！

“夺魂旗”功力本就高出一筹，何况蒲铿仓促应变？又是身在凌空，自然更为吃亏，心神一震，眼前微转金花，硬被“夺魂旗”的寒劲掌风，震出八九尺远！

得理之下，谁也不再饶人，“夺魂旗”乘蒲铿站足未稳之际，跟着又是一掌劈空击出！

蒲铿因来不及闪避，只得咬牙挥掌再接，“砰”然巨震，震得蒲铿心头狂跳，身躯摇摇，足下拿桩不住，又往后退了几步！

他是“北剑”之子，自然见识过人，知道自己弱点已为对方发现，“夺魂旗”顶多再跟踪连击两掌，自己必然毁在这七里山下！

尚未想出对策之际，“夺魂旗”的黑衣人影，又如电掣一般的飘到身前，但这次却出于蒲铿的意料之外，未曾凌空吐劲，只把“夺魂旗”红绸微拂，引开蒲铿眼神，左手三指疾伸，一下便自撮住对方剑脊！

蒲铿正奇怪对方何不乘胜再发内家重手？但剑脊被“夺魂旗”撮住，才慨然悟出“夺魂旗”处心积虑仍想去夺自己掌中的家传长剑！

这柄剑关系“北剑”盛名，蒲铿拼着人亡，也不肯使剑出手，竟放弃一

切防护，蓄足真力往回一夺！

“夺魂旗”鼻中微嗤，三指钳剑，稳立如山，当然指上也已贯注了十成真力！

两位方今武林中第一流的内家好手，互较真力之下，而“夺魂旗”是三指钳剑，略为吃亏，蒲铿又放弃一切防守全力硬夺，正好两下扯平！但吃不消的却是那柄精钢百炼的“三指剑”，“格崩”一声，剑从中断，剑尖在“夺魂旗”手中，剑柄在蒲铿掌内，两人并因全力争夺，必然失均，一齐往后闪了半步！

“夺魂旗”“哼”的一笑，蒲铿却面若死灰地倒纵出一丈多远，倏地一双俊目之中，喷出熊熊怒焰，注视“夺魂旗”，切齿恨声叫道：“蒲家‘三指剑’，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，蒲铿失手毁剑，索性把这条性命，再交给你！”

“夺魂旗”闻言以为蒲铿还要拼命，方自微微一晒，欲待对他讥嘲几句，忽然神色一震，黑衣轻飘，便往蒲铿身前纵去！

原来蒲铿平素高傲已极，失手落败，羞愧难当，把话交代以后，竟然回过半截断剑，便往自己的心窝戮去！

“夺魂旗”见状，不愿与“北剑”结怨太深，所以想去救援，但黑衣才飘，那丛茂竹之间，突然竟似比他更快的吹出一股劲风，并闪出一条人影！

劲风吹向“夺魂旗”，人影闪向蒲铿，“夺魂旗”一听那“呼呼”劲响，便知来者不凡，顾不得再救蒲铿，黑衣大袖一飘，迎着袭来劲风，猛拂而出！

两股劲风交接，“夺魂旗”心神一震，右足微移，闪眼看出来人是个身穿破烂道袍的瘦小中年道士，正是与自己一同列名“乾坤五绝”的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！

天痴道长也未想到蒲铿竟会突萌死志，出手救援得略晚须臾，人还未到，半截断剑已戮中胸口！

不由眉头深皱，舒掌遥推，尚幸这是下半截断剑，不是剑尖，蒲铿奋力一戮，破衣肉不过三分，天痴道长的掌风即到，手腕被柔力一撞，断剑裂肉而出，胸前白衣之上，立时满布淋漓鲜血，人也又惊又痛地猝然晕倒！

天痴道长向茅屋举手一招，方百川闪身出屋，把蒲铿抱进室中，敷药疗治。

来了个天痴道长，“夺魂旗”已觉惊奇，又见方百川自茅屋之中现身，双睛的炯炯寒光，不由向四周电瞥！

天痴道长冷然发话说道：“蒲琨老儿，只此一子，倘若在这七里山前，有所不幸，必然亲下燕山，仗剑寻仇，是不是要酝成一桩武林之中的无边浩劫？”

“夺魂旗”面对同辈齐名的天痴道长，虽然狂态稍收，但神色依然极傲地答道：“我杀‘黑手天王’与‘秦中双恶’，谁叫他出来多事？”

天痴道长摇头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二度出世以来，恶迹如山，西北武林中人，谁不欲得而甘心？蒲铿不过出手杀一个暗算你的恶贼熊六，哪里能算多事！”

“夺魂旗”厉声叱道：“天痴道长，你不要含血喷人，‘夺魂旗’二度出世以来，怎会恶迹如山，我做了些什么坏事？”

天痴道长屈指数道：“峨眉金顶毁去其余‘乾坤四绝’表记，独留‘夺魂旗’；吕梁山惨杀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三子；‘白龙堆’上害死守一道长、

智静禅师、‘长白八雄’、‘钱塘双杰’；以强迫手法，替上官灵‘错脉分经’，并在他手中骗去我的‘无……’”

“夺魂旗”不等天痴道长话完，便即愤然叫道：“天痴老道，你既听信恶意流言，对我诬蔑，‘夺魂旗’百口难辩！如今若想动手，我也奉陪，不然你等那蒲铿醒后，约他父子齐到东海‘普陀洛伽’附近的‘长生矶’上一会。”

天痴道长略带诧异声问道：“‘长生矶’？难道那整天泡在酒中的醉和尚，会帮你忙不成？”

“夺魂旗”点头傲笑说道：“醉和尚人醉心不醉，口醉眼不醉，不像一般有头无脑，有眼无珠，你既同意此约，‘夺魂旗’尚有要事待办，我告别了！”

黑衣下摆，方自略飘，天痴道长同道：“到‘长生矶’上，去看看廿多年未见的醉和尚也好！但地点虽有，时间未定，我叫蒲家父子，哪一天才去找你？”

“夺魂旗”也不禁失笑，微一沉吟说道：“海上月色极佳，干脆就是中秋后一日，醉和尚，痴道长，蒲老儿父子，再加上我这人人认为凶恶的‘夺魂旗’，开它一场‘东海长生矶盛会’，倒也不错！可惜‘南笔’诸葛逸，毫无音讯，不知是否仍在人寰？‘乾坤五绝’，再度较功，少他一枝‘惊神笔’，未免减色不少呢？”

说完向天痴道长，把手微拱，便如一缕黑烟，斜往崖顶方向纵去！

上官灵本已恨极“夺魂旗”，又知他明明作了那么多坏事，竟还不肯承认，越发气涌心头，见黑影正自头顶纵过，不由一举“紫飞花”，崩簧响处，漫空都是怒射狂飞的紫色星雨。

但崩簧一按，想起“夺魂旗”虽然太坏，自己应该将来学好武功制他，在暗中下手，未免太不光明，所以又急得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快躲我的‘紫飞花’……”

他是先按崩簧，然后发话，“夺魂旗”做梦也未想还会伏有一个十四五岁幼童，并不惧盛名，出手招呼自己。

“格登”一声入耳，全身已罩在漫空怒射的紫色飞花以下。

身在半空，暗器面积又广，“夺魂旗”知道避无可避，急忙引袖拂出一股劲风护住面门，其余则功运全身，任凭那件黑袍之上，挂满精光闪烁的紫色飞花，侧脸盯了上官灵一眼，毫未停留地落向草木深处，飘然而逝！

天痴道长真怕上官灵激恼“夺魂旗”突下辣手，所以见空中紫色星花一现，也便赶上崖顶。

上官灵不知自己这种极为霸道的暗器，并伤不了“夺魂旗”，见天痴道长赶来，满脸羞愧之色说道：“道长，‘夺魂旗’挨了那多的紫飞花，死得了么？我虽然恨他，也不该暗下毒手，从此以后，我不再要这种不光明的暗器了！”

噘着小嘴，竟把手中的“紫飞花”弩筒，掷在崖下！

天痴道长拉着上官灵一同飞身下崖拾起“紫飞花”弩筒，依旧替他揣入怀中，轻抚上官灵肩头说道：“小娃儿的心地，确实极好！但任何兵刃暗器，全着使用人的心正则正，心邪则邪，何况这是你们师傅的半生心血所制，怎好随便抛弃？至于‘夺魂旗’功行百穴，体逾精钢，漫空飞花，不过替他那件长衫之上，加点装饰，根本毫发无伤，你不看他行时身法，依旧是极其的

轻灵快捷么？”

上官灵听天痴道长说到师傅，忽然讶道：“道长，‘夺魂旗’已走半天，我师傅怎的不见出面？”

天痴道长也觉微诧，正待转身向古树上招呼谢东阳之时，茅屋以内，闪出一条白影，纵林木梢头，电疾而逝！

方百川也自屋内追出，向天痴道长叹道：“道长，这位蒲朋友，实在脸皮太薄，心性太傲，他因羞于见你，请我转谢救助之德，并说他业已听见双方所约的时间地点，到时定然仍以一柄‘三指剑’，争回蒲家盛誉！”

天痴道长摇头说道：“天下无论甚事，过刚则折，这蒲铿武功颇过得去，就是性情太暴，遇上‘夺魂旗’一类阴柔对手，亏还有得吃呢。”

说到此处，转面对谢东阳藏身的几株古树叫道：“谢兄怎的还不下来？此间事了，贫道也要告别，跑趟雁荡天台，约‘南笔’诸葛逸一同参与中秋后一日‘东海长生矶’‘乾坤五绝’的重聚盛会！”

天痴道长语罢，树上依然寂静无声，方百川、上官灵知道又出岔事，同自心头猛的一惊。

上官灵师徒情深，首先龙行一式穿上树巅，但一连找遍几株大树的密叶浓枝，也未发现谢东阳的半点踪迹。

他不知师傅，有甚不幸？正自急得几乎要掉下眼泪来时，忽然破涕为笑，伸手斫下一段粗如人臂树干，带枝带叶地拖到天痴道长面前，睁着两只大眼问道：“道长，你看这表记是真的么？我师傅是不是跟他走了？”

天痴道长因自己在这场，居然有人把谢东阳引走，而毫未发觉，不禁又惊又怒，两道长眉剔处相光一瞥树干，竟然也自化怒为喜，哈哈笑道：“是他！是他！这才真叫着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廿年久别，想不到酸秀才的那种刁钻古怪，依旧一成不变！你师傅一定被他引走，但吝见我这故人一面，却是大不应该的呢！”

原来树干之上，被人用指甲之属，划了一只大笔，两旁并有题诗，上句是“名排西道东僧后”，下句是“家在天台雁荡间”。

字体上句草字，下句隶书，虽系指甲所划，依然气势雄劲龙蛇飞舞！

天痴道长并伸手摘下一片树叶，树叶上也划着几行极细字迹，写的是：“你爱徒弟，我帮师傅，雁荡龙湫大瀑之下，以五年陈酒，与痴道士畅叙廿年阔别！”

方百川见谢东阳竟随“南笔”诸葛逸而去，知道对他欲练“混元真气”一事，必然大有助益，心中颇为高兴的向天痴道长笑道：“道长雁荡之行，方百川、上官灵可否附骥？一来瞻仰瞻仰名满步林轻易难见的‘南笔’风仪；二来你们乾坤双绝合力，正好对上官灵成全一下。”

天痴道长摇手笑道：“我早说过为上官灵还原经脉，废功重练一事，不必急在目前！何况诸葛逸外表随和，其实性情极怪，他既知此事，未曾自动出手，或有其他深意，我跑趟雁荡大龙湫，当可知晓！好在‘东海长生矶’，‘庐山小天池’两地会面之期，均不太远，到时我或者也把诸葛逸拉来，他见了上官灵小鬼这等姿质，定然乐于成全，我先向上官小鬼透个底细，异日诸葛逸若肯传你‘惊神笔法’之时，别的不要学他，一定要磨着他教那融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于一炉的‘生花七笔’！”

上官灵本来就是用一枝文昌笔，作为兵刃，但听说“南笔”诸葛逸竟能把汉赋唐诗宋词元曲，融于武学之中，命名为“生花七笔”，不由暗暗记在

心头，觉得有趣已极！

天痴道长又向上官灵道：“你暂时凭我所传的‘玄天七十二拂’，及‘夺魂旗’为你‘分经错脉’的所长邪功，除了遇上特殊罕见高人，对于一般江湖道，业已足可应付，等东海庐山两次会后，我再设法相助，如你心愿便了！”

说完以后，向方百川微一摆手，宛如平步凌虚般的窜上崖头，含笑而别！

方百川目送天痴道长背影，出神良久以后，向上官灵叹道：“这小小一座七里山前，居然连现‘夺魂旗’‘西道’‘南笔’及‘北剑’之子踪迹，可见得莽莽江湖，劫难方多，我们卷入这些莫明奇妙的漩涡之中，热闹还有得看呢！”

二人感触一番，上官灵骤然之下，便与多年相依为命，情如父子的恩师分别，心头更是黯然，累得方百川又复哄他半天，才照原计，扑奔吕梁山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之处！

但等老少二人风尘仆仆的赶到吕梁山，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业已是奄奄一息！

原来“夺魂旗”连杀常子俊三子，声明有事他去，三月以后再来，常子俊知道“夺魂旗”凶残无比，不愿连累友好，但他幼女常碧云担忧老父安危，暗暗通知了几位至好伯叔，大家略为安慰常子俊，便四出约人，至期相助！

也许是“夺魂旗”凶名太甚，竟无人愿蹚这种浑水，常子俊眼看三月限期，越来越近，遂催促爱女碧云离此避祸，留自己一人，与“夺魂旗”以死相拼，免得常氏门中根苗尽斩！

但碧云姑娘哪里肯舍老父而去？常子俊只得把心一横，谢绝友好相助，并尽遣家人，父女闭门不出，静等待期与“夺魂旗”，生死一搏。

这种情形以下，自然度时如日，度日如年，常子俊一面伤心三子齐亡之恨，一面心疼最喜欢的幼女，在不久将来，也难逃惨死，积郁伤肝，终于病倒！

常碧云姑娘虽然衣不解带，亲侍汤药，并效法古人割股疗亲，但这位老英雄，似天年已终，毫无起色，越病越觉沉重！

方百川、上官灵赶到之日，常子俊已命悬顷刻，气若游丝，急得那位纯孝性成的碧云姑娘手足无措，只有伏在爹爹病榻之前，哀哀恸哭！

方百川一进常子俊所居，就觉得情形不对，除了后宅传来的凄切啜泣之声以外，静悄悄、冷清清地毫无人迹。

他与常子俊是多年刎颈之交，看见这种情形，还以为“夺魂旗”不顾信义先来，老友已遭毒手！

须发皆颤地赶到后宅，见非所料，胸中稍觉一宽，但看老友常子俊骨瘦如柴，颧红似火，双眼神光已散，两月多来的小别，一位盖世英雄，竟被病魔折磨到了这般地步，又不由心头奇酸，握着老友的一双枯手，凄然泪落。

常子俊看见方百川到来，双眼之中，居然射出一些带有希望的兴奋光芒，颤抖着嘴唇，胸头起伏，似乎要想挣扎说话！

方百川喂了老友一粒自炼的益气灵丹，含笑说道：“常大哥且请安心养病，‘夺魂旗’已不足惧，我远去南疆，约好了‘乾坤五绝’之中的‘西道’天痴道长，到期定来相助！”

常子俊口中呵呵几声，也不知听见方百川所说与否？看情形仍似有话要说！

急得常碧云在老父耳边，带泪说道：“爹爹，你听见没有，方伯父请来

‘乾坤五绝’中的‘西道’天痴道长助阵，我们不怕‘夺魂旗’了！”

常子俊目注爱女，微微摇头，喉中并作痰响！还是方百川处世经验丰富，看出老友油尽灯干，即将撒手尘寰，这种情形，似是有甚遗言？要想交代！

遂目含痛泪地又喂了常子俊一粒灵丹，慢慢扶起他上半身，倚在自己怀中，左手贴住常子俊后心，略传内功，助他气力，强忍心酸，和声问道：“常大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愿，要想交代？”

常子俊连服两粒益气灵丹，如今又得方百川内功助益，勉强出语成声，断断续续说道：“方贤……弟……愚兄别……别无所……托，只有这幼女……碧云……望……你视……如……己出……保全我常……常氏门……中……一点弱……弱息！但我……我至死……不……不明……白……‘夺魂旗’与……我有……甚……深仇……怨……！”

常子俊断断续续地说至此处，上官灵忽然想起“夺魂旗”在祁连山玉柱峰腰说的一句话来，向方百川问道：“方师伯，你与‘夺魂旗’把吕梁山之约，改在庐山之时，‘夺魂旗’不是曾经咬牙切齿地，说是十年前被常老英雄，害得好苦！‘乾坤五绝’不出江湖，已有廿年，常老英雄又怎会在十年以前，和‘夺魂旗’结下梁子的呢？”

上官灵这一提，方百川也觉得“夺魂旗”的确曾有此语，那位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，闻言以后，睛中射出一种警异神色说道：“十……年以……前？哦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明白……白……了他不是……”

方百川、上官灵、常碧云三人，见常子俊居然想出什么有关“夺魂旗”的隐秘之事，正在倾耳静，突地常子俊中浓痰一涌，白头一垂，竟在老友怀中，溘然长逝！

常子俊蓦然气绝，不但碧云一声惨叫“爹爹”，立时晕倒，连旁边站的上官灵，也跺足纵声，号啕大哭！

方百川何尝不是凄然泪落？等他轻轻放好常子俊尸身，唤醒常碧云，那上官灵仍在大哭不已！

常碧云三兄齐死，老父又亡，好好一个家庭，被“夺魂旗”害得如此凄惨，哪得不伏在老父尸旁，哀哀欲绝？

但巾帼英侠，毕竟与普通深闺弱女，大不相同，经方百川一番劝导，竟自热泪全收，振起精神料理老父的身后之事。

上官灵因比常碧云约小半岁，一口一声云姊姊的，两人混得极其相投。

直等常子俊灵棺入土，方百川也不愿常碧云独自居留这伤心断肠之地，遂告知二小，准备衣物，明日启行，仍按原计往东海游侠，并在中秋后一日，参与“夺魂旗”“北剑”蒲琨之子的“长生矾”之约！

上官灵等方百川安歇以后，偷偷把常碧云约到后园，目光凝注常子俊那三尺新坟，两只大眼之中，含泪欲泣。

常碧云见上官灵这副神情，低声问道：“灵弟弟，你怎么这样伤心？我还忘了问你，那天我爹爹去世之寺，你为何哭得比我还要难过？”

上官灵自眼角流下几颗泪珠，滴在胸前，悲声说道：“我在玉门关外白龙堆上，一次看到十二个死人，并不觉难过，及有甚可怕，但那天见常老伯及云姊姊被‘夺魂旗’害得那般凄惨，心里充满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好像若不放声大哭，便会把我憋死似的。”

说到此处，又看了常子俊的坟头一眼，向常碧云问道：“云姊姊，你不想替你爹爹，和你三个哥哥报仇么？”

常碧云虽仅十五六岁，但极其懂事，这几日强忍悲怀，装出一副英风豪气，如今被上官灵勾动心底深仇，泪珠顿时滚滚而落，抽出一方罗巾，搵泪说道：“灵弟弟，你最好不要再提这令我心伤肠断之事，我怎么不想报仇？明天不是就要随你们去往‘东海长生矶’，及‘庐山小天池’，找‘夺魂旗’拼命么？”上官灵摇头说道：“云姊姊，报仇不是拼命，你只有一条命，‘夺魂旗’本领太高，我们如今决打不过他，万一拼死以后，常氏门中的老少四口深仇，岂非永沉海底？”

常碧云被他说得一怔，望着上官灵问道：“那怎么样？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先学功夫？方伯父也打不过‘夺魂旗’，跟谁去学？”

上官灵说道：“他们都说当今武林之中，无人能超过‘乾坤五绝’，而‘乾坤五绝’以内，又数‘南笔’最高！我知道‘南笔’现与‘西道’，都在雁荡龙湫大瀑之下叙阔！‘西道’天痴道长并说‘南笔’诸葛逸，将来可能会教我一套最精妙的‘生花七笔’，我和你一同悄悄跑趟雁荡，向‘南笔’说明‘生花七笔’我不要学，叫他教你好了！”

常碧云虽然见上官灵说得一厢情愿，天真可笑，但因久震“西道”“南笔”之名，听说天痴道长与诸葛逸全在雁荡大龙湫左近，也自怦然心动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们悄悄跑趟雁荡，方伯父不要急死了么？”

上官灵笑道：“我留张字条，就说我们先去东海一带，等我把你送到雁荡，再到东海找他，最迟到中秋后一日，便可在‘长生矶’相见，有甚要紧？”

常碧云被他讲得雄心勃勃，遂悄悄收拾行囊，由上官灵留柬禀告方百川，谎告姊弟二人，先往东海游侠，便即下吕梁山而去。

上官灵满口大话，要把云姊姊送到雁荡，但一出吕梁山，因初到中原，连东西南北，应往哪一方走，都不知道。

常碧云见他那种搔头无措的神情，不由又好气又好笑的说道：“雁荡既在浙江，浙江靠海，我们往东南方走，总不会错！不过我现在有点怀疑，灵弟弟，‘西道’‘南笔’真个全在雁荡大龙湫么？”

上官灵急得满面通红地叫道：“云姊姊！我不过初到中原，不认识路，你怎么疑心我会乱骗你呢？”

遂把一路经过，完全说给常碧云听，常碧云也就深信不疑，二人向东南飞赶。

大概跑了十天左右，也不知越过多少峻岭绝峰，到了什么所在。

当地形势极为奇特，四面全是些刺天高峰，当中不太大的一潭山泉，泉水仿佛甚深，但极其清冽甘芳，饮食令人心形一振！

常碧云、上官灵因不识路途，只认准东南方前进，走到前途，被高峰所阻，无路可通，一赌气索性翻过峰头，才发现这潭山泉，周围茂林修竹，间以红紫山花，风景极美！

上官灵乐得叫道：“云姊姊，你看这地方多美！泉水也极其好喝，今天太阳已经落山，我们明天再走好么？”

常碧云见夜色渐起，一钩新月，已挂斜空，自己也颇爱这四山环峙，一镜亭泓的清幽景色，遂含笑点头，两人用泉水就着干粮，饮食以后，上官灵抽出自己的“文昌笔”来，把学自天痴道长的七十二式“玄天拂法”，一式一式地练给云姊姊看，叫她好生记住！

常碧云是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爱女，一身武功虽比不上上官灵，但也不太弱，看出“玄天拂法”，神妙无方，颇为感激灵弟弟的这番情意，悉心默

记！

但上官灵才练到二十来式，便倏然收手，轻轻跃到常碧云身旁，向她附身低声说道：“云姊姊，你看那座高峰的一片峭壁之上，爬下来一个甚么东西？”

常碧云顺着上官灵手指看去，只见离自己右方二三十丈远处的一片峭壁之上，有一只全身金红相间，似猿非猿的怪兽？缘壁而降，动作快捷已极！

刹那之间，便已援落那千寻绝壁，向二人这面，飞跃而来！

常碧云知道这种罕见怪兽，定极猛恶难斗，遂悄悄一拉上官灵，隐在密树之中，屏息往外偷视！

那怪兽行动迅捷得无与伦比，二三十丈距离，展眼间便到面前，果然形似巨猿，脑后披着长几及地的金红长发，两只前掌，极其肥大，金睛如电，顾盼生威！令人一看便知灵敏猛恶，决非凡物！

似猿非猿怪兽，到了那潭泉水之间，好像高兴已极，出声欢啸，一蹦便是五六丈高，蹦了半天以后，才伏在潭边，低头饮水！

上官灵在密树中看得也觉骇然，暗想自己轻功能窜三丈五六，已算不错，若与这怪兽比较起来，却连一半也赶不上！

猿形怪兽把水喝饱以后，依旧扑奔来路，上官灵、常碧云因猜不透怪兽为何这样高兴？尾随那金红相同的背影看去，只见它猿登上峭壁半腰，坐在一块突出的崖石以上，便不再动！

上官灵胆大好奇，向常碧云低声问道：“云姊姊，这只金黄色，头发极长的怪猴子，那样高兴之故，定是崖石上有甚么特殊东西，你敢不敢和我过去看看？”

常碧云听上官灵这样说，怎肯示弱？点头说道：“去看就去看，但这只怪兽，力大身轻，若凭武功，我们可能斗不过它？我准备独门暗器‘太阳神针’，你也把你的‘紫飞花’，取在手边备用！”

上官灵虽然点头应诺，但他因上次用“紫飞花”差一点伤了“夺魂旗”，心中惭愧，认为这种暗器过份狠毒，立意今后不到生死关头，决不再用，所以口中唯唯，其实并未取在手内！

二人悄悄前行，等到了峭壁切近，却不禁相顾苦笑。

原来猿形怪兽所坐的那块崖石，远观不过稍为突出，但到达近前，才知突出甚多，石上情况，及那怪兽身形，反而全看不见！

而且突石离地，足有四十余丈，并系自外向内倾斜，除非怪兽那等灵物的天赋本能，再好的壁虎功，游龙术，也无法揉升到那突石左近！

但上官灵天生拗性，一件事若未做到，心头难过已极，悄悄向常碧云说道：“云姊姊，我要是看不见这只长头发怪猴子为甚么那样高兴，心中总觉得不太舒服，云姊姊，你陪我绕上峰顶，从上面往下看看好么？”

常碧云一是不忍拒逆上官灵之意，二来自己何尝没有好奇之心？遂含笑点头，握着“太阳神针”针筒，与上官灵自右侧方，三四十丈以外，援登峰顶！

等到了峰顶，再蹑足潜踪地绕回突石上方，伏在丛草之中，微微伸头，往下细看！

这时天空虽然月仅如钩，但万里无云，清辉普照，突石上的一切倒也看得清清楚楚！

那只长发猿形怪兽，蹲在突石中央，两只金睛，精光炯炯地注定石上靠

崖壁的一株小草！

小草色呈黑绿，形状似兰，但仅有三叶，中心挺生一茎，茎上结着一个比橘子略小的金黄异果！

这些均不足异，最奇怪的是怪兽蹲伏之处，竟有人用鲜血在石上画了一个长发女鬼的恐怖面相！

常碧云一见这用鲜血画的长发女鬼面相，就仿佛觉得以前曾听爹爹说过，但究竟是何用意，却又偏偏一时想不起来！

上官灵却根本对这血画女鬼面相，未加理会，只略一忖度崖顶距离突石，不过十五六丈，又有藤蔓之属，足资攀援，遂手握一枝较粗山藤，向常碧云附耳低声笑道：“云姊姊，这种事情，我听师傅说过，灵物怪兽所守护的东西，决非常物！姊姊在上面接应，我去把那个金黄果子抢来，送给你吃！”

说完根本不等常碧云回答，腰间使劲，一窜一翻，便已顺着山腰，降下两丈！

常碧云未防他说走就走，一把未曾抓住上官灵，同时那用鲜血画的长发女鬼恐怖面相，是何来历？也已突然想出！

正息急得“哎呀”一声，要想止住上官灵，不要轻身犯险，并树强敌之际，月光以下，突然发觉身后多了一条黑影！

大惊之下，蓦一回身，只见七八尺外，又是一只与崖下突石所蹲同样形状的怪兽，正伸着两只利爪，对自己作势待扑！

危机一发之间，常碧云不遑多想，纤指按动手内的“太阳神针”针筒机括，顿时漫空金线横飞，那只奇形怪兽，首当其冲，面门上中了十来根“太阳神针”，厉吼一声，便即倒地！

但这只怪兽，才死在独门暗器“太阳神针”以下，常碧云突觉脑后又起疾风，还未来得及回头，咽喉已被一条毛茸茸的长臂掐住！

常碧云知道不妙，方待运气强撑，鼻中突然又闻见一股令人神清气爽的浓郁奇香，身形便被那只毛茸茸的长臂挟起，凌空往崖下飞落！

原来上官灵一援藤降落，崖下石上那只怪兽，便已发觉，凶睛闪烁厉芒，正欲扑人之际，便听崖上发出一声厉吼！

同伴遇难，自然关心，怪兽顾不得先扑上官灵，身形微长，在峭壁上两个起，便自扑上崖顶，意图抓裂常碧云，为同伴报仇泄愤！

但方将常碧云咽喉挟住，崖石上守候多年的异果，突然成熟，发生浓香！怪兽性本通灵，想起还有一个敌人，不要被它捡了便宜，遂顾不得先行害人，急忙挟着常碧云，自崖顶凌空纵落！

上官灵此时本已援下十一二丈，但见怪兽金黄色身形一晃，窜上崖顶，生怕常碧云不敌遇险，遂暂时打消抢那金黄异果之念，又往回翻，欲与常碧云合力斗兽！

刚刚回头，尚未援到一丈七八，金黄的浓香已起，怪兽也挟着常碧云，自崖顶纵落！

上官灵见云姊姊被怪兽挟在胁下，以为业已遭了毒手，不由目眦皆裂，双足一踹崖壁，身形也自凌空扑向怪兽，默凝内家真力，右手照准怪兽后背，一掌击去！

前文曾经交代，他自被“夺魂旗”“分经错脉”以后，功力增加几达一倍，这一掌又是急怒之下，出了全力，自然非同小可！但未曾料到怪兽除了一二处要害以外，周身皮骨，坚逾精钢，背上挨了一掌，根本毫不在乎，左

爪趁势反臂一圈拦腰挟住！

第三章云台双恶

不过常碧云是被掐住咽喉，此时业已闭气晕绝，上官灵则系左手连腰被挟，右手仍可自由活动！

这种情况以下，只有拼命！上官灵见怪兽不怕内家掌力，伸手入怀，想摸自己的文昌笔，但文昌笔挂在左肋，已被怪兽挟住，只摸出玉箫郎君潘午送的那把匕首，遂不顾一切地向怪兽背后，用力掬下。

当初谢东阳曾经试过这柄匕首锋芒，指头粗细的铁棍，尚且一削便断，怪兽皮骨再硬，到底总是血肉之躯，硬吃上官灵一匕首掬透心窝，哼都不哼地，便自四五丈高之处，凌空跌落那块突石之上！

怪兽虽死，上官灵也被它脱手甩出，跌得脏腑翻腾，眼前乱转金花，知道内伤不轻，可能性命难保！

但他恰巧被甩到三叶一果的奇草旁边，鼻中闻着那种浓郁异香，突然觉得脏腑不再翻腾，竟似并未受甚伤害！

心中狂喜，一跃而起，纵到怪兽身旁，只见自己的云姊姊，摔得头破血流，鼻中已无气息！

上官灵心中一酸，泪如泉滴，但忽然想起自己方才也是受震过巨，自觉垂危，却在闻了那种浓郁异香的片刻以后，便告无恙！香味既有如此灵敏，那枚金黄异果，也许更会有什么起死回生之力！

心念想到此处，立又纵回奇草之前，这时那种浓郁异香，业已较前略淡！

上官灵心紧救治云姊姊，伸手便摘那金黄异果，那知果皮极薄，触手便破，果中乳白浆汁，立时外溢！

上官灵知道这枚异果，定是什么稀世灵药，生怕被自己平空糟蹋，只得低头就着裂口一吸，把那果中一包乳白色的清香甜汁，完全吸在自己嘴内！

满含一口果汁，跑回常碧云身边，慢慢度进云姊姊的樱唇，并用真气略助她呼吸，但直等果汁度完，常碧云依旧晕绝，毫无醒转迹象！

上官灵心力皆尽，眼看云姊姊无法回生，正急得要哭之时，突然崖顶有个清脆语音，说了一声“不好”，三条人影，在峭壁之间，宛如泻电流星般的凌空而降！

先落地的，是一个长发齐腰，三十左右的黑衣美妇，后面跟着两个青衣少女，似是美妇的侍婢模样！

黑衣长发美妇身落突石以后，先走到那株奇草之前，见金黄异果内浆汁，业已被人吸尽，鼻中“哼”的一笑，摘下三根草药，揣入怀中，慢慢转身，目注上官灵，手指石上的血画女鬼面相，冷冷问道：“小娃儿，你认不认识这种表记？”

上官灵救不醒自己的云姊姊，正在心烦，听黑衣长发美妇一问，没好气地答道：“武林表记，我看见过‘乾坤五绝’之中的‘西道’天痴道长的‘长尾云拂’，‘南笔’诸葛逸的‘惊神笔’，却没有见过这种血画鬼头，顶多与用血画的‘夺魂旗’差不多，有什么了不得？”

黑衣长发美妇，本来一面问话，一面嘴角上慢慢浮起半丝毫冷笑，但听上官灵说话这等倔强，毫无怯色，却又把冷笑收去，轻喟一声问道：“那枚金黄果的果中浆汁，是不是被你吃了？可惜你是男娃儿，不然倒有旷世难逢的双重遇合！”

上官灵摇头答道：“我云姊姊晕死过去，我知道那金黄果汁，定是什么

稀世灵药，但全喂了她，人还未救醒，也不见得有多大效力？”

黑衣长发美妇听上官灵这样一说，才注意到地上晕死的常碧云，缓步走过她全身略一按摩，并诊了诊脉，脸上突现奇异喜容，瞬刻即收，依旧冷冰冰地向上官灵说道：“你姊姊决死不了，不过你喂她‘三叶仙兰实’之时，不懂诀窍，差一点把这旷世难逢的灵药糟塌掉！如今却非得我立时大耗真力，并连着再费七七四十九日苦心，才能使她不但完全复原，并可造就一朵武林奇葩！”

说到此处，目光略睨地上那只已死的怪兽，秀眉微蹙，又复问道：“我还有一件事情想不大通，就算你们姊弟福缘凑巧适逢其会，又认不得我所画的‘阎婆血令’但地上及崖顶的两只‘长发神狒’，是谁杀的？”

上官灵听见云姊姊死不了，心中顿觉一宽，但眉头倏然双皱说道：“你这人说话怎么老是这样冷冰冰的？带点笑容，不令人看着舒服些么？”

黑衣长发美妇，脸上神色丝毫未变，身后左面一个青衣侍婢，却出声叱道：“无知顽童，休得信口胡言，我家教主，脸上只要一露笑容，你早到枉死城中，挂号去了！”

上官灵不理青衣侍婢，继续向黑衣长发美妇说道：“崖顶那只怪物，大概是我云姊姊杀的，地上这只，则是我杀的，弄死两只怪猴子，算得了什么？你何必大惊小怪？”

黑衣长发美妇，闻言秀眉微耸，意似不信，依旧冷然问道：“这种长发神狒，力大无穷，能够爪裂金石，我就不信你有这高功力，杀却一只！”

上官灵气道：“你怎的这样不相信人，这只怪猴子不过皮骨长得比较结实一点，有甚难杀？”

忽然想起那柄匕首，还在怪兽背上，遂向前取回，略为拂拭还鞘，揣进怀内！

黑衣长发美妇，一见上官灵手内匕首，妙目之中突然射出奇异光芒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叫上官灵？这柄匕首，是谁送给你的？”

上官灵也自恍然顿悟说道：“你认识我，我大概也认识你！你是不是‘玉箫郎君’潘午的师妹，‘罗刹门’掌教‘笑面……’”

黑衣长发美妇身后的两名侍婢，不等上官灵话完，同声叱道：“小顽童休得不知轻重，任何人当面直呼教主名号，均将立杀无赦！”

黑衣长发美妇，侧顾二婢说道：“这小娃儿在祁连山玉柱峰曾帮过你潘师叔大忙，不要与他计较那些小节！”

说完又对上官灵说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，我就是‘玉箫郎君’潘午的师妹，‘罗刹门’掌教，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！这次远下罗浮，便为了发现此间有一株‘三叶仙兰’，即将结实，想采去为我师弟增加真力，好找‘夺魂旗’湔雪前耻，并收服这两只‘长发神狒’，带回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作为守谷神兽！谁知阴错阳差，先是到得太早，神狒既不在此，仙兰实又未成熟，等得不耐，留下‘阎婆血令’，到别处略转，再行赶来，则神兽被你杀死，仙兰实浆汁，也被你姊姊吃下腹内，休看小小一枚兰实，因系乘天地灵气所生，足抵二十年旦夕苦练的内家功力，你姊姊既然得此奇缘，我索性加以成全，救她恢复还原之后，收做徒儿，传授‘罗刹门’各种绝学，包在三五年中，便可调教一个出类拔萃的巾帼奇侠！”

上官灵先到听得蛮有趣味，但听到后来，知道孟三娘竟想把云姊姊收做“罗刹门”下弟子，不由急得叫道：“不行！不行！我要帮我云姊姊到雁荡

大龙湫，介绍‘南笔’诸葛逸作她师傅，不要跟你学那些旁门左道的罗刹邪功！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微使眼色，左面一名青衣侍婢，便自地上把昏迷不醒的常碧云，抱在手内。

上官灵大急暴喝，纵身赶上，孟三娘右手轻推，一股柔和潜力，把他凌空撞落，微哂说道：“上官灵，你怎么这样不识好歹？‘南笔’诸葛逸徒负虚名，他们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，哪一个能胜得了我的‘罗刹三绝’？何况雁荡大龙湫，离此千里迢迢，你云姊姊却在一天之内，必须有人替她打通奇经八脉，否则全身血管，均将被所服‘三叶仙兰实’的浆汁之力，胀裂而死！我若此时撒手而去，你自问能不能够救得她？”

上官灵明知“罗刹门”，属于邪派，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号称绿林第一魔头，决不能让云姊姊归入她的门下！但一来方才试过孟三娘厉害，彼此功力悬殊，二来见常碧云被那青衣少女抱在怀中，果然气息奄奄地神气全无，万一孟三娘所言是实，她抖手一去，自己无力解救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云姊姊，就这样地香消玉殒？

是非，正邪，轻重，种种观念，交杂心头，弄得上官灵不知究竟如何应付才对？

那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好快的动作，乘上官灵犹豫难决，愕然失神的刹那之间，业已与两个青衣侍婢，带着常碧云，施展轻功，跃上崖顶，回头往下叫道：“上官灵不要伤心，三五年后，包管还你一个武功绝世的云姊姊！今日之事，你间接有功，我分你一叶仙兰，并送你一面‘阎婆血令’金牌，行走江湖，或有大用！”

随着话声，把手微扬，一条墨线，与一道金光，照准上官灵电疾射到！

上官灵因常碧云昏迷不醒，身落人手，以致茫然无措，进退两难，墨线金光飞到，连闪都未闪，只觉得身后一声响，肩头微微一震，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率领两名青衣侍婢，抱着碧云，已自崖顶隐身，不知去向！

上官灵又气又急，心头忽地一酸，两颗泪珠自然而然的从眼角涌出！钢牙微咬，伸手肩头一摸，摸下一面轻飘飘浮搁在肩上的小小金牌，金牌作长方形，宽约三寸，长可半尺，四周缕出极细花纹，当中仍然是以朱色镌出一个与石上鲜血所画，同样的长发女鬼面相！

手持金牌，转身再看，那一根墨绿兰叶，却贯入藤根，约有半寸，尚在略作摆拂！

墨线金光，同时出手，来势也同样迅疾，但质地坚硬的“阎婆血令”金牌，轻轻虚搁肩头，柔软的一根墨绿兰叶，却贯入藤根半寸！孟三娘借赠物为由，表现了这一手刚柔两种劲力的随意控制，却实使上官灵感觉迷惑，脸上不知究竟为云姊姊悲，还是为云姊姊喜地阴晴不定好半天，最后慢慢完全平静，拔出那一根墨绿兰叶，连“阎婆血令”金牌，一齐揣入怀中，援藤爬上崖顶！

上崖以后，瞥见那只被常碧云家传“太阳神针”射死的“长发神狒”，不由又引起感触，站在崖头，面对四外的万壑千峰，气发丹田，一声长啸！

啸声歇后，上官灵心头比先前稍舒，遂依旧扑奔东南，要按原计到雁荡大龙湫，探看师傅谢东阳，及参谒“西道”“南笔”二老，报告途中所遇！

但上官灵既不识路，更在常碧云遭逢意外，自己心头异常沉重之下，不曾细辨星月方位，以致把东方，误当东南，一味疾驰，又生出了无穷事故！

上官灵连驰数日，始终未曾跑出绵延不绝的万壑千峰，心中不由烦躁起来，暗想自己怎的如此糊涂？为什么不向途中所见的樵子山民，请教去浙江雁荡的正确路途，这样盲目狂奔，多走冤枉路还在其次，不要把“东海长生矾”那场盛会错过，却是遗憾之极！

世间事往往就是这等不如人意，上官灵闷、愁、气、急，埋头狂驰之下，一路上处处均可遇见猎户樵夫，但如今想觅人问路，却又在半日之间，不曾碰上丝毫人迹！

跑得口干，看见右前方崖傍，有一道不大不小的挂壁飞泉，遂纵将过去，双手合捧，顺水一抄，抄了半掬清泉，凑向唇边，要想饮以解渴！

但双手尚未及唇，身后突然有人发出一种仿佛重病之中，气力不足的微弱声音，急急叫道：“小哥儿，那泉水有毒，万不能喝！”

上官灵愕然回身，只见丈许以外，一块嵯峨巨石根际，盘坐着一个五六十岁的黄衣老人，不但语音颇低，中气极弱，眉宇之间，也似乎含有重重忧色！

适才自己是由侧方纵过，老人身形恰被巨石挡住，所以不曾看见，如今一听老人这样说法，上官灵自然撒去手内山泉，轻轻跃到黄衣老人身前，含笑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泉水清清的怎会有毒？我看你脸色不大好看，是不是身有病？或与人争斗，受了内伤，我能帮你忙么？”

上官灵自幼便经谢东阳苦心陶冶，武学根底极好，被“夺魂旗”用特殊手法，“分经错脉”以后，功力倍增！再加上前途喂常碧云服那“三叶仙兰实”的浆汁之时，余沥入喉，助益也不在小！他自己虽无所知，但随意一跃，黄衣老人便觉得此子身法，轻灵得异乎寻常，勉强提气答道：“这道山泉，发源于崖顶小池，我今日清晨，在崖顶与人动手，瞥见池中有条死了多日，业已腐烂的赤练毒蛇，并落入我对头的两件毒药暗器，怎能再喝？我身上无病，是与对头恶斗，受了掌震内伤，小哥儿身法灵奇，必怀上乘武学，你能在‘关元穴’上，助我一掌之力，便自感激不尽！”

上官灵眉头一皱答道：“慢说老人家还有阻我喝那毒泉之德，便没有这段因缘，也应该尽力帮忙！不过我同样受人所害，掌力阴寒，相助老人家疗伤，极可能有损无益，还是送你两粒固元灵丹，试试可有用？”

黄衣老人苦笑一声说道：“多谢小哥儿美意，但普通灵丹恐怕对我无……”说至此处，眼中突然射出一种奇异光辉，凝视上官灵手内，原来上官灵摸取灵丹之时，连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分给他的那根墨绿兰叶，也一并取出！

黄衣老人一面服下上官灵所赠灵丹，一面诧然问道：“小哥儿手中这根兰叶，何时得来？是不是共只三叶，当中结着一枚其形似橘的金黄异果？”

上官灵听他说得一点不错，点头笑道：“老人家见识真高，我得来只有几天，这是不是叫做‘三叶仙兰’？”

黄衣老人带着企求之色说道：“小哥儿，这正是百年罕遇的‘三叶仙兰’！你能不能把这兰叶借我闻上片刻？”

上官灵慨然点头，黄衣老人满面喜色，接过手中，凑在鼻端，嗅了约莫盏茶时光，便自精神奕奕的一跃而起，把兰叶交还上官灵笑道：“小哥儿怎样称呼？你惠我太多，凌慕农定当竭尽所能有以答报。”

上官灵听黄衣老人名叫凌慕农，想起师傅曾经说过，这是一位在中原武林，成名多年的人物，遂含笑答道：“我叫上官灵，老人家是不是武林中人

称‘妙手神医’的‘百草老人’？”

凌慕农失笑说道：“我这个‘妙手神医’，治得了别人的疑难重症，却治不了自己严重的内伤！若非巧遇上官老弟，慨借‘三叶仙兰’，此时恐已魂游墟墓？刚才我看上官老弟，身法灵奇，功力极高，似乎不像你这等年龄之人应有，难道‘仙兰实’中的浆汁，也是你吃掉了么？”

上官灵摇头说道：“兰实浆汁，喂了我一位姊姊，兰叶也被别人取走，仅仅分我一根，莫非这还有什么大用不成？”

“妙手神医”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叹道：“‘三叶仙兰实’固然是稀世奇珍，就这一根兰叶，也算得百年难遇之物！老弟谨慎收藏，过了今夜以后，我要拼涉奇险，再去找样东西，务使这根兰叶，发挥它的最大功效，稍报老弟厚德！”

上官灵听出这位“百草老人”今夜似尚有事，遂收起兰叶问道：“老人家在崖顶被何人所伤？是不是今夜还有仇家寻事？”

凌慕农点头说道：“你有没有听说过‘云台四恶’？”

上官灵摇头答道：“我久住南疆，除了成名十几年以上的中原高手之外，其余都不大熟悉！”

凌慕农“哦”了一声说道：“那就难怪，‘云台四恶’系近年才著凶名！有一次我在九华山巧遇四恶中的老二‘金钩铁武’，老三‘黑砂手’何龙，被一种奇毒怪蛇所咬，生命垂危，遂本医家仁道，赶走怪蛇，替他们悉心医治！但因所中蛇毒过重，医好老三‘黑砂手’何龙，再医老二‘金钩铁武’之时，业已无能为力！谁知道这种恶贼，实在太无人性，今晨在这崖顶遇见‘黑砂手’何龙，与他们‘云台四恶’之中的最末一位‘千手观音’巫梦蝶，何龙竟然指我上次为他们治病藏私，‘金钩铁武’才会死于毒蛇之口！双方一言不合，动起手来，我胸前中了何龙一记‘黑砂重手’，何龙左肋之上，也挨了我的‘小天星’内家掌力！我内功较好，暗伤虽重，外表无妨，何龙却当场口喷鲜血，晕绝倒地！‘千手观音’巫梦蝶不知当时再加一掌，我即难活，竟以为不敌，抱起何龙，声言他们大哥‘莲花尊者’，也在近处，今夜定来取我项上人头以后，便匆匆遁去！‘云台四恶’贼性凶横，向来睚眦必报，我自忖重伤新愈决非‘莲花尊者’之敌，所以要能逃得过今夜难关，才可凭一点草木常识，再犯险去找样东西，以酬老弟……”

上官灵不等凌慕农话完，便即说道：“照老人家如此说法，所谓‘云台四恶’，也不过剩下一个什么‘莲花尊者’，与‘千手观音’巫梦蝶两人，我们一对一个，难道还会怕他不成？”

凌慕农目光深注上官灵问道：“上官老弟，因为这二恶之中，‘千手观音’巫梦蝶，轻功绝佳，暗器又多又毒，‘莲花尊者’，则除一朵铁莲花招术极妙以外，硬功真气亦强！老弟根骨虽属上乘，年龄毕竟太轻，恐怕……”

上官灵纵声大笑说道：“老人家虽然远谋深虑，但上官灵自信颇有奇逢，我且略为献丑，请老人家看看可足与‘莲花尊者’为敌？”

自腰间撤下文昌笔，振腕一挥，立幻漫天笔影，施展的天痴道长所传武林绝学“玄天七十二拂”！

凌慕农才看了三招，便含笑高呼住手，上官灵故意在收式之时，用文昌笔尖，在山石上划了一道两寸深槽，槽口宛如宝刃所削，一平如砥，毫无参差碎裂之状，行家眼内，一看便知使笔人真力，极其充沛！

上官灵停手以后，凌慕农脸上带着一种安慰敬佩的神色笑道：“凌慕农

有眼无珠，只看出老弟身手不凡，竟不知怀有这等绝世武学！慢说是云台残余二恶，‘莲花尊者’，‘千手观音’，纵然比他们再厉害一点的绿林巨寇，也不足为虑的了！”

说到此处，抬头一看天时，继续笑道：“二恶大概要在月上东山才到，目前无事，我似闻老弟说过曾经被人所害，掌力阴寒，其中究竟，凌慕农尚未想通，可能为我一道么？”

上官灵不大愿意叙述祁连山玉柱峰的那段经过，但想起这位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，有“妙手神医”之称，不由又微生希冀地说道：“我被人暗中用‘分经错脉手法’，全身奇经八脉，似顺不顺，似逆不逆，目前虽然功力骤架，但要想深造，只有去练一种阴寒邪毒武学！……”

凌慕农不等上官灵话了，便以右手三指，为上官灵诊脉，左手在他周身揣摩，但越诊眉头越皱，最后用一种极度惊奇目光，凝视上官灵问道：“上官老弟，谁对你下这辣手？是‘乾坤五绝’中的‘夺魂旗’，还是绿林中第一魔头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？”

上官灵暗中佩服这位“妙手神医”指下无虚，点头答道：“老人家猜得极对，是‘夺魂旗’！据我两位师执长者说是虽可设法把我经脉还原，但必须废去十余年苦学所得武功，从头再练！老人家号称‘妙手神医’，你有没有法儿，替我还原经脉，而不把以前所学武功废去？”

凌慕农长叹一声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真算得是天下第一毒人，表面他只把你‘分经错脉’，其实暗中另外更下了极毒辣手！”

上官灵惊问所以，凌慕农说道：“这大概要怪老弟资质太好，‘夺魂旗’爱才又复忌才，你若在半年至一载之间，不能再把这种阴毒武功，深进一步，便会四肢痠曲，成为废人！即令遇上绝顶高手，要想替你还原经脉，也不会想到他另外还有这等恶毒安排，老弟必然一经解救，便即血管尽裂而死！”

上官灵听得不禁愁聚眉梢，但凌慕农双目突射神光，朗声笑道：“我在武功方面，虽比名震江湖的‘夺魂旗’差得太远，但既凭这一点医药知识，看透他的阴谋，却偏要设法使他枉费心机，弄巧成拙！好在机缘凑巧，老弟得了那‘三叶仙兰’，用处极大，明夜我陪你冒桩奇险！”

上官灵正想问要冒什么奇险？及那片兰叶有何用处？突然耳中听得夜行人衣襟带风之声，遂拉凌慕农，双双隐入嵯峨怪石以后！

果然刹那间自东北方驰来两条黑影，直奔崖头，搜索片刻以后，因毫无所获，才轻如飞絮的飘落石前丈许，是一个手执长柄铁莲花，相貌凶狞的披发头陀，与合身穿白色绣花披风，淡青紧身劲装，眉目间颇含荡逸之气的二十七八女子！

上官灵一见这二人形状，便知正是凌慕农所说“云台四恶”中的“莲花尊者”，与“千手观音”巫梦蝶！

只听巫梦蝶向“莲花尊者”说道：“今晨三哥虽然死在凌老贼‘小天星掌’力之下，但老贼胸前也中了三哥的‘黑砂重手’！以三哥的功力，又是尽命发掌，老贼纵有神医之名，能够自治，定也不会这么快痊愈，及逃得太远！大哥和我，且在这崖头左右，搜查一遍！”

“莲花尊者”方在鼻中哼了一声，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已纵声大笑，自石后走出，手指“千手观音”巫梦蝶说道：“昔年我在九华山，自毒蛇口中，救下何龙性命，不想你们这种恶贼，丧尽天良，竟想恩将仇报！何龙作孽自受，在老夫掌下飞魂，你们又来作甚？”

“莲花尊者”从凌慕农的语音及笑声以内，听出毫无内伤，不由诧向“千手观音”巫梦蝶问道：“四妹，你不是说这老贼中了三弟的‘黑砂手’么？怎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石后又响起上官灵的爽朗笑声叫道：“凌老人家你何必与这种毛贼多口？三招两式，赶快打发他们向阎罗殿上报到，不要扫了我们酒兴！”

“莲花尊者”鹰目一瞬，炯炯精光笼住大石说道：“石后何人？居然敢管云台兄妹闲事？”

上官灵长笑着走出，“千手观音”巫梦蝶本就疑心凌慕农伤势不会好得这么快，以为来了什么有力帮手？如今见是一个十四五岁少年，不由心头有气，冷笑一声，右手微挥，弹出三缕寒光，直向上官灵面门射到！

上官灵见巫梦蝶一对面便下辣手，不禁俊眉双挑，右掌劈空吐劲，轻轻震落三楼寒光，足下倏地加力，学的是“夺魂旗”那种飘忽身法，一晃便到巫梦蝶面前，照准她玉颊之上，扬手便是一掌！

他自幼跟随谢东阳，练的就是内家正宗武学，加上这一路耳濡目染，天痴道长怜才授艺，“夺魂旗”错脉增功，出手之下，岂同等闲？脆生生的一记耳光，硬把自视颇高的“千手观音”巫梦蝶，打得踉跄出五六步远，粉脸左半边肿起好高，暗咬银牙，强忍住一口咸咸鲜血！

这还算上官灵因为对方身是女子，只用了六七成劲，未施全力，不然一掌便能了帐！上官灵手指怒视自己，一双俊眼中似要喷出火来的巫梦蝶笑道：“你这女人，心地怎的这等坏法？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为什么一见面便下辣手，暗算伤人？你所发暗器，光带暗蓝，定然淬有剧毒，我还你一记耳光，打得不为过吧？”

最后一个“吧”字才出，耳边突听“妙手神医”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高声叫道：“女贼暗器歹毒，上官老弟留神！”

眼前也顿时布满一片血光，并略闻崩簧作声，血光以后，三缕寒光，六点银星，并有一条梭形蓝焰，齐向上官灵飞袭而至！

原来那片血光是“千手观音”巫梦蝶，被上官灵打碎牙床，含在嘴中的一口鲜血，三缕寒光是“淬毒丧门钉”，六点银星是极为霸道的“毒汁银丸”，一条梭形蓝焰是“蛇焰梭”，巫梦蝶先行运功喷血，混淆上官灵心神，随将三般拿手暗器，同时发出，要想立歼强仇，以报适才一掌之恨！

上官灵本来想恃强轻敌，不加躲避！但巫梦蝶那六枚“毒汁银丸”，是装在太阳筒之内打出，崩簧声，上官灵入耳惊心，因为自己的“紫飞花”，常碧云的“太阳神针”，以及常听师傅说称绝江湖的“五云捧日摄魂钉”“七孔黄蜂针”等，全是这类暗器，既知厉害，哪敢再复逞强？真气一提，全身倒仰平贴地面，然后左手一推地上山石，原式不变地横飘八尺，耳中听得一片爆音，“毒汁银丸”及“蛇焰梭”，打在那块嵯峨怪石之上，纷纷爆裂，蓝焰星飞，毒汁四溅！

上官灵盛怒之下，翻身起立，文昌笔业已就势撤在手中，剑眉双剔，目射神光，扑向“千手观音”巫梦蝶！

那位“云台四恶”之首“莲花尊者”，自上官灵石后现身，便即皱眉想事，如今见对方挺笔攻向巫梦蝶，遂一摆手中长柄铁莲花，架住上官灵文昌笔道：“朋友且慢动手，你方才闪出石后的身法好熟，是何门派？”

上官灵轩眉狂笑说道：“你们下毒手暗算我的时候，不问门派，如今又

想来套什么交情，我师傅名气太大，说出来会把你们吓死，要论身法，我所得太多，‘南笔’诸葛逸的‘生花七笔’，‘西道’天痴道长的‘玄天七十二拂’，‘夺魂旗’的‘七煞寒灵阴功’，均无所不能！你若不信，就一样的尝尝味道！”

说完又待动手，“莲花尊者”摇头说道：“‘乾坤五绝’名头虽大，并吓不倒我们，只因你方才用那一‘灵鸟展翅巧渡天河’身法，躲我四妹暗器之际，腰间仿佛有块金牌，看去眼熟！如是我意中之物，天大冤仇，一笔勾消，云台兄妹，立时告退！”

上官灵想起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送给自己的那面“阎婆血令”，确实悬在腰间，因要想试试此物功用，遂自腰间取下，冷冷向“莲花尊者”问道：“你说的是不是孟三娘送我的金牌？”

说也奇怪，上官灵手中那面上画血红长发女鬼面相的金牌一现，“云台双恶”脸上，全是一片惊惧之色！

“莲花尊者”向“千手观音”巫梦蝶沉声叱道：“四妹以后再不可如此莽撞出手，还不快到孟教主血令金牌之前领罪！”

“千手观音”巫梦蝶，目中射出一股惨厉光芒，低首无声，“莲花尊者”拉她上前两步，双双并立，向上官灵恭身施礼说道：“我兄妹不知朋友与孟教主交厚，冒渎之罪，敬领责罚！”

上官灵见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在绿林道内，竟有这高声望！本人并未亲到，只凭自己手中一面金牌，就能使看去颇为凶悍的“云台双恶”如此恭敬，不由童心一动，故意厉声叱道：“‘千手观音’巫梦蝶，妄下毒手，本应断臂！姑念伤人未果，发落从轻，自削一指示敬！”

巫梦蝶闻言，脸上神色又是一惨，“莲花尊者”在肩头突拔戒刀，刀光闪处，削下巫梦蝶左手的一根小指，向上官灵恭身说道：“云台兄妹，敬谢朋友宽宏大量，就此告退！”

上官灵摇头笑道：“你们还不能走！”

“莲花尊者”、“千手观音”，又自同吃一惊驻足回身，面带愁色！

上官灵向“莲花尊者”笑道：“‘千手观音’巫梦蝶因心狠手毒，已削一指示敬，你也不能轻松，我罚你做一件事。”

“莲花尊者”眉梢略剔说道：“云台兄妹，从不怕人，但孟教主的血令金牌，既在你手，朋友随便吩咐，就是要我的顶上人头，也一样认命！”

上官灵纵声大笑说道：“你兄妹休要不服，今夜我因尚有别事，就算占了孟三娘这面血令金牌便宜，但下次相逢，绝对不现出此物，你们拿我当深仇宿怨，尽量用狠辣手段招手便了！”

说到此处，目注“莲花尊者”，正色说道：“我罚你所作之事，不是难题，因为这条山泉的发源小池以内，有一条腐烂赤炼蛇尸，并落入巫梦蝶两件淬毒暗器，水质已含剧毒！万一有人路过，口渴取饮，岂非枉死？所以我要你取走那条蛇尸，及淬毒暗器，并在池水之中，多化入一些解毒灵药！”

“妙手神医”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，对上官灵这一席话，听得不住点头，“莲花尊者”也肃然答声：“遵命”，与正在用药敷伤的“千手观音”巫梦蝶，纵向泉水发源的高崖绝顶！

上官灵目送二人身形杳后，向凌慕农笑道：“若依我脾气，决不肯放这‘云台二恶’，轻易逃走，全因老人家说是明夜还要陪我冒场奇险，所以才这样便宜打发，如今人逃事了，月白风清，老人家打算怎样冒险求解我被‘夺

魂旗’‘错脉分经’，并暗隐毒手之害？先对我说说明白好么？”

凌慕农点头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替你‘错脉分经’以后，当世之中，只有极少几位高人，能以绝顶神功先废去你一身武功，然后使经脉还原复旧，从头再练！但因‘夺魂旗’心计太狡，暗中多下了一层无形毒手，一经解救，立即惨死，所以几乎业已注定你非从他学习那种‘七煞寒灵阴功’不可！”

上官灵听得眉头紧蹙，凌慕农见状笑道：“老弟且慢发愁，常言道得好：‘千算万算，不如苍天一算！’你偏偏无意中得了一片百年难遇的‘三叶仙兰’，就凭这一片兰叶之力，可能使‘夺魂旗’心愿成虚，反而造成你的旷世奇遇！”

上官灵见凌慕农尚未说到正题，不由急得叫道：“老人家别绕圈子，快把怎样才可解除我身受痛苦的法儿说出，并赶快就办，我恨死‘夺魂旗’了！”

凌慕农失笑说道：“我要陪老弟去找的这样东西，非逢朔望不可，今日十四，所以必须等到明夜！时期甚长，老弟不必性急，我们还要仔细商量商量！”

上官灵闻言只得强捺心情，坐在石上，静听这位“妙手神医”“百草老人”，说出究竟要陪自己去找什么需要冒险相寻的稀罕之物？

凌慕农笑道：“明夜我们要分成两个步骤，先去捉一条蛇！”

上官灵大出意外，诧然问道：“蛇？什么蛇？”

凌慕农点头说道：“是蛇就行，捉一条极普通的蛇，把你那根仙兰叶，喂它吃掉！”

上官灵越发奇怪得跳起来叫道：“拿仙兰叶去喂蛇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凌慕农笑道：“离此百里左右，有处幽深绝谷，谷底出了一个罕见怪物，叫做‘三目蟾蜍’，奇毒无比！周围十丈以内，任何生物均难生存，人类自然更难近身，但它三目当中的那只竖目，不是真目，是体内丹元所聚，若能趁鲜剝下服食，不但全身经脉通畅，顺逆由心，真力方面，并可加强数倍，老弟被‘夺魂旗’所加暗算，岂非转祸为福？无虑了么！”

上官灵皱眉问道：“照这样说，我们不是只需设法捉住那只‘三目蟾蜍’，却要先把仙兰叶去喂蛇则甚？”

凌慕农笑道：“我方才不是说过‘三目蟾蜍’毒性太烈，任何人也无法靠近十丈以内！故而要捉一条它最爱吃的蛇类，先喂了仙兰叶，以蛇为饵，使‘三目蟾蜍’连蛇带仙兰叶，吃在腹中，片刻之后，毒性即可大减，我们再冒险下手除它，让老弟趁新鲜剝取那丹元所化的竖目吞服！”

上官灵拍手道：“有趣，有趣！这种方法，简直是妙想天开！但为什么非逢朔望，才能下手呢？”

凌慕农说道：“天下凡属罕见怪物，必有奇特癖性，‘三目蟾蜍’不逢朔望，不吃东西，我们去早了有什么用？”

说到此处，忽似想起甚事，又对上官灵神色庄重说道：“那‘三目蟾蜍’过于厉害，在它把先喂了仙兰叶的蛇吃下以后，虽仗灵药之力，毒性大减，仍然不可稍加疏忽！此物全身只有竖目上方的一条白线，足以致命，我们下手时，必须极度小心，一击便中，不然真成了‘偷鸡不着蚀把米’，平白断送了一片仙兰叶不说，人还可能受伤，岂非后悔莫及？老弟武功虽好，但年轻人总难免心气稍浮，临事操切，却不要嫌我老一头子嘴碎唠叨，须知此举对你今后的一生事业系极大呢！”

上官灵颇为感激这位“百草老人”，对自己如此关切，含笑笑道：“老

人家放心，上官灵决不莽撞逞强，一切听命行动就是！”

凌慕农听他如此说法，心内一宽，但知天下事祸福无端，上官灵到时毕竟还是略嫌急躁，以致弄出种种变故！

一夜无话，次日即由凌慕农带着上官灵，往那幽深绝谷步去，百里左右路程，在他们从容举走之间，也不过一个多时辰便到谷口！

凌慕农停步笑道：“谷内蛇虫，可能已被‘三目蟾蜍’吃完，我们捉蛇，要在此处寻找！”

说完，迎风一嗅，便在深草中的一个石穴以内，捉出一条长几尺的土黄色大蛇！

凌慕农手握蛇颈，微加真力，蛇嘴立即大张，上官灵也取出那片仙兰叶，揉做一团，塞向蛇口之中，凌慕农手力略卸，蛇即自动吞下兰叶，仿佛爱吃已极！

上官灵毕竟童心未泯，觉得这以蛇为饵，去杀“三目蟾蜍”之事，颇为有趣，向凌慕农笑道：“老人家，蛇已捉到，我们怎么还不进谷？”

凌慕农笑道：“‘三目蟾蜍’要在日落以后，才出洞觅食，我们这早进谷作甚？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上官灵瞥见谷口崖壁上一大堆乱草之间，有一根草色呈乌黑，与周围各草均不相类，遂纵过拔下一看，诧异向凌慕农叫道：“老人家，怪事真多，这根草怎么会是铁的？”

凌慕农在上官灵去拔那根乌黑异草之际，心中就已一动，如今听他说草是铁的，眉头越发愁皱，接过一看，果然是用铜片制成，铜中带柔，宽如柳叶，不由右足一顿，嘿然不语！

上官灵见凌慕农接草在手，满面愁容，初时不解何故，后来根据一路见闻，略加思索，恍然顿悟问道：“老人家为什么发愁，是不是这根乌黑铁草，又是那个武林魔头的表记么？”

凌慕农忽然把手中大蛇，交给上官灵，自己又往四外捉了两条，摆头示意，与上官灵一面进谷，一面说道：“老弟猜得不错，留这根乌黑铁草之人，已有十多年不现江湖，名头不过比‘乾坤五绝’及‘笑面阎婆’，略逊一筹，他叫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！”

上官灵点头说道：“谈白水这个人物，听我师傅说过，好像不分善恶，怪僻无伦！这根铁草，就是他得意独门暗器，能够一手飞出九茎的‘百步乌风草’么？”

凌慕农皱眉说道：“他既在这谷口留下‘乌风草’表记，定然也是为那‘三目蟾蜍’而来，此人武功极强，老弟目前恐非其敌，所以不能再等黄昏日落下手，多捉两条蛇，看看可能把那业已饿了半月的‘三目蟾蜍’，早点引出洞来，抢在谈白水之前下手！”凌慕农边说边自步下加快，不多时已见面前一片排云峭壁，壁下有一洞穴，看去又黑又深，最令人惊异的是离洞七六丈周围以内，所有草树，一概枯黄萎死！

上官灵知道已到地头，只见凌慕农在离沿十一二丈以外，便停步不进，招呼上官灵站在自己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此时不过申时，尚未到那‘三目蟾蜍’通常出洞的黄昏时分！但我们走了这么久，谷中未见任何蛇虫，可能它觅食已甚为难，且抛下两条大蛇试试，务必在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赶到以前，挖下此物丹元所聚的那只竖目，与老弟服下才好！”

说完向前一跃三丈，向洞口抖手抛出一条大蛇，便即退向原地！

那大蛇落在离洞口三丈多远之处，到地便即皮鳞颤抖地盘作一堆，目注洞口，神情好像畏缩已极！

那只“三目蟾蜍”的嗅觉真灵，蛇一落地，便自洞中传来两声听来慑人心魂的呱呱怪叫！

大蛇一听叫声，好似欲往洞口冲去，但才游动数尺，又复强行忍住，依旧盘成一堆！

跟着又在洞口，传出一股淡淡腥云，连远在十一二丈以外的凌慕农、上官灵二人，均已闻见。

凌慕农递与上官灵三粒梧桐子大的解毒灵药，命他含在口中，皱眉低声说道：“这怪物不到时候，不肯出洞，却在喷香诱蛇自动投入洞中，却是怎么？”

上官灵听说蛇会自动投入洞中，意有不信，偏头看去，果见那条大蛇，一闻香味，便不顾一切地猛往前窜，但窜到离洞丈许左右，好似被甚强大吸力裹住，化成一道长虹，比电还疾地投进洞内！

凌慕农见“三目蟾蜍”不肯出洞，方在皱眉思计，上官灵忽然笑道：“老人家我有办法，气死这个怪物，叫它自动出来！”说完纵身后退，在另一面崖壁上，弄来两根长达六七丈的极韧山藤，好在凌慕农手中的另一个条蛇也长约八尺，腹粗如臂，遂取出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所赠的那柄锋利匕首，蛇腹以上，搯了一个透穿窟窿，穿过山藤系好，照旧把蛇向那洞口抛去！蛇性极长，虽然在腹上穿了一根山藤，仍不致命，与前蛇一般无二地先行盘成一堆，强自忍耐，等洞中再度喷出那股腥香之际，便即朝前窜去！

上官灵手握藤根，藤长七丈，所以那蛇窜至离洞五丈，即负痛无法再前！

洞中怪物等了片刻，不见美食来投，香味越发加浓，并又发出几声呱呱怪叫！

上官灵那知此计已售，怪物即将激怒出洞，忽然想起先前似见洞口丈许之处，吸力颇强，何不试上一试，到底有多厉害？

遂把两根山藤，接在一起，慢慢放藤，果然把蛇又行放出三丈，便觉吸力奇强，自己几乎把握不住，要随蛇而行，上官灵好生不服，力贯双臂，往回一带！

他与洞中怪物，这一较力，谁也没胜过谁，因为首先吃不消的，是那大蛇蛇身，正好齐穿藤之处，被两股大力，生生拉断，后半截为上官灵带回，前半截却其疾如飞的投进山洞内！

上官灵所用力量猛然一空，差点闪了个跟头，方自拿桩站稳，对凌慕农摇头苦笑之际，洞中突然发出一声洪厉怒吼，凌慕农手握那条喂过仙兰叶的大蛇的七寸，招呼上官灵藏入大岩石以后，低低说道：“老弟之计已售，‘三目蟾蜍’想是见蛇被拉断，以为洞外来了强敌，即将蓄怒而出！老弟少时务须照我所说，觑准它竖目以上的那条白线下手！”

上官灵方一点头，洞中倏射出两道精光，“呼”的一声，窜出一只全身大约五尺方圆，隐泛暗蓝，形似虾蟆，但只具三足的怪物，伏在洞口的一块巨石以上，炯炯生冷的目光不停四周扫射！

双睛之间，果然还有一只乳白色不会发光的竖目，竖目至头顶中心，一缕白痕，若隐若现，上官灵看得不住皱眉，暗想如必须照准这条白痕下手，则只有用自己的“紫飞花”，但此物看来极其灵活，白痕又细，“紫飞花”是否能够奏功？尚未敢定！

这时，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，业已倒抡那条喂过仙兰叶的大蛇，出手化作一道蛇虹，自石后向那“三目蟾蜍”飞去！

“三目蟾蜍”见有美食自行投到，喉中呼呼乱响，三足略划，竟似凌空飞行般的，半空中迎着蛇虹，阔口略张，便吞下半条，依旧回到那块大石之上，慢慢享用！

上官灵看了一会，向凌慕农附耳说道：“老人家，那‘三目蟾蜍’的两只眼睛，怎么没有以前亮了？”

凌慕农也发觉“三目蟾蜍”的双眼以内，精芒频减，面上方露喜色，但此时天色业已黄昏，谷口方向的极远之处，并隐隐传来一种悠长啸声！

啸声入耳，凌慕农脸上又由喜色，化作愁容，伸手递给上官灵一粒朱红如火的灵丹说道：“‘三目蟾蜍’的剧毒，已为仙兰叶所减，老弟将这粒‘朱苓丹’含在口中，速去除它，剜取乳白色竖目生服，服下以后，就在那洞内藏身，运气行功，发挥药力！你适才听见的谷口方面啸声，便是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所发，万不能使他到此，我且迎上前去，把他诱开，如果侥幸能够逃过他的‘鸠头神杖’，及‘百步乌风铁草’，再来寻你！”

上官灵见凌慕农为自己如此冒险，好生感激，本想不要什么“三目蟾蜍”竖目，与他合力御敌，但深知这样做，更拂老人心意，遂递过那筒“紫飞花”，向凌慕农说道：“老人家这份德意，上官灵铭刻五中，这是我独门暗器‘紫飞花’尚具防身威力，老人家带去，或可略挫强敌！”

这时谷口啸声，越来越近，凌慕农知道只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一到，便自平白糟塌一根仙兰叶，尽弃前功！所不遑再与上官灵多话，匆匆接过“紫飞花”，纵身飞向谷口迎去！

那只“三目蟾蜍”，听得远处啸声，及石后人声，本已蓄怒待发，如今凌慕农身形既现，立时一声怒啼，三足齐划，凌空扑到！

上官灵在递出“紫飞花”之时，早把右手的文昌笔，左手的匕首，准备停当，心想这柄匕首，锐可洞石穿石，杀得了守护“三叶仙兰实”的“长发神狒”，难道就杀不了这只怪物？

所以凌慕农一走，他也飞身扑向“三目蟾蜍”，恰好成了凌空相对！“三目蟾蜍”不知体内所蕴奇毒，几乎已被那根仙兰叶灭尽，怒啼起处，阔腮一张，喷出几缕淡淡黑雾！

上官灵若用“紫飞花”，当然不会被这黑雾喷中，如今既用文昌笔及匕首，自需近身施为，仗着口内含有灵丹，黑雾又薄，一屏呼吸，抢入黑雾之中，匕首直搦“三目蟾蜍”当头，文昌笔使了一招“毒龙寻穴”，刺向凌慕农所说竖目以上的致命白线！

“三目蟾蜍”的足上有蹼，凌空转折，灵活已极，本来不会被上官灵刺中，但因平日所喷剧毒黑雾，中物立死，身上也刀剑难伤，所以见人已被黑雾罩住，根本未加闪躲！

猛不防上官灵居然有术防毒，冲入黑雾，右手文昌笔左手匕首，一齐搦个正着！

匕首正好搦中“三目蟾蜍”的阔唇以上，上官灵只觉得不但未曾搦进它那暗蓝色的厚皮之内，反而被一股奇大的反弹力量，弹得左臂奇酸，几乎连匕首都把握不住！

但文昌笔那招“毒龙寻穴”，却算得准确无比，正好点中竖目至头顶中心的若隐若现白线！

白线果然柔软无比，应笔立破，空中喷起一溜紫色血雨，宛如飞泉，“三目蟾蜍”一声惨厉狂啼，尽量向上官灵喷出腹内余毒，便即坠地死去！

它垂死所喷毒雾，比前稍浓，上官灵觉得不但腥臭难闻，头脑之间，也晕眩得几乎无法忍受！

心中一惊，赶紧把口内所含的“朱苓丹”咽下，并随同降落，用匕首挖出“三目蟾蜍”的那只竖目，整个吞服！

这时，远方的啸声已不再闻，想像之中，那位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，定然是在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的“鸠头神杖”、“百步乌风草”以下，拼死力斗！

上官灵本想赶去接应，但此刻头脑中的那股奇异晕眩虽减，腹中却又极其难过的闷胀起来！

知道定然是所服那只竖目的力量发作，必须立时觅地静坐，运气行功，不然不但无益，可能还有其他危险！

这种情况之下，上官灵只得遵从凌慕农所说，纵入“三目蟾蜍”的所居洞内。

说也奇怪，这等奇毒之物居住的洞内，居然洁净异常，毫无意料中的奇腥极秽之状！

上官灵盘膝坐地，运气行功，但对腹间的闷胀，不仅不见轻松，反而越来越闷，越来越胀，到了最后，上官灵业已无法忍受这种痛苦，难过得不住呻吟，满地乱滚！

这时洞内石壁之上，突然起了一阵轻响，接着便有一缕冷风，直袭上官灵的“丹田”重穴！

上官灵身上猛感透骨阴寒，自然而然地向右一滚！

才一个翻身，这回改在“中府”穴上，又中了一缕冷风，上官灵全身一颤，又是一个翻转！

洞中阒无一人，那不知所来的冷风，却越来越疾，每一次均袭中上官灵身上的不同大穴，逼得他片刻不停地连连翻转！

他接连翻了三十六次以后，也就是三十六处大穴，全被袭遍，冷风才止！上官灵一身冷汗四肢酸麻，但丹田小腹的闷胀，却已完全消去！

心神略定，想起所遇太奇，因觉得身上疲乏异常，遂仍躺在地上，双眼搜索四周洞壁！

果然在右边壁上，发现着个五寸圆小洞，知道方才定系有人隔洞用极高功力救了自己，正待一跃而起，看看洞那边究竟是何光景，突见小洞之内出现了两只人眼！

这两只人眼，毫无什么内家高手的所蕴精光，只是极其平和地瞥了上官灵一眼，缓缓发话说道：“小娃儿不要乱动，你是不是吃了这洞内那只‘三目蟾蜍’的丹元所化竖目？”

适才那种奇异痛苦，已使上官灵深知戒惧，闻言忙自答道：“老前辈猜得不错，我叫上官灵，正是吃了‘三目蟾蜍’的当中那只眼睛，方才难过得要死，承老前辈帮忙，现在已经好了，谢谢你啦！”

小洞内那只人眼之中，突然闪烁一种奇异光辉，凝视上官灵片刻，徐徐说道：“上官灵，你的福缘真好！既然能够弄死‘三目蟾蜍’，总学过内家吐纳之术，你先盘膝静坐，调匀真气，流转周身，看看可能打通‘督’‘任’二脉，冲破‘生死玄关’？”

上官灵知道这打通“督”“任”二脉，及冲破“生死玄关”，是师傅苦练多年，最近经“夺魂旗”、天痴道长两位绝世高人助力，才能达到的内家极高境界，自己怎敢有此奢望？

心中虽然不信，仍然照隔洞人所说施为，但一经运功，忽然觉得大异昔时，“督”“任”二脉之间，业已畅通无阻！

上官灵这一喜非同小可，赶紧气调“九宫雷府”“十二重楼”，准备逆冲“生死玄关”，但忽然想起一事，这隔洞之人语音收尾之处，有点特殊，仿佛曾在哪里听过？

越想越觉熟悉，但又偏偏想不出究竟在何时何地听过！上官灵就这一念生歧，气机即难再纯，真气始终在“玉枕”左右周旋，无法把那内家视为极其阴闭难通的“生死玄关”冲破！

上官灵越急真气越是不纯，在再度急出一身大汗之际，肋下又吹来一阵冷风，心中烦乱立止！

赶紧屏虑凝神，再运功力，这回竟把“生死玄关”，一冲便破！

上官灵心头狂喜，百骸皆舒，方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隔洞那人又复发话问道：“上官灵，你年纪轻轻，怎的心神如此不专？方才在那紧要关头，想些什么？”

上官灵含笑说道：“我因听老前辈说话语音，收尾之处极熟，仿佛曾在哪里……”

隔洞那人等上官灵说完，便即笑道：“我近二十年来，不曾离此半步，你一共不过十四五岁年纪，怎会遇见过我？今天这段缘法，太不寻常，你且把你的来历宗派，及这十几年来江湖中有什么特殊大事，对我讲讲！”

上官灵因既无隐瞒必要，又受了这个隔洞之人的莫大恩惠，遂将自己来历，及一切所见所闻，细细说出，并请教对方名号。

隔洞那人静静听完说道：“我此生此世，已不愿再入江湖，昔日名号，连自己均已忘记，你我既在洞中相遇，就叫我‘洞中老人’便了。你方才所说各点，有一事仿佛甚奇，‘西道’、‘南笔’、‘北剑’、‘东僧’，以及‘罗刹门’掌教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这些人物暂不必谈，光说那‘夺魂旗’，此人心狠手毒，生平决不会做一件好事，那扫荡‘东海金蛟岛’鲍长雄盗窟，两救‘独杖震中州’龙子丹，及七里山追杀‘秦中双恶’等事，太不像是他所为，难道‘夺魂旗’之中，有真有假？”

说到此处，略停片刻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不过我对制服‘夺魂旗’之道，素有心得，目前时间不够，先教你一种手法，在‘东海长生矶’，‘庐山小天池’两处，向‘夺魂旗’施展，便可试出他是真是假。然后你再来此地，我愿意把一生所学，隔洞相传，只要下上半载苦功，包管能成全你用剑斗败‘北剑’，用旗卷倒‘夺魂旗’的雄心大志！”

上官灵听这位“洞中老人”说得太过玄虚，不禁失笑问道：“老前辈，据我所知，当世武林高人之中，似以‘乾坤五绝’与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分庭抗礼，而这六人以内，又得让‘南笔’诸葛逸略秀群伦！但照老前辈这样说法，岂非天下数你第一？老前辈既然见爱，你把真实姓名，告诉我好吗？”

“洞中老人”闻言略为沉吟，然后长喟一声说道：“武林万派同源，各具专长，何必非要有什么第一第二之分？我姓名暂时不说，等你再度来时，送你两样东西，交给‘南笔’诸葛逸，及‘西道’天痴一看，便可了然，也

博故人一笑！”

说至此处，似看出上官灵心有所疑，微笑说道：“难怪你心中疑惑，我纵然本领通天，半载相传，便足使你能斗败‘乾坤五绝’之中人物，实在太难令人相信！这原因全在你所服的那只‘三目蟾蜍’所化竖目，功效无比，周身经脉畅通，真力也增强数倍，只须多学几样精奇绝妙的掌招兵刃，便足与世争雄！但我在未曾传授之先，有良言相劝，武学一道，首重强身，非到万不得已之下，不得恃技凌人，逞强好胜！”

上官灵恭身起立，肃然受教，心内在对这位“洞中老人”的感激之中，又加上了几分敬佩！

“洞中老人”说道：“你已学会了‘西道’天痴的‘玄天七十二拂’，将来可能还有机缘学得‘南笔’诸葛逸的‘生花七笔’，这两样全是足以震慑江湖的武林绝学！但我今日相传的，只有两招，一招叫‘冤沉海底’，一招叫‘恨满心头’，这是我近二十年，独居古洞参究所得，武林中绝对不曾见过！”

上官灵听“洞中老人”只传自己两招，一招叫做“冤沉海底”，一招叫做“恨满心头”，起初真有点暗暗好笑这种怪名称，哪里像是什么武功招术，但忽然瞥见“洞中老人”说完这几句话后，一向淡漠的眼光之中，突地暴射两股锐厉精芒，心头不由一惊，悟出这位伤心人别有怀抱，才故意定的这两招名称，可能具有特殊威力！

“洞中老人”双眼以内精芒，渐渐收敛，又恢复了起初的平和之状，遂即隔洞细细口授这“冤沉海底”“恨满心头”两招，精微奥妙的运用手法。

上官灵打的本是上乘内家根底，一路上遇见的又全是一流高人，自然极其识货，一学之后，便知道两招确实神妙无方，威力莫测！

“洞中老人”见上官灵学会以后，又叫他演练一遍，果然毫无差错，声音微带兴奋地说道：“你资质果然太好，无怪天痴老道，一见钟爱！你在遇见‘夺魂旗’以后，先用第一招‘冤沉海底’，他看不透深浅，必然不肯硬接，不是以‘摘星换位’，向左横飘，便是用‘旋叶随风’，回身反击。你不论他如何闪躲，立时转化‘恨满心头’，这招太奇诡，任何人防所难防，也就在这刹之间，可以试出‘夺魂旗’本色是真是假！”

上官灵愕然问道：“怎么会知道‘夺魂旗’的真假？”

“洞中老人”说道：“真‘夺魂旗’在这种危急关头，必然不再勉强躲避，而突发‘七煞寒灵阴功’之中的‘摄魂手’反抓你的天灵‘百会’重穴！”

上官灵闻言眉头紧皱问道：“我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和他一拼？”

“洞中老人”笑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！他只要一用‘摄魂手’，你便收势退出，让‘西道’天痴，或是‘南笔’诸葛逸与他招呼！等你再到此地，我便传你专破他的‘七煞寒灵阴功’手法！”

上官灵想了一想说道：“我一定照老前辈的话做，但真‘夺魂旗’，对那招‘恨满心头’，会用‘七煞寒灵阴功’中的‘摄魂手’反拼，假‘夺魂旗’……”

“洞中老人”不等上官灵说完，便即答道：“假‘夺魂旗’怎样化解这招绝学？我也不得而知，但我据你所说判断，假‘夺魂旗’心术不坏，揭破他面目以后，可请天痴老道及诸葛逸等人，适可而止！”

上官灵听完，眼珠一转，向“洞中老人”笑道：“老前辈要等我下次来此，才肯教授别的功夫，现在大概快要赶我走了吧？”

“洞中老人”笑道：“今日之缘，确尽于此，你不要在我面前弄鬼灵精，还有什么话？想问快问！”

上官灵说道：“我初到中原，认不得路，‘百草老人’凌慕农，又不知被什么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，追到哪里去了？这里到底是哪一省？哪一县？什么山？什么谷？下次再来，才容易找！”

“洞中老人”“呀”了一声答道：“十八九年的洞中岁月，已经使我把以前的往事，忘记得宛如过眼云烟，这里大概是安徽南部，山谷之名，却不知道。你出洞以后，在附近找个猎户樵夫，问问便了！”

上官灵知道任何人再有伤心恨事，也不会把自己住在何处忘掉，越发猜出其中奥秘重重，又复含笑问道：“老前辈一个人独居古洞，饮食由谁供应？要不要我帮你采集些山粮之类？”

“洞中老人”笑道：“你想得倒颇为周到，但我洞内存粮甚多，何况我已渐能辟谷，七日仅食一次，又有云泉供饮，不必费心！再来之时，那本‘无字真经’，若已取回，带来给我看上一看，或对天痴老道有益？”

上官灵点头答应，又复笑道：“老前辈对我恩厚如山，你让我看看你的身材容貌，和所住之处好么？”

“洞中老人”摇头答道：“我知道你急于想猜出我的真实姓名，但我生平说话不二，下次来时自知，这次不但不告诉你，还要你答应不向天痴、诸葛逸等人，说出这段遭遇！”

上官灵见“洞中老人”越是不肯说明身份，好奇心越切，一面口内唯唯，一面蓦然纵身抢往洞壁，想从那小石洞中，看看隔洞究竟！

但身才纵起，洞穴中吹来一阵劲急冷风，硬把上官灵阻住，“洞中老人”也似笑似嗔地说道：“小娃儿不要过份淘气，你在东海、庐山两处，会过‘夺魂旗’以后，再来此地！”

说完，一阵轻微的磨石之音，洞穴便行自动关闭！

上官灵唤了几句老前辈，毫无回音，只得怅然出了这座“三目蟾蜍”所居的幽深古洞！

出洞以后，因下次仍需再来，遂在洞口左右，仔细留神，把周围形势记熟！

但地点山名，仍无人可问，上官灵知道这条深谷之中，既出了那只“三目蟾蜍”，一般猎户樵夫，自然裹足不前，只得扑奔谷口，要想出谷寻人问讯，并看看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，是否业已遭遇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的毒手？

走到离谷口尚有两个转折之处，上官灵眉头便已紧皱，心中好生为那位“百草老人”担忧，因为不但石地上留有不少血迹，石缝及树杆之间，并嵌有许多自己交与凌慕农防身所用“紫飞花”的锐利钢片！

上官灵既发现有人动手的痕迹，足下焉不加劲狂驰，刹那间便自奔出谷口，但谷口外哪有人踪？不过地上每隔丈许，总留着三两点血迹，显见是有人负伤狂奔，沿路所滴！

凌慕农对上官灵情意颇厚，也多亏他冒着奇险，引来此地，才会遇上那位武学极高，口气极大的“洞中老人”，学了两招怪招，及打通周身经脉，增强真力！

所以上官灵一见这点点血迹，料想凌慕农九死一生，心中好不难过，根本不再顾及其他，只是朝着这血迹方向猛赶！

不知赶了多远，地上血迹早无，连那“洞中老人”所居幽谷，也已隐入

层峦叠嶂之后！

上官灵知道自己倘若这样走下去，下次再想来拜谒“洞中老人”之际，便将踏遍万壑千峰，大费心力！

但目前偏偏寻不见任何人可以询问，究竟是走？是留？委实难以决定！

他半躺在一块大石之上，背倚古树，正在筹思行止之际，忽然听得二三丈外，有一种细微声音，不由倏然坐起，目注沉沉暗影之中的一片茂密竹林，发话问道：“林内何人？请出一会！”

这时长夜已过，曙色熏微，林中冷笑一声，闪出一个手持“鸪头铁杖”的高大黄衣老人，银发银须，双眼威芒四射，神光极足，但左胯之间，却一片殷然血渍！

上官灵一见这黄衣老人的装束形貌，及手中所持的“鸪头铁杖”，便愕然起立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号称‘鸪杖神翁’，自诩能够一手飞出九茎‘乌风铁草’的谈白水？”

黄衣老人目光炯若寒星地一注上官灵，哑然失笑说道：“小娃儿，你若不是年纪太轻的话，就这直呼老夫姓名一事，便已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

上官灵见他这等狂傲，气得把眼一瞪说道：“叫你一声谈白水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嫌我年轻，年轻人才来日方长，不像你已经爬进棺材半截，我偏要叫，谈白水！有一位‘百草老人’，可曾与你动手？他现在何处？”

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，几乎被上官灵这几句话气死，“鸪头铁杖”在山石上不住丁丁点地作响，左手几度欲扬未扬，颔下银须，也根根劲急地飘然欲起！

上官灵见状晒道：“你装出这副凶相，吓得了谁？快告诉我，我那好朋友‘百草老人’，可是被你所害？”

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，已怒极待发，但这些江湖怪杰，性情就是这样难以捉摸，上官灵毫无怯色的那副神情，竟使他渐渐平静下来，最后居然怒容尽泯，微笑说道：“凌慕农老匹夫，中了我九茎‘乌风铁草’，此时不知在何处挣命？像他那种人物，有甚交头？不如跟我作徒弟，学些震压江湖的绝世武学！”

上官灵“呸”的一声说道：“谈白水，亏你在武林还有些名头，说话怎的这样不知羞耻？你说‘百草老人’中了你的‘乌风铁草’，我却要问你，你身上这片血迹，是被谁打的？”

“鸪杖神翁”长眉微剔，脸上一红，上官灵又继续说道：“凭你这点功夫，也配想做我的师傅？告诉你谈白水，不要倚老卖老，俗语说得好，‘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尘世新人换旧人！’我若不看你年纪这大，又身负伤痕，顶多用上两招，不叫你‘恨满心头’，便叫你‘冤沉海底’！”

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在武林的名头艺业，确实仅次于“乾坤五绝”，及“罗刹门”掌教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平素骄狂已极！今天碰到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上官灵，眉头微皱说道：“小娃儿不吃些苦头，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且尝尝老夫罡掌滋味！”

左掌略扬，当胸轻推，只用了六成功力，劲气狂飘已如浪卷涛翻地呼然出手！

上官灵被“夺魂旗”“分经错脉”以后，功力已增，服下“三目蟾蜍”丹元，又听“洞中老人”说是真力加强数倍，但因尚未试过，心中难信，如今见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凌空发掌，遂也右掌一推，劈空硬接！

这一掌，上官灵存心试验自己真气内力，增强到什么程度，所以是以九成真力施为，两股劈空劲气，一接之下，居然把大名鼎鼎的“鸠杖神翁”，震得退出三步！

谈白水作梦也未想到上官灵有那些旷世奇遇，心头激灵灵地一个寒颤，暗道这少年究竟是哪一派门徒，功力之强，与年龄之轻，简直不成比例！

上官灵一掌震退“鸠杖神翁”，试出自己果然功力大增，遂晒然笑道：“谈白水，怎么样？凭你这点徒具虚名的功夫，就想忝为人师，岂不好笑？你要不要把你那‘鸠头铁杖’，和什么‘百步乌风铁草’，也试上一试！”

谈白水虽然暗惊上官灵内家真力，强得吓人，但心仍不服，认为方才轻敌，只用了六成真力，以致受挫，遂阴恻恻地冷笑连声，把脸往下一沉说道：“小娃儿懂些什么？方才老夫怕你禁不住太强真力，所以才手下留情，你既不识抬举，叫你吃点大苦也好！”

话完，右手暗凝真力，“鸠头铁杖”入石三寸，然后双掌一翻，当胸齐拄，疾风劲气，排空涌出，果然威势无俦，带着沙石惊飞，强猛已极！

上官灵看出厉害，也未敢丝毫怠慢，气聚丹田，以十成功力，翻掌吐劲硬接！

他虽迭经奇遇，因尚未加以刻苦锻炼，在目前来说，最多与这位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功力相若！但谈白水腾间，挨了不少“紫飞花”，身上带伤，真气自然要略打折扣，所以第二掌彼此全力互击之下，上官灵心头略震，保持了个原式不动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却须发若飞，黄衣飘飘，又复向后退了两步！

这样一来，不由谈白水不惊讶万状，长眉双剔，杀气顿生，“叮当”一声，拔出了嵌入石中的“鸠头铁杖”！

上官灵知道人家既叫“鸠杖神翁”，则这根“鸠头铁杖”之上，定有惊人艺业，遂也把自己的文昌笔，握在手内！

谈白水单手持杖，目注上官灵，不纵不跃地一步一步慢慢向前，上官灵正想笑他何必如此装模作样，但一丝晒笑，尚未浮上嘴角，谈白水业已改慢为快，快得宛如石火电光，“鸠头铁杖”带着慑人心魂的锐啸风声，当头砸下！

上官灵因自己文昌笔的份量，远不若对方兵器沉重，怕有伤损，怎肯硬接，方自滑步飘身，要想以小巧之技避招，并觅隙还攻，谁知谈白水这根“鸠头铁杖”，名不虚传，那强猛的当头一击，竟是虚招，幻成一片杖山，飒飒惊风，把他全身罩住！

上官灵身处危境，万般无奈，只得依旧施展师门脱难绝招“灵鸟展翅巧渡天河”，用“铁板桥”功，全身平塌及地，然后左手微推地面，以绝顶轻功，向右横飘六尺，躲出对方光密如幕的一片杖山之外！

满身冷汗的刚刚起立，那位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仰天纵声狂笑说道：“老夫一用‘鸠头铁杖’，若在五十招内，不能使你兵刃出手，江湖中便除去谈白水三字！”

上官灵笑声大起，笑得弯腰捧腹！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长眉双剔，含怒叱道：“小娃儿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上官灵止笑扬眉，撇嘴说道：“谈白水，别说你五十招内胜不了，即使再加五十招也未必能成！”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气得连声“嘿嘿”冷笑！手中“鸠头铁杖”用力一

顿，“叮当”声中，激出一溜火星！目光中煞气倏现，“鸪头铁杖”单手一挥，带起一片划空锐啸！

上官灵手中文昌笔一竖，昂然不惧，并哂笑道：“谈白水，怕输就怕输，少装模作样地吓唬人。”

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几曾被人如此讥笑过，闻言之下，气得浑身颤抖，厉叱起处！“鸪头铁杖”蓄足了全身劲力，一招“三花盖顶”，幻出千重杖影，砸顶拍肩，迅如雷电般，往上官灵头上攻到。

上官灵知道对方杖法不俗，神色间略带惊异，招到不敢硬接，塌肩滑步，让杖挥笔出招，文昌笔挟一片惊风，刺双肋，点“环跳”，一招三式，照样回攻过去。

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以成名多年的身份，与上官灵这等年轻人物动手拆招，原本已怕被江湖中人嘲笑，未料一招乍出，对方这个小娃儿竟敢以牙还牙，丝毫不留余地，怒极之下铁杖一沉，杖尾疾挑上官灵来笔，再趁势扭身斜出三尺！

上官灵招出遇阻，晃身侧走，文昌笔动作如电，不等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变式还手，立刻施展他师傅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所授三十六路“文昌笔法”，全力猛攻！

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所以会失去先机，一来因为两腿已受“紫飞花”之伤，二来第一次挥杖进招，便几乎把上官灵毁在杖下，心头未免依然有点轻敌所致！惊怒下他一连闪过上官灵六七招猛攻，手中“鸪头铁杖”好不容易才施出逼向上官灵咽喉的一招“锁咽扎舌”，趁势横杖旋身，呼呼劲风嘶啸，“狂风落叶”“浪卷流沙”连环两招出手，硬把上官灵逼出一丈以外，厉啸陡起，化守为攻，奇招迭出！

上官灵一招受挫，立处下风！晃眼十来个照面，在对方一片劲风杖影，无数鸪头飞袭以下，奋力展尽三十六路“文昌笔法”精微，才勉强守住门户。

然而四十招一过，便即险象横生！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胜望在握，狂笑连连，“鸪头铁杖”一紧，砸肩、拍肋、扫两腿，出手一招，分攻上官灵多处部位！

上官灵勇斗四十余招，身上已渐渐见汗，因对方这一杖威力奇强，晃肩点足，弓身斜跃两丈，脱出谈白水“鸪头铁杖”的威力之外！

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意气扬扬，哈哈笑道：“小娃儿，连五十招尚未满……”

上官灵拭去额上热汗，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谈白水，且莫卖狂，你再接我五十招试试？”

语出招出，上官灵二次欺身之下，施展的是天痴道长所授“玄天七十二拂”，出手第一招“拂袖扬尘”文昌笔暂代云帚拂尘，虽无原来那种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般的阴柔暗劲，但招术递出去，依旧威势绝伦，非同小可！

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看出对方招中套招，式中藏式，不由怔然，晃身略退。

上官灵点足跟进，文昌笔挥出漫空笔花，中刺“章台”，下闭“涌泉”！出手一招，竟能分攻上、中、下三处要害！

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悚然而惊，倏即悟到，这种招术，当世绝无仅有，定是昔年“乾坤五绝”之中，“西道”天痴道长的“玄天七十二拂”！

于是，谈白水在拆解之中，不免暗自忖道：对方年纪轻轻，却从何处得

了“西道”天痴的不传绝学？出招虽无那股遇强更强的阴柔之劲，但就凭那七十二式妙化无方的神奇打法，自己若想在百招内胜他，恐怕也无能为力！然则，自己话说太满，难道百招不胜，真个便把谈白水三字，从江湖之中勾却？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想到这里，不禁又惊又急！无奈之下，一杖虚晃，腾身横飘三丈。

上官灵初试绝学，果然威力奇强，方自得意，忽见对方退出，诧异问道：“谈白水！百招未满，你为何怯战？”

“鸠杖神翁”内心含愧，面上毫无表情地答道：“老夫入山匆匆，忘了一件要事，你在此候我半日，再打以后的四十余招如何？”

上官灵闻言哈哈大笑道：“谈白水，你明明打赌怕输，却拿这种骗小孩子都骗不过的话来搪塞！天大的事，也等打完了百招走！”

说完欺身进步，又是一笔挥出！

“鸠杖神翁”撒身狞笑道：“那么你陪我一同走走！”

声落人出，腾身间一跃四丈，上官灵不舍紧追，两人就此各展轻功身法，电掣风驰般的互相追逐！

追了约莫十里左右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苦于两腿间已被“百草老人”，用上官灵所借“紫飞花”打伤，经这竭力奔驰，又复隐隐作痛！虽然无甚大碍，轻功上终不能像平时一般施展，故而非但不能把上官灵甩却，两人之间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近了！

幸而前面不远，适有一片密林挡道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忍着两腿间的伤痛，运气猛力纵身，仅仅两个起落，便已遁入密林以内。

上官灵想不到谈白水居然想逃，等他追到林前，对方业已踪迹不见！

他脚踏半晌，考虑进不进林，因为江湖上有“穷寇莫追，遇林莫入！”戒语，以防敌暗我明，易为对方所算！

但上官灵听说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，被谈白水“乌风铁草”所伤，不加以报复，怎能甘心？愤怒之下，不顾一切地，文昌笔横护当胸，穿林而入！

这种行为极其冒险，上官灵何尝不深识厉害，入林身形疾晃，忽左忽右，横飘丈余，落地后又连绕两折，往一株大树上一贴，拢目察看林内动静。

他料到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绝不会穿林而逃，然而林内阴暗难辨，地势又广，对头暗伏其中，必须特别小心谨慎！蓦地一声阴笑来自顶上，上官灵霍然而惊，文昌笔就势疾穿，劲风撼树，打出一招“穿云拿月”！

劲风所致，谈白水黄色长衫的人影一飘，隐入林木深处，并传来一阵笑声说道：“老夫若不是委实身有要事，岂肯容你这小鬼，如此猖獗？今天且给你一点厉害瞧瞧，他日江湖相会，若再不识抬举，便没有这样便宜的事了！”

语音才落，上官灵突觉上下左右，齐响劲风，忙把文昌笔舞成一团精光，护住当前，静观究竟！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生平以得意暗器“百步乌风铁草”自傲，手法也委实高明，一发九茎，茎茎均穿过上官灵的文昌笔影，而未丝毫触碰，并在他倚作屏障的大树干上，打成了一蓬兰草模样，迎风飘拂！

上官灵见他这“乌风铁草”，出手化为九路，末后仍能齐归一点，尤其是硬从自己的文昌笔影之中透进，便知道自己委实只靠几样奇遇，真正功夫比起这位江湖怪杰，仍然差得太远！既识厉害，又在这种深林之内，上官灵纵然胆大包天，只得听任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的长笑之声，渐渐隐入林木深处！

一场糊里糊涂的争斗结束，上官灵仰首长吁，胸中仿佛有得有失！

感觉得意的是“三目蟾蜍”的丹元，对增强真气内力方面，果有奇效，自己硬接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两掌，居然毫不逊色！而初以文昌笔运用“玄天七十二拂”，也试出威力极强，神妙莫测！略微失意的则是这一路穷追，已不知离“洞中老人”所居那条幽谷多远？根本无法再行找人打听地名，他日再度来时万一找寻不着，却怎么办？

虽然感觉为难，但事已过去，急也无用，上官灵只得缓步出林，准备还是觅人问路，先奔“东海长生矶”，参与那场为期就在眼前的武林盛会！

刚刚走到林口，便见林外远远有条身法极快的人影一晃！上官灵一来认定深山密林，不致巧遇别人；二来看出那人影身法绝高，以为又是那位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悄悄绕回，想对自己有甚不利！

所以眉梢蕴怒隐伏林边，等那条人影，驰到近前，才突然暴喝一声，双掌凝足九成以上真力，呼然出手，劲气排空，带着不少断枝落叶，一齐向那林外人影卷去！

林外人影，想不到有人暗算，排空劲气一到，驻足吸胸，人像只飞鸟般地倒退丈许，好俊的轻功，仓促应战，仍能飘飘自若的，把上官灵这突然一掌，从容避过！

上官灵人随掌后，凌空扑出，但等人到林外，脸上不由一红，看出林外人影，哪里是什么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？却是一位身高不满五尺，却奇胖无比的灰衣老人！

矮胖灰衣老人，突受袭击，本来脸上满布怒容，一头苍白短发，根根劲直翘起，在见到上官灵现身以后，似因对方年纪太轻，略为平息，但仍极其不悦地，把两道又短又浓的眉头一皱问道：“你这小娃儿，怎么这样狠毒？伏在林中，对陌生人暗下辣手！我虽不值得与你计较，但却要你据实报出师门宗派，将来好找你的大人问罪！”

上官灵贸然发掌，打错了人，满怀歉意，本待表达歉意，如今却因这灰衣矮胖老人，老气横秋，神情过傲，话又说得颇不好听，竟自犯了脾气，把头一偏，傲然答道：“我打错了人，本想赔礼，但听你说得这样凶法，却偏偏不服！打你的是我，你有多大本领，对我施展就是，为什么要找我师傅，我师傅你惹得起么？”

灰衣矮胖老人，静静听完，眉梢一扬，哈哈笑道：“我对这莽莽江湖，实在生疏太久，不知道十数年来，老老小小，究竟出了多少狠天狠地人物？你既如此倔强，我就先把你擒住，再找你师傅理论！”

人未见动，最后一句的“理论”二字，竟似在上官灵对面所说，一只色若朱砂，又肥又厚的肉掌，五指齐舒，快得几乎分不清来势，已向肩头抓到！

上官灵从自己暗伏林内，劈空一掌未曾击中之时，便已看出这矮胖老人武学奇高，所以口中虽在针锋相对，其实早加提防，见对方五指抓到，身形微塌，但不是往旁边纵避，却冒着奇险，硬从矮胖老人臂下钻进，右手一招“金豹露爪”，击向对方丹田，口中喝道：“想擒我哪有这么容易，你倚老卖老，倒蛮像是什么有名人物似的，且吃我一掌，试试你到底有多大功力？”

上官灵敢用这样险招，委实出于矮胖灰衣老人意外，加上听他如此说法，老人倚仗一身极厚内功，双眉微剔，果然不躲，只半侧身躯，闪开丹田要害，在左胯骨上，硬挨上官灵一掌！

这样一来，双方均有点出于意外，上官灵本来明知这一掌决打不中，但

因心愤矮胖老人的语意神情太傲，要想使他略知厉害，所以依旧用了九成以上真力！

如今对方居然不避，上官灵不由大惊，以为老人腿骨定然应掌立折，剑眉直蹙，要想卸劲收势，但因变生顷刻，业已不及！

灰衣矮胖老人，则万想不到一个十四五岁小年，能有如此深厚强劲的内家真力，等到发觉不对之时，再让业已不及，索性功贯双足，气聚丹田，硬挨一掌！

这一掌把灰衣矮胖老人，硬给震出三步，胯骨奇痛欲裂，一双环眼，怒视上官灵，已然在精光炯炯之中，满含杀气！

上官灵毕竟年轻，这回却不知机，还向矮胖老人调侃笑道：“你这条大腿，居然长得特别结实，若换常人，恐怕早就断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矮胖老人双目神光突射，舌尖暴响春雷，喝道：“不知死活的小贼，休再轻狂，与我先拿半条命来！”

右手一扬，那色若朱砂的手掌，几乎涨大了一倍有余，照准上官灵，“呼”的一声，劈空击出，人也跟踪飞扑，右手骈指如戟，蓄劲待发！

上官灵吃亏在根本就不曾摸清，这与自己动手的矮胖老人，究竟是武林之中的哪一流人物？自己如今倚仗真力极强，连与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硬拼，都未曾受挫，自然不会过份重视这看去并不十分起眼的矮胖老人，遂双掌齐翻，准备把对方凌空震退！

哪知这一次却碰到了顶头货色，吃了大苦！上官灵双掌才翻到胸前，一股重如山岳，奇强无比的无形劲气，业已漫空涌到，上官灵此时已知不敌，但再想以小巧身法避让，业已太迟，只得咬牙撤回二成真力，保住心头，用八成真力，略卸对方来势！

两股内家真力一接，上官灵立觉双掌欲折，心头狂震，眼前直转金花，就在这种生死关头，肋下又复中了矮胖老人一指！但这一指，不曾点中上官灵要穴，却无巧不巧地，点中了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送给他的那面“阎婆血令”金牌，矮胖老人觉得有物碍手，将指改用掌拍上官灵晕穴，把他击晕倒地！

矮胖老人似有急事，冷冷看了晕绝在地的上官灵一眼便待不顾而去，但忽然想起适才他衣内那件阻碍自己指力之物，又复驻足伸手，一撩上官灵衣襟，看见他腰间所佩的那面血令金牌，不由眉头立皱，“咦”了一声，脸上现出极度踌躇之色！

踌躇片刻，蹲身为上官灵一诊脉息，喂他吃了三粒丹药，然后替他拍开晕穴说道：“我想不到你是‘罗刹门’掌教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的弟子，我并不怕你的师傅，但昔年彼此曾有一面之识，误把后辈打伤，总觉不好意思！目前一来你这伤势，必须每隔三日，服我自炼的‘固元益气灵丹’三粒，才能复元；二来我有急事赶往东海，所以决定带你同行，等替你把伤势治愈，及办好我东海之事以后，再送你回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找你师傅理论此事！”

上官灵听这矮胖老头因那一面“阎婆血令”，便把自己当作是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的弟子，不由颇觉好笑，正待相驳！但听到后来，听他要把自己带往东海，一面疗伤，一面办事，不由童心又动，暗想自己欲奔东海，正愁认不得路，何不装回糊涂？让他带走！好在这矮胖老头，又不知自己全身经脉畅通，伤势复原极速，随便什么时候，都可悄悄溜掉！让这老头，将来找上罗浮山，与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糊里糊涂地闹上一场，也蛮有趣！

矮胖灰衣老头，见上官灵脸上冷漠漠的，未露丝毫喜怒神色，又复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尚不大服气，但因辈份关系，就是要打，我也只能与你师傅过手，不能再和你打，你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上官灵连看都不看这矮胖老人，只仰望云空，摇了摇头。

矮胖老人只得自报字号说道：“你有没有听孟三娘向你说过‘乾坤五绝’？我就是五绝之中的‘北剑’蒲琨！”

“北剑”蒲琨的名头太大，真令上官灵好生惊奇，暗想怪不得一掌硬对，便吃了大亏，原来自己又遇上了“乾坤五绝”的其中一绝！

但忽然想起这矮胖老头，既是“北剑”，怎的身上未见带剑？目光不由在蒲琨的肩头腰上，来回注视！

蒲琨似是看出上官灵心中所想，微笑说道：“你大概疑心‘北剑’怎不带剑？告诉你，我的“三指剑”，被我不成材的儿子蒲铿，偷去了！据我暗中调查，蒲铿不知吃了什么人的苦头，竟然彼此约在‘东海长生矶’，‘乾坤五绝’中的‘东僧’醉头陀处，再作决斗！他虽然瞒我，我却不能轻易让人折辱蒲家剑术威名，所以特地暗跟下来！你随我这趟东海之行，定有一场罕世难逢的武林好戏可看，也不算冤枉的了！”

上官灵听得心中恍然，并暗暗好笑“东海长生矶”之会的这段因由，自己比“北剑蒲琨”，明白多多，目前不如装傻硬装到底，让他带至“东海长生矶”再说！

“北剑蒲琨”此时因发现那面“阎婆血令”金牌，认定上官灵是“罗刹门”掌教，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的弟子，见他始终一语不发，也无可如何，只得带他直奔东海！

“长生矶”离佛教胜地普陀山不远，是一座极小的海岛别称，“乾坤五绝”中的“东僧”醉头陀，除了云游任侠以外，长年均卓锡此地。

是七月底近八月的天气，这位以醉名世的空门奇侠，正独自坐在近海的一块大礁石上，一手提着一根香热狗腿，一手提着一只大酒葫芦，一口美酒、一口狗肉地大吃大喝，任凭飞激如珠的浪花，把百衲僧衣的下摆，完全染湿，也不稍加理会！

就在他吃得仿佛极其舒适之际，海面上出现了一叶孤帆，风急帆轻，不多时，便近滩前。船头站着个一身黑衣，又高又瘦之人，脸上冷冰冰地，不带半点血色，及任何喜怒表情，正是武林中人人头痛，认为善恶莫测，无法捉摸的“夺魂旗”来到！

“夺魂旗”平常极少以笑脸向人，但对这“东僧”醉头陀，却仿佛交情颇深，因海风吹浪，激石作响，距离略远，语音便听不清切，船未抵岸，即以真气传声叫道：“醉和尚，我替你清闲已久的‘长生矶’上，惹了一场极大麻烦，你怕是不怕？”

醉头陀吃喝依旧，直等“夺魂旗”下船，走到近前，才也斜着两只醉眼，把“夺魂旗”由头至脚，打量两遍，嘴角微撇，僧袍大袖倏然一挥，一阵强烈劲风拂处，硬把“夺魂旗”逼退了三尺左右！

“夺魂旗”诧然问道：“醉和尚我们别未多时，你怎么真的醉了起来？这算是哪门子的待客之道？”

醉头陀一扬头，自酒葫芦中，又喝了一大口酒，目光斜睨“夺魂旗”，满面不屑之声说道：“你讲得不错，‘长生矶’清闲已久，今后我要它继续清闲，尤其不欢迎你这种口是心非，满身血腥之人，今天算是最后一次，再

若看到你登上‘长生矾’头，休怪我醉和尚当门辱客！”

“夺魂旗”见这一向与自己交情极好的“东僧”醉头陀，突然改变态度，未免摸不着头！起初真颇有点激动，但毕竟冷静下来，在醉头陀身旁，找了一块大石坐下，慢慢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实在倒霉，仿佛江湖中人，全觉得‘夺魂旗’狠毒绝伦，可怕可杀！偏偏我就硬发现不了自己狠在何处？毒在何处？有什么可怕？有什么可杀？”

醉头陀啃了一块狗肉，一面咀嚼，一面喃喃说道：“尽屠静心禅寺二十三僧，还不算狠？把老方丈活剥人皮，还不算毒？对我醉和尚口是心非，不可不恨？罪孽滔天，不可不杀？”

“夺魂旗”听得自石上跳了起来，急急问道：“静心禅寺？是不是浙江少林支脉，静心老方丈主持的静心禅寺？”

醉头陀冷冷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三更刚过，全寺二十三名僧徒，每人天灵‘百汇穴’上，插着一枚缠有白骨骷髅红绸的三寸金针，一齐惨死！”

“夺魂旗”听完神色反似轻松了一点，继续问道：“你以为这件惨无人道的恶事，是我做的？”

醉头陀微微撇嘴说道：“那种上缠白骨骷髅红绸的三寸金针，经昔年到今日，我数不清见你用多少次！何况自静心老方丈身上剥下的人皮，也被强贴在寺门以外，制成了一面‘夺魂旗’模样！”

“夺魂旗”语音恢复到极度平淡，问道：“这事何时发生？”

醉头陀连看都不愿看“夺魂旗”，侧脸眼望浩荡波涛，简简单单地两句答复：“三个月以前，你何必明知故问？”

“夺魂旗”点头一笑，又复问道：“我上一次来你这‘长生矾’，距今约有多久？”

醉头陀似乎被他问得有点不大耐烦，咕嘟地喝了几大口酒，满布红丝的醉眼一瞪说道：“你以为我真日处醉乡，不知岁月？你上次来是百日以后，正好离此之后，便去做那件人神共愤的伤天害理之事！”

“夺魂旗”突然仰天长笑，笑声高亢入云，其中所含的内家真气，激荡得近海波涛，飞起一天水雾！

笑声渐渐由高转低，由洪转细，“夺魂旗”神情也随之俱变，到了后来，完全是仿佛奇冤莫诉的一片悲凉韵味！

第四章同舟共济

醉头陀乃绝世武林高手，自是知音，听出“夺魂旗”心意，皱眉问道：“你这样狂笑则甚？难道杀了那么多人，你的心中，还存有什么不平之气？”

“夺魂旗”长叹一声，正色说道：“我上次来此，虽不曾说明用意，其实是向你辞行！因为听得江湖传言，西北诸省，也有个‘夺魂旗’，经常出没，手下狠辣已极，才想亲自去查看一番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醉头陀已自鼻内“哼”了半声，冷冷说道：“这又是不是你口是心非，移祸江东的一贯伎俩？”

“夺魂旗”惨笑一声说道：“我也知道这种怪事，难令你信，但幸而我有不少人证！”

醉头陀听“夺魂旗”有人证，不由面露诧异，但旋即不屑地晒道：“谁知道你指使些什么人来故布疑阵！”

“夺魂旗”纵声狂笑说道：“‘西道’天痴道长，‘北剑’蒲琨老儿，凭我‘夺魂旗’，能不能够指使这两人颠倒黑白？”

醉头陀微微吃了一惊，似因“西道”、“北剑”之名，减去几分醉意，皱眉问道：“这件事怎么又会把天痴道士，和那颇为难缠的蒲琨老儿，牵涉在内？”

“夺魂旗”遂把七里山夜歼双凶，“北剑”蒲琨之子蒲铿折剑，及与“西道”天痴定约等事，细述一遍。

说完，又向醉头陀笑道：“这一来我不但与‘北剑’结下深仇，并因那一位假‘夺魂旗’，行为太坏，弄得天痴老道，也对我有不满，所以才想起你这个人醉心不醉，口醉眼不醉的醉和尚来，约他们于中秋后一日，到这‘长生矶’上一会！你昔日不是知我甚深么，这次究竟帮不帮我？”

醉头陀听完呵呵笑道：“‘西道、东僧、北剑、夺魂旗’，齐集‘长生矶’，只少一个‘南笔’诸葛逸，不然何殊‘乾坤五绝’二次论技？只要你方才所说属实，我一定帮你，不过有件事我想不大通，血洗静心禅寺一案，既不是你所为，难道那在西北出没的假‘夺魂旗’，要和你换个方向，跑到东南来了？”

“夺魂旗”微一沉吟，忽然跳将起来叫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大概江湖人物来往一传，东南‘夺魂旗’的事迹，传到西北，西北夺魂旗的事迹，传到东南，我听了假‘夺魂旗’的恶迹，赶去找他之际，恰好他也闻名来到东南，要与我会上一会？”

醉头陀点头笑道：“我正诧异以你先前扫荡‘金蛟岛’鲍长雄盗窟，两度义救‘独杖震中州’龙子丹等行为看来，似乎不会做出一夜尽屠二十三僧，并活剥人皮的惨毒手段！虽知凶器是上缠画有骷髅白骨红绸的三寸金针，仍未全信，不然在你尚未踏上矶头之时，便用这块狗骨头，把你打下海里去了！不过名震江湖的‘夺魂旗’，会闹起双包案来，确实是一件武林珍闻！”

“夺魂旗”屈指计道：“如今离会期尚有廿日左右，我就在近处找找那位假冒‘夺魂旗’名号之人，若能找到，岂不为江湖上了却一桩疑案？”

说完，便向醉头陀告别，纵上来时那一叶孤帆，乘风而去！

转眼间，九霄云净，万里光寒，一半清秋，十分明月，“夺魂旗”几乎遍搜浙省，毫无敌迹，只得返回“长生矶”，向醉头陀问道：“明夜便是会期，痴道士与蒲琨老儿，可有讯息？”

醉头陀“呵呵”笑道：“‘西道北剑’，虽然尚未见来，昨日在这‘长生矶’头，却发现了一封给你的‘阎婆血柬’！”

说完递过一封书信，信末用鲜血画了一个长发女鬼面相！

“夺魂旗”眉头略皱，接过一看，只见柬上写着：“字奉‘夺魂旗’，括苍山杀‘白发仙童’任豹，祁连山伤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两度震我教下威名，请于明岁岁朝，命驾罗浮一会！”

“夺魂旗”看完气得叫道：“我并不怕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与她的罗刹凶威，不过事情又有蹊跷，‘白发仙童’任豹确是我为救‘独杖震中州’龙子丹所杀，但孟三娘那师弟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却谁曾伤过他来？”

醉头陀笑道：“你先别气，明夜会后，我陪你找找那位假‘夺魂旗’，只要能把此人找到，一切事情，均可对个清清白白！”

“夺魂旗”只得强忍怒气，与醉头陀坐对中秋明月，及万顷银涛，放怀纵饮！

一宵无话，次日夕阳尚未坠下海面，余霞散绮，丽彩浮空之际，便自金鳞万片以内，冲来一艘帆船，船头上一位全身青色劲装的英挺人物，仗剑卓立，正是七里山前与“夺魂旗”订约的“北剑”之子蒲铿！

蒲铿至丈许以外，纵上沙滩，向与“东僧”醉头陀凭石对饮的“夺魂旗”傲然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蒲铿准时赴约，且请亮你‘夺魂旗’，会我‘三指剑’！”

“夺魂旗”冷冷看他一眼，哂然问道：“那替你撑腰的天痴老道，怎么未来？”

蒲铿愤然叫道：“蒲家子弟，怎会要人撑腰？不像你定约此地，想倚仗‘东僧’助力，我就凭一柄家传‘三指剑’，斗斗你们‘乾坤双绝’！”

“东僧”醉头陀饮干手中一杯美酒，纵声笑道：“好狂的少年人，你手里这柄剑，厚脊薄锋，柄端还镶着三粒明珠，不是寻常的‘三指剑’，定是你父亲所用之物，他来了么？”

蒲铿见醉头陀到眼便认出剑是自己父亲之物，脸上不由微红，依旧强傲说道：“斗你们这徒负虚名的一个恶魔，一个醉鬼，哪里用得着惊动我父亲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“东僧”醉头陀霍地龙吟长啸，转头目注三丈以外的一大块礁石！

也就在他目注礁石当时，突从石后飘风似的，飘出一条黄影，快得令人连身形面貌全看不清，只听见极响极亮的一记清脆耳光声，蒲铿被打得满嘴流血，左半边脸肿起好高，踉跄出丈许远近！

蒲铿蓦然被袭，被打得头昏眼花，加上盛怒之下，根本未看清来人是谁，“三指剑”方自一抡，精芒焕彩，面前黄影再飘，右半边脸颊又挨了脆生生的一掌，“三指剑”也被人劈手夺去，耳边并响起一声洪钟似的暴叱说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胆蠢子，你还敢倔强？”

这种语音入耳，蒲铿心魂俱颤，呆呆地凝视突如其来的父亲“北剑”蒲琨片刻，把头一低，青色劲装胸前，滚下几滴珠泪！

蒲琨平素对这独生儿子，宠爱异常，见他这般光景，心中也觉凄然，不忍再加深责，回头走到“东僧”醉头陀，及“夺魂旗”身前，抱拳笑道：“峨眉金顶一别，转瞬廿年，两兄丰采依旧，但不知为了何事，要教训犬子，而不通知小弟一声，予以严加管教呢？”

“北剑”蒲琨的这几句话，说得既婉且讽，令人颇不易置答！

“东僧”醉头陀知道此老外和内刚，极不好斗，而“夺魂旗”又复高傲无比，生怕他们冲突失和，正在暗想如何和缓当前局势之际，旁边站的蒲铿，突然收泪叫道：“爹爹，‘夺魂旗’在陕西七里山前，要抢我的‘三指剑’，叫爹爹仗剑来取！”

“北剑”蒲琨回头怒声问道：“你的剑被他抢去了？”

蒲铿答道：“‘三指剑’禁不住互较真力，齐腰中折！”

蒲琨脸上满布怒色，右足猛顿，岩石裂下尺许一块，向蒲铿叱道：“你记不记得蒲家‘三指剑’，‘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’之语？我虽然仅你一子，也不愿意你在弱了我蒲家剑术名望以后，活到现在！”

蒲铿被打得浮肿的俊脸之上，闪过一层凄惨颜色，对“北剑”蒲琨叫道：“爹爹，孩儿折剑以后，并未弱你名头，当场刺胸自尽，不过为天痴道长所救，你看我的伤痕犹在！”

右手暗运真力，“哧”的一声撕裂胸前青色劲装，露出两寸来长，结痂初落的一道伤口！

蒲琨外表严厉，但看见独生爱子的所受伤痕，何尝不暗暗心疼？蒲铿掩起胸前衣服，俊眉双挑，朗然又道：“因此才暗取爹爹用剑，来此与‘夺魂旗’一拼生死！望爹爹容我一战，倘若再败，孩儿立时跃身东海，决不辱我蒲家声威就是！”

“北剑”蒲琨知道蒲铿的剑术造诣，对付寻常江湖道中一流好手，绰绰有余，但若与眼前这两位“乾坤五绝”中人物过手，却无非自取其辱！

遂暗施眼色，“呸”了一声，叱道：“你有多大能为，敢出此狂言，知不知‘夺魂旗’旗风一卷，江湖乱颤！”

转身一掂手内“三指剑”，眼中射出锐厉冷峻光辉，声音却仍极其平和，向“夺魂旗”慢吞吞地笑道：“蒲琨自与诸兄峨眉金顶一会以后的二十年来，蛰居燕山，无所事事，惟以剑术自遣，今日幸遇故人，不防游戏几手，也可试试彼此的别来进境！”

“夺魂旗”见“北剑”蒲琨发话挑战，不由鼻中冷“哼”一声，取出那根能够伸缩自如的铜棍，挂上骷髅白骨红绸，立时成了一面“夺魂旗”在手！

“北剑”蒲琨虽然舐犊情深，因爱子之事，蓄意一斗“夺魂旗”，但也深知对方厉害，见白骨骷髅的红绸一挂，立时足下微退数尺，“三指剑”斜指眉尖，挽诀凝气，稳立如山，开出岳峙渊停的蒲家剑术门户！

“夺魂旗”一阵仰天狂笑，红旗飘处，踏步硬抢中宫，这时那位“东僧”醉头陀，知道“夺魂旗”狂傲、“北剑”刚愎，这两人一交上手，谁也不会让谁，但谁也制不了谁的死命，不论胜负，必然从此冤怨相寻，弄得江湖之间，一片腥风血雨！

遂在“夺魂旗”身形才动之时，抢步一拦，合掌当胸，说了声：“阿弥陀佛，二兄且慢！”

“北剑”蒲琨此时怒气业已渐聚眉梢，双目一翻，神光凛凛地注定“东僧”醉头陀，傲然问道：“大师是不是也要赐教？”

醉头陀见蒲琨这种口气神情，不禁呵呵笑道：“蒲兄猜得不错，因为二十年前，峨眉金顶盛会，你‘三指剑’对我‘龙虎钢环’，是临结束的最后一战！在五日夜恶斗之余，彼此精疲力尽，有点近乎虚应故事！今夜‘长生矶’幸接贤乔梓光尘，真想再领教几手蒲兄震压江湖的绝世剑术！”

“北剑”蒲琨不知“东僧”醉头陀的一片苦心，还以为他是有意帮助“夺魂旗”，遂自鼻中冷笑一声，长眉略挑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与犬子订约‘长生矾’，大师自然不会置身事外！二十载流光如驶，‘三指剑’依旧当年，大师亮‘龙虎钢环’，再让蒲琨见识一下也好！”

这时那跟随“北剑”蒲琨来此，尚隐身礁石之后的小侠上官灵，见“东僧”、“北剑”及“夺魂旗”之间，业已剑拔弩张，石破天惊的恶斗一触即发！但天痴道长及自己那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师伯，却还形影未见，不由暗想究竟是藏在石后，先看热闹，还是现身施展“洞中老人”那两招“冤沉海底”、“恨满心头”，斗斗“夺魂旗”，考验他的真假？

在他尚未拿定主意之时，“夺魂旗”却向“北剑”蒲琨微哂说道：“蒲老儿，你不要替儿子脸上贴金，凭他也配与我订约‘长生矾’？这约会我是与天痴道长订的！”

蒲铿在旁，见“夺魂旗”藐视自己，忍不住剑一扬，抢步当先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你不要过分倚老卖老，再若口角轻薄，蒲铿拼受家父责罚，也要先砍你三剑！”

“夺魂旗”目光斜睨蒲铿，仰天大笑，笑声中满含轻狂哂薄意味！

上官灵最听不惯他这种骄狂笑声，自石后纵起四丈，一式“鱼鹰扑水”，转化“雁落平沙”，轻轻飘落四人面前，用手一指“夺魂旗”道：“你不知道究竟是真‘夺魂旗’？还是假‘夺魂旗’？这样笑做什么？有本领的与我斗上百合！”

“夺魂旗”被上官灵说得一怔，但旋即认出上官灵就是在七里山崖顶埋伏，打了自己一把紫色飞花暗器的少年，不由目射奇光，正待答话，那位“北剑”蒲琨，因想不到上官灵伤势早愈，并敢现身向“夺魂旗”叫阵，来时轻功身法，又那等灵妙，不由又惊又爱，生怕他遭了“夺魂旗”毒手，自己将来无法向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交代，遂发话说道：“你们万事慢谈，且等我与醉大师这一场‘单剑会双环’，交代完了再说！”

这时“东僧”醉头陀因劲敌当前，也不敢丝毫怠慢地撤出兵刃，他这对“龙虎钢环”大如海碗，粗如鸭卵，一只整体是条盘龙，鳞甲栩栩，龙甲双翘，外长二寸！

另一只则是在钢环之上，铸着一只虎头，突出两枚森利虎牙，显然可以做为锁拿兵刃，及点穴之用！

醉头陀“龙虎钢环”分执两手，一错一震，响起一片虎啸龙吟，足下却好似醉意独醺，东倒西歪地向“北剑”蒲琨欺近！

蒲琨何等行家？认出“东僧”醉头陀的身法，是他独创精研，极为高明莫测的“龙形醉步”！不愿一上来就被对方这种奇奥步法圈住，身形微飘，斜掠三丈，但足尖点地即回，半空中洒下飒飒剑风，条条剑影，施展的也是自己所创拿手招术“天花盖顶”！

“东僧”醉头陀见“北剑”蒲琨，不但脱出自己的“龙形醉步”，并立即抢制先机，挥剑还攻，心头也自钦佩无已！

暗想反正自己的禅门“无量真力”，最善韧战，何不让这老儿得意一时，试试这二十年间，他蒲家“三指剑”的威力究竟增强几许？

所以在漫空剑影洒落之时，并未用“龙虎钢环”上迎，只是呵呵大笑，说了声：“蒲兄一上来便下煞手，岂是对待故人之道？”双环交叉，在身前一错，荡起闪闪精光，似欲以钢环震剑，但突然肩头略晃，足下暗踩“七星

倒步”，业已飘出“北剑”蒲琨的剑风之外！

他们这等绝世高手过招，毫厘之差，先机立失，“北剑”蒲琨见“东僧”醉头陀闪身避势，哪肯放过难得良机？长啸一声，身形手法，快得如石火电光，根本不等落地，在空中便已变招，“虹形经天”、“风摇万叶”，剑化弥天耀目精芒，脚尖点地以后，跟着又是一式“刺虎屠龙”，三招虽有先后，实若连环，剑风雷响，硬把“东僧”醉头陀，逼得连用“龙形醉步”，闪展腾挪地退出两丈！三招得手，“北剑”蒲琨益发气势如虹，“三指剑”奇招迭出，剑影如山，越攻越厉，越舞越疾，渐渐连剑带人，在“东僧”醉头陀身外，化成一圈青虹，不辨身影，只有那剑柄上所嵌的三粒罕世明珠，不时闪烁奇光，幻为异彩！

不但上官灵、蒲铿看得有点摇头咋舌，连那骄傲无比的“夺魂旗”，也何尝不心惊“北剑”蒲琨的艺业精进，名下无虚，而替“东僧”醉头陀，暗捏一把冷汗！

“东僧”醉头陀此时感觉身外的如虹剑影，压力奇强，也有点懊悔自己错估对方，作茧自缚！但他毕竟是当代武学宗师，既发现不应专门挨打，遂立即功行两臂，气聚丹田，先发出一声罡气所化的“狮子吼”，然后在“北剑”蒲琨一式“迎风斩草”递到之时，“龙虎钢环”并举猛落，硬往“三指剑”剑身砸去！

“北剑”蒲琨一声龙吟长啸，未见手腕如何用力，“三指剑”业已自“东僧”醉头陀的“龙虎钢环”之下，翻到上方，锐啸慑人地当头疾落！

醉头陀深知双环砸剑，绝难如愿，用的也是虚招，所以在蒲琨“三指剑”一翻之际，已明敌意，劲力忽收，双环左右交错，一式“独力擎天”，便往突然疾落的剑风迎去！

“北剑”蒲琨知道像自己这一等名手相斗，虽然抢占先机，略居上风，但三两百招之内，决奈何不了醉头陀手中那对“龙虎钢环”，最后的胜负之分，仍必须系于双方内家真力的强弱，及耐战久暂！

自己因真气充沛，特制的“三指剑”也比普通宝剑，加宽加沉，何不就势一试对方内力深浅？也好作今日之会，进退如何的最佳打算！

双方几乎打的同样主意，“三指剑”与“龙虎钢环”，自然一凑即合，但“北剑”、“东僧”两位盖世奇人的绝顶功力，也由此可见，精钢所铸的兵刃，互触以下，居然毫无声息，不过“夺魂旗”行家眼内，却看出坚强无比的山石，已在二人足下，微微陷入半寸！

环剑相交，一个沉剑压环，一个执环震剑，丝毫不敢懈神，也丝毫无法取巧地，互较内家潜力！

此举关系二人一世英名，那种沉默而紧张的气氛，使“长生矾”肃静无声，但“夺魂旗”却深知双方这种硬拼，决非一时半刻，能分胜负，自己又无法为“东僧”醉头陀助力，不由眉峰紧聚！

蒲铿也替自己父亲担忧，慢慢凑近“北剑”蒲琨身旁，以防万一有甚不测！

“北剑”蒲琨见蒲铿慢慢凑近，以为他要插手，急得睁目叱道：“铿儿不许坏我一世名头，退后七尺！”

就这张口说话，略一分神，“三指剑”已被醉头陀借“龙虎钢环”传导的禅门“无量实力”，往上拱起数寸！

“北剑”蒲琨见对方如此厉害，不由大骇，急忙守定心神，不再旁鹜，

把数十年性命交修的真气内力，齐聚右臂，传往剑身，才又稳住“龙虎钢环”逐渐上升之势，恢复胶着状态！

上官灵见“北剑”、“东僧”这等哑斗，虽比先前更为惊险，但已无好看，遂向那眉头紧皱的“夺魂旗”叫道：“喂，‘夺魂旗’！我方才所问，怎不回答？你到底是真‘夺魂旗’？还是假‘夺魂旗’？”

“夺魂旗”见上官灵居然也知道“夺魂旗”有真有假，不由深为诧异，仔细又向这高傲英俊的少年人，看了两眼！

上官灵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不要看我，我自南疆随师遨游中原，在玉门关外的‘白龙堆’上，便看见一十二名武林豪杰，为‘夺魂旗’害死！后来又在祁连山玉柱峰，被‘夺魂旗’借走我一本‘无字真经’，并把我周身气血，分经错脉，目的是想收我作他徒弟！但你如今的眼光之内，却对我颇为陌生，自然不是一人！我已经明白，你是在陕西七里山前，挨了我‘紫飞花’的‘夺魂旗’，不是在祁连山玉柱峰害我的‘夺魂旗’，你们两个‘夺魂旗’，究竟谁真？谁假？”

“夺魂旗”听完，一阵大笑道：“二十年前，‘夺魂旗’誉满武林，多载隐居，岂会把行为改变？在祁连山害你的‘夺魂旗’，自然是江湖宵小假冒！你既见过他，难道他身材衣着和我一样？他有没有这样一杆风磨铜棍，上挂骷髅白骨红绸的‘夺魂旗’呢？”

上官灵听对方讲得蛮有道理，不由糊涂起来，搔头说道：“你们决非一人，但身材衣着及所用兵刃，却完全无异，脸上也均戴着一副眉毛鼻子全会动的人皮面具！不过据我看来，他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！”

“夺魂旗”皱眉道：“为什么你说我是假的？”

上官灵想了一想说道：“我在祁连山玉柱峰见过那个‘夺魂旗’，戏弄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的师弟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；又在七里山见你杀‘秦中双恶’巴氏兄弟，及与这自称天下第二剑的蒲铿打架！凡事旁观者清，仿佛那个‘夺魂旗’的功力，要比你略胜半筹，自然他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！”

武林高手，最忌讳的就是被人轻视技不如人，“夺魂旗”听上官灵这等说法，不由气极而笑！

上官灵剑眉一挑，瞪眼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笑什么？不服气就接我三十招文昌笔，试试你这杆挂红旗的棍儿，是不是真用罕世难得的风磨宝铜所铸！”

话音方了，文昌笔已自肋下翻出，“萧何问路”、“韩信点兵”，两手得自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秘授亲传的绝学奇招，回环并发，笔影蔽空，向“夺魂旗”急攻而至！

“夺魂旗”真还料想不到这年轻人如此大胆，说打就打！一声苦笑，自上上官灵笔影之内，展袖飘身，横跃两丈，半空中便把手内的骷髅白骨红绸摘下，铜棍缩短还原，落地摆手说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与你这样的年轻娃儿动手，我若再用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岂不太自惭愧？方才这两招笔法，真力甚强，变化却嫌不够，如真想玩玩，我空手接你三十六招，决不还手！”

上官灵眉儿一挑，目注“夺魂旗”说道：“我叫上官灵，你不用‘夺魂旗’，我也不用文昌笔，空手招呼更好，不出二三十招，我就可以断定你这‘乾坤五绝’名头，是真是假？”

“夺魂旗”真有点为这年轻人的傲骨，暗暗心折！但他夸言二三十招以

内，便可试出自己名头真假，不由嘴角微撇，浮起一丝哂笑！

上官灵聪明已极，看出“夺魂旗”心中所想，噘嘴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！你不要仗着‘乾坤五绝’名头，倚老卖老，看不起年轻人，在真假未辨以前，谁晓得你是什么东西变的？我这就要出手，你小心‘恨满心头’，和‘冤沉海底’！”

“洞中老人”所授这两手从来未闻的奇异招名，真把“夺魂旗”听得一怔，正在暗忖“恨满心头”和“冤沉海底”二语，是何用意之际？上官灵一招“金豹露爪”，聚集八成功力，劲气排空，倏然出手！“夺魂旗”是当代武学宗师，目力何等厉害，见上官灵这一出手不由心头深为吃惊，暗想这娃儿小小年纪，不但胆色极强，这份出掌的迅捷沉猛，居然也似并不在七里山前，曾与自己交手的“北剑”蒲琨之子蒲铿之下！

以他在江湖中的身份名头，当然不肯上来便即还招，肩头微晃，右旋避势！

上官灵早就想斗“夺魂旗”，如今师傅、师伯及天痴道长，一人不在，没有管头，自然高兴异常，跟手招化“金鹏剔羽”“孔雀开屏”，一实一虚，回环进击！

掌招并不出奇，掌力掌风，却强得出人意料之外，“夺魂旗”因上官灵曾批评他功力不如另一“夺魂旗”，故而存心显露，足下乱踩阴阳，身形也东倒西歪地，抢进上官灵劲急无俦的掌风以内，冲他龇牙一笑！

上官灵立时收掌，卓立如山，两只大眼中，却射出愤怒光芒，凝视“夺魂旗”不瞬一瞬！

“夺魂旗”被他弄得莫名其妙起来，诧声问道：“才只三招，你怎么就不打了？是不是怕我这种神妙身法？”

上官灵气得噘嘴说道：“你这种‘纯阳酒醉巧戏黄龙’身法，我也会用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内家绝艺，谁会怕你？”

“夺魂旗”越发奇道：“你既不怕，怎不继续动手？”

上官灵面呈不屑之色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倚老卖老的老头，自抬身价，美其名为什么武林高人，前辈奇侠，实在令人讨厌！老是我打你，你不还手，有什么意思？有本领你也像‘北剑’蒲琨那样，一掌把我震伤个十天八天，我才佩服！”

“夺魂旗”听说上官灵曾被“北剑”蒲琨打伤，不由侧眼一看，只见“北剑”、“东僧”，仍在剑环相交，互较内力，但二人头上已微沁汗珠，足下石上所陷脚印，深几一寸！

两人盛名之下，自惜羽毛，谁也不愿意局外人在胜负未分之前，插手相助！“夺魂旗”心中一动，故意提高嗓音，向上官灵笑道：“哦！原来你竟被蒲老儿打伤，不过我总有点不太相信，凭他自诩天下第一的‘北剑’威名，怎会对你这等年轻后辈，下此重手！”

“夺魂旗”有意传声，任凭“北剑”蒲琨再怎样的专心一志，耳内也自然听见这几句讽刺之语！

他当初盛怒之下误伤上官灵，本已内愧！如今被“夺魂旗”当众指责，心气立浮，“三指剑”压不住“龙虎钢环”，渐渐又往上拱起！

蒲琨心内一惊，正待纳气静心，摒绝外扰地凝神传力，对手“东僧”醉头陀“哈哈”一笑，“龙虎钢环”的劲力也收，目注蒲琨说道：“蒲兄不必为外物分心，我也决不占这种便宜，你我斗上三五百招，难分难负，目前如

此比法最好，我们索性不见高低，不下此石如何？”

说完便自跌坐大石之上，双手分执“龙虎钢环”，平伸胸前，仍作双环交叉互错形状！

蒲琨闻言，脸上微红，听出醉头陀这几句话，明面故示大方，暗中却也在嘲讽自己定力不坚，会被“夺魂旗”语音，影响得心浮气散！

不但如此，“东僧”占了绝大便宜，因为自己这近二十年来，啸傲燕山，精研剑术，深信连诸葛逸的“生花七笔”、天痴道长的“玄天七十二拂”，也足可一拼！才遣爱子游侠江湖，探听其余“乾坤四绝”近况，有意再度一争雄长！

如今醉头陀避重就轻，指明互较内力，不见高低，不下此石，岂非使自己精妙剑术难展其长？但对方既已划道怎甘示弱？遂也盘膝端坐，“三指剑”平举当胸，往醉头陀“龙虎钢环”的交叉之处一搭！

两人均将数十年威名，系此一举，全都不敢丝毫怠慢，索性双双静气垂帘，把身外一切，付诸不闻不见，只往环身及剑尖之上，绵绵传送真力！

蒲铿怕“夺魂旗”会乘机对自己爹爹，有所不利，脸色颇为紧张地，站在“北剑”、“东僧”对坐较功的大石之旁，凝神守护！

“夺魂旗”见自己用真气传声，发话刺激“北剑”，暗助“东僧”，但醉头陀似乎并不领情，遂回头向上官灵笑道：“我不愿像‘北剑’蒲老儿那样不知羞耻的以大凌小，但不还手你又不太高兴！这样好了，在你每攻我三招以后，还你一掌！”

上官灵闻言虽仍不大满意，但心中暗想，眼前这个“夺魂旗”的心肠举措，仿佛确实要比祁连山所遇，拿自己“无字真经”的那个“夺魂旗”，要好得多！

但好坏既分，真假仍自难辨，上官灵立意觅机施展“洞中老人”所传的那两招“冤沉海底”“恨满心头”，试试这“夺魂旗”如何应付？

主意打定，轩眉朗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！照你这样说法，三十招中，我就可以试出你是真是假！”

语音方了，谢东阳独创秘传的“九宫连环手”法，已自展开，矮身错步一飘，把自己转到西北生门，然后发掌如骤雨狂风，向“夺魂旗”当胸击到！

阴阳生克，及奇门变化，哪里难得住“夺魂旗”这等武林奇人？连躲都不躲地，黑衣下摆轻飘，便使上官灵这当胸一掌，掠空而过！

但上官灵师传的“九宫连环手”法，亦颇不俗，一掌击空，立即就势变招，收肘横撞“夺魂旗”乳下“期门”重穴！并算准对方因未满足三招，不会还攻，若非向左旋身，定然纵跃避势！遂以右足“魁星踢斗”，左掌来上一招“鬼面拨扇”，把预料中的两条退路，一齐封死。

这几招说来虽慢，但动作上却捷逾闪电，极似同时出手！“夺魂旗”也不禁失声赞道：“小娃儿，不怪你狂，果然真有两手！掌力身法，以及临场变化，样样不俗！倘若再加十年火候，‘乾坤五绝’以外，算你一号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出人意料地，挺胸迎向上官灵直撞“期门”重穴的手肘，但就在肘尖将沾未沾衣的刹那之间，倏然一闪一转，仍然是施展先前的那种“纯阳酒醉巧戏黄龙”身法，不仅使上官灵右肘撞空，左掌右足虚发，并笑吟吟地，欺近身来，骈指疾点对方右腿，“阴市”大穴！

上官灵想不到“夺魂旗”身法如此怪异，但他应变亦极敏捷，右肘既已撞空，左掌右足遂也半发即收，左足足尖点地，身形“斜挂云旗”，避开“夺

魂旗”食中二指，右手趁势沉肘运掌“玄鸟划沙”，“刷”地一声，反切“夺魂旗”右胯！

“夺魂旗”见上官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居然还能避势抢攻，越发暗觉难能，哈哈一笑，收指飘身，横跃七尺！

上官灵恨他方才那些“再加十年火候，‘乾坤五绝’以外，算你一号！”之语，仍在倚老卖老轻视自己！不由钢牙紧咬，暗忖今日“长生矾”上，若斗不过你，等下月“庐山小天池”再斗！“小天池”斗不过时，等二度谒见“洞中老人”，习艺以后再斗！总之，除了“西道南笔”以外，三五年间，若斗不了“东僧、北剑、夺魂旗”与那“罗刹门掌教笑面阎婆”，救回常碧云姊姊，自己便立誓永世不谈这“武学”二字！

心头郁怒，自然掌上加功，纵身赶上，施展“九宫连环手”中，极具威力的“乾坤八掌”，掌掌不顾一切地，拼命强攻，掌风猎猎，劲气呼呼，裂石开碑，撼山倒海！

“夺魂旗”被他打得东飘西闪，紧皱眉头！因为看出上官灵这样打法，是不知轻重，存心硬拼！虽然此子根骨绝佳，并似有罕世奇遇，真气内力之强，与年龄不成比例，但火候锻炼，毕竟悬殊，自己万一在硬拼之下，失手损伤这一朵正在郁香待放的武林奇葩，岂不可惜？

况且当初陕西七里山前，此子是与“西道”天痴，一齐出现，极可能就是“西道”的得意弟子，自己业已因一时之气，得罪“北剑”蒲琨，及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两个厉害对头，何苦再与“西道”天痴，多结深怨？

“夺魂旗”因心中如此想法，故而下手始终留有分寸，在每逢上官灵攻满三招，便轻描淡写地，蹈暇趁隙，出手还击，但招术虽妙，总留有时间退步，使对方能够躲避！这样打法，不仅凶险毫无，并极似师徒喂招，隐隐含有指点之意！

上官灵何等聪明？任凭“夺魂旗”掩饰颇妙，在二十招以后，也已发现对方有意怜才，对自己始终不下杀手！

他毕竟年轻，不懂得所有武林绝艺，如欲发扬光大，必须首重传人，而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只要天悟神聪，根骨灵秀，便会占足便宜，对方越是身怀盖世神功，越是不舍得轻易挫折这类罕见奇葩，而欲尽一切努力，将其争取！

但上官灵虽然不懂得，心中不免有点奇怪，好“夺魂旗”、坏“夺魂旗”、天痴道长、“笑面阎婆”，甚至连自己挨过他一记内家重掌的“北剑”蒲琨，怎的有意无意，或明或暗，均似对自己颇有好感？

他人小鬼大，一面想事，一面判断自己这次若以“斗换星移”、“旋转乾坤”、“翻天覆地”三招连环出击，而故意略留破绽，“夺魂旗”定然趁隙还攻，岂不便可就机施展“洞中老人”所传的第一招“冤沉海底”？

手随心动，招出如风，但在回环并发的第二招“旋乾转坤”之中，故意用力稍浊，足下由应踩的“天璇星位”，踩到了“天枢星位”之上！

果然“夺魂旗”全如上官灵所料，在闪过第三招“翻天覆地”之后，飘身自右方欺进，作势轻敲上官灵臂端“天泉”穴，口中并带笑说道：“你这一招‘旋乾转坤’，用力稍浊，足下应该左移五寸，立在‘天璇星位’，便不会被对方由此攻进，全盘受制！”

上官灵似乎把“夺魂旗”轻敲臂端“天泉”穴的虚势，当作实招，更因“天璇星位”被人乘隙反占，一时无法躲避，竟自全身往后一倒，足跟蓄力，

几乎平塌及地！

“夺魂旗”皱眉说道：“这种‘卧看天河’‘倒穿金鲤’身法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最好别用！因为对方功力稍高，太易追击，如今你且试试怎样化解我这一招‘孔雀剔翎’。倘若往后倒穿，我便跟踪赶到，在你身未及地，无法腾挪闪展之前，突下内家煞手，岂非便将难逃一败？”

发话之间，因怕伤了上官灵，一招“孔雀剔翎”，只用上二成功力，轻轻划下！

上官灵鼻中微嗤，冷然答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这一片好心，是不是装出来的？可惜世间事哪得尽如你意？你且见识一手武学奇招‘冤沉海底’！”

一面答话，一面用极为巧妙的身法，双足交叉借力，贴地轻轻一翻，但等由仰面朝天，翻成全身扑地以后，忽又出人意料地电疾翻回，也就在这一翻一转之间，恰恰把对方所发几乎无法躲避的一招“孔雀剔翎”，从容闪过！

“夺魂旗”一掌划空，颇为对方的巧妙身法所惊，方自失声赞好，上官灵腰间叠力，一挺一穿，竟乘着“夺魂旗”收招换式的刹那之间，凌空直上！

这些动作，奇诡绝伦，“夺魂旗”有点莫名其妙！抬头一望，空中并无上官灵人影，却感觉有股极强劲力，袭向丹田小腹！

原来上官灵根本不曾窜起，虽然长身作势，但脚尖尚未离地，便以“千斤坠”身法，电疾沉身，盘坐流平，功聚双掌，照准“夺魂旗”丹田气海，狂推而出！

“洞中老人”所传的这手奇绝怪招，真弄得“夺魂旗”立濒险境，一筹莫展！

但他毕竟功力绝世，临危不乱，强提一口真气，脚尖点地，全身便如一张薄纸似的，被上官灵所发掌风，吹得平飘五尺！

然后右臂往后一举，身躯凌空翻转，左掌聚劲，挥手虚击，就借这一点空中气流的反推微力，向左横飘，脱出险境以外！

这种身法，也极神奇，上官灵认得是轻功中九大绝技之一，“摘星换位”，内心颇为佩服“洞中老人”事事前知，当初教自己这两招绝学之际，便已把“夺魂旗”如何闪避，预料得丝毫不错！

“夺魂旗”以“摘星换位”，向左横飘以后，上官灵本待追踪再用那招“恨满心头”便可试出面前这个“夺魂旗”，到底是真是假？

但方自蓄势待发，忽然怔住，因为看见“夺魂旗”落地以后，并未注意自己，却注视“北剑”、“东僧”对坐较功和那块大石，神情颇为焦急！

上官灵也随着“夺魂旗”目光看去，只见“北剑”蒲琨与“东僧”醉头陀的“三指剑”“龙虎钢环”，依旧在身前平举相交，未曾分出丝毫上下，但脸色却不似那样平和，“东僧”醉头陀的脸上，宛如酒醉，一片酡颜，“北剑”蒲琨却似大病未愈，一片惨白！

不单“夺魂旗”神色紧张，那侍立“北剑”蒲琨身后的蒲铿，眼角眉梢，也颇呈忧急！

上官灵莫名其妙，轻轻纵过，“夺魂旗”向他摇手低声说道：“小娃儿，我们要打少时再打，目前我们想个法儿，怎样才能使他们不致一齐毁在这‘长生矶’上？”

上官灵依旧愕然不解，“夺魂旗”微微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武功练到上乘火候之人，其他均可淡泊，惟独对一个‘名’字，极少有人能够放下！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高人隐士、豪杰英雄，跳得出‘利锁’，脱不了‘名缰’，

到头来全毁在这一字以上！所以当世之中，什么叫‘乾坤五绝’？什么叫‘笑面阎婆’？又何必举行甚排名论剑？但看谁能勘得破这‘名关’二字，谁才是真正的第一高手！”

上官灵见“夺魂旗”忽然感慨起来，不由皱眉问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这‘北剑东僧’，不过剑环相交，比比内力，有甚凶险？你不是要替他们化解么？怎的不想法儿，却这样唠唠叨叨则甚？”

他哪里知道“夺魂旗”方才那一番话，就是在暗中劝解“北剑东僧”，但这“乾坤双绝”，宛如充耳未闻，仍自垂帘静坐，“东僧”红扑扑的脸上，越来越红，“北剑”白惨惨的双颊，也越来越白！

这时海上远远又出现一叶风帆，看方向也是对这“长生矾”而来，波涛更平静得异乎寻常！“夺魂旗”看了那叶风帆一眼，向上官灵叹道：“‘东僧’醉头陀本来是怕与我‘北剑’过手，会弄得不可开交，但他忘了自己一样傲不服人，如今嗔念一动，却真正成了难解难分的生死相搏！”

说到此处，知道上官灵尚有疑问，继续解释说道：“他们这种比法，难到极点，一方面较量真力强弱，一方面又要防备手中的成名兵刃，不使禁受不住，有所损毁！所以刚力柔劲，互相硬抗，自然极损真元！倘若功力悬殊，片刻便分胜负，并无大碍，最怕两人这等名望相同，火候相若，谁先收手，谁就会被武林腾笑，丢了大人，故而逼得非耗到油尽灯干，才可分出上下！但败的一个，必会当场五脏皆碎，喷血身亡；胜的一个，也因斫丧过重，大减寿算！”

“夺魂旗”这些话虽系对上官灵所说，但主旨仍希望“北剑”“东僧”听见，彼此警觉收手！

但这些武林奇人，委实妙极怪极，“夺魂旗”说完以后，“北剑东僧”，居然同时睁目，“北剑”蒲琨冷冷看了“夺魂旗”一眼，“东僧”醉头陀也微微一笑，便又双双恢复原来姿态，不再理会！

“夺魂旗”知道无可挽回，长叹一声，向上官灵说道：“他们两人看来无甚凶险，其实均已快到最后关头！醉和尚施展禅门‘无量真力’中的‘罗汉劲’在脸上逼出一片绯红！蒲琨老儿也运用轻易不肯显露的‘三阴神功’，双颊一片惨白！只要再过片刻，红的一呈火红，白的一现银白，‘乾坤五绝’以内，便将除名一人，我平素自诩足智多谋，此刻却半筹莫展，你这小鬼灵精，能有甚怪主意么？”

这时海上风仍不烈，但波涛却不知怎的突然汹涌起来，远远的那叶孤帆，立在海浪之中，忽隐忽现，浮沉不已！

上官灵听“夺魂旗”竟向自己问计，偏头略想，脸上现出得意微笑，半声不响地一跃八尺，扬手照准侍立在“北剑”身后三步远的蒲铿，就是一记足有八九成真力的内家重掌！

蒲铿侍立“北剑”身后之意，本在防范“夺魂旗”万一有甚偷袭手段，但绝想不到这与自己父亲同来，并曾与“夺魂旗”恶斗的上官灵，突然会对自己下手！

既出意外，掌风更如排山倒海，来势极强，蒲铿只得升肩飘身，纵出避势！

上官灵趁着蒲铿闪出，抢到石前，左手疾抢“东僧”醉头陀放在石旁的酒葫芦，右手却抡个半圆，向正在垂帘静坐，传力较功的“北剑”蒲琨脸颊之上，就是一掌！

“北剑东僧”这等人物，虽在潜心闭目，但周围动作，依旧宛如目见，上官灵右掌才抡，“北剑”蒲琨已把“三指剑”身的着力一收，原式未动平飘数步！

“东僧”醉头陀与“北剑”蒲琨同时卸劲，也同时飘身，飘出六七尺远，“龙虎钢环”并交右手，左手却把着自己视如性命的酒葫芦，凝视上官灵，面带诧异之色！

“北剑”蒲琨起先以为是“夺魂旗”趁隙偷袭，业已眉腾杀气地准备放手一拼，但如今见是上官灵，不由在脸上浮起无可奈何的半丝苦笑！

“东僧北剑”全因身份名望关系，不能对上官灵有所计较，但那蒲铿却无此顾忌，怒火冲天地扑将过来，一式“双阳沓手”，直撞上官灵前胸，口中并沉声叱道：“无耻小贼，竟敢如此卑鄙，还不与我纳命！”

上官灵真气微提，人升两丈，并空中发话笑道：“蒲铿，你枉为‘乾坤五绝’中的‘北剑’之子，怎会这样草包？你问问你父亲，我是不是一番好意？”

蒲铿闻言不觉一怔，上官灵面向“东僧”醉头陀，飘身落地，但足尖才点地面，仿佛这座小小“长生矶”，居然整个摇动了一下，赶紧移步换桩，方得站稳！

“夺魂旗”、“北剑”父子，均有同样感觉，正待向醉头陀询问因由之际，突然全岛又是一阵剧烈震动，连沙滩上的千斤大石，均被震得左右翻滚！

矶上五人，各有一身上乘内功，足下宛若生根，自然未被震倒，但醉头陀业已脸上微微变色，收起自己的“龙虎钢环”，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向众人说道：“我曾经风闻那些习狎东海波涛的渔夫舟子传言，这‘补陀洛伽’的百里周围，岛屿本来甚多，但每隔三五十年，便有一处陆沉，最后只剩下这座小岛，才定名为‘长生矶’，如今这样剧烈震动，难道我们无巧不巧地，要注定在此同沦浩劫？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足下越震越烈，连“东僧”、“北剑”、“夺魂旗”那等功力，均觉站不稳足，并难以移动。

蒲铿首先踉跄，“夺魂旗”伸手挽住他，向“北剑”蒲琨叫道：“蒲老儿，面临人力难抗的天灾浩劫，我们彼此暂缓意气之争，先合力慢慢行往海边令郎来时所乘的那条小船，能逃得一个，便是一个！”

“北剑”蒲琨默然不答，右手挽住蒲铿，左手挽住上官灵，“东僧”醉头陀则用右手挽住上官灵，“乾坤三绝”把两位少年英侠，护在当中，相互运足神功，在树折石崩、地水狂冒、沙滩也一块块逐渐陷落，几乎步步均无法着力的奇险情况之下，勉强往海边走去！

海上近“长生矶”一带，自然也波涛汹涌，骇浪如山，但为蒲铿操舟前来的舟子，也是惯经风浪的水路英雄，尚能镇慑心神，利用多年纯熟的风波经验，使那条小船，在颠簸上下之间，保持不曾翻覆！

“夺魂旗”等好不容易，一寸一尺地移近海边，但五人一齐跃上小船，那舟子却立即皱眉，声称船不胜力，顶多载上三人，尚可冒险一试！

“东僧”、“北剑”、“夺魂旗”，因身份所关，闻言一齐意欲纵下小船，上官灵手指前方叫道：“那条小船上坐的不是天痴道长么？船家只须勉为其难地向前凑上三五丈，岂非彼此均可脱险？何必还争先回那即将陆沉的‘长生矶’？”

“夺魂旗”顺着上官灵手指着去，果见如山巨浪的起伏之中，一条小船

头上，坐着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操舟的是个白发壮健老人，两船相距，不过六七丈远！

舟子明知在如此骇浪惊涛之下，要使两船接近，委实太险，但在这生死关头，也只得冒险搬舵，并请身边的“夺魂旗”以内家神功，扯起半帆风力！

风帆一升，小船左舷急倾，并飞涌进不少海水，但船也对准天痴道长来船，疾若脱弦之箭般地冲波而去！

舟子为免风狂浪大以下，万一操纵不灵，容易相撞，老远便把船头错开，等接近到约莫四丈来处，便请“夺魂旗”收帆，并嘱咐意欲过船之人，早作准备！

船行极速，说话间两船已相距在两丈以外交错，上官灵突展轻功，一跃而过！

两船对驶，又在险恶无伦的波涛之中，纵出容易，落足却极艰难，“东僧”醉头陀恐怕上官灵万一失足坠海，见“北剑”蒲琨正在全神照顾他独生爱子，“夺魂旗”以内家神力，助舟子慢慢收帆，只剩下自己无事，遂也随同上官灵纵出，半空中加以扶持，总算安然降落在天痴道长所乘的小船之上！

就在这一纵一落之间，两船相去已有数丈，天痴道长向醉头陀，呵呵笑道：“醉和尚，你我一别廿年，想不到竟在这等情况之下重逢！你看看‘长生矶’，业已半沉海中，对这‘长生’之名，岂非绝大讽刺？”

此时“长生矶”地裂泉喷，渐渐沉落，越发使得海上本已十分险恶的波涛，更增险恶，醉头陀一面觉得这条小船，似比“北剑”父子既“夺魂旗”所乘，平稳多多，一面又觉得天痴道长，怎的一点不把当前险况，放在心头，仍能如此从容谈笑。

天痴道长似已看出醉头陀心意，微微说道：“醉和尚，你我枉自列名‘乾坤五绝’，但在这险恶波涛之中，那些什么软硬轻功，却毫无用处，来来来，我替你介绍一位水上高人，这位戴飘萍兄，外号人称……”

醉头陀愕然一惊，不等天痴道长说完，便即接口说道：“‘东海龙王’戴飘萍兄，十年前独棹孤舟，自‘莲花岛’陆沉所引起的海啸之中，救起‘莲花岛主’‘穆氏三雄’，怪不得对这目前的排山巨浪，视如……”

戴飘萍一面倚仗纯熟无比的操舟经验，驾得这条小船，虽然随浪浮沉，却平稳已极，一面向醉头陀呵呵笑道：“大师长年卓锡‘长生矶’，无殊东海一带的万家生佛，戴飘萍心仪已久！我这点驾船手法，不过是自幼生长渔家习狎波涛，积得数十年经验而已！何况今日这‘长生矶’陆沉极慢，所激波涛虽险不恶，不但我们这条小船，可保无恙，连大师兄前所乘那叶扁舟，也必能脱出险境以外！”

此时“夺魂旗”及“北剑”父子所乘的那叶扁舟，业已在滔天浊浪，及苍茫夜色之中不见踪影，“东僧”醉头陀虽然颇觉悬心，但听“东海龙王”戴飘萍这样一说，也就略为宽解！

天痴道长知道小船飘海抵岸，颇需一段时间，遂向上官灵说道：“你师傅与‘南笔’诸葛逸颇为投缘，他们不来东海，下月共赴‘庐山小天池’之会！你是怎样来此？常碧云呢？可知你方百川师伯，出了事么？”

上官灵闻言不禁吃了一惊，急急问道：“我方师伯出了什么事？”

天痴道长未答上官灵所问，转向醉头陀说道：“醉和尚，你还记不记得‘北溟老怪八指飞魔’？”

醉头陀愕然说道：“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，昔年不是被诸葛逸的‘惊神

笔’点破一身‘玄阴气功’，成为废人了么？”

天痴道长点头说道：“世间事就是这样难以预测，老魔头昔年败在诸葛逸笔下，废去一身武学！不知他有甚奇逢？居然重行练就‘玄阴气功’，并邀约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，作为臂助，合创什么‘玄阴教’，期与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的‘罗刹教’联手，对抗‘乾坤五绝’！”

醉头陀喟然叹道：“一干魔头均欲互相联手，对抗‘乾坤五绝’，而‘乾坤五绝’以内，却仍频起意气之争，就拿这次莫名其妙的‘长生矾’一会来说，起因不过为了一点极小闲事，竟弄得‘夺魂旗’要斗‘北剑’，‘北剑’不服‘夺魂旗’，连我这平素极少妄动无明的醉和尚，也与蒲琨老儿糊里糊涂地较上了劲，若不是这鬼灵精似的娃儿，设法解围，两人之中，总要毁上一人！群魔乱舞，世劫方多，看来我们闲散了近二十年，如今又该忙碌一阵的了！”

天痴道长也自慨然点头，转面对上官灵说道：“你方师伯不知何故与‘玄阴教’内人物结怨，途中与我相逢，略谈你与常碧云，私下吕梁，潜来东海之事，便被人设计调开，用迷魂暗器迷倒擒去！我虽然收拾了两名‘玄阴教’下小辈，问出人被劫往勾漏山‘玄阴教’主坛，但因急于到东海‘长生矾’赴约，不及往救，遂命那两名小辈，传语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，及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，不许对方百川有丝毫危害，三月之内，我亲自到他‘玄阴教’内要人，所以暂时不必为他着急！我方才问的常碧云呢？她不是与你一同潜来，却了哪里去了？”

上官灵目光中，流露一种愤怒之色答道：“我云姊姊巧服‘三叶仙兰实’，被‘罗刹教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抢去作徒弟了！”

天痴道长闻言颇出意外，愕然说道：“‘三叶仙兰实’，再加上‘笑面阎婆’一身绝学，倒也算得上是常碧云的罕世奇遇！但‘罗刹教’究非正途，还得跑趟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设法救她出来，不过不必忙在一时，只不令她陷溺过深便了！你这娃儿花样真多，从哪里找来百年的‘三叶仙兰实’？又怎样来到‘长生矾’上？”

上官灵笑道：“我挨了‘北剑’蒲琨一掌，他一面替我医伤，一面把我带到‘长生矾上’！”

说到此处，见天痴道长犹似不解，遂把自己与常碧云，瞒着方百川私下吕梁的一路经过，详述一遍，却遵从“洞中老人”之嘱，将那密穴奇逢，学得“冤沉海底”“恨满心头”两招的一段情节隐去。

天痴道长听说上官灵服了“三目蟾蜍”元丹所化竖目，全身百穴已通，连在凉州所受“夺魂旗”“分经错脉”之害，也自然消解，不由又代他高兴，又略觉怀疑，替上官灵微一揣摩，点头笑道：“你所说不错，如今真力之强，虽尚不足与‘北剑’、‘夺魂旗’等人物抗衡，但在同辈以内，已无敌手！这位‘百草老人’凌慕农，惠你至多，他日应该好好答报！”

上官灵本就颇为感激“百草老人”，自然连连点头，天痴道长又向醉头陀笑道：“我记得二十年前的‘夺魂旗’，只是行为怪僻，并不凶残，如今怎会变得这般歹……”

上官灵接口道：“据我适才与他动手时所体会情形，这‘夺魂旗’并不歹毒！目前种种事实，都证明了‘夺魂旗’共有两个，一真一假，一善一恶，今天在‘长生矾’出现的‘夺魂旗’，是好‘夺魂旗’，玉门关外祁连山头所出现的‘夺魂旗’是坏‘夺魂旗’，但我还搞不清他们究竟谁真谁假？”

天痴道长向醉头陀呵呵笑道：“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，论武学各有专长，难分上下，但名头方面，‘夺魂旗’确较响亮！如今居然会闹起双包案来，你这个整天泡在酒里的醉和尚，好像与他交情不错，可知道其中究竟么？”

醉头陀好大半天不曾喝酒，被天痴道长一提，酒虫又在喉中乱爬，举起葫芦，咕嘟嘟的一连几口，引袖拭去嘴边余沥，呵呵笑道：“我们‘乾坤五绝’以内，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四人，虽然气味不尽相投，但彼此间总有数面之识！唯独这行踪飘忽，性情莫测的‘夺魂旗’，始终缘慳一面，直到峨眉金顶论技，才被他以风磨铜骷髏白骨红绸旗的诡异怪招，战平‘惊神笔、长尾云拂、龙虎钢环、三指剑’等，分去‘乾坤一绝’名号！所以二十年前，谁也对他无甚深交，我是因他最近独力扫荡‘金蛟岛’鲍长雄盗窟，及在东南一带，逢善必为，把一干强寇狂徒，几乎全数制得胆战心惊，销声匿迹，才觉得此人表面骄狂刚愎，心术甚佳，遂渐莫逆！”

说到此处，又喝了几口酒道：“但三月以前，‘夺魂旗’又做出了一桩人天共愤的极端狠毒之事，几乎使我对他翻脸绝交！”

天痴道长问道：“他不是东南一带，声名颇好，怎又做出什么人天共愤之事？”

醉头陀微微摇头说道：“浙东有座静心禅寺，少林支脉，由静心老方丈主持，约莫三月以前一个深夜时分，‘夺魂旗’突在大殿之中现身，静心老方丈慕他名头，当然殷勤款待！哪知‘夺魂旗’乘着对方尊敬自己，毫无防范之际，阴森一笑，立下辣手，全寺二十三名僧众，全被那种三寸金针上缠着画有骷髏白骨红绸的‘夺魂金针’，贯入天灵‘百汇’穴中，死于非命！最可怜的是那位勤参佛学，与世无争的静心老方丈，竟被惨剥人皮，张贴在寺门以外，做成一面‘夺魂旗’的模样！”

上官灵听得叫道：“这不是和玉门关外，‘白龙堆’中，杀死守一道长、智镜禅师、‘长白八雄’、‘钱塘双杰’等人的手法，大同小异！”

醉头陀闻言诧异道：“‘武当’守一、‘少林’智镜，怎会在玉门关外，死在‘夺魂旗’的手内？”

上官灵匆匆一说往事，醉头陀恍然顿悟，点点头说道：“怪不得‘夺魂旗’说他倒霉，特地跑到西北去找那冒名为恶的坏‘夺魂旗’，一路之间，却到处都被人当作狠毒无伦的殃神恶煞！”

天痴道长大笑说道：“这倒着实有趣得紧，一个‘夺魂旗’为恶西北，一个‘夺魂旗’行善东南；东南的好‘夺魂旗’，跑到西北去企图洗刷罪名，却被西北的武林中人视为恶煞！西北的坏‘夺魂旗’，跑到东南受人尊敬之余，却又肆虐逞凶！这件事关系江湖祸福，我们不能不管，但谁真谁假，是他们自己的名头之争，又不便多管！醉和尚，你到底与‘夺魂旗’相交甚厚，是不是认为好的是真，坏的是假？”

醉头陀苦笑说道：“因为我们对二十年前‘夺魂旗’的善恶本质不明，此事便成了好坏易分，真假难辨！我虽与好‘夺魂旗’有交，也不能断定他准是昔年峨眉金顶相会之人！不过我倒有个法儿，可以试出他们谁真谁假。”

天痴道长、上官灵一齐追问，醉头陀含笑道：“记得当年金顶论技，‘夺魂旗’敢以一式‘横杖挑云’，硬接我‘龙虎钢环’力逾千斤的‘开山劈石’，而那根能够伸缩的空中旗杆，毫无所损，足见确系风磨铜所铸！这类宝器，罕世难寻，决不致对成双，我们找个机会，从这兵刃上，或可试出几分真假！”

天痴道长微微点头，示意赞同醉头陀所说，上官灵因虽然不曾说出巧遇

“洞中老人”的那段经过，心内却始终急于知道“洞中老人”的真实身份，遂扬脸向天痴道长及醉头陀，含笑问道：“两位老前辈！当世武林之中，除了你们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、真假夺魂旗’，及‘笑面阎婆、八指飞魔、鸠杖神翁’等人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厉害人物？”

醉头陀冥思未答，天痴道长笑道：“有，有一个人，但不知他是否仍在尘世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醉头陀也张目说道：“痴道士，你说的是不是传说隐居西昆仑山绝顶，小琅环仙境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”

天痴老道点头答道：“我说的正是他，不过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江湖中尽闻其名，从来无人见过！”

说到此处，忽似又想起甚事，说道：“醉和尚，你记不记得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既然从未履江湖，因何名震天下？”

醉头陀又是几口美酒下喉，目注天痴老道笑道：“痴道士怎来考我？这点掌故难我不倒！昔年江湖上不是有个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独来独往，凶霸无伦，就是对我们这几个老怪物们，还略有几分忌惮！后来因他恶行太甚，‘南笔’诸葛逸才在金顶论技以后，倡议围诛，但也就在此时，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突下昆仑，一场恶斗，把个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打得销声匿迹，从此不知所在！”

天痴老道微叹一声说道：“如今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，重练‘玄阴气功’，创立‘玄阴教’，并勾结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为助，声势不小！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‘玉箫郎君’潘午师姊弟，更为猖獗，‘夺魂旗’又闹双包案，倘若这销声匿迹的‘九毒书生’姬无缺，也像‘南溟老怪八指飞魔’般再现江湖，真要弄得劫难频频，使武林中密布一片腥风血雨！”

醉头陀也以一种从来未有的庄容说道：“所以船一抵岸，我便要找寻‘夺魂旗’，及‘北剑’蒲琨父子，尽力化解他们之间的无谓间隙，免得‘乾坤五绝’以内，就起了意气之争，互相削弱实力，弄得正消邪长。”

天痴老道点点头笑道：“醉和尚酒肉穿肠，灵光不泯，此举倒真重要！我因和这上官小鬼，与坏‘夺魂旗’订约庐山，抵岸便需分路！你找到好‘夺魂旗’以后，如能在九月十五日，直到‘庐山小天池’，使他们真假相会最好！否则便到雁荡大龙湫，或是天台上吟风嶂弄月坪，诸葛酸丁之处一会！”

醉头陀点头允诺，天痴老道见彼此一席长谈，“长生矶”已从海上消失，波澜也自汹涌趋于平静，远远并现出了绵亘甚长的一抹青痕，知道再有一段时间，船便抵岸，便对上官灵微施眼色，好似意他良机莫失！

哪知上官灵如今浑身自己真力大增，两招之内，才用了一招的“冤沉海底”，也奇幻无匹，故而心中只对那位“洞中老人”，钦服异常，并不再想自这“东僧”醉头陀身上，获得什么武林绝学！

所以明见天痴老道暗向自己示意，却只面含微笑，摇了摇头，倒是醉头陀突然连饮几口美酒，放下葫芦，看着上官灵呵呵笑道：“你这个小鬼精灵，看样子并不像痴道士的徒弟，却从谁学得那等古怪刁钻，但刁钻而不恶，古怪得爱人，尤其是我与蒲琨老儿，‘无量真力’硬拼‘三阴神功’之际，若非你一面抢我视如性命的酒葫芦，一面要打蒲琨老儿一记耳光，使彼此分开，结果必定弄成两败俱伤！不然即令发现‘长生矶’陆沉在即，大劫临头，仍会顾惜数十年微名，谁也不肯先行收手，此时无疑双双随着‘长生矶’，葬身海底！我们这些人物，极少会受人恩，想不到竟需要对你有以酬答！天边

那抹青痕，便是陆地，分袂在即，再见何期？说说看，小娃儿！你想不想学我的‘龙虎钢环’，或是‘无量真力’中的‘罗汉劲’？”

上官灵心中暗笑，“龙虎钢环”，并不见得能胜过“北剑”蒲琨的“三指剑”，“罗汉劲”也只与“三阴神功”，秋色平分！自己既有奇逢，将来再谒“洞中老人”，即可练成绝世武学，何必还像先前，每见一样，便想学一样则甚？故而听完醉头陀所说，眉梢微扬，含笑答道：“上官灵略使鬼计，根本无功，不敢妄冀老前辈宠遇，相传绝世武学！”

这等答话，不但使醉头陀惊诧颇甚，连天痴老道也觉得出于意外！

醉头陀目注上官灵，摇头说道：“我真还不曾遇到过‘乾坤五绝’肯教，对方居然加以拒绝的武林后学！出家人最怕欠债，你这笔人情，不让我还，连我今后吃酒，都吃不快活！”

上官灵见醉头陀一片真诚，遂含笑伸出两根手指。

醉头陀见状对天痴老道大声笑道：“痴道士，这个娃儿真鬼，他大概想把我的‘龙虎钢环’，和‘罗汉劲’，两样都学！”

天痴老道尚未答话，上官灵已含笑说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既承见爱，是想在目前及将来，各自叨光一事！”

醉头陀点点头问道：“不管何事，醉和尚一定应允，你先说目前动我什么脑筋？”

上官灵大笑说道：“晚辈怎敢在老前辈面前，妄逞心机？我只是有点口馋，想叨老前辈葫芦之中的几口美酒！”

醉头陀眉头深皱，随手递过酒葫芦，目光中已自微现不悦之色，凝视上官灵道：“不娃儿不要过份捉弄我醉和尚，目前要酒，给你酒喝，将来呢？是不是要我醉和尚杀只肥狗，替你炖条狗腿？”

天痴老道见这大名鼎鼎的“东僧”醉头陀，居然被上官灵气得发昏，不由暗暗好笑！

上官灵接过葫芦，咕嘟地连喝了三大口，觉得酒味奇香，酒性极烈，俊脸之上，立泛微红，因此时业已波平舟稳，遂站起身形，恭恭敬敬地缴还酒葫芦，并向醉头陀正色说道：“我常碧云姊姊，被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看中，掳上罗浮，要收为衣钵传人！晚辈因与坏‘夺魂旗’庐山有约，又须驰救陷落‘玄阴教’中的‘银须剑客’方师伯，以致一时无法分身！敬烦老前辈乘找寻好‘夺魂旗’之便，与我云姊姊带句口信，就说晚辈俟庐山与‘玄阴教’事了，立往‘万梅谷’中，救她脱离‘罗刹邪教’！”

醉头陀听罢上官灵只请自己带信，不请自己救人，并对那位黑白两道人人侧目，极为头痛的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毫无怯色，不由更自暗赞这少年人，真有胆识骨气！

把话听完，点头笑道：“我一定替你跑趟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把话带到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天痴老道突然笑道：“醉和尚先别吹牛，孟三娘的‘罗刹教’主坛，何异森罗地狱？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无殊虎穴龙潭……”

醉头陀也不等天痴老道说完，便把两只怪眼一瞪，微怒说道：“痴道士昔年‘太玄真气’，及‘七十二式玄天拂’下，让过谁来？怎的二十载埋首阿尔金山，竟会磨尽一身傲骨？我不管你所说是激将也好，实情也好，总之，就算孟三娘的‘罗刹教’主坛，真是森罗地狱，醉和尚身为佛门弟子，也该去超度几名怨鬼冤魂！就算他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真是虎穴龙潭，我掌中一对‘龙虎钢环’，也自信尚有几分伏虎降龙手段！”

醉头陀这一番话，不但天痴老道、上官灵为之哑然，连那坐在舟尾，操舵扬帆的“东海龙王”戴飘萍，也听得哈哈大笑！

风正帆平，轻舟如箭，不多时，便到岸边，“西道东僧”“乾坤双绝”率领上官灵，一跃登岸，谢过戴飘萍孤舟度厄之德，即行分袂，醉头陀南行寻找惊涛骇浪中，互相离散的好“夺魂旗”，并为向常碧云传信，一上罗浮！天痴老道则与上官灵，往庐山“小天池”，赴那借走“无字真经”的坏“夺魂旗”之约！

因约期尚有二十余日，尽可从容，天痴老道知道上官灵初临中原，一路上遂细细对他指点各处的风土人情，山川路径。

上官灵感激天痴老道是第一个垂青自己之人，越想越不应该对他隐瞒，终于把巧遇“洞中老人”的那段奇遇，和盘托出，并请教天痴老道，这位老人口气极大，又自称与“南笔西道”，均系故交旧识，到底是何来历？

天痴老道听“洞中老人”说是传技半年，便可使上官灵斗败“夺魂旗”，不由深为惊诧，遂叫他把所学的“冤沉海底”“恨满心头”两招，演练一遍，虽然果觉奇幻无匹，威势极强，却丝毫看不透这两招的派别来路！

天痴老道经过好久的冥心苦思，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自己旧交以内，竟有这么一位人物！而且据上官灵所说那“洞中老人”，隔空运指，连点他三十六处大穴的功力看来，仿佛甚至会比自己，及“南笔”诸葛逸，还要高出一筹半筹以上！

最奇怪的是“洞中老人”说等上官灵再度来时，要送他两样东西，交给诸葛逸及自己一看，便可对他的身份有所了解，这两样东西，究是何物？是“洞中老人”的成名兵刃？还是他的代表暗记？

一连串的问号，不但盘旋在天痴老道的脑际，更萦绕上官灵心头！因为他深知除非能找到“百草老人妙手神医”凌慕农，或向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问出那条发现“三目蟾蜍”的幽谷，究竟是何地名，否则叫自己到安徽的万壑千山之中，怎样去找“洞中老人”的居留所在？

边想边行，并到处游赏，走到九月初七，业已到了江西胜景之一的鄱阳湖畔。

一老一少用罢晚饭，闲步湖边，天痴老道笑向上官灵道：“我们到得太早，离会期尚有八天，先带你雇条小船，游览游览这周围四五百里的彭蠡风光，然后尽揽匡庐之胜，到十五当天，再往‘小天池’赴约好么？”

上官灵面对这大一片连天秋水，加上一钩新月，千里暮云，帆影波光，渔灯蓼岸，自然觉得清趣无边，连连含笑点头，遂雇了一条小船，置备酒菜，荡入鄱阳深处！

两日留连，已把彭蠡烟波，尽收眼底，但才一弃舟登岸，尚未走到庐山，在中途打尖之时，天痴老道便听得数名壮汉，互以一种极为难懂的江湖黑话相谈，仿佛有些什么“夺魂旗”、“八指飞魔”，及“孟教主”之语。

上官灵心头一动，见酒肆中生意甚淡，别无他人，遂起立走过，向那三四名壮汉以内，一个似是为首的虬髯盈颊之人问道：“你们是不是‘罗刹教’中弟子？得到了有关‘夺魂旗’的什么消息？”

虬髯大汉根本就不曾把那矮瘦枯天的天痴老道，及上官灵看在眼里，所以才自高谈无忌！如今见上官灵居然走过来问话，神情又不大客气，不由一阵狞声狂笑答道：“小娃儿不要活得太不耐烦，‘罗刹教’三字，岂容你轻易出口冒犯？”

上官灵一声冷笑，随手轻轻一按，把那虬髯大汉面前所用的酒杯，按得与桌相平，然后略为撩衣，使腰间那面上画长发女鬼面相的“阎婆血令金牌”，在几名壮汉眼前一晃！

这种八仙酒桌，本质颇坚，上官灵轻轻一按，能使酒杯毫无所损的入木数寸，与桌相平，虬髯大汉已为所惊！再瞥见那面“阎婆血令金牌”，不由一齐相顾失色的肃然起立，垂头不语，仅由虬髯大汉，恭身禀道：“见令如见教主，敬遵朋友任何法谕！”

上官灵一笑归座，向虬髯大汉说道：“你叫他们照样坐下吃酒，并赔给店家一张八仙酒桌！交代完了过来，我有话问！”

虬髯大汉喏喏照办，然后侍立上官灵及天痴老道身旁，神情恭谨已极！

上官灵看他一眼，晒然问道：“你们方才在谈‘夺魂旗’，可知他踪迹何在？及其什么特殊举动？”

虬髯大汉恭谨答道：“此间风传‘夺魂旗’有意脱离旧‘乾坤五绝’，另外邀人组织新‘乾坤五绝’，对抗原有的‘南笔、北剑、西道、东僧’！”

上官灵“哦”了一声说道：“这倒是一件惊天动地的武林大事，你可知道‘夺魂旗’邀约了哪些人物，加盟于何时何地？”

虬髯大汉答道：“据说‘夺魂旗’邀约的是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，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，及本教孟教主！”

上官灵一扬眉，继续问道：“‘夺魂旗’不是要组织新的‘乾坤五绝’么？怎的连他只有四人，还缺一个是谁？”

虬髯大汉微一思索答道，“另外一个，听说是‘夺魂旗’费尽心机请来的主盟之人，叫什么钟离……”

这种消息，太已出人意外，连一直微笑的天痴老道，都不等虬髯大汉说完，忙问道：“你此讯可真？难道是隐居西昆仑绝顶，小琅环仙境，从来不问世事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？”

虬髯大汉点头答道：“对对对，千真万确的就是此人！前天本教教下还有人看见一位银发银须的老者，在庐山与‘夺魂旗’互较轻功，自大汉阳峰开始，绕经十座峰头，回到原处！‘夺魂旗’落后五十余丈！”

天痴老道听得眉头一皱问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所约之人，是否全来？他们加盟时地……”

虬髯大汉接口答道：“除本教孟教主，因‘玉箫郎君’潘副教主，与‘夺魂旗’有隙，不知是否应允加盟以外，‘八指飞魔’、‘鸠杖神翁’，听说均到！时间定在九月初十子时，就是明夜，地点则在庐山大汉阳峰的‘汉王台上’！”

上官灵见对方话已讲完，一看天痴老道神色，遂向虬髯大汉说道：“此事极其机密，不应在茶楼酒肆以内，随口乱讲！今后除孟教主、潘副教主亲到，或持有‘血令金牌’之人，千万严禁泄漏，并须传令约束‘罗刹教’下弟子，在九月十日前，不可私登庐山大汉阳峰，及‘小天池’一带，如敢有违，定然重责不贷！”

虬髯大汉唯唯而退，天痴老道会清酒帐，即与上官灵走出店外。

上官灵略行片刻，见四外已无闲人，遂向天痴老道，含笑问道：“照老前辈所说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的那种人品襟怀！怎会突与‘夺魂旗’等同流合污？并应邀主盟什么新的‘乾坤五绝’！”

天痴老道微喟一声说道：“白云苍狗，沧海桑田，世事无常，人情百变！”

固然有些人慧根不泯，能自孽海回头，昨非今是，但也难保不会有人为魔念所诱，前修尽弃，昨是今非！总之，武林中清平已久，劫乱当生，‘真假夺魂旗’以外，居然又出了什么‘新旧乾坤五绝’！”

说到此处，又是深深一叹，长眉微蹙，好似感慨无穷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要说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高标雅致，名冠江湖，确实不应该与‘八指飞魔’等人为伍！但‘罗刹教’下有人亲见‘夺魂旗’绕十座峰头，居然落后五十余丈，则又除‘逍遥老人’以外，举世之中，决再无人能有如此功力！我料他们新‘乾坤五绝’，在‘汉王台’加盟后，可能联袂赴约‘小天池’，以求集众力一挫旧的‘乾坤四绝’！”

上官灵听到此处，接口说道：“坏‘夺魂旗’，要另组新‘乾坤五绝’，老前辈们不如把好‘夺魂旗’加进去，仍然保持五绝之数，来个新旧对抗，定然热闹无比，好看煞人！”

天痴老道失笑点头说道：“你这主意虽然出得不错，但‘东僧、北剑、及夺魂旗’之间，尚未齐心！尤其‘小天池’一会，只有我与诸葛逸，及你们师徒，声势微逊对方，必须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上官灵便即笑道：“老前辈不必发愁，据我所知，‘玉箫郎君’潘午与坏‘夺魂旗’结怨不浅，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未准肯来，我们还是先设法看看新‘乾坤五绝’，在‘汉王台’加盟的这场好戏，以明虚实，不要被那虬髯大汉信口开河所骗，才冤枉呢！”

天痴老道哈哈笑道：“你倒成了看戏专家，祁连山偷看坏‘夺魂旗’恶斗‘玉箫郎君’；七里山偷看好‘夺魂旗’恶斗‘北剑’之子；如今又想偷看看新‘乾坤五绝’‘汉王台’，加盟！须知你有孟三娘所赠的‘阎婆血令’在身，‘罗刹教’弟子，决不敢妄造虚言，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既然在场，这出五绝加盟的精彩好戏，恐怕不容易看呢？”

上官灵眼皮一翻问道：“老前辈，你是不是怕那‘钟离老人’？”

天痴老道纵声狂笑说道：“小娃儿花样太多，居然对我激起将来！钟离哲名气虽大，除了斗那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的一次以外，从来未现江湖，我也真想瞻仰此人风采！要说到‘怕’之一字，痴道士出语未免张狂，当世以内，尚找不出能令我怕之人，及能令我怕之事！”

上官灵见天痴老道明知自己激将，却仍激动得有点意气飞扬，不由暗暗好笑，继续说道：“老前辈既然不怕，我们索性先登大汉阳峰的‘汉王台’，一眺匡庐景色，并预为明夜找个看戏座位！”

天痴老道被他勾得兴起，道袍飘处，长啸登山，上官灵随后展尽轻功，但始终离那从从容容，飘然举步的天痴老道三五丈远，无法追上！

大汉阳峰雄伟峻拔，高出五老，号称“庐山主人”，登峰纵目，不仅匡庐秀逸之气，齐收襟底，甚至汉阳烟树，亦隐约可望！

所谓“汉王台”者，只是峰顶的一大块平整青石，名称来历，均不甚可考。天痴老道上得峰头，微一打量，等上官灵巧纵轻登地到达近前，含笑说道：“‘三目蟾蜍’的丹元所化灵目，及那位‘洞中老人’，对你助益委实极大！我施展武林罕见的‘凌虚步法’登峰，以数十年功力所聚，也不过只把你甩下了二十丈远，真有点大出我意料之外！”

上官灵脸上一红，天痴老道又复手指前方笑道：“这大汉阳峰顶，地势不小，但能够利用隐身的乔木古树，并不甚多，我们明夜必须先来，藏在三丈以外的那几株奇松之上，遥遥瞩目，不过我有一事，必须叮咛，因我既被

武林尊称‘西道’，名列‘乾坤五绝’，便应善保声名，明夜敌势太强，大半都系穷凶极恶之辈，你可不准随意惹祸，要打架也得再忍五天，等到‘小天池’上去打！”

上官灵应声笑道：“老前辈放心，我又不是不懂厉害，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、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、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，再加上真假未辨的坏‘夺魂旗’，便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不来加盟，人也比我们多一倍，怎会妄自逞能取辱？明天晚上，我只用耳听，只用眼看，不用嘴骂，不用手打好么？”

天痴老道目注上官灵，又似放心，又似不信地一阵呵呵大笑！

一日光阴，转瞬即逝，第二天夜幕初笼庐山之际，天痴老道便携同上官灵，藏身在几株奇松的虬枝密叶以内！

上官灵见时候尚早，向天痴老道笑道：“老前辈，把你葫芦中的美酒，让我喝上两口。”

天痴老道摇头说道：“那几个魔头，个个比鬼还精，峰头一有酒香，行迹岂不立时暴露？你看，东南方已有人来，咦！这人是谁？轻功身法，如此灵妙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屏声静气，闪目东南，果见一条人影，捷如电掣云飘，最怪的是仿佛逢到断崖绝涧等地，竟似不须绕路，只把两臂微张，便自凌空飞渡！

上官灵看得心中一惊，低声向天痴老道问道：“老前辈这人还会飞么？”

天痴老道轻轻答道：“我已经看出来人，就是‘玄阴教主’，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，他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突然停口，并示意上官灵禁声，手往东北方一指！

上官灵如今功力大进，耳聪目明，也听出天痴老道手指之处，有一种极其轻微的奇异声息！

正在瞩目注意之间，东南方的黑影已到，是个狮鼻海口，广颧深目，颊下虬髯花白如戟的青衣老人，身形落在平石以上，微“噫”一声，自语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折柬相邀，怎么他本人不到？”

话音方落，适才微闻声息之处，突然响起一阵森森阴笑，飘上一条黑影，身在空中便已发话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在此，峰顶是哪位先到？”

不必等他报名，光是那阵森森阴笑入耳，上官灵便知为恶西北，并借走自己“无字真经”，与恩师订约“小天池”的坏“夺魂旗”已到！

“夺魂旗”虽然威震江湖，但向来无名无姓，令人极难称呼，花白虬髯老人，微一打量对方，抱拳当胸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兄，司空曜久慕风仪，今日幸会！”

他这一抱拳，在月光朗彻之下，果然看得分明，左手不知是受伤残缺？还是天生如此，小指及第四指均无，只剩拇、食、中三指！

“夺魂旗”想是在需人结党之际，平昔的傲气亦收，抱拳还礼，笑声说道：“彼此江湖神交，司空教主何必太谦，谈副教主怎未见到？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说道：“我谈二弟前山有事勾留，少时便到！小弟自重练‘玄阴气劲’，再入江湖，创设‘玄阴教’以来，久思与‘罗刹教’孟教主合力一斗那些自尊自大，恃技凌人的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，此次得奉惠书……”

“夺魂旗”不等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话了，便即笑道：“我虽名列所谓‘乾坤五绝’，其实与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，气味绝不相投！但这几个老

不死的怪物，个个均有几分实学，并非徒具虚名，要与他们对抗，人少吃亏，所以才发起在这大汉阳峰峰顶，彼此歃血加盟，组织新的‘乾坤五绝’！”

上官灵听得暗自骂道：“你们这几个魔头，顶多可谓‘乾坤五毒’，哪里配称什么新‘乾坤五绝’？”

他心中虽然有气，但深知好戏才只开场，依旧忍耐不动，屏息注视。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听“夺魂旗”话毕，拊掌赞道：“我兄此议，确实高明，但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突然笑道：“我谈二弟已来，司空曜敬为引见！”

月光如水之中，大汉阳峰下，纵上一个手持“鸠头铁杖”的高大黄衣老人，正是在安徽南部，大言不惭，结果被上官灵窘走的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！

相见之下，一番例行寒暄过后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向“夺魂旗”问道：“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踪迹久绝人间，怎……”

“夺魂旗”接口笑道：“我与‘钟离老人’，交称莫逆，此次为了加强新‘乾坤五绝’声势，特地远上西昆仑小琅环仙境，邀他来此主盟！‘钟离老人’功力绝世，有他在内，足抵‘南笔’诸葛穷酸！倒是我与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结有仇隙，孟三娘是否捐弃前嫌？来此共襄盛举，尚说不定！”

上官灵听到此处，心头突起疑云，“夺魂旗”究在何时蓄意重组这所谓新“乾坤五绝”呢？

因为近半年来，这坏“夺魂旗”自西北为恶，直到东南，似乎绝无时间，邀请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？

方想到此间，“夺魂旗”突然笑道：“‘钟离老人’已来，他人到五丈以内，我们尚无所觉，这种功力，委实绝世罕见，怎不令人佩服？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与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不禁脸上全是一红，盖因“夺魂旗”说是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已在五丈以内，自己却仍毫无所觉！

“夺魂旗”转身面对适才自己来处，含笑叫道：“‘钟离老人’，小弟敬候多时，‘玄阴教’的司空教主，均在此处，请出相见！”

峰下沉沉暗影以内，一声苍然长笑，笑声中飘上一条白影，是个中等身材的银发银须老者，右手托着一缸重约十公斤的原封美酒，左手却托着五只巨碗！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及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看得又是一惊！暗想这大汉阳峰，号称庐山主峰，高峻已极，钟离老人两手不空，登峰已颇困难，并能令自己这等耳力之人，毫无所觉，功力委实到了骇人听闻地步！

心中佩服，面上神色也就自然恭敬，“夺魂旗”为双方引见过后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哈哈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老弟，我因你要在这大汉阳峰峰顶，歃血加盟，才特地找来一缸陈酒助兴！司空教主与谈副教主既到，那位女魔头‘罗刹教主’孟三娘呢？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与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等人心仪这位“逍遥老人”已久，如今对面晤谈，自然免不了多打量几眼，但觉得对方似乎涵而不露，敛锐藏锋，外表上决令人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超俗之处！知道越是这等人物，越是高不可测！不然像“夺魂旗”那样绝世骄狂性格，辞色之间，也不会对“钟离老人”，如此恭敬！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首先抱拳笑道：“司空曜与我谈二弟，心仪钟离兄盛名已久，今日能得彼此同心，歃血庐山，不但光荣无似，连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那几个恃技骄满，目中无人的老怪物们，也不足为虑的了！”

“ 鸠杖神翁 ” 谈白水也含笑说道：“ ‘ 夺魂旗 ’ 兄，邀请钟离兄主盟今夜之事，再也恰当不过…… ”

话犹未了，便被“ 逍遥老人 ” 钟离哲打断，一指南方说道：“ 谈老弟且慢捧我，那两条人影，是不是‘ 罗刹教 ’ 下？看轻功身法，不像孟三娘本人，难道这红粉魔头，要出什么花样不成？”

“ 夺魂旗 ”、司空曜、谈白水三人，一齐顺着“ 逍遥老人 ” 钟离哲手指，往南看去，只见两条窈窕人影，宛如电掣云飞，直扑大汉阳峰而来，轻功虽绝佳，但在这几位盖世魔头眼中，看出火候尚差，果然不是登峰造极的“ 笑面阎婆 ” 孟三娘的身法！

刹那间，两条人影齐上峰头，是两名一样装束，十八九岁的美貌青衣少女。

这两名青衣少女的身材面貌，上官灵记忆犹新，正是自己得那“ 三叶仙兰实 ” 时，所遇黑衣长发美妇，“ 罗刹教主笑面阎婆 ” 孟三娘所携侍女！

两名少女面对四位武林中的绝顶高人，居然毫无怯色，“ 夺魂旗 ” 因装束怪异，名气也算最大，首先被来人认出，由左边一个，年龄仿佛略长的青衣少女，开言说道：“ 这位大概就是‘ 夺魂旗 ’，我家孟教主有话命婢子董飞云代达！”

“ 夺魂旗 ” 见这董飞云，神情言语均不亢不卑，甚为得体，遂点头答道：“ 我是‘ 夺魂旗 ’，今夜新‘ 乾坤五绝 ’，歃血定盟，就缺孟三娘一人，她为何不到？”

董飞云俏生生地卓然而立，正色答道：“ 我家孟教主，并不反对组织新‘ 乾坤五绝 ’，但有三事未曾解决之前，不便来此加盟！” “ 夺魂旗 ” 眉头一动，向董飞云问道：“ 你说说看，是三件什么事？要怎样解决？”

董飞云应声答道：“ 第一件事是‘ 罗刹教 ’ 向来恩怨分明，你与我教中，尚有前仇未了！”

“ 夺魂旗 ” 大笑道：“ 对对对，我与你们‘ 罗刹教 ’，确曾有点嫌隙，但想不到孟三娘会如此小气，斤斤较量，他要怎么了法？”

董飞云自怀中取出一面“ 血令金牌 ”，向“ 夺魂旗 ” 一扬说道：“ 我家孟教主并不小气，只要你对这面‘ 血令金牌 ’，拱手致歉，便把括苍山杀‘ 白发仙童 ’ 任豹，祁连山伤‘ 玉箫郎君 ’ 潘副教主的两般前仇，一笔勾却，永不再记！”

“ 夺魂旗 ” 哈哈一笑，但笑声已自爽朗变作阴沉，摇头说道：“ ‘ 白发仙童 ’ 任豹，不是我杀，‘ 玉箫郎君 ’ 潘午则怪他自己太过狂傲，错不在我，致歉无由！这一桩事移到后谈，你且先说二件事！”

第五章天池盛会

董飞云见“夺魂旗”不肯道歉，遂仍将“血令金牌”，收回怀中，目光向右侧同伴，微打招呼，似叫她留神戒备，然后岸然说道：“第二件事是孟教主不大同意新‘乾坤五绝’人选，想要掉换一个！”

那位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此时正敲去坛上封泥，倾酒自饮，闻言不等“夺魂旗”开口，便即呵呵笑道：“我早猜出孟三娘这红粉魔头，要耍花样！你说说看，她不同意眼前何人？要怎样换法？”

董飞云深深吸了一口长气，秋波电扫诸人，慢吞吞地说道：“孟教主要加进去我‘玉箫郎君’潘师叔……”

“夺魂旗”“哼”的一笑，接道：“她倒真会替她师弟脸上贴金，快说加潘午进来，要把何人换出？”

这时天痴道长及上官灵在暗中听得颇为有趣，但“汉王台”上诸人，却极其紧张，因为任何人均不愿被人轻视，一齐凝视董飞云，看她怎样答话。

董飞云与右侧同伴，肩并肩地微退半步，秀眉倏地双挑，朗然答道：“以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换出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！”

谈白水闻言不由双颊飞红，满头白发根根倒立，一声暴叱：“狂妄贱婢，还不与我纳命？”

右掌猛扬，照准董飞云当胸，“呼”的一声，劈空击出！

这一掌虽是激怒所发，劲道无伦！但董飞云人极聪明，心细如发，早知教主命自己如此传言，必会将谈白水惹恼，故而事先有备！

谈白水狂啸排空的罡风劲气，才一出手，董飞云与同来少女，四只玉掌齐推，聚集本门“罗刹阴功”，消卸对方六成掌力，然后借势飘身，退出两丈，粉面凝霜的戟指作势正待追扑的“鸠杖神翁”叱道：“谈白水，你不要倚老卖老地过份欺人！董飞云及胡飘云师妹，来此只是奉命传言，不与你一般见识！有本领的何妨到我罗浮山‘万梅谷’一行？但能斗得败‘玉箫郎君’，哪怕不让你觊列这所谓的新‘乾坤五绝’！”

谈白水被董飞云讥刺得越发暴跳如雷，“夺魂旗”向他安慰说道：“谈兄不必动怒，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并不是什么刀山剑树，虎穴龙潭，有事且找孟三娘理论，何必与这受人所使的年轻女娃，一般见识！”

说到此处，转面对董胡二女冷冷说道：“念在你们系奉命传言，暂且宽饶目无尊长之罪！快把第三件事说出，好让你向孟三娘回话。”

董飞云目中突射神光答道：“身在‘罗刹教’下，尊长只有孟潘两位正副教主，其他江湖同道，凡能自己尊重者，董飞云以礼待之，否则何敬之有？休看我与胡师妹年幼技浅，真如被迫动手，决不有损‘罗刹教’教主威名，谁要你妄用这不合身份的‘宽饶’二字？”

“夺魂旗”竟被董飞云说得无言可对，正觉怒又不是，不怒又不是地左右为难之际，董飞云又复娇声吩咐地继续说道：“第三件事是我家孟教主从不服人，命董飞云传言，请你们一齐到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内，较技定盟，谁的武功最高，谁就做这新‘乾坤五绝’的一盟盟主！”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听到此处，向“夺魂旗”哈哈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老弟，我好好在西昆仑绝顶，作我的世外之人，你却偏偏要把我拉来主盟什么新‘乾坤五绝’！如今不说旁人，就这位红粉魔头孟三娘，便不服钟离哲这点虚名，说不得只好定个日期，一同到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内走走！”

“夺魂旗”略一凝思，向董飞云、胡飘云说道：“孟三娘倚仗她那一身‘罗刹阴功’，怎便如此骄狂？藐视天下人物！这样好了，你们回复孟三娘，就说钟离老人，‘玄阴教’司空教主、谈副教主，及我‘夺魂旗’，准于腊月初九，到她‘万梅谷’中，一来断了宿怨，二来连‘玉箫郎君’潘午算上，干脆六人较功，挑选较强的五人，组织新‘乾坤五绝’！但此举尚须略守机密，万一事先泄漏，那几个老怪物们，必加阻挠，虽然不怕他们，终难免多生波折！”

董飞云默默听完，秋波电扫几个老魔，方待与胡飘云一同回身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突然叫道：“小娃娃慢走，我送你们一块这大汉阳峰的特产‘钢石’，也好对孟三娘，有所交代！”

说完，慢慢走向他来崖边，俯身拾起一块拳头大的青石，递与董胡二女。

董飞云接过一看，只见那石块阴含青色花纹，质坚无比，但经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这样一拾一递，石上却添出了五个指印，均是二三分的一般深浅！

董飞云心中不信钟离老人在这顷刻之间，从容之下，便能蚀石如粉！秀眉微剔，暗把“罗刹阴功”，凝集指端，施展到十二成左右，照理便是铁块，也应捏扁，但青石果不愧“钢石”之名，依旧坚逾精钢，丝毫未动！

这样一来，董飞云不禁娇靥微红，把那块青石，揣向怀中，向“夺魂旗”说道：“董飞云与师妹告退，回复我家孟教主，腊月初九，在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内，敬候诸位！”

胡飘云始终沉默，不发一言，见师姊交代完毕，秀目凝光，略注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便自双双回身，青衣微闪，香风一飘，极其美妙轻灵地飘往峰下！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既被孟三娘指名轻视，又见董胡二女，也始终以一副异样神情，瞧不起自己，不由气得有点说不出话来，全身微抖！

“夺魂旗”见状笑道：“孟三娘向来骄狂猖肆，谈兄何必与他一般见识！倒是钟离老人露了一手‘天罡指力’腐石神功，足能使这红粉魔头，深知戒惧呢！”

说到此处，目中忽现凶芒，一阵狞声狂笑，笑声划破子夜绝峰的沉沉静寂，令人如闻山鬼悲啼，如闻豺狼狂嚎，毛发森然，凄厉已极！

笑完嘴角一撇，阴恻恻地说道：“此刻且让孟三娘打她的如意算盘，到时罗浮山‘万梅谷’较艺，我先邀斗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把他毙在‘夺魂旗’下，令孟三娘孤掌难鸣，再如不肯与我等精诚合作，便索性连她一齐毁掉，使‘罗刹教’归并‘玄阴教’内，一样增强实力！”

这几句话说得谈白水郁忿尽去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也连赞高明，眉飞色舞！

钟离老人含笑不言，“夺魂旗”看他一眼又道：“今夜大汉阳峰五绝加盟之事，虽被孟三娘扫兴，但五日以后，就在这‘庐山小天池’，还有一场热闹好戏，诸兄愿不愿看？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以及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一齐笑问是何好戏？“夺魂旗”答道：“我与自南疆来的一老一小，约定九月十五，在‘庐山小天池’了断一事，但‘西道’天痴道长，必然插足，‘南笔’诸葛逸或其他几个老怪物们也可能凑趣赶来，岂非颇为热闹？”

话音略顿，又是一阵喋喋狂笑，继续说道：“但‘夺魂旗’话须说明，

诸兄替我助威押阵则可，却不必插手与那几个难惹难缠的老怪物们从事结怨！”

天痴道长与上官灵听到此处，均不禁暗骂“夺魂旗”好生狡猾，分明害怕势孤，邀人助阵，却偏偏设词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并隐含激将之意！

果然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首先双眉一挑，哈哈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兄怎的这样说法？我们组织新‘乾坤五绝’之意，便在对付‘西道南笔’等几个老怪物们，难得有此机缘，正好先行一试对方二十年来，艺业长进到何等地步？何况司空曜与诸葛穷酸，更有宿仇！这样好了，‘夺魂旗’兄不必顾忌累及盛名，对方若无人助阵，我等也袖手旁观，倘老怪物们真个来时，却又另当别论！”

“八指飞魔”如此说法，正中“夺魂旗”下怀，但表面上还故作骄狂地推辞半天，几个魔头才相偕消失在大汉阳峰峰头的沉沉夜色以内！

上官灵听得群魔去远，一跃而出，也在地下找了块青花钢石，潜运真力一捏，果然分毫难动，遂回头向天痴道长叫道：“老前辈这种青色石头真硬，你来试它一下！”

天痴道长知道上官灵是想推测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武功程度，遂微凝“太玄真气”，也仅在青石之上，捏出了分许淡痕，不由摇头叹道：“我如过份凝力，这块青石即将全碎，所以捏痕无法加深，看来果然人外有人，武学一道，委实无穷无尽的呢！”

微喟以后，眉头一蹙又道：“满瓶不动，深藏若虚，钟离老人今夜虽未显露什么特殊神功，但就凭双手持物，无声纵登这高绝峰，以及‘天罡指力’石上留痕的两件小事，已足以显示功力确在我等以上！‘西道’心服，‘南笔’何独不然？‘北剑东僧’更不必论，这一来‘夺魂旗’如虎添翼，越发难制，武林中一场翻天覆地的浩劫奇灾，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了。”

上官灵不解问道：“钟离老人逍遥世外，啸傲昆仑，武功人品均极为当世推重！这样一位人物，怎会被‘夺魂旗’请来？看情形还要由他领导群魔，横行肆虐呢！”

天痴道长思索颇久，也觉茫然，上官灵又道：“如今‘小天池’之会，倒真热闹非常，对方共有四人，我们也有四人，老前辈与‘南笔’，当然是对付钟离哲和‘夺魂旗’，但我师傅和我，却恐怕未必斗得过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，及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呢？”

天痴道长也觉己方势弱，眉头微蹙，正在深思，上官灵突然跳起来欢声笑道：“有办法了，‘小天池’一会，我们可以转弱为强，包打胜仗！”

天痴道长看他一眼，意似不信，上官灵得意笑道：“我记得听说过一个田忌与齐王赛马的故事，‘小天池’之会，正好效法！老前辈收拾‘夺魂旗’，‘南笔’与‘八指飞魔’本有前仇，可以名正言顺的放手相对，我师傅如今功力大进，应该斗得过‘鸠杖神翁’，至于那位最高明的钟离老人，交给我啦！”

天痴道长看着他那副神情，失笑说道：“田忌赛马，虽然用此计胜过齐王，但钟离老人名下无虚，你能应付得了吗？”

上官灵拍掌大笑说道：“绝对应付得了，因为好就好在钟离哲名头太大，当着举世英豪，他可能对我这小娃儿，纵然恨得要死，却也毫无办法！再加上你们要顾全一世盛名，虑胜虑败，我却这些避忌，也许义正词严的一顿臭骂，便把他骂回西昆仑绝顶去呢！”

说到此处，眉头突然一皱，向天痴道长问道：“老前辈，我们不要中了‘夺魂旗’所闹玄虚，这个令人头痛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会不会是假的？”

天痴道长摇头说道：“我早就想到这点，但钟离哲形貌虽未为当世所知，那一身超轶不凡的武功，却是如何假冒？我们空想无益，略为观赏匡庐景色，便往‘小天池’，等‘南笔’诸葛逸和你师傅到来，一同再作商议！”

庐山烟迷雾笼，列嶂堆鬟，壑壑腾云，峰峰飞瀑，可说到处都是胜景！上官灵因怀念师傅，及心悬盛会，只随天痴道长，略为走马观花，便到了九月十五的约会之日！

二人一大清早，便援上“小天池”山的“小天池泉”附近，只见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、“夺魂旗”、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等四人，业已先来，“南笔”诸葛逸及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，却尚未见到！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一见上官灵，便自暗带三分愧色，“夺魂旗”则向天痴道长略打招呼以后，即转面对上官灵笑道：“你师傅呢？他怎的还不见到！”

上官灵自“妙手神医百草老人”凌慕农之处，得知“夺魂旗”不但替自己“错脉分经”，并暗中下了那等辣手，早已恨他入骨！闻言把两只大眼一瞪说道：“师傅未来，有徒弟在此会你，还不一样？何况整日之约，现在才是清晨，你急什么？”

“夺魂旗”一对凶睛的炯炯寒光，不住打量上官灵，竟然看出他所中自己暗含辣手的“错脉分经”手法已解，不由微带诧色地一瞥天痴道长，意似不信“西道”有此功力！

天痴道长此时正在盘算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及谢东阳怎的还未见到？目前形势，不宜翻脸过早，只得听任上官灵向对方胡搅蛮缠，自己半倚半坐在一株青松下的大石之上，闭目养神，对“夺魂旗”连理都不理！

上官灵也看出“夺魂旗”心意，故意呕他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看些什么？你对我所用那种居心阴恶的毒辣手法，天痴道长伸手便解！今天这‘小天池’热闹异常，‘西道’已然在此，‘南笔、北剑、东僧’，少时也到，‘乾坤五绝’重会庐山，确实是一件武林盛事！不过你所带来的这几个牛鬼蛇神，是些什么东西，他们配不配蹲在此地？”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大概是涵养功深，依旧微微含笑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则早就领教过上官灵口舌犀利，隐忍不言，却把个自命不凡的“玄阴教主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气得怒聚眉梢，似欲发作！

“夺魂旗”听说“南笔北剑东僧”均将到来，心头不觉一震，但旋即似信不信地接口哈哈笑道：“小娃儿坐井观天，以蠡测海，哪里会认得出真正的绝世高人？这两位是‘玄阴教’的正副教主，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，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，那一位则是名冠武林，威震天下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！”

上官灵故意皱眉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名冠武林，威震天下，听起来到蛮够神气！哦！我想出来了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向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偏头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当年打跑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住在西昆仑绝顶的那个老头？”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目注上官灵，微微一笑！

上官灵撇嘴说道：“钟离哲，你不要笑得那样高傲得意！要知道铲除恶贼狂徒，人人有责，消灭掉一个‘九毒书生’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德，更算不上什么绝世武功！江湖中尊敬你‘逍遥老人’四字的主要原因，还是

为了你能高蹈自隐，不涉恩仇，与人无忤，与世无争，不像是一般武林人物，逐臭名场，满身俗骨！”

到此略顿，看了钟离哲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但如今你居然宁弃前修，并与‘夺魂旗’这种心肠狠毒，万恶不赦之人为伍，则‘逍遥’何在？好好的一个武林偶像，也自毁无余！从今以后，我替你起个名儿，叫做‘糊涂老人钟离哲’！”

语音才落，钟离哲、“夺魂旗”等的喜怒神情，尚未现出之际，便由远远一大堆嵯峨怪石之后，传来一阵清朗笑声，并听有人赞道：“骂得好，骂得高，不怪痴道士满口夸赞，一意垂青，连我穷酸这点笔杆上的功夫，也愿意倾囊相赠！”

跟着便蹄声的答，并起了吟哦之声，听得出是：“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”！

这一番话，及这两句诗声一起，在场诸人全知道“乾坤五绝”之中，出类拔萃的人物，“南笔”诸葛逸已到！

诸人心情及神色表现，各有不同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依旧含笑坐在一株老树根上，安然不动，“夺魂旗”眉峰一蹙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勾燃仇火，目射凶光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则以一种慕名未见的好奇眼光，向那堆嵯峨怪石注视！

这边天痴道长心头一放，微笑开目，上官灵却因悬念师傅，点足腾身，迎上前去，口中并急急叫道：“师傅……”

下面的话尚未出口，石后业已颇为缓慢的转出一头青驴，青驴神骏绝伦，身上毛色青得油光水滑，颈傍挂着一个乌黑笔筒，筒中插着大小长短不等的五六枝毛笔！

驴上坐着一个面如冠玉，长眉入鬓，神采飞扬，三十来岁的中年白衣书生，不问可知，来人就是鼎鼎大名的“南笔”诸葛逸！

诸葛逸这样出现，又使“夺魂旗”等，大吃一惊，因当时庐山山路未经整修，“小天池”极称陡峻，骑驴至此，业已甚难，这多人未闻声息，岂非是怪异？

“南笔”诸葛逸见上官灵迎上前来，向他微一注视，含笑说道：“你师傅的‘混元气功’，还差两成火候，他没有来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“夺魂旗”“哼”的一声冷笑，骂道：“失信匹夫……”

上官灵也不等他说完，便回头把眼一瞪说道：“谁是失信匹夫？我不是早告诉你，我就代表我师傅么？你骂别人不守信，自己总该守信，借了我的‘无字真经’呢？怎么不还给我！”

“夺魂旗”不知“无字真经”本是天痴道长之物，因自己半载揣摩，毫无所得，万一还经以后，被这现在便已难缠透顶的“西道南笔”拿去参透，岂非大为不妙？

但当着这么多武林中的顶尖人物，怎好意思觊颜耍赖？遂向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略施眼色，便即伸手入怀，掏取那册“无字真经”！

口中却对上官灵狞声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怎会对你这娃儿失信？何况这半载之中，我已尽得‘无字真经’的真诠奥秘，如今守约还你，留神接住！”

边说边已取出那册薄薄的“无字真经”，向空一抛，但真经才自出手，眼前便有白影电飘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以一种快得令人难信的身法，半空中掠去“无字真经”，仍以原来的姿势归坐那株老树根上，对上官灵呵呵笑

道：“小娃儿你既借给‘夺魂旗’看了半年，不如再借我看上半年，我如参透‘达摩尊者’留经之意，一定相传给你。”

慢说上官灵大出意外，就连“西道”天痴、“南笔”诸葛逸也万想不到以“钟离老人”那等名头，竟会下手硬抢一个小辈之物！

天痴道长因自己曾在阿尔金山，以十来年的光阴面壁苦参，依然对这“无字真经”毫无所得，知道虽然落在对方手内，短期中定可无虑，所以脸上仍自安然含笑，并不着急！

但上官灵却已气得从一双大眼之中，喷出火来，手摸文昌笔，怒视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似欲扑出！

天痴道长含笑把上官灵拉到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无论何人，一时决难看懂那本小书，你不必着急！倒是你师傅未来，田忌赛马之计，已不合用，我们以寡敌众，千万不可操切，及意气用事！”

这时诸葛逸缓缓下骑，向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看了两眼，眉头略蹙问道：“你就是西昆仑小琅环的‘逍遥老人’？”

钟离哲看着“南笔”，微微一笑，自把那册“无字真经”，揣入怀中，也不答话！

“夺魂旗”在旁冷笑说道：“诸葛酸丁，你真不开眼，钟离老人名震寰宇，难道还能假冒不成？”

诸葛逸微微一晒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既有真有假，钟离哲何独不然？但上官灵适才骂得太对，他便真是昔日斗败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西昆仑小琅环的‘逍遥老人’，一经与你们同流合污，也只配称‘糊涂老人’钟离哲！”

说到此处，转面向上官灵笑道：“上官灵，取我的‘惊神笔’，我要见识见识这位名震寰宇钟离老人的罕世绝学！”

上官灵知道“南笔”与“逍遥老人”，是当今武林顶尖人物之中的顶尖人物，这场打斗，定然好看已极，精彩煞人！

遂应声走到那头青驴之侧，见驴颈笔筒以内，插着五枝长短粗细，均不一致的毛笔！

最长最粗的一枝，黑杆白毫，笔毫特长，上官灵取出一看，杆上果然刻着“惊神”两个篆书，及“天字第一号”，五个小字！

诸葛逸接笔在手，目注钟离哲，萧闲而立！

钟离哲也面含微笑，缓缓起立，自雪白长衫之内，取出一根色呈黝黑两尺左右的短棍！

除了上官灵初到中原，不认识这根短棍名称，“夺魂旗”另有会心之外，“南笔”诸葛逸，“西道”天痴，以及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等人，全知道这是伸缩自如，极有名的“四煞降魔棒”，但均一齐不懂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怎会用的是穷家帮中的传统兵刃？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微笑举步，“南笔”诸葛逸消闲而立，两人的神态均极其暇豫自然，但谁都知道眼前立刻便是一场罕世难逢，石裂天开的惊人恶斗！

“夺魂旗”脸上虽有人皮面具，但目光中却微现紧张之色，回头突向身边的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笑道：“钟离老人神功盖世，‘四煞降魔棒’威力无双，诸葛酸丁这回可碰到扎手货色，司空教主的前仇，大概不必自己动手报了！”

武林中人，最引为耻辱的，就是自己结仇，却假手他人代报！何况“八

指飞魔”司空曜，自从重练“玄阴气劲”，再出江湖，组织“玄阴教”以来，就是蓄意要报昔日在“南笔”手下一败之耻！故而听“夺魂旗”这样一讲，顿时浓眉倒剔，忿然叫道：“钟离兄，司空曜不才，敬请你先让我与这诸葛酸丁，一了当年旧债！”

“逍遥老人”看他一眼，含笑止步，司空曜也真不愧“飞魔”之名，突展绝世轻功，肩不晃、身不摇地一飘两丈，飘到“南笔”身前，厉声说道：“诸葛酸丁，你大概想不到司空曜还有与你各凭武功，再较短长之日！”

说完，探手腰间，“哗啦”连响，撒下一条长约五尺的“连环金索”！金索两端，一头是个锋利月牙，另一头却是一个锐角森然的日轮模样！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执“连环金索”中央，令日月双轮，分垂在地，怒视“南笔”诸葛逸道：“诸葛酸丁，你怎的还不进招？”

诸葛逸眉梢略挑，眼中神光一聚，凝视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有顷，突然纵声狂笑，笑声一会儿裂石穿云，极其高傲；一会儿低沉森冷，满含鄙薄意味！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被对方笑得莫名其妙，疑云满腹，忿然说道：“诸葛酸丁你也是所谓‘乾坤五绝’之中人物，怎不自己尊重，无缘无故地狂笑则甚？”

诸葛逸气发丹田，又是“哈哈”一笑，宛如雷霆震怒，威势无伦，连那隔得最远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全都微觉一震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见状，嘴角微撇，脸上浮起半丝哂笑，蓦然叫道：“上官灵，替我换枝笔来！”

上官灵早就自江湖传说之中，心仪“南笔”，如今亲见诸葛逸高傲风神，及对敌的潇洒从容，越发心折！应声纵过笑道：“老前辈，是不是这个‘八指飞魔’，不配你用天字第一号的‘惊神笔’动手？”

诸葛逸点头笑道：“你果然有点鬼聪明，但岂止这‘八指飞魔’一人不配！”

这句话暗把对方诸人，一齐讥讽在内，“夺魂旗”面含阴笑，隐忍不动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则铁杖丁丁点地，满脸都是怒容，只有那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神色安然，若无其事！

上官灵接过“惊神笔”，跑到青驴身旁，故意自笔筒之中，取了一枝最小的五号笔，只见笔毛半秃，墨汁犹浓，似是“南笔”日常书画所用！

心中不由暗想，若用这样一枝普通秃笔，能够胜过“玄阴教”主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掌中那根看来颇为霸道的“日月金环”，才真正叫做神功绝世！

兴匆匆地，上官灵把那枝带墨秃笔，递与诸葛逸笑道：“老前辈，我替你换了一枝笔筒中的最小秃笔！”

诸葛逸接笔笑道：“你读没读过前人诗句：‘戏拈秃笔扫骅骝’？何况这些弩劣之材，还配不上‘骅骝’二字！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此时业已怒火填膺，忍无可忍，突然怪啸一声，“日月金环”中的日轮一头，被气达四梢的内劲所激，倏地自下往上斜飞，十二只芒角，并自动齐旋，右手也自中央改执月牙前端，只见那根“连环金索”，哗啦啦的响声之中，在“南笔”诸葛逸眼前，弥漫一片金光寒影。

诸葛逸儒衫轻飘，哂然一笑，人已转出七尺，但半空中疾风忽堕，那位“玄阴教”的副教主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突然纵到，拦在二人当中，向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笑道：“今日这天池盛会，理应好戏压场，教主请暂遏神威，

让谈白水先会会这位恃技骄狂，目无余子的‘乾坤一绝’！”

原来谈白水见司空曜遇强仇之下，似乎被对方那种高傲神情，激得怒火过度高腾，智珠不朗！

暗想“南笔”诸葛逸，是名称“乾坤五绝”之中的第一难斗人物！司空曜身为教主之尊，万一落败，“玄阴教”颜面何存？不如自己先接一阵，一来可使司空曜略为冷静，二来更可令“夺魂旗”等人，看出几分“南笔”实力，安排制胜之道。

所以飞身赶上，一面发话，一面并对司空曜暗施眼色！

司空曜身为“玄阴教主”，江湖人称“北溟老怪八指飞魔”，平昔自然极富心机！见谈白水这样一来，恍然悟出自己被对方激动无明，气散心浮，业已犯了武林人物，过手之时的最大忌讳！

这种情形以下，功力最小要打个七折，怎会是名满江湖的“南笔”之敌？所以赶紧平心静气，收势飘身，并向“南笔”诸葛逸叫道：“诸葛穷酸，我们的当年旧帐，少时再算，你先尝尝我谈二弟‘鸠头铁杖’与‘百步乌风草’的滋味！”

诸葛逸上下打量谈白水几眼，极含鄙薄意味地晒然一笑，回头对上官灵问道：“我听说你也用笔？”

上官灵点头笑道：“我师傅教过我三十六路文昌笔！”

诸葛逸又含笑问道：“你师傅教你，是不是文武兼修？”

上官灵眉梢一挑答道：“稍猎词章，旁通经史！”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见自己出场叫阵，诸葛逸却连睬都不睬，与上官灵说这些不相干的闲话，不由气得怒聚双眉，厉声叱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虽然欺世盗名，颯列‘乾坤五绝’，但也不能这等藐视武林人物！到底敢不敢与我较量百合？谈白水听你一言！”

上官灵不等“南笔”诸葛逸答话，“呸”了一声说道：“谈白水，你好不知羞！上次夸下海口，结果一百招全不敢和我打完，便匆匆逃走，如今怎又以卵击石，螳臂挡车地向班门弄斧？你自己想想，连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都看不起你，要把你剔出‘夺魂旗’倡议所组的‘乾坤五毒’以外，名满天下的‘南笔’，自然更不屑与你动手！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脸上飞红，“夺魂旗”及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等，却心中一跳，暗惊五日以前，大汉阳峰峰顶，新“乾坤五绝”定约加盟，及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恃强不到之事，上官灵怎会知道得这般清楚？只把新“乾坤五绝”，改成了“乾坤五毒”！

上官灵语音略顿，又向“南笔”诸葛逸笑道：“老前辈问我可曾涉猎词章经史之意，大概是不屑与这身份不够的老怪物动手，要想传我几招你那融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于一炉的‘生花七笔’，来替老前辈代劳！”

诸葛逸听到此处，觉得这娃儿着实精灵，方自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，上官灵又故意激恼谈白水，神气十足地傲然说道：“但这等老不知羞的怪物，连我也看不起他！‘生花七笔’妙绝当今，老前辈既肯教我，且等‘天池会’后，仔仔细细地学，如今我先把这徒具凶名，并无实学的老怪物，替老前辈打跑好了！”

诸葛逸见上官灵这副神情，简直目无余子，气吞全牛，不但对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讥讽入骨，毫无怯色，连钟离哲、“夺魂旗”、司空曜等，也未看在眼内，并用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扣住自己非教他“生花七笔”不可，遂

退后两步，目光斜瞥天痴道长，天痴道长却向他微微一笑！

上官灵见“南笔”诸葛逸业已退后，便自腰间撤下文昌笔，向谈白水低声笑道：“老怪物，你若答复一个问题，我就替你留点面子！上次你与‘百草老人’凌慕农动手，挨了‘紫飞花’受伤的那个地方，是安徽南部的什么山？什么谷？”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见上官灵口中说是要替自己留点面子，却反而把在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“紫飞花”暗器以下受伤的情事，抖露出来，不由恨得脸上一阵红似一阵，目射厉芒，切齿狠狠说道：“小娃儿口角不要过份轻薄，老夫路过皖南，偶遇凌慕农老贼，因彼此无仇，才饶他一死，谁会注意那是何山何谷？至于老夫当日对你这小鬼，特予宽容之故，无非有意怜才，既然如此不识抬举，百招以内，我把你毁在‘鸠头铁杖’，及‘百步乌风草’下便了！”

上官灵知道谈白水不会说谎，心头不由若有所失，暗想万一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伤重致死，或从此踪迹难寻，则自己想再度参谒“洞中老人”，学习武林绝艺，岂非即将成为虚望？

失意之下，竟拿面前这位“鸠杖神翁”，当作了出气对象，文昌笔倏然一震，连身飞扑，猿臂疾伸，顿时万点笔尖，带着一片罡风劲气，齐向谈白水猛袭而至！

原来天痴道长自窥见大汉阳峰头的群魔集会以后，觉得“小天池”一会，可能敌势稍强，遂在这五日之间，又把“七十二式玄天拂法”，抉精择微的，向上官灵重行指导数遍！

上官灵这起手第一招，用的便是“玄天拂”之中的“慈云广被”，虽然以笔代拂，刚柔有异，威力稍逊，但罡风狂卷，锐啸慑人，如山笔影更自四面八方攻至，仍然备极奇奥！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自然识货，飘身避势，挥杖还招，一式“神鳌翻浪”，“鸠头铁杖”挟着无比惊风，拦腰狂扫！

上官灵存心试验自己近来凡有空暇，便即苦练之下，功力是否又有进境？遂不避不闪地以文昌笔往外一展，“乱石崩云”，硬接对方的“神鳌翻浪”！

一个是天生异禀并巧服罕世灵药的少年英侠，一个是成名多载，功力深厚的有数魔头，文昌笔与“鸠头铁杖”硬接之下，居然半斤八两的一震而开，未分轩轻！

“西道”天痴、“南笔”诸葛逸脸上全浮起一种赞许微笑，“夺魂旗”暗暗心惊自己对上官灵所加的毒辣手法，怎的真个被人替他解除，进境并还这高这快？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则诧异的是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空负盛名，真力方面，竟会胜不过这样一个年轻后辈！

“西道”、“南笔”、“夺魂旗”、“八指飞魔”等人心中，惊赞不一，各有所思，只有那位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坐在老树根上，手中拿着那册“无字真经”，似乎看得津津有味，根本未对双方的过手情形，加以丝毫注意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目光一注钟离老人，低声向天痴道长，含笑说道：“痴道士，这个钟离老头，神情怪异，可能真是一个扎手人物？他把你的‘无字真经’，看得蛮有味呢！”

天痴道长眉头略皱答道：“钟离哲高隐昆仑，不沾尘俗，委实想不出任何理由，会被‘夺魂旗’拉下浑水！我起初以为其中有诈，但见他有意无意地，显露两手武功，的确高明，少时最好想个不着痕迹的方法，摸摸他就究

竟有多少深浅？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点头一笑，他们互相低声计议之间，上官灵与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业已招招硬拼硬接，石破天惊地斗到了廿合以外！

上官灵奇遇频频，在真气内力方面，已绝不弱于这位“鸠杖神翁”，招术更得了天痴道长秘授亲传，唯一吃亏的是以文昌笔施展“玄天七十二拂”，有些卷缠搅绕的阴柔手法，无法使用！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则见对方不但真力奇强，招术更极神妙，深恐当着这些正邪两道的武林奇人，有所貶笑，甚至影响自己未来新“乾坤五绝”之中地位，遂竭尽数十年功力，把一根“鸠头铁杖”，施展得化为一片惊风，千重杖影！

其实他如从容应战，双方毕竟火候悬殊，上官灵时间一久，仍将落败！但谈白水急于求功，二十招“神龙闹海”威势无俦般的急剧进手，着着无功以后，居然比上官灵心气先浮，“鸠头铁杖”在空中“呼呼呼”地连转三圈，一招“怒海腾蛟”拦腰狂扫，跟手招化“天鼓三挝”，风雷并起，杖影弥天，硬把上官灵逼得向后退八尺！

并在上官灵一退之间，杖交左手，右手一探腰间，狞声叫道：“无知小辈，叫你见识武林绝学！”

话音方落，右手疾甩，仗以成名的“百步乌风草”，化成九线乌光，照准上官灵“嘘嘘”锐啸地破空袭至！

上官灵昔日见识过谈白水这“百步乌风草”的厉害，能够穿过自己的文昌笔影，在身后树干之上，打成一蓬兰叶形状！

何况一发九茎，除了上下左右中五路，一齐封死以外，其他四茎，并同发后至，专等对手施展什么出奇身法，闪开前五茎之后，猝然联翩齐袭，绝难幸免！

上官灵知道厉害，所以见谈白水“乌风铁草”一发，不由微觉心惊，正在急思对策，乌光来势如电，已到当前！无奈之下，上官灵只得又想施展他那手“灵鸟展翅巧渡天河”，但身躯才自往后略仰，耳边响起一声清朗晒薄冷笑，是“南笔”诸葛逸的口音说道：“谈白水，你太不知羞，这种腐草萤光，也称得上什么武林绝艺！”

手执秃笔，往外微甩，笔上墨汁，甩成九点玄星，横截那破空飞袭上官灵的九茎“百步乌风草”！

乌光、玄星凌空互撞，一片“铮铮”微响，十八茎乌风断草，斜坠三四尺外！“夺魂旗”等个个心惊，但那位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却揣起“无字真经”，拊掌叫好！

因为笔上墨汁，不比暗器，竟能不多不少，一甩九点，硬把对方所发“乌风铁草”，齐腰击折，这份手法准头，及真气内力，委实到了惊人难信的地步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见“夺魂旗”等，满面惊容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却在拊掌赞好，不由眉梢一轩，含笑叫道：“钟离老人，你当年降服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一事，名震江湖，我这诸葛穷酸，颇为心仪，来来来，我也敬你一滴墨汁！”

神功突聚，振笔一挥，笔上所有剩余墨汁，全被真力暗劲逼出，化成一点豆大玄星，直向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飞去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向有“独秀五绝，艺冠乾坤”之称，而“逍遥老人”钟

离哲则同样名震八荒，被武林人物，暗地推为心目中的泰山北斗！

但诸葛逸昔年以“坎离气功”及“生花七笔”，不知除却多少穷凶极恶的绿林豪强，这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武功，究竟高到什么地步，却无任何人亲眼见过！

如今这两位盖世奇人，相会庐山，“南笔”诸葛逸并主动向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挑衅，下面这一场龙争虎斗，意想得到的定是猛烈绝伦，精彩无比！

所以不但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双双瞩目凝神，连天痴道长与上官灵，也静静注视这位自到“小天池”后，始终未发片语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究竟怎样出手？

哪知“钟离老人”见那点墨汁所化玄星，电射而来，却视若无睹，根本不加理会！但他身畔的“夺魂旗”，似乎沉不住气，厉声叱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以你那点能为，想斗钟离老人，恐怕还差得太远！‘惊神笔’及‘坎离气功’，有何足奇？‘夺魂旗’接你几下？以续二十年前，峨眉金顶的未分胜负之战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大袖猛拂，拂出一股劲急无俦的彻骨寒飚，硬把“南笔”诸葛逸所发那点玄星，击得归本还原，四散飞扬，化作一蓬墨雨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面罩寒霜，“哼”然一笑，“夺魂旗”却黑衣电飘，飘到诸葛逸身前八尺，自襟底取出他那根伸缩自如的“风磨铜夺魂旗”杆！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委实涵养功夫太好，面对如此紧张局势，依旧毫不动容，坐在古树桩上，背依大石，神态悠闲地含笑而视！

“玄阴教主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因昔年吃过诸葛逸大苦，知道那枝“惊神笔”的厉害，生怕“夺魂旗”万一失手，所筹组的新“乾坤五绝”，岂非大弱声威？所以悄悄走近“逍遥老人”，低声说道：“钟离兄，诸葛穷酸那枝‘天字第一号’的怪笔，名不虚传，确有惊神泣鬼之能，‘夺魂旗’……”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眼皮微抬，低声笑道：“司空教主不必担心，‘夺魂旗’与‘南笔’，未准打得起来，何况天痴老道在阿尔金山，静参这册达摩遗宝‘无字真经’十有余年之多，据我眼光，‘南笔’诸葛逸名气虽大，可能还比那不哼不哈的‘西道’天痴好斗！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听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说是“西道”高于“南笔”，正自不大深信之间，钟离哲所判断“‘夺魂旗’与‘南笔’未准打得起来”之语，业已应验！

原来“夺魂旗”取出风磨铜杆，尚未曾挂上骷髅白骨红旗之际，上官灵已走到“南笔”诸葛逸身边，含笑说道：“老前辈且请留点精神，准备斗那钟离老怪，我和‘夺魂旗’有事交代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摇头说道：“小娃儿不能过份淘气，‘夺魂旗’不比谈白水，你惹他不得！”

天痴道长因知上官灵是想用“洞中老人”所传的“冤沉海底”、“恨满心头”两记奇招，试验“夺魂旗”的真假，遂含笑道：“诸葛兄请回，这种胆大小鬼，不让他好好碰些钉子，他也不知道天有多高？地有多厚？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听天痴道长这样说法，知道上官灵必有所恃，遂一笑走回。

“夺魂旗”何尝不有点心怯“南笔”？这硬着头皮出阵，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如今见诸葛逸一退，不由宽心大放，看着上官灵阴恻恻地说道：“上官灵，你以为你那枝文昌笔，能接得住我这‘夺魂旗’么？”

上官灵昂头答道：“你不要卖狂，我总有一天自己作面旗子，卷你几个

跟头，但目前却自知功力不够！如今你先接我个三五十掌，试试你这‘夺魂旗’，到底是正牌，还是假货！”

“夺魂旗”仰天狂笑说道：“我知道还有一个无耻之徒，假冒我的名号，但凭你三五十招，便能分出真假，实在真是孺子之语！”

讲到此处，转面对“南笔西道”二人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天痴老道，这‘庐山小天池’之会，本是我与谢东阳所订，我如胜他，他把这上官小鬼，让给我作徒弟；他如胜我，‘夺魂旗’碰死庐山，还有一件我与常子俊老狗间的仇怨，也在此一并结算！但如今正主人未到，此会已失意义，正好我立意脱离旧‘乾坤五绝’，而由钟离老人主盟，组成新‘乾坤五绝’，不如改在来岁元宵，同到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的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内，来个新旧较功，谁是真正‘乾坤五绝’的正名之战！”

天痴道长暗骂这“夺魂旗”好生狡猾，硬把约会地点，定在罗浮山“万梅谷”，分明是想逼得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不能不参加他们这一盟之约！

但一来目前形势，敌我虽平，却有一个神色悠然、稳重出奇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深浅难测；二来“夺魂旗”设词颇巧，特地安上一个“新旧乾坤五绝正名之战”令人不能不允！遂应声呵呵笑道：“一别多年，‘夺魂旗’兄不但武功精进，连心思也巧妙多多！我们就这样办，等你们腊月初九，把所谓新‘乾坤五绝’人选确定以后，我与诸葛酸丁，及‘东僧’、‘北剑’，再随便拉上一人，凑足五绝之数，准于来岁元宵，齐至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内求教！但这上官小鬼，记你替他分经错脉之仇，要打你三五十招，你接是不接？”

“夺魂旗”虽然暗暗惊诧自己在大汉阳峰，与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派来的董飞云、胡飘云二女，订约腊月初九之事，怎会为天痴道长所知？但神色却依旧一丝不变，泰然答道：“这娃儿胆大机灵，是我心爱之人，他年还想传以衣钵！今天既要与我拆上上三五十招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可”字才出，上官灵一招“金龙探爪”已然递到胸前，劲气呼呼，威势真还非同小可！

“夺魂旗”一笑飘身，口中叫道：“上官灵你尽力施为，我看看你这半载之间，到底有多大进境！”

上官灵与这坏“夺魂旗”动手，却与上次在东海“长生矶”，斗那好“夺魂旗”之际，大不相同！一来愤恨他对自己下了极辣毒手，差点不但废去一身武功，还要身遭惨死！二来亲在祁连山玉柱峰，看见坏“夺魂旗”，绑起一只右手，便把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斗败，知道对方厉害，何况更料准这坏“夺魂旗”，当着“逍遥老人”，及“南笔”、“西道”之面，必然要硬装身份，不会伤害自己！

所以一开始便以全力施为，把一套“九宫连环手”法，展尽精微，掌掌均以十二成真力，挟着无比劲气狂飙，攻向“夺魂旗”周身要害，各处大穴！

“夺魂旗”虽见上官灵斗那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时，一枝文昌笔，招术精奇，真力弥沛，但决想不到能高明到如此地步！

加上被上官灵料中，当着这么多武林一流高手的面，不得不故做大方，在上官灵掌影掌风以内，黑衣飘飘，阴笑连连，始终不曾还手！

一方面只守不攻，一方面攻势太锐，强如“夺魂旗”也觉所受压力奇强，硬逼得施展出自己最是拿手的“百变鬼影”身法，才使上官灵空自掌招千幻，仍连“夺魂旗”一丝衣角，全未沾着！

上官灵四十招风狂雨骤强攻，招招无功以后，倏然收式卓立气得用两只大眼，凝足神光，瞪视“夺魂旗”一语不发！

“夺魂旗”见状笑道：“你不是要打我三五十招，怎的这快就不打了？”

上官灵恨恨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你有没有种？”

“夺魂旗”被他问得一怔，上官灵又复扬眉叫道：“你要还手就赶快还手；要强装颜面，故作大方，就老老实实在地运功护身，站好不动挨我十掌！这样跳跳蹦蹦，像只猴子精似的，不怕被‘南笔’、‘西道’、及跟你来的那群党羽，笑掉牙么？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不懂上官灵之意，低声向天痴道长问道：“这小鬼虽然确实不错，但比起‘夺魂旗’来，无论如何也差了一段距离！他似乎硬要逼‘夺魂旗’进手还招，这是什么用意？”

天痴道长笑道：“这小鬼运气太好，遇到了一位口气极大、自命不凡的‘洞中老人’，教了他一招‘冤沉海底’，一招‘恨满心头’，说是可以试出‘夺魂旗’的真假！大概小鬼是想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场中变化已生，原来“夺魂旗”觉出上官灵掌风劲急，真力奇强，自己倘若硬挨十掌，真还未必能禁受得住？遂含笑答道：“你定然要我还手，我就还手，但却须特别注意留神，若能逃出我三招以外，便算是年轻小辈中的第一能手！”

上官灵哈哈一笑，闭嘴不答，“夺魂旗”身法快得直如电掣云飞，最后的话音“能手”二字，犹在空中荡漾，也未见他若何动作的，人已移到上官灵身前，右掌一扬，虚飘飘地当胸按到！

这一掌看来缓慢，其实正是“夺魂旗”“七煞寒灵掌”法中的杀手绝学，名叫“五指抓魂”！

一式之中，暗含七种变化，并与“百变鬼影”身法配合，如疽附骨，如影随形，厉害无比！

“夺魂旗”面含一种得意神色，缓缓进手，但上官灵却如泥塑木雕般地，巍然卓立，不闪不躲！

本来“夺魂旗”这招“五指抓魂”，诡秘万端，一个躲得不好，立为所乘！但上官灵居然来了个视若无睹，却使“夺魂旗”不仅大出意外，并几乎觉得所含神妙变化，全因对方巍如山岳，绝似得了“静”字真诀的异常稳重神情，而不便妄加运用！

“夺魂旗”在摸不透上官灵深浅之下，只用了一个“快”字诀，那轻飘飘的当胸一掌，不但由慢变快，而且快得出奇，上官灵立觉有一股寒冷狂飙，直向心窝袭到！

眉梢微轩，猛然往后一仰，功聚双足，身躯平塌及地，看来似乎施展的是“铁板桥功”，其实又用出了在东海“长生矾”，对付好“夺魂旗”颇为有效的那招“冤沉海底”！

果然“夺魂旗”嘴角微撇，就势招化“汉高斩蛇”，改推为斫，掌锋一侧，斜划而下！

上官灵右足足跟点地，疾往右翻，但刚由仰面朝天，翻到俯身扑地之时，便又改用左足足尖使力，电疾翻转！

一翻一转之间，上官灵等于在原地未动，却恰好把“夺魂旗”划空疾落的“汉高斩蛇”，轻轻避过！

趁着“夺魂旗”大感意外，微一失神，上官灵腰间叠力，突然一挺一窜，

身形暴长，似欲凌空纵起，施展什么“苍鹰搏兔”，“云龙三现”等招术攻敌！

但足尖犹未离地，即施展“千斤坠”法，全身一缩一沉，双掌猛推，蓄足的十二成真力骤发，劲气排空，划然生啸地直袭“夺魂旗”丹田要害！

“夺魂旗”机智无比，诡谲万端，因见上官灵躲避自己那招“汉高斩蛇”，所用身法过于巧妙，心头立生戒意，处处留神！

如今见他这一挺一窜一沉一掌，又是出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奇幻莫测，遂也在仓促之间，全身往后一倒！

但他不是像上官灵那等双足交叉，来回翻转，只在身躯几乎平塌及地之时，右手微推地面，右足轻提，单以左足为轴，滴溜溜地向左旋转了一个大半圆圈，使对方双掌击空，自己微一挺身，悄无声息地伸掌按向上官灵后背！

上官灵曾经“洞中老人”指点，知道“夺魂旗”这种身法，名叫“旋叶飘风”，心中不由电转，暗想自己所料果然不差，好“夺魂旗”躲避这招“冤沉海底”，是招“摘星换位”，往外飘身；坏“夺魂旗”则以“旋叶飘风”，就势反击！一好一坏的功力相较，坏“夺魂旗”的确要比好“夺魂旗”略高少许！

心头虽然想事，身法却丝毫不乱，仍按预计而行，似乎是十拿九稳的一击成空，招术用老，真力难收，以致连身躯都被所发掌力，带得向前略扑，足下也就自然浮动！

这种情形之下，“夺魂旗”又在背后一掌按来，上官灵再无别策，只有就势向前窜出！

这一窜，窜得并不甚远，仅仅窜出一丈左右，便行落地！但人才及地，立以足跟用力，电疾倒纵回头，正好迎着追踪扑到的“夺魂旗”，半空中猛一仰身，双掌施展“倒摘天星”，飞插“夺魂旗”前胸左右乳下的“期门”重穴，口中并自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逃得我第一招‘冤沉海底’，再接我这第二招‘恨满心头’！”

“夺魂旗”所用招术，素来就以诡幻无伦见长，但如今却被上官灵这两手更诡更幻，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怪招所惊，更深知对方虽然年轻，真力奇强，胸前“期门”等穴，若容他双掌插上，极可能真弄得“恨满心头”、“冤沉海底”！

但双方身在半空，上官灵又是出人意外地倒纵急迎，仰身递掌，“夺魂旗”武功再高，变化再快，也有点应付为难，手足无措！

处境窘迫以下，忽起凶心，暗想此子如此资质，目前已有这等功力，倘若再得“南笔西道”垂青，甚至连“北剑东僧”的几手看家绝学，也被他学去，将来岂非大患？自己虽对他爱惜，看情形这上官灵性情极傲，绝难降心相从，与其贻患未来，还不如立下辣手，把他毁掉！

凶谋既定，遂施展内家极高功力，“催血过宫”，一面使胸前左右乳下的“期门”重穴，成为空穴，并凝集真气，再加防护，一面却功聚右掌，根本不避上官灵这一记奇幻绝招，只微伸五指，趁着双掌递出，门户已空之时，反向上官灵头顶“百汇”死穴抓去。

这种情形，本来双方均难躲避，上官灵固然应孤立死，“夺魂旗”亦要受重伤！但上官灵因曾得“洞中老人”预先指示“夺魂旗”的还攻手法，早有准备，竟在“南笔西道”面上齐露惊容之际，倏然收势，左掌横空一劈，身躯借劲向右平飞，居然学了一招好“夺魂旗”曾经用过的“摘星换位”，

把双方窘境，一齐解脱！

“夺魂旗”身形落地，心头密布疑云，因为认出这招“摘星换位”，是自己常用的临急避难，脱身绝学，上官灵却从何处学会这种身法？

正在他疑讫未定之时，上官灵却笑嘻嘻地问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这向我当顶一抓的招术，是不是‘七煞寒灵阴功’之中的‘摄魂手’？”

“夺魂旗”又是一愕，诧然问道：“此招我轻易不用，你怎会知道叫‘摄魂手’？还有你方才那种‘摘星换位’身法，是跟谁学的？”

上官灵不答“夺魂旗”所问，转身向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及“西道”天痴道长笑道：“两位老前辈，我替武林中证明一件事，东海相逢的那个好‘夺魂旗’，是假‘夺魂旗’。如今这个坏‘夺魂旗’，是真‘夺魂旗’。也就是说，从二十年前，直到今天，才证明了‘夺魂旗’的本质，是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！”

“夺魂旗”被上官灵骂得怒满胸头，“哼”的一声阴森森的冷笑，右手似抬非抬，但眼前白衣一闪，“南笔”诸葛逸飘然而坠，挡在上官灵身前，左手食中二指相叠，一指“夺魂旗”，淡淡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你想做什么？要不要拿你的‘七煞寒灵阴功’，试试诸葛穷酸的‘坎离指力’？”

“夺魂旗”心头另怀鬼胎，对这“南笔”，真有点又恨又怕，眼中方自凶光一闪，“南笔”诸葛逸冷然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天性忌才，害怕这上官小鬼，资质太好，所遇太奇，将来得我及痴道士等真传，可能是你莫大隐患！致想早下毒……”

“夺魂旗”不等“南笔”诸葛逸说完，便点头冷冷说道：“诸葛酸丁，你猜得不错，一块美玉若不能得到手中，我宁可使其碎成细粉！但目前我对这小鬼，尚未绝望，至少在明年元宵，新旧‘乾坤五绝’罗浮较艺之前，决不会伤他分毫，不过‘夺魂旗’要烦你传言，叫那谢东阳不要怯阵不来，无论如何到时一会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本来看出“夺魂旗”对上官灵爱之甚深，妒之亦切，但深知当着这多武林高人，话既出口，决不致有所反悔，遂点笑道：“既然你这样说，我们明岁元宵，罗浮再会！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飘身赶过，向诸葛逸厉声说道：“诸葛酸丁，司空曜与你尚有旧债未清，你敢不敢在元宵大会以前，到我勾漏山‘落魂谷’‘玄阴教’内一会？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听话之时，负手闲立，仰面看天，那副神情高傲得委实使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难以忍受！直等对方话完，才自“哼”了一声，晒然说道：“你以为你勾漏山‘落魂谷’是什么刀山剑树，龙潭虎穴，诸葛逸看来却如雀巢鼠窝，弹指即碎！但我没有那多工夫，广西广东乱跑，你还是把你‘玄阴教’下，那些牛鬼蛇神一齐带到罗浮，借孟三娘‘万梅谷’内，统统了断！”

双方既已交代完毕，正待散去，天痴道长突然含笑叫道：“钟离老人，我痴道士有事请教！”

“夺魂旗”因心中另有打算，极不愿意在这庐山“小天池”上，双方破脸动手，所以借着谢东阳未到，改约罗浮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向“南笔”叫阵，诸葛逸答话神情太傲，“夺魂旗”已在担心，好容易双方已把前仇，定于明岁元宵，在罗浮一齐了断，天痴道长却又不知要与钟离老人有什么话说？

所以“夺魂旗”眉峰一皱，偏头向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略施眼色，钟离哲微然点头，慢吞吞地走将过来，对天痴道长含笑说道：“钟离哲疏懒成性，久居西域，少到中原，道长对我有何指教？”

天痴道长淡淡说道：“那册‘达摩尊者’的‘无字真经’，是贫道之物……”

钟离哲不等天痴道长说完，便自怀中取出那册“无字真经”笑道：“我因‘夺魂旗’向这上官老弟还书之时，说是‘无字真经’，以为这‘达摩尊者’遗物，定然备极奥玄，故想也借来看上半年，一开眼界！哪知适才翻阅一过，想系‘达摩尊者’虑及后学愚顽，特地深入浅出，使经中真义，极易参详，无甚玄虚难解之处！既是道长所有，理应奉还，闻得道长对此经，十余载闭关苦参，定然大有进境！”

说完便自双手捧经，含笑递过！

天痴道长既想不到不需费甚唇舌，这钟离哲便肯还经，更想不到自己十余年面壁苦参，丝毫不得要领的“达摩尊者”“无字真经”，却被他说得似乎一目了然，无甚精奥！

“夺魂旗”则见钟离哲竟将自己示意把他夺回的“无字真经”，还给天痴道长，不由颇为焦急，但亦无法阻止！

天痴道长接经略一翻阅，突然抬头目注钟离哲道：“钟离老人果然高明，我们来岁元宵，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再会！”

钟离老人微微一笑，便与“夺魂旗”、“八指飞魔”、“鸠杖神翁”等人，告辞而去！

上官灵目送群魔身影杳后，向“南笔”诸葛逸问道：“诸葛老前辈，你看那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是不是‘夺魂旗’弄来当招牌吓人的假货？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点头说道：“我何尝不因钟离老人的名头太大，想试试他究竟有多少份量？但每一次在钟离哲即将出手之时，总是被‘夺魂旗’设法拦阻，情形确有可疑。喂，痴道士，你的看法怎样？”

天痴道长以一种奇异神色答道：“我先前还不是与你这穷酸一样想法，但如今才知大谬不然，你把我这册‘无字真经’，拿去看看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知有蹊跷，接过“无字真经”，略一翻阅，也不禁面上现出一种惊疑神色！

原来这册“无字真经”，除了封面封底之外，共只九页，每页画着两个坐功人像，如今第二四六八页，完整无恙，但一三五七九页，却全被人用内功压碎，“南笔”随手一抖，便化作纸灰，飘飘而散！

运用真气内力，隔物腐纸不难，难的是一三五七九全毁，二四六八丝毫不动，这种随意所欲，闻所未闻的罕世神功，连素以真力充沛，名震武林的“南笔”诸葛逸，自问也尚未达到此等境界！

天痴道长向“南笔”诸葛逸苦笑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我们几人之中，真气内力，数你最强，明岁元宵的罗浮一会，你有没有把握制得了这钟离哲？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双眉一挑说道：“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痴道士，如今怎的怕起事来？罗浮之会，距今尚有四月，我们何不花上百日工夫，把你的‘太玄真气’与我的‘坎离气功’，互相融会贯通，截长补短，练成一种刚柔互济的和合绝学，到时找这老怪物一试？至于兵刃方面，则我看钟离哲那根‘四煞降魔棒’，未必接得住你‘玄天七十二拂’及我的‘生花七笔’！”

天痴道长知道“南笔”所说不是虚言，以自己和他的武学造诣，若真能费百日光阴，互相以长补短，必然大有成就！

但自己始终觉得那位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除了极其隐重深沉，武功颇高以外，言语之间，并仿佛时有一种微妙含意！类如他说那“无字真经”，极易参详之语，决非无因而发，自己曾就此一再推敲，仍无所解！

遂一面把那册残缺不全的“无字真经”，揣回怀中，一面对“南笔”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这百日练功之策，虽有必要，但切莫轻视那钟离老人，我总觉他有点玄奇莫测！醉和尚在化解‘北剑’蒲琨与好‘夺魂旗’嫌怨以后，要到你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相会，何况元宵之约，时日无多，我们还要截长补短地苦练神功，加强本身真力，要走就快走吧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看了上官灵一眼笑道：“这古怪精灵，调皮透顶的上官小鬼呢？不跟我们一齐走么？”

天痴道长笑道：“他还有他的约会，这小鬼试出‘夺魂旗’的真假以后，要去找一个什么‘洞中老人’，践约学艺！好在他脸上气色甚好，无甚凶险象征，‘夺魂旗’又有话在先，元宵大会之前决不伤他，谈白水等人，则更不足惧，索性由他自去，只在明岁元宵，赶到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内便了！”

上官灵因心中另有打算，正怕“西道南笔”要带自己同走。如今听天痴道长这样说法，自然高兴已极，向“南笔”诸葛逸笑道：“诸葛老前辈，你答应教我的‘生花七笔’，什么时候教呢？”

诸葛逸失笑说道：“我‘生花七笔’，融文铸武，变化万端，任凭你再怎样聪明，十天半月之间，决记不住！目前来不及教，且等元宵大会以后再说！不过我猜出你在这段时间之内，可能想闹点小事，出出风头，故而先教你一种威力与‘生花七笔’，差不了太多，但比较容易记‘惊神三式’！”

上官灵大喜拜谢，“南笔”诸葛逸遂要过他的文昌笔来，仔仔细细地教了“梦笔生花”、“挥毫泣鬼”及“腕挟风霜”等“惊神三式”！

上官灵心领神会，触类旁通，不大一会儿工夫，便把这威力无边的“惊神三式”，记得丝毫不错！

诸葛逸见他这般聪颖，自亦高兴，向天痴道长笑道：“痴道士去休去休，十年而后，这上官小鬼必然独秀乾坤，自成一绝！”

说完撮唇轻啸，那匹青驴便自“得得”跑来，“南笔”诸葛逸翩然上骑，天痴道长也向上官灵含笑挥手，大袖轻扬！刹那间，“西道南笔”这“乾坤双绝”的身形顿杳，只剩下诸葛逸那“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”！的吟声，犹在四山回响，摇曳生姿！

上官灵微觉怅惘之下，突然想起天痴道长竟忘了向“玄阴教”正副两位教主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水白，交代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师伯陷身“玄阴教”内这事！

但转念一想广西广东，相距非遥，自己反正要上罗浮，索性多跑一趟勾漏山，会会“玄阴教”下的人物也好！

目前则因庐山离皖南甚近，还是应该先试试能否找到与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共斩“三目蟾蜍”的那条幽谷？以便向“洞中老人”践约求教！

主意打定以后，上官灵立即南奔安徽，几乎把黄山、怀玉山、九华山、天目山、马鞍山等靠近皖南的诸大名山，全都搜遍，终于算是不负上官灵一片苦心，靠着昔日那点模模糊糊的记忆，在九华山中，找到了那条幽谷！

上官灵喜得心头乱跳，在走进谷口不远的岩石缝里，还找到一片当时借给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，打伤“鸠杖神翁”谈水白的“紫飞花”，不由心头感触万端，想起那位“百草老人”，不知到底是生是死？及人在何处？

怅惘片刻，再往前行，经过两重转折，业已渐近当日斩那“三目蟾蜍”之处！

上官灵一看周围景色，蓦然心惊，因为当地乱石纵横，有些峰壁均倾斜断折，或满布裂痕，似乎是不久以前，此处发生过强烈地震！

再往前行，几乎连路都堵死，上官灵心中大急，施展轻功，从那些大小不一的乱石之间，攀援而过。

等他到达昔日斩那“三目蟾蜍”的一片排云峭壁之前，不由更觉心悸神摇，痴呆呆地莫知所措！

原来那片排云峭壁顶端的十来丈一段，业已整个震折，坠落谷中，正好把“三目蟾蜍”所居的又黑又深洞穴，封得死死！

上官灵知道石重万斤，慢说自己，就是“南笔”诸葛逸，与“西道”天痴在此，一样只能望洞兴叹，自己本来以为不识地名，无法重来，谁知居然千辛万苦地寻到此间，却又发生这种意料不到，任何人力均难以抗拒的天灾剧变！

痴痴伫立，一阵心酸，泪珠儿泉涌而出，不知不觉之间，把胸前衣衫，染湿一片！

上官灵倒不是为了无从学习那武林绝艺伤心，只觉得自己曾受“洞中老人”深恩，如今不但再谒无由，那样一位好心肠的武林奇侠，就这样活生生地葬身谷底，岂非天道茫茫？上苍瞶瞶！

垂泪良久，上官灵仍不死心，走到那被断壁封死的洞穴之旁，提足真气大叫：“‘洞中老人’老前辈，上官灵再度拜谒，老前辈是否仍困在那密穴之内？”

反复大叫，但除了四山回响“嗡嗡”以外，哪里有人声答话？

上官灵一直叫到声嘶力竭，才万念皆灰，遥向活埋在山腹内的“洞中老人”，倒身三拜，不胜悲怆地离开了这条面目全非的九华幽谷！

“洞中老人”的一段因缘既了，上官灵便欲经鄂穿湘，奔向广西，想对陷身勾漏山“玄阴教”主坛的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师伯，加以援救！

但刚刚走到皖鄂赣三省边界，便因路途不熟，错过打尖投宿之处，连晚饭也未吃成，再加上天降大雨，只得忍着腹饥，走进一座荒废不堪的破庙以内！

庙内并无佛像，仅有不少神主，似是人家的败落祠堂，正屋之中，并停放两具黑漆棺木，棺木质料颇好，但灰尘厚积，显见是后代不肖，祭扫无心，才把先人遗骸及祖宗祠堂，弃置不顾！

上官灵毕竟年轻，对活人固然胆大包天，但要叫他在雨夜荒祠之中，伴着这两具棺木过上一夜，怕虽未见得怕，总难免有点不大自在！

祠堂共仅三间，东西偏室以内，不但残砖碎瓦，蛛网尘封，并破漏多处，雨水如丝，无法安睡！

上官灵眉头紧蹙，细一打量，发现正屋顶上的那根横梁，足可容得下自己身躯，遂轻轻纵上，微施掌力，拂去灰尘，躺下一试，真还颇觉舒适！

此时已近子夜，上官灵因黄昏开始，便迷路狂奔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一个不大理想的休息所在，曲肱代枕之下，遂朦朦胧胧地进入梦境！

就在上官灵身困神慵，刚刚睡着之时，庙外又有人声，首先入耳的，却是一声阴森大笑！

内功修为够了火候以后，纵然在沉沉熟睡之中，照样能辨金针落地！笑

声入耳，上官灵蓦然惊醒，听出这仿佛是“逍遥老人”等人！自己要找个机会，避开“夺魂旗”，好好揍这个冒牌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一顿，方可略解心头闷气！

想起那两具棺木来，不禁汗毛一竖，睡意全消，真气潜聚周身，凝神再听！

等他听出庙外较轻的脚步之声，才猛然想起那阴森笑声，极为耳熟，虽因睡梦以内不曾听得十分清楚，也颇像是庐山“小天池”上，被自己以“洞中老人”所授“冤沉海底”、“恨满心头”两手奇招，试出的真“夺魂旗”，又是坏“夺魂旗”的那副冷冰冰的腔调！

脚步声似是两人，业已走近，上官灵知道这是无端巧遇，对方决想不到荒野废祠的梁上有人，只要胆量放大，并屏息静气，不虞会被发觉！

果然庙外走进二人，这时骤雨已过，天晴云破，月色分外明朗，上官灵平躺梁上，不敢丝毫转动，只用眼角余光偷瞥，不由又是一惊，原来未出自己所料，当先走入的，正是那又瘦又长身穿黑色长衫，脸带人皮面具的坏“夺魂旗”，跟在坏“夺魂旗”身后的，却是连“西道”天痴、“南笔”诸葛逸都视为大敌，不敢稍加轻视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！

上官灵一见是他，不禁又惊又喜，惊的是这二人之中，自己哪一个也惹不起！倘若被他们发现，虽然“夺魂旗”有话在先，元宵大会以前，决不伤害自己，一顿羞辱，却无法能逃！喜的则是钟离哲，以绝世高人身份，会被“夺魂旗”请下昆仑之故，天痴道长与“南笔”诸葛逸曾一再猜度，均未猜透，今夜或可自他们背后言中，听出一二！

“夺魂旗”手中提着两瓶美酒，钟离哲则捧着一大包卤肉香肠，两人竟各坐在一口棺木上，打开酒肉吃喝。

他们所坐，正在上官灵藏身梁下，那一阵阵的酒香肉味，闻到尚未吃过晚饭的上官灵鼻中，越发饥肠辘辘，馋涎欲滴！

“夺魂旗”喝了两口酒，对钟离哲说道：“这次庐山之会，尚称圆满，等我把九华山要事办完，同赴罗浮，一面设法说服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；一面更要用计使‘东僧北剑西道南笔’之间，互起猜忌无法融合，则来岁元宵一战以后，整个武林，便是我‘夺魂旗’的天下了！”

钟离哲也面舍得意之色地，笑声问道：“我这台戏，帮你唱得怎样，连‘西道南笔’那等眼光，都未曾看出什么破绽来呢！”

上官灵暗中听得一惊，暗想“夺魂旗”在庐山大汉阳峰，及“小天池”，对这“逍遥老人”，辞色何等恭敬，如今却有点语意骄狂，并连钟离哲也言辞恍惚，莫非这个钟离老人，真是冒牌货色？然则他那些有意无意施展的绝世神功，却又怎样解释？

“夺魂旗”听钟离哲说完以后，微笑说道：“你虽然把‘沉稳’两字妙诀，做得颇好，但在‘小天池’的表现，却不如大汉阳峰，有两件事，未臻理想！”

说到此处，抓了一块牛肉，入口咀嚼，目注钟离哲继续说道：“第一件事，是‘南笔’诸葛逸虽然以‘惊神笔’向你索战，你应该故示大方地空手上前，然后再由我设法阻止，岂非显出钟离老人的气概身份？‘四煞降魔棒’一现，差点把戏拆穿，‘西道南笔’全认得出这是‘穷家帮’中的传统兵刃，直到如今，我尚担心他们会对此点，发出疑窦呢！”

上官灵听得一皱眉，“夺魂旗”又复说道：“第二件事，是那册‘无字

真经’，我因有约在先，不能不还给上官小鬼，才在出手抛过时示意你，施展你那最拿手的‘闪电身法’夺回，但临别之前，你却又故示大方地还给那天痴老道则甚？”

上官灵听到此处，心头已恍然悟出这个钟离哲果系假冒，更由于“夺魂旗”口中的“穷家帮传统兵刃”，及“闪电身法”等语，想起风闻丐帮以内，有一位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轻功之高，号称绝世，莫非就是这假钟离哲的本来面目？

他这里推想未已，那坐在右面一口棺木上的钟离哲，哈哈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兄，你错怪我了！我在翻阅那本‘无字真经’之时，因恐‘南笔西道’，拼命硬夺，所以暗用‘着指腐物’功力，把经中第一三五七九页，一齐捻碎，故而还给他的只是一本无用废纸而已，你没见‘西道天痴’接书以后，面露惊容，他大概还以为我已把真气内力，练到了随心所欲，隔页腐纸的出神入化程度呢！”

话音到此，似乎非常得意地哈哈一笑又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兄，这一手比你在大汉阳峰，用‘昆吾刀’事先刻石，假作是我‘天罡指力’石上留痕的巧妙安排，并不弱到哪里吧？”

这一席话，听得上官灵简直怒满心头，暗想自己与“南笔西道”，原来上了这么大的一个恶当？闻一知十，以此类推，九月初十夜间，假钟离哲定然是与“夺魂旗”同大汉阳峰，藏在暗处，等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到达之时，才双手托着事先备好的十斤美酒，及五只巨碗，悄无声息地一跃而出！

“夺魂旗”如此作法无非欲挟钟离哲威名自重，并以此号召，成立所谓新“乾坤五绝”对抗“南笔西道”等人！自己倒要找个机会，避开“夺魂旗”，好好揍这冒牌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一顿，方可略解心头闷气！

“夺魂旗”听完钟离哲话后，莞尔笑道：“你这种心机，连我也不曾想到，‘西道南笔’自然更难测其中奥妙，如今我去九华，办件要事，你就在这附近等我回来，同上罗浮，再去唬那孟三娘一下！”

钟离哲笑道：“我一人在此闷等，多么无聊，陪你去一趟九华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夺魂旗”摇头答道：“九华之事，是我生平最大秘密，决不容任何人知，怎能与你同去？你这番助我之情，‘夺魂旗’必有以报，倘能听我指挥，元宵会后，我以全力助你谋取‘穷家帮’帮主名位，否则，‘夺魂旗’素以心毒手狠著称，反恩为怨，你就太划不来了！”

说完，便是一阵声冷如力，慑入心魂的嘿嘿阴笑！

上官灵听得正在暗骂“夺魂旗”真不愧是天下第一坏蛋之际，“夺魂旗”业已起立沉声说道：“我生平念动即行，此时便须急赴九华，至迟十日，必可转来，你每天的申酉两时，均在这荒祠以内，等我便了！”

钟离哲似是怯于“夺魂旗”凶威？面带苦笑，连连点头，“夺魂旗”见状冷笑一声，黑衣飘处，出门竟去！

上官灵暗想天下事真有这等巧法，自己来自九华，“夺魂旗”却往九华而去，不然也不会在这荒祠相遇，无意中得知“逍遥老人”是个冒牌假货！

可是一来自己要赶往勾漏山营救方百川师伯；二来“夺魂旗”阴刁诡辣，太不好惹！不然真想尾随他再返九华，倒看看这“夺魂旗”有什么重大秘密。

如今“夺魂旗”既走，只有在这冒牌的“逍遥老人”身上，出口恶气！所以静听“夺魂旗”确实去远之后，微一翻身，便自梁间，似坠絮飘烟般，

向“夺魂旗”原来坐的左边一口棺木，轻轻落下！

上官灵身影才动，钟离老人便已觉察，方自抬头往上一看，口中问了声：“哪路朋友，隐形在上！”

上官灵业已飘落，半声不响也学“夺魂旗”的样儿，坐在棺木之上，先伸手抓了一块牛肉，入口大嚼！

钟离老人看清来人，“哦”了一声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原来是你，你这嘴皮子真够厉害，在庐山‘小天池’上，把我钟离哲骂得好苦！”

上官灵讨厌“夺魂旗”，所以不喝他的剩酒，又抓了两把卤菜大嚼，聊解腹饥，闻言以后，目光在钟离哲脸上，扫了一瞥，冷冷问道：“我究竟应该把你当作西昆仑绝顶小琅环仙境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？还是把你当作‘穷家帮三异丐’之一的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？”

钟离哲愣了一下，含笑反向上官灵问道：“钟离哲怎会与十年来失去踪迹的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拉上关系？上官老弟言必有因，你能为我一道么？”

上官灵见他还想抵赖，不由又自鼻中“哼”的一笑，满面鄙薄之色。

钟离老人继续说道：“我真想不出上官老弟此语，从何而来？难道方才‘夺魂旗’叫过我‘闪电神乞’？”

上官灵回想“夺魂旗”语中，确实不曾提到这冒牌“逍遥老人”的真实姓名，但却可从“四煞降魔棒”方面，断定假钟离哲，必是“穷家帮”中人物！

尤其假钟离哲的其他武功，虽系伪装，但在庐山“小天池”，飘身掠夺“无字真经”之时，所用轻功身法，却不仅无法假冒，并美妙无比！

同时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又是以轻功提纵术的捷逾闪电，列名“穷家帮三异丐”中之一。

几般凑巧，再经上官灵推断之下，认为这假钟离哲，无疑必是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！所以见对方一再推诿，不由怒上眉梢，沉声穷道：“我不管你是什么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也好，‘闪电神乞’诸明也好，今夜非领教几手武林绝学不可！”

钟离老人眉头略皱说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实在太已难缠，凭我钟离老人在武林中的一点微名，好意思与你这等年轻老弟，跳跳蹦蹦的么？”

上官灵见他还要装疯卖傻，越发盛气难平，右手疾扬，照准钟离老人脸上，“呼”的就是一掌！口中并沉声说道：“你不愿和我打，我却偏要打你！”

钟离老人身影略晃，捷如闪电地一跃而开，目注上官灵摇头笑道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物，实在太凶。小心点，这两口棺木，年久质朽，坐在上面，不能妄用真力！”

上官灵大怒说道：“谁听你这种鬼话，你说不能妄用真力，我就偏偏教你尝上一记‘七步追魂’的内家重掌！”

真气倏凝，破空生啸地一掌劈出！

但钟离老人所说确实，不错，上官灵掌力方吐，坐下木板，便已“哗啦”一声，变成一堆碎板，把个上官灵与那棺中枯骨，跌在一起！

钟离老人见状“哈哈”大笑说道：“常言说的好：‘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’！你会打，我会跑，我们还是明年元宵在罗浮山‘万梅谷’见！”

话完，就乘着上官灵跌入棺中，又惊又恐的一愕之间，白衣微飘，闪出荒祠门口。

上官灵哪里肯舍？忙自棺中跃出，纵身便追，但钟离老人好快的身法？

白色长衫的飘飘身影，业已远在十丈之外。

骤雨新停，地上又潮又滑，极难着力！上官灵看出钟离老人那等疾驰之下，居然步履稳健，心中也自微觉惊奇，俊眉双剔，暗把轻身功力，加到十成，尾随钟离老人的白衣背影猛赶！

上官灵猛力加功以下，距离渐由十丈减到八丈，再减到五丈，但赶到彼此距离两三丈远之时，却任凭上官灵展尽所能，也无法再把这距离缩短！

又是十来里过去，前面有一片小小松林，上官灵生怕钟离老人遁入林内，不由心头大急，接连施展轻功之中的两项绝顶身法，“龙形一式”、“八步登空”，再加上一手“御风虚渡”，要想抢到林前，阻止这位钟离老人，好好打他一顿，以泄那册“无字真经”被毁之恨。

但上官灵空自展尽武林绝艺，只见钟离老人白衣微闪，依旧当先抢入松林以内！

上官灵纵落林前，见自己仍然慢了一步，知道追已无及，气得顿足骂道：“这个滑头滑脑的老家……”

但一语未毕，林内突又传出钟离老人毫无怒意的带笑口音说道：“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背后骂人？我在这里等你，又没有跑，什么地方滑头滑脑？”

上官灵被这钟离老人逗得怒火冲天，根本不顾什么“逢林莫入”的江湖规戒，只把双掌交错，护住前胸，身影晃处，便自穿林而入！

钟离老人坐在离地丈许的一根极细横枝之上，但横枝只略微下垂，一动不动，目注上官灵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既吃了我的东西，又比较过了功力，还这样苦苦追我作甚？”

上官灵大眼一瞪说道：“我就是试试你这个明是冒牌，却偏不肯承认的‘逍遥老人’，究竟有多大本领？来来来，我们拆上一百招，看看谁强谁弱？”

钟离老人哈哈笑道：“这一路追逐，互较轻功，难道你还不认落败？”

上官灵脸上微红答道：“我始终认为你是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靠着独门‘闪电身法’，跑得快点，有什么稀罕？快点下来，我们一百招，分两次打，过掌以后，我还要领教领教你那根‘穷家帮’传统兵刃‘四煞降魔棒’的威力。”

钟离老人闻言微笑，也未见他丝毫用力，所坐横枝突然往下一沉，又复往上一弹，便把钟离老人恰好弹到上官灵面前，像张树叶般的飘然落地！

上官灵虽然觉得这心中认为冒牌假充钟离老人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轻功确实过于神妙，但自信在庐山“小天池”上，连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都胜不了自己，何况又新学会了“南笔”诸葛逸所授的“惊神三式”？要想把这个冒牌货色，打一顿出气，必是轻而易举！

所以一见钟离老人身影飘坠面前，冷笑一声，施展“九宫连环手”中绝学，右掌虚在钟离老人眼前一晃，左手疾发如电，运“铁琵琶指”力，划向对方右肩，足下也跟着来了一招“魁星踢斗”！

这两掌一脚，发时虽有先后，但快得俨若同时，而且招招可实，也招招可虚，完全随着对方闪避架隔的形势变化，神妙无方，威力难测！

尤其在上官灵被钟离老人引逗得怒火高燃之下，出手颇辣，是乘着对方身形，将落地而未落地，最难躲避的刹那之间，倏发这“九宫连环手”中，虚实相生的“连环三式”！心想慢说你是冒牌的钟离老人，就是换了飘忽如鬼的“夺魂旗”，也不易化解这种情形下的猝然袭击！

哪知这钟离老人的身法，着实怪异惊人，足尖才一点地，便像是空中有人牵引般地，又复冉冉飞回，仍然落到先前所坐横枝之上，看着那两掌一足，全部落空的上官灵，嘻嘻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是不是把我这种自创轻功，叫做什么‘闪电身法’？”

上官灵两掌一足的连环三式发出，连对方的一丝衣角全未沾上，便立即警觉这钟离老人到底是真？是假？怎的好似不但武功极高，身法并怪异得向所未见！

回想废祠以内所闻“夺魂旗”与钟离老人之言，及“夺魂旗”对他的那等骄狂神情，分明这是一个冒牌货色！虽然“穷家帮三异丐”中，闻说首推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武功最高，但也不应该高到身法几乎似与“乾坤五绝”仿佛的惊人程度！

钟离老人任凭上官灵寻思，只是坐在树上，含笑相看！上官灵想了半天，依旧想不出所以然来，只得抬头向树上的钟离老人叫道：“老家伙，我不管你是不是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反正决可断定你不是真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！你这样鬼头鬼脑，倚仗一点轻功身法，跳来跳去地算些什么名堂？有本领和我实实在在地打上百合，否则我还有事，不耐烦与你这老滑头，多缠夹了！”

钟离老人哈哈笑道：“又是老家伙，又是老滑头，总算你还客气，替我保留了更难听的‘老混蛋’三字，你既定要叫我‘闪电神乞’，我就试试你那几招‘九宫连环手’法，能不能破得了我这‘闪’字妙诀！”

说完，轻轻溜下树来，走到上官灵身前，继续笑道：“这回我这老家伙，决不再‘鬼头鬼脑’地‘跳来跳去’，只始终在你身躯前后左右的五尺以内，施展一个‘闪’字，领教领教你的‘九宫连环手’法！”

上官灵此时虽已觉得这不知真实身份的冒牌钟离老人，言词颇富风趣，但又厌恶他所说太狂，暗想师门“九宫连环手”，是内家掌法的有数绝艺，大九式中暗套小九式，共是九九八十一招，变化奥妙已极，对方怎会只用一个“闪”字诀，就能在自己前后左右的五尺之内，存身得住？

心头火发，手下招沉，并因领略对方身法确属诡异绝伦，一开始便招术九宫逆运，步法八卦度排，暴风骤雨般地一连十来掌急攻，掌掌均蓄足八成以上真力，便把钟离老人圈入一片呼呼怪响，劲疾无俦的掌风以内！

但钟离人所用的这一“闪”字诀，委实妙到毫颠，不论上官灵招术如何回环并发，虚实劲施，总是极其暇豫从容地轻轻一闪而过！

上官灵高傲心强，如何肯服？但等他把“九宫连环手”正逆合运，打到一百五十余招以后，仍未摸着钟离老人的半丝衣角，反而几乎把对方那种极端巧妙轻灵的一飘一闪一拧一晃的诡异身法，全都看熟之时，也就自知不必再事逞强，徒贻人笑！

正欲收手认败，忽然心头一动，想起“洞中老人”所授那两招“冤沉海底”及“恨满心头”！暗忖这两记奇招，强如“夺魂旗”，都几乎上当，何不用来对这怪老头儿一试。

念头浅定，因钟离人根本不攻，用不着先来那套“铁板桥功”左翻右覆，只施展了“冤沉海底”的后半截，蓦然发啸，身形微伏，往起一穿，似欲凌空飞袭的“七禽身法”胜敌，但足尖尚未离地，便用“千斤坠”法，把身形缩回，双掌齐发，劲气排空，猛袭钟离人的丹田小腹！

哪知钟离人，竟不像“夺魂旗”一般上当，根本未理上官灵那些装模作样，只在上官灵用“千斤坠”法，沉身发掌之际，轻轻一纵一飘，施展他那

诡异无伦的绝顶轻功，自对方掌风以上纵过，并不太十分重地，顺手打了上官灵一记耳光，又回到他先前所坐的横枝之上，放声大笑！

第六章穷家帮三异丐

上官灵十拿九稳的一招“冤沉海底”又空，脸上并挨了火辣辣的一掌。他有生以来，这几乎还是第一次挨打，故而气得几乎要哭出来，手指钟离老人，跳脚骂道：“老混蛋，你说话不算话，要不要脸？”

钟离老人拊掌道：“我意料中的‘老混蛋’三字，结果还是光临！你说我什么地方说话不算数？”

上官灵含怒说道：“你不是说只用一个‘闪’字诀，来试试我的‘九宫连环手’么？为什么说话不算，突然还手打人？”

钟离哲大笑说道：“你几乎把正反九宫，顺逆五行的一百六十二手连环手法，展尽精微，我何曾还过一招半式？直到你最后施展那种不知从何处学来，非驴非马的怪招，我看着实在太不顺眼，才随手给你一点警戒！但小娃儿挨打，决不吃亏，你不是已经把我那‘闪’字妙诀，领会得差不多了么？”

上官灵听得简直又气又喜，气的是挨了一耳光，还要被这怪老头训诫一顿！喜的是回想起来，自己果然已经对他那种一飘一闪，怪异无伦的身法，有所领悟！

上官灵思潮起伏之间，钟离老人又复笑道：“小娃儿想些什么？这记耳光，难道还挨得不服？”

上官灵抬头看着钟离老人，恨恨说道：“你不要得意，敢不敢撤出‘四煞降魔棒’来，和我的文昌笔再斗百合？”

钟离老人笑道：“你尽管把你肚子里的那些东西全搬出来，我何必用什么‘四煞降魔棒’，只要仍用那个‘闪’字，便已足够！”

上官灵气得一声不响，自腰下撤出自己的文昌笔，怒视钟离老人，凝神待战！

钟离老人飘身落地，一面走向上官灵，一面笑道：“小娃儿注意，规规矩矩地动手，不会吃亏，倘若再用那些怪招怪式，便难免又挨打了！”

上官灵心想这钟离老人自己所用身法怪到极点，却反而不许别人施展怪招，真是怪得不讲道理！由他受制于坏“夺魂旗”情形，及在大汉阳峰所施展的“天罡指力石上留痕”功夫，也是坏“夺魂旗”事先用“昆吾刀”假造等事看来，分明此人武学，不会过份高明，但怎的与自己动起手来，却似乎不在“南笔西道”等绝世高人之下！

总之，无论如何，自己已下决心，非把这钟离老人之谜揭开，看看他真实身份，到底是谁不可。目前且一上手便施展得自“西道”天痴的“玄天七十二拂”，并暗杂“南笔”诸葛逸新近所传“惊神三式”，加上业已悟出六成对方的闪躲身法，倒看这赤手空拳的怪异老头儿，如何应付！

主意打定，刚好钟离老人也已走到面前，上官灵遂蓦然振笔一挥，挥出漫天笔影，震向对方，并根据适才动手经验，料准钟离老人定然是向右一闪，然后向左一飘，结果还是向右闪出，所以漫天笔影，全是虚招，准备在钟离老人身形一动之间，便以“阎罗点鬼”绝学，改攻右方，并加上左掌潜聚的劈空劲气！

果然漫天笔影，及所带锐啸之声起处，钟离老人身形便向右微闪，然后向左一飘！

上官灵心中狂喜，笔影立收，千百点笔尖合而为一，文昌笔法中的绝招“阎罗点鬼”出手，疾点钟离老人右方四尺，左掌并凌空吐劲，“呼”的一

声，打出一股劲急无俦的破空狂飙，随着文昌笔所点之处，一齐攻至！

哪知钟离老人身法突然变易，虽也向右一闪，向左一飘，但最后却未如上次般向右问出，而是一动不动地卓立当地！这样一来，上官灵一招“阎罗点鬼”，与一记劈空掌力，全部落空，钟离老人呵呵笑道：“武学一道，根本没有什么成规可言，变化之妙，完全存乎一心，谁能够制敌机先，谁就能够稳操胜算！我叫你老老实实动手，你偏要妄用心机，想想看，你右笔攻出，左掌又在凌空发力，我若乘此机会，立下杀手，一条小命，还保得住么？”

上官灵脸上羞得像大红布一般，但他深知这钟离老人所说，确是自己的弱点所在，遂以左掌蓄劲护身，右笔一抡，撒花盖顶，直碰钟离老人，静待看准对方如何闪躲，然后再加变化追击！

钟离老人点头说道：“这回就稳得多了！右笔攻敌，左掌护身，一切威力均先加隐蕴，静等看准对方如何拆解以后，再行变化制胜！这种打法，颇像天痴老道的独门手法，哦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不是用文昌笔施展他的‘玄天七十二拂’？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又是往右一闪，往左一飘，但在上官灵不及判断自己意图之前，捷如电闪地往右闪出六七步远，使上官灵空自恨聚眉端，而又无法向其追击！

上官灵钢牙暗咬，转身换步，循正规途径进手，一式“玄天拂法”之中的“化雨万方”，一式新学“惊神三式”中“梦笔生花”，回环并发，笔花万点，笔影千重，硬把钟离老人的前后上下左右各方，一齐罩住！

钟离老人高明就高明在“稳”“快”二字，任凭上官灵如何之强，威力如何之大，依旧不慌不忙地卓立如山，直等到文昌笔即将点中，对方真正劲力已吐，不及变招之际，才又似烟似云，如电如幻般地轻轻闪过。口中却赞道：“这两招威力更强，幸亏是我钟离哲，若换了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，恐怕难免捉襟见肘！”

上官灵绝学频施，一再无功，心中未免对这钟离老人又惊又怒又疑又气！暗想看情形业已赢不了他，不如把三十六路文昌笔法使完，偷学对方一点神妙无比的闪电身法，便即停手！

胜负之念一平，上官灵反而释躁静矜，把一只文昌笔，使得宛若生龙活虎！

钟离老人也不再将他调侃，只是面含微笑，白衣飘飘，在上官灵笔影之中，极其巧妙悠然地闪来闪去！

上官灵笔招三复，倏然收式跳出圈外叫道：“钟离老人，上官灵今日认败服输，但在来岁的‘元宵罗浮大会’上，我不仅要与你再过百招，并定要揭开你的本来面目！”

钟离哲大笑道：“小娃儿家，就是这种地方，无法领悟！‘本来面目’四字，有何重要？你说我是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我便来自西昆仑绝顶！你说我是冒牌假货，我便化身万物！所以罗浮大会上慢说是你，就是‘南笔’诸葛，‘西道’天痴，甚至‘夺魂旗’，都未必能晓得我到底是谁？说假便假，说真便真，真就是假，假亦是真，世间事但论是非善恶，何必费那么大的精神来辩白这真假二字？”

上官灵越与这钟离老人过手，越觉得他武功莫测！越与这钟离老人说话，越觉得他含蕴极深！听完这一番也不知是真是假的真假之论之后，不由翻着两只大眼，对钟离老人看了又看！

钟离老人笑道：“小娃儿看些什么？还不快办你的事去！‘夺魂旗’已往九华，我在此处等他，罗浮相会之时，希望你那记耳光，要挨得有点成就才好！”

上官灵又被钟离老人提醒，暗想自己既想往勾漏山“落魂谷”，营救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师伯，大闹“玄阴教”，当然是乘着“夺魂旗”有事勾留皖南之际较为方便！若等他及钟离老人，与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会合一处，岂非更难如愿？

主意打定，方抬头准备向这位自己对他先有点恨，再有点怕，终于有点服的钟离老人告别之时，不由大吃一惊呆在当地，原来钟离老人就在上官灵这微一发怔，低头想事的刹那之间，业已去得无踪无影！

以上官灵如今的内功火候，及耳目之力，钟离哲居然能够毫无所觉地自眼前退却，令上官灵怎得不惊？怎得不服？

呆立片刻以后，上官灵默然转身，缓缓走出树林，一面摸着有生以来，第一次挨打的左边脸颊，一面却在暗暗回想钟离老人那种一闪一飘的怪异身法！越想越觉得这种身法委实极妙，上官灵不禁想得出神，连走起路来都不知不觉一飘一闪地信步而去！

也不知走了多远，已是次日清晨，前面又有一座小林挡路，林内急匆匆地窜出一条人影，竟将与上官灵撞个正着！

上官灵正想得高兴之际，蓦然一条影人撞向怀中，几乎避无可避，遂极其自然地，学那钟离老人身法，一闪一飘，果然便与来人轻轻擦肩而过！

瞥眼看处，林中冲出之人，是个年约五十出头，手拄本杖的独腿乞丐，似乎因险些撞着上官灵，并因对方闪避得太已灵妙，脸上现出一种歉然惊佩神色！

上官灵心中一动，驻足向那独腿乞丐含笑问道：“这位老人家，你可认识我这种闪避身法？”

独腿乞丐本似身有急事，但既险些撞倒上官灵，又见人家称呼如此客气，遂不得不停下笑道：“小哥儿身法灵妙已极，但是何门派却看不出，请恕我方琦因有急事待办，差点冲撞之罪！”

“方琦”二字入耳，上官灵不觉一惊，因为曾听师傅谢东阳说过，这方琦是“穷家帮三异丐”之一，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“阴阳手”莫平齐名，江湖人称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！

如今见对方满面忧容，神色匆遽颇甚，不由勾动侠肠，笑声问道：“老人家可是与‘闪电神乞’诸明、“阴阳手”莫平齐名，号称“穷家帮三异丐”中的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？不知有何急事在身？能否见告，或许上官灵可以一效微力！”

方琦看出上官灵英姿挺拔，身手不凡，微叹一声，找个树根坐下说道：“‘独脚追风’，不过是江湖朋友因我脚程不慢所赠，那‘仁心神丐’四字，却无法承担，尤其不敢与本帮中另两位出类拔萃的‘闪电神乞’及‘阴阳手’，相提并论！我所谓急事，是日下与‘玄阴教’鄂东坛主持人‘玄风恶道’结有前仇，双方约在今晚一会，但对方与‘罗刹门’中一位好手交厚，届时定来助阵，方琦人单力薄，遂想赶去邀一帮中弟兄为助！上官老弟虽然侠骨高怀，并似艺出名师，请不必为此事插手！因为近来‘罗刹玄阴’两教，气焰日涨……”

方琦话犹未了，上官灵便已哈哈大笑地接口说道：“方老前辈，要是别

的事，上官灵真还不敢妄自逞强，但既牵涉‘罗刹玄阴’两教，却又不能不管！‘罗刹门’中，不管它来了何等高手，上官灵有办法令他听从指挥，命东即东，命西即西！至于‘玄阴教’下人物，则更是我一路之上，所要找而找不到的倒霉对象！方老前辈，你若信得过我这年轻后辈，武林末学，便不必再觅帮手，就是我们一老一小，今夜先把‘玄阴教’鄂东分坛，打他个亡魂丧魄，望影飞逃，老前辈若有兴趣，我们索性随后紧逼，一直打到他们勾漏山‘落魄谷’的主坛以内！”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虽然觉得上官灵出语稍狂，但却为他那英风豪气所折！

嘴皮微动，正待开言，上官灵突然腹内咕噜噜地一阵乱响，面上现出一种愁眉苦脸神色！

原来他本已饿了半日，只在荒祠以内，吃了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两把卤菜，又复互相追逐缠战好久，并挨了一记耳光，气得昏头胀脑地跑到此地！先前忘了饥饿之故，是因为生平第一次被人如此捉弄，气愤填膺！如今与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交谈之下心气渐平，腹中立觉有若雷鸣，饿得难以禁受！

“穷家帮”中人物江湖经验极丰，方琦一看上官灵神色，便即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大概是赶路腹饥，我身旁有酒无菜，且请在此稍候，我去弄些可口之物来，先吃喝一顿，再细细计划对付‘罗刹玄阴’两教之事！”说完本杖轻点，一飘便是四丈有余，向上官灵微笑摆手，即行隐入树林深处！

上官灵自方琦走后，一人独处，越发觉得腹饥难耐，但未过多久，林边人影一晃，那位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，便已回转，手中拿着两个纸包，向上官灵笑道：“我本想偷只鸡来，请老弟尝尝真正花子鸡的特殊风味！哪知跑出七八里路，便遇见一家富户新纳子媳，昨夜未完的酒菜甚多，遂顺手捞点回来，先给老弟解饥，等到中午，再设法好好吃喝一顿！”方琦边说话边行打开纸包，一包是半只烧鸡，与几大块酱肉，另一包则是七八个新鲜馒头。

上官灵极饿之下，看见如此美食，不禁馋涎欲滴。方琦见状含笑将烧鸡酱肉与馒头递过，并在身傍解下一只酒葫芦来，向上官灵笑道：“老弟极饿之下，不要急于饮酒，先把那半只烧鸡吃掉，压压胃火！”

上官灵毫不客气接过酒菜，先自撕了一条鸡腿大嚼，然后举起葫芦，咕嘟嘟地喝了几大口美酒，才摸摸肚皮，向方琦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你怎么不来吃点？顷刻之间，来回十余里路，‘追风’之誉，确实名不虚传……”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看上官灵那副穷凶极恶的吃相，委实看得有点好笑！但听他赞誉自己脚快之时，却打断上官灵话头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我这‘独脚追风’，实是徒具虚名！论到脚程方面，比起你适才提到的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那种几乎神行无影的‘闪电身法’，宛如霄壤之别！”

上官灵这时正用馒头夹了一块酱肉大嚼，忽听方琦提到“闪电身法”四字，赶紧三口两口咽下，急急问道：“方老前辈，这位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现在何处？”

方琦摇头说道：“此人神出鬼没，飘忽无伦，但近十余年来，不仅‘穷家帮’内不曾见过他的踪迹，连八荒四海，均未再现侠踪，好似突然从这宇宙间消失一般，却又未闻他有甚深仇宿怨对他暗地图谋，下手相害！”

上官灵越听越觉得这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就是钟离老人，遂又向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急急问道：“这位‘闪电神乞’，是不是中等身材，银须银

发？”

方琦闻言眉头略皱，想了一想答道：“他身材似比常人略瘦略长，失踪江湖之时，也不过四十出头，以他内功修为十余年光阴，想还不致于变得银须银发！上官老弟你这样问法，难道有这么一位中等身材，银须银发之人，自称‘闪电神乞’？”

上官灵闻言想，虽然一夜昭关能使子胥头白，十余载光阴，未见得就不能使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须发成银。但身材不对，由瘦长变成中等，却又如何解释？

想了一会儿，又向方琦问道：“方老前辈，‘四煞降魔棒’是不是你们‘穷家帮’中的专有兵器？”

“仁心神丐”方琦，点头答道：“‘穷家帮’中弟子，不一定全会使用‘四煞降魔棒’，但使用‘四煞降魔棒’者，却必系“穷家帮”中人物，老弟说的那位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他昔年所用，就是这种能够伸缩自如的本帮独门兵器！”

上官灵听得有点高兴，想了一想继续问道：“方老前辈，请恕冒昧动问，“穷家帮”中不论名位，专论武功，应该推哪一位最高。”

方琦应声答道：“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应推第一！其次是‘阴阳手’莫平，及本帮帮主‘跛仙’朱一奇，第三则……”

上官灵接口笑道：“第三是不是方老前辈自己？”

方琦颇赞对方聪明，微微含笑点头，上官灵暗忖自己心中所猜，除了身材稍有不合之外，各种条件，均已证明那冒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就是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乔装所扮！怎的他偏偏夸口，慢说自己，就是“南笔西道北剑东僧”等人，不到元宵大会以后，谁也揭不开他的本来面目？

想到此处，突然向“仁心神丐”方琦笑道：“上官灵为了求证一事，敬请方老前辈施展‘穷家帮’中绝学攻我十招！”

说完，放下手中酒肉馒头，一跃而起。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虽然觉得上官灵此语，有点出于意外，但也听出其中必有因由，顿时怀念老友诸明，与自己已有十六七年未见，倘若真能就此获得踪迹，未始不是一件人生快事！

遂向上官灵点头笑道：“方琦遵命献丑，但我们这些鹑衣百结，流转江湖的‘穷家帮’中弟子，所会的不过是几招打狗棒，捉蛇手，恐怕不足以当上官老弟的高明法眼！”

上官灵听方琦把他们穷家绝学“擒龙手”，谦称“捉蛇手”，不由大笑说道：“方者前辈怎么对我客套？‘穷家帮打狗棒’及‘擒龙手’法，号称武林绝艺，妙用无方！但请不必客气，尽量施展，方足证明我心中所想之事！”

方琦点头一笑，身形捷似云飘，飘到上官灵面前，独脚屹立，左手五指如钩，便抓上官灵右肩，右掌中的木杖，却凌空一挥，幻出十来点杖头，分向对方上中下三盘疾点，也不知何处是虚？何处是实？

上官灵眉头略皱，施展那挨了一记耳光，偷学钟离老人的怪异神奇身法，一闪一飘，果然便飘出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的指风杖影之外！

上官灵适才对方琦之语，并非过誉，数百年来，“穷家帮”就靠这一套“打狗棒”，及一套“擒龙手”法，雄峙江湖，与武林内外各大宗派，分庭抗礼，所以方琦一抓一杖，同时攻出，其中隐蕴变化甚多，存心要想看看这位神情豪爽高傲，出语甚狂的年轻英挺人物，怎样加以拆架。

哪知上官灵根本视若无睹，直等指风杖影，即将及身，似乎极难躲避之时，才施展一种从来未见的极其怪异身法，一闪一飘，便即飘出七八尺外，而令自己两招绝学之中所蕴的各种变化，均自无从施展！

方琦又惊又佩之下，手底自然加功，“擒龙手”虚实莫测，“打狗棒”奇幻无伦，一连攻出五杖七掌，又复把上官灵圈在其内！

上官灵依旧效法钟离老人对付自己的方法一样，在对方的飒飒杖风以内，从从容容地左闪右飘，但一来他初次试验这种身法；一来“打狗棒”“擒龙手”是“穷家帮”镇帮绝艺，对方功力又复不凡，故而有两次险象横生，若非心灵身巧，近来进境太高，几乎弄巧成拙！

刹那间，十招已满，“仁心神丐”方琦收手叹道：“无怪上官老弟把‘罗刹玄阴’两教，视如无物，果然身负武林罕见的绝艺神功！不过上官老弟请莫怪方琦多口，凭你这身武学，要想闯闯勾漏山‘落魂谷玄阴教’主坛，原无不可，但对‘玄阴教主’‘北溟老怪八指飞魔’司空曜，仍须特别小心，尤其是‘罗刹门’掌教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可能比司空曜，更为厉害难斗！”

上官灵一面口中唯唯，一面暗想自己初以为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既与“闪电神丐”诸明，同称“穷家帮三异丐”中人物，身法招术，总有几分相似之处，但十招已了，虽然方琦棒法掌招，两皆不俗，却与自己心目中所猜疑的钟离老人，毫不相若！

所以听完“仁心神丐”方琦话后，略一寻思，便向方琦含笑问道：“方老前辈，你看我方才所施展那一闪一飘的怪异身法，像不像‘闪电神丐’诸明平日所用？”

方琦摇头说道：“诸明的‘闪电身法’，虽颇迅捷飘忽，但似尚不如老弟适才所施的神妙高明，老弟一再提到我这位老友，必有因由，若无难言之隐，何妨直告方琦，也比较容易探索其中究竟！”

上官灵暗想自己所历所经，似无对这位“仁心神丐”隐瞒的必要，遂一面大吃酒肉馒头，一面向方琦倾叙自南疆来到中原的一路经过，及心中所怀疑的钟离老人之谜！

方琦静听上官灵讲了这一大堆的热闹故事，一方面颇为忻羨上官灵种种绝世机缘！一方面却微觉惭愧，因为“乾坤五绝”，有了“新”“旧”之分，以及“东海长生矾”，“庐山小天池”的两场盛会，未来的“罗浮山万梅谷元宵较艺”等惊人大事，自己居然都一无所闻，也不曾听见帮中其他人物谈及！

尤其关于钟离老人武功那等神妙，却受制于“夺魂旗”，所用兵器，又是“穷家帮”传统的“四煞降魔棒”，而上官灵又亲耳听见“夺魂旗”说过钟离老人会用“闪电身法”，此人究竟是不是失踪颇久的老友诸明假扮，确实极难判断！

寻思良久，向上官灵笑道：“钟离老人的这个哑谜，若仅凭空臆断，确实无法猜破！方琦一来怀念老友，二来好奇，今夜与‘玄阴教’鄂东分坛主持人‘玄风恶道’了断以后，便随老弟同赴两广，只要让我亲眼看到那位钟离老人，总可认出究竟是不是瞪违已久的老友‘闪电神丐’！”

上官灵大喜称谢，方琦笑道：“今夜‘玄风恶道’及‘罗刹门’下高手，尚须仰仗老弟神威，一同应付，两广之行，方琦并可叨光，藉机瞻仰‘乾坤五绝’丰采，所以应该是我向你道谢，尚且不遑，老弟怎么反到如此谦抑？”

一老一少倾谈之下，互相颇觉投缘，午后由方琦弄来两只肥鸡，亲自动

手给上官灵大快朵颐，到得晚间，便双双同往约定的一片荒林赴会！

“玄阴教”鄂东分坛主持人“玄风恶道”早在林外空地相待，但却未见有什么“罗刹门”中高手。

“玄风恶道”身材高大，相貌凶狞，见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与一个十五六岁少年同来，不由冷笑连连，晒然说道：“方琦，你这老残废，简直越老越会缺德！把这乳臭未干的小鬼带来，是准备收尸？还是准备替你垫背？”

上官灵如今学得比较沉稳，闻言只翻着两只大眼，看了看“玄风恶道”，笑嘻嘻地一言不发。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眉头微皱，向“玄风恶道”说道：“玄风道长，武林较艺，胜者为强，最好不必要这种口头刻薄！这位上官老弟，比我高明百倍，他因听见你是‘玄阴教’鄂东分坛主持人，才随我同来，此行正要直捣勾漏山‘落魄谷’！”

“玄风恶道”蓦地仰天发笑，笑声又高又洪，且历时颇长，足见真气内力，两皆不弱！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眉头又是深深一蹙，目注“玄风恶道”说道：“方琦句句实言，你如此狂笑则甚？”

“玄风恶道”笑声一收，晒然说道：“勾漏山‘落魄谷’内，‘玄阴教’‘龙虎风云’四大堂主，个个身怀武林绝学，正副教主更不必论，慢说是这样乳臭未干的上官小儿，便是‘乾坤五绝’中的‘西道’天痴，‘南笔’诸葛，一样进得了勾漏山，出不了‘落魄谷’！”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见“玄风恶道”这等狂妄，遂不愿再事多言，面容一冷问道：“你约的‘罗刹门’下帮手，怎不出现？我们不必徒事虚言，还是把昔年那段过节，早断了！”

“玄风恶道”狞声答道：“十年前，我因偶然大意，在你打狗棒下，失手一招！如今绝艺已成，斗你们这样两个蠢材，还要的是什么帮手？”

话音甫落，上官灵便冷笑连声说道：“老杂毛好不要脸，一面害怕方老前辈威名，邀人相助，一面还要口出大话，往脸上贴金！帮你忙的，不是个穿花衣服的女妖怪么？你看她已经在那树上藏不住身，快跳下来了！”

“玄风恶道”脸上方自微红，林中一阵格格荡笑，果然走出一个身穿彩衣，但狮鼻厚唇，蟹面阔嘴，奇丑无比，肩头斜插一钩一剑的中年胖妇！

这胖妇身形一现，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不禁心头微惊，因为自己深知“罗刹门”下，除去正副教主，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不算，共有十三高手，人称“二云一鬼十大游魂”！这中年胖妇便是那“一鬼”，江湖中送了她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外号，叫做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！她本名褚红桃，“罗刹阴功”练到九成左右，并擅使一柄长钩，一柄短剑，招术狠辣！

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闪出林来，扭腰摆臀地走了几个春风俏步，向上官灵格格荡笑说道：“小兄弟！你眼力真还不错就说这句话时，血盆大嘴箕张，口沫四溅，几乎看得上官灵连下午所吃的“叫化鸡”全要呕将出来，赶紧皱眉沉声说道：“女妖怪，快些与我住口！凭你也配叫我‘小兄弟’？怎不去照照镜子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比河里的浮尸多了一口气，比烂的冬瓜多长两条腿！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，你就是叫我‘小祖宗’，都要害我洗上三天耳朵呢！”

上官灵说溜了嘴，像唱山歌似的把个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刻薄得荡笑全收，目射凶光，眉腾杀气，双手缓缓上提，觑定上官灵，似已作势待扑！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知道这褚红桃手下极黑，恐怕上官灵因对方长得太丑，轻敌有失，遂想自己先下手斗她三五十合，也试试近来威震江湖的“罗刹门”下，到底有多高武学？

主意打定，尚未及向褚红桃叫阵，“玄风恶道”已向这位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说道：“褚大妹何必动怒，这一老一少，既到此间，还怕他们飞上天去？倘若你先出手，我想报多年的仇，就报不成了！”

说到此处，伸手到玄色道袍之内，“哗啦”连响，撒下一条九环相连，前面铸一个密布芒刺铁球的奇形兵器，向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狞笑说道：“方琦老贼怎的还不动手！你尝尝我这条别出心裁，所练成的‘九环天芒索’的滋味怎样？”

这种“九环天芒索”，虽是“玄风恶道”自出心裁打造，不载于兵器谱中，但方琦一看那种形状，便知此物特长在于“砸打缠拿，刚柔并济”，确实是件颇为霸道的外门兵器！

但暗忖自己帮中的镇帮绝学“打狗棒”及“擒龙手”法，经年不断精研，变化日增，只要略加小心，总还应付得了这“玄风恶道”！

内家好手过招，并不一定必须以静制动，而贵在知己知彼，因势制宜！

方琦洞悉“玄风恶道”正在壮年，真力及耐战方面，可能会略胜自己，所以在动手之前，即拿定主意，采取不予硬拼死缠的巧快打法！

故而他一听“玄风恶道”发话挑战，上官灵、褚红桃均自略退以后，便即神凝气稳地巍然卓立！外表看来，仍以意欲以静制动，其实方琦是用了八字妙诀：“以静俟动，以动制动”！

这八字妙诀，若略加演绎，即可变成“敌不动，我不动，敌欲动，我先动”的十二字真言！

“玄风恶道”也是内家好手，当然猜出对方用意，但自恃手中“九环天芒索”威力，及练到六七成的“玄阴气劲”，又有褚红桃这样一个极好帮手在后，遂一抖“天芒索”，便欲直踏中宫，抢先进手！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既然决定采取“以巧打力，以快制慢”之策，怎肯容他抢占先机？所以“玄风恶道”手中“九环天芒索”方自“哗啦”微响，“仁心神丐”方琦的独脚点处，真正快逾追风地身形欺进数尺，木杖一抬，并不见十分用力，轻飘飘地，直向“玄风恶道”心窝点去！

“玄风恶道”也知方琦必会抢先发招，鼻中微哼一声，手腕轻带，“九环天芒索”便如灵蛇般地从横里翻回，照着对方点向自己心窝的木杖缠去！

“仁心神丐”方琦的木杖递得颇缓，“玄风恶道”的“九环天芒索”，又翻回得极其快速，所以两般兵器互接之下，“九环天芒索”密布的芒刺铁球，及第一第二两枚钢环，竟把木杖锁住！

旁观的小侠上官灵露齿一笑，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却眉头一蹙。

当场动手的“玄风恶道”则嘤嘤怪笑，但他仅仅笑出半声，便改傲为惊地自卸所运锁缠对方兵器的真力，足跟点地，往后倒纵出一丈五六！

原来木杖与“九环天芒索”力一接触，“仁心神丐”方琦即以极大的巧劲，暗震杖身，使“天芒索”不曾完全把木杖锁实，留有些微空隙，而就利用这点空隙，真力猛加，木杖依旧穿索而出，直点“玄风恶道”的乳下“期

门”重穴，逼得对方不得不自行卸劲，仓促闪避！

上官灵拍手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你这一手用的巧妙已极！我虽不曾学过‘穷家帮’的‘打狗棒’法，但却可以即景生情，代你取下两个招术名称，这大可以叫做‘钻洞打狗’及‘赶狗离窝’！”

“玄风恶道”身为“玄阴教”鄂东分坛主持人，平素自视颇高，哪里忍得住上官灵如此讥嘲？蓦然喝声：“小狗找死！”

左腕翻处，甩出三点寒星，直向上官灵面门飞袭而至！

上官灵连看都不看，左掌轻轻往外微挥，便在四五尺外，把那三点寒星，凌空震落乱草之中，虽听得略起爆音，也未曾注意是何种暗器！

他这无意之中，略显功力，却使得那位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，扫帚眉微剔，母猪眼轻抬，对上官灵狠狠盯了几眼！

这时“玄风恶道”因一开始便几乎受挫，羞愤难当，把一身武学尽量施为，右手“九环天芒索”抡成隐挟“呼呼”劲响的一片精光，左手也骈指如戟，在漫空索影之中，蹈暇趁隙，不时点戮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的周身大穴！

上官灵见状，又复高声叫道：“方老前辈，这大概叫做‘狗急跳墙’，你是打狗之人，却须小心一点，不要被疯狗咬上一口半口，才冤枉呢！”

方琦微笑不答，也把“穷家帮”两套镇帮绝艺，展尽精微，用神妙绝伦的“打狗棒”法，对敌“玄风恶道”的“九环天芒索”，用变化灵巧的“擒龙手”法，拆解“玄风恶道”的点穴招术，双方倒是打得旗鼓相当，虎跃龙腾，沙飞石走！

两人越打越疾，越斗越快，斗到后来，除了满林木叶被疾风劲气所逼，不住纷飘以外，连双方身形，均已难辨，化作了倏合倏分的两条黑影。

上官灵、褚红桃自然各为己方担心，但因二人是为了断前仇互拼，故在胜负未分之前，谁也不好插手相助！

约莫到了百招左右，耳边响起“哈哈”一笑，人影遂分，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与“玄风恶道”均自安然无事地跃归本阵，但“玄风恶道”的道袍之上，却多了一个小小圆洞！这圆洞大小，与方琦所用木杖的杖头仿佛，位置却恰巧正在腰间要害的“天枢穴”上！

“玄风恶道”想不到自己多年苦练，仍然再度败在对方“打狗棒”法以下，正自又气又惭之际，上官灵哈哈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你真不愧‘仁心神丐’之名！倘若这场是对方得胜，恐怕你腰间的‘天枢穴’上，不会仅仅留下一个被‘九环天芒索’所穿的小洞吧？”

方琦接口笑道：“上官老弟说哪里话来，彼此切磋武学，还不是点到为止！方琦与玄风道长，又没有什么一天二地之仇，三江四海之恨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向外飘身，但身形刚刚略微纵起，“玄风恶道”突凝“玄阴气劲”，挥掌劈空遥击，口中恼羞成怒地暴声叱道：“方琦老贼慢走，你家道爷兵刃虽败，我还要讨扰几手内家掌力！”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身形业已往后纵起，一股阴寒彻骨的劲气狂飙，却自当胸涌到，只得眉头略剔，左手微挥，也自打出劈空掌力接架！

兵刃方面，虽是方琦的“穷家帮”“打狗棒”法，较为神妙，但比到内家真力，却得让“玄阴气劲”稍胜一筹！

何况方琦又是凌空接掌，自然更略吃亏，两股掌力一接之下，便觉心头微震，身形加速往后退去！

上官灵旁观者清，早把双方强弱看出，见状故意拊掌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你这种凌空倒纵的轻功身法，美妙绝伦，可见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八字，委实无一不是名符其实！”

其实借这拊掌之间，暗暗传送无形真气，一托方琦后腰，帮他卸去“玄风恶道”掌力，轻轻落地！

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见状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那几手鬼画桃符，瞒得了谁？既然逞能出头，且尝尝你家褚姑奶奶‘罗刹阴功’的滋味！”

身形丝毫未动，蓦然举掌一击，便闻锐啸排空，一股疾风劲气便自浪翻般地迎面袭来，威势果比“玄风恶道”所发的“玄阴气劲”，胜强不少！

上官灵因素来风闻“罗刹门”虽属江湖邪教，但有一桩好处，就是最忌淫行，连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当年溺于女色，都曾被掌教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严加斥责！

但面前这位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，却似与“玄风恶道”有点不干不净，彼此眉目之间，时相传送一种淫邪荡意！

上官灵为了想多抓点孟三娘“罗刹教”下的丢人把柄，遂不取用腰间那块能够命令“罗刹教”一切人物的“阎婆血令”金牌，也不施展内家真力予以当头棒击，只又效法钟离老人的怪异身法，一闪一飘，轻轻闪出褚红桃的掌风以外，口中叫道：“丑妖怪别性急，这样打法未免太不过瘾！”

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肩头微动，飘落上官灵面前，把两只母猪眼一瞪说道：“小鬼头又要耍什么花样？快说出来怎样打法才算过瘾？诸姑奶奶与玄风道长久别重逢，急于叙阔，我不耐烦和你们纠缠太久！”

说话之间并不住向“玄风恶道”连抛媚眼，那副丑人作怪的淫恶神情，简直令人不堪入目！上官灵“呸”了一声说道：“好不要脸的丑妖怪，你们这一对无耻男女，倒真是泥鳅伴王八，跳蚤配臭虫，有点门当户对！可惜的是‘玄阴罗刹’两教，如今不但尚未携手合作，并有互相争竞之心，你们私自结交，难道不怕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与‘北溟老怪八指飞魔’司空曜的门规教令？”

褚红桃闻言荡笑连连，眼风又往“玄风恶道”一抛，嗲声嗲气地说道：“常言道：国法不外乎人情，教令门规，又怎能阻住我与玄风道长的海誓山盟，互相亲爱？”

话未了，突然想起上官灵问话离题，可能别含用意，遂又恢复了那一脸凶厉神色，狞声说道：“小鬼头不要唠叨，我方才问你想怎样动手，为何不答？”

上官灵“扑嗤”一声，失笑说道：“‘罗刹门’中自认为了不起的，无非‘罗刹阴功’，‘玄阴教’下所恃，也不过是‘八指飞魔’司空老怪的那手‘玄阴气劲’！因为我生平嫉恶如仇，不似方老前辈那等仁厚，你们一个一个上手，难免伤亡，我也像耍耗子太不过瘾！所以要你们施展‘玄阴气劲’，及‘罗刹阴功’，合手齐上，我们共打四招，上官灵闪避三招，还攻一掌！”

“玄风恶道”尚有点觉得上官灵自夸，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却比较识货，看出上官灵骄傲得可怕，沉稳得出奇！心想能省力何必不省些力气，留待少时淫乐追欢？这年轻虽似身负奇异武学，但威震江湖的“罗刹阴功”及“玄阴气劲”合手齐攻之下，倒看他如何逃得出三招以外，所还攻的一掌，又有怎样石裂天开的惊人威力。

主意打定，不等“玄风恶道”发话，便即抢先狞笑说道：“小鬼头既有如此心胸，褚姑奶奶成全你的志愿就是！”

说到此处，侧顾“玄风恶道”叫道：“喂！玄风！你发怔干什么？赶紧尽力施展‘玄阴气劲’，我们先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鬼，拾掇下来，然后再替老叫化收尸埋骨！”

“玄风恶道”听褚红桃把“尽力”二字，特别加重，也体会出情妇心意，遂点头狞笑一声，暗将所练“玄阴气劲”，凝集九成以上，倏然发难地照准上官灵当胸凌空一掌，猛劈而出！

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，心计更工，故意略为缓慢，等看准上官灵是向右方闪避“玄风恶道”的“玄阴气劲”之时，才突聚“罗刹阴功”，倒海排山地一掌猛击！

这种打法，换了旁人确难应付，但上官灵如今对那真假如谜，钟离老人的诡异身法，已有心得，只见他在“罗刹阴功”“玄阴气劲”交互夹击的疾风劲气之中，往右一闪，往左一飘，又复往右一闪，便极其轻灵巧妙地脱出圈外！

褚红桃、“玄风恶道”不由同吃一惊，恶狠狠地纵身追扑，再度施为，这次两人是以四掌齐挥，攻出上下左右交织的一片罡风，硬把上官灵身形周围七八尺内，整个封住！

但上官灵身法，太过巧妙，宛如迎风舞絮，逆水游鱼，随随便便地两闪一飘，便又闪出“罗刹阴功”“玄阴气劲”交织的威力圈外！

这种令人难信之事，不但“玄风恶道”不服，连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也觉得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双双暴喝一声，褚红桃飞纵两丈来高，以“罗刹阴功”凌空吐掌，“玄风恶道”叫足“玄阴气劲”着地发力，上面是排空劲气，直压当头，下面是匝地寒飙，飞袭小腹，看得旁立的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也暗暗替上官灵提心吊胆，怕他窘于应付！

上官灵存心拿这“罗刹门二云一鬼十大游魂”十三高手以内的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，及“玄阴教”鄂东分坛主持人“玄风恶道”，试验自己从各处偷学来的巧妙身手，这回竟不用钟离老人的一飘一闪身法，却先学了好“夺魂旗”一招“摘星换位”，倏然横飘八尺，躲过对方上下交击的劲气狂飙，然后等足尖一点地，便又学了坏“夺魂旗”的一招“旋叶飘风”，身躯电游翻回，右掌暗凝八成劲力，倒拍而出，口中并出声叫道：“上官灵已让三招，敬还一掌！”

他所用这些飘出、翻回、还招、发掌，以及先前两次那种怪异巧妙莫测的闪避身法，不但令“玄风恶道”及褚红桃惊诧万端，连那一旁掠阵，深知他曾得“南笔西道”垂青的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也在暗暗赞赏上官灵的绝世禀赋与奇妙遭遇！上官灵不仅退得巧，回得快，挥掌倒拍，疾逾风飘，而且事先声明只还一招，加上褚红桃“玄风恶道”均是“罗刹玄阴”两教中有数人物，自然既无法不接，又不能觑颜不接，何况虽心惊对方身法太已灵妙，但真气内力方面，仍未肯服，遂“罗刹阴功”与“玄阴气劲”同聚，四掌齐推，倒海排山般硬迎上官灵所发的劈空劲气！

上官灵虽然如今真气内力极强，但吃亏在于犯了年轻人大半免不了的特技轻敌通弊，这一掌倒拍只用了十二成功劲之中的八成功劲！

所以劲气寒飙互接之下，褚红桃、“玄风恶道”震得五脏翻腾，头晕眼花地飞跌出一丈五六，但上官灵也被震退七尺，不过他是毫无所损，轻飘飘

地落入一丛草树之内！

上官灵足尖点地，立即再度腾身，跃到方才所立之处，戟指那滚作一团的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及“玄风恶道”说道：“‘乾坤五绝’于最短期间，即将联袂扫荡罗浮勾漏的‘罗刹玄阴’两教，平素怙恶不俊之人，届时定遭诛戮！你们趁早收歇湖北江西，以及安徽等地分坛，回头向善，以保天年，否则下次再落在上官灵手中，便算肋生双翼，也必难逃一死！”

褚红桃、“玄风恶道”此时全对这身法神奇、真力奇强的上官灵颇为畏惧，正在相顾失色地缓缓起身，上官灵突然眉头一皱，舌尖如爆春雷地厉声叱道：“我话已讲完，你们还不快滚？便再吃一掌！”说完，右掌一扬，虚空作势，吓得褚红桃、“玄风恶道”厉啸连连地遁入深林以内！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见状，不禁哈哈大笑，对上官灵拇指一挑，正待说话，上官灵忽然皱眉说道：“方老前辈，我怎么觉得身上寒飕飕的，有点不对，莫非中了‘玄风恶道’，或那褚红桃的什么暗算不成？”

方琦闻言大惊，仔细打量上官灵全身，看见他左小腿处，裤上染着比龙眼还小的一点乳白水渍！他看见乳白水渍以后，立时一桩往事，电映心头，惶声向上官灵叫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赶紧以内家真气，护住心头，并立即闭死左腿的通心血脉，躺在地上，不要乱动！”

上官灵知道“仁心神丐”方琦这等急语气，必非无因，何况自己先已觉出上微泛寒意，有点不大对劲，遂一一如言照做。

方琦先从身上找出一粒黑色丹药，给上官灵服下，然后纵向上官灵与“玄风恶道”、褚红桃对掌时，被震得后退七尺，落足的那丛草树之间，仔细瞩目，果然发现有一株小树离地尺许的枝叶以上，及附近乱草之间，沾着不少乳白色的浆汁，并在周围发现四五瓣爆裂弹壳。发现这种状情以后，方琦越发眉头深锁，纵回上官灵身畔，撕裂他半截裤脚一看，只见左小腿肚以上，有指甲大小的一块皮肤，业已变成了鲜红色颜色。

方琦自怀中取出一柄小小玉刀，对上官灵腿上的那点红斑，比了几次，终于未敢下手，只又喂了他两粒黑色灵丹，并伸指点了上官灵右边腰胯之间的三处要穴。

上官灵在葫芦里闷了半天，实在忍不住叫道：“方老前辈，看你这副神情，好像我是中了对方什么颇为厉害的毒药暗器，但凭那两个下流东西的功力，怎会练得到这等无形无声的高明地步？”

方琦苦笑一声答道：“这哪里与功力有关，只是巧得有点过份！上官老弟，你不是在我与‘玄风恶道’动手之时，曾用劈空掌力，震落恶道向你打的三颗暗器么？”

上官灵闻言想起先前替方琦“打狗棒”取那“钻洞打狗”、“赶狗离窝”两招名称之时，果将“玄风恶道”激怒，向自己打来三点寒星，被自己用劈空掌力，震落草丛以内，并曾略闻爆音，但当时毫未在意，难道如今所受毒伤，竟与此事有关？

疑讫不解之下，遂向方琦问道：“方老前辈，难道那已经被震落的三点银星，还会作怪不成？”

方琦先仔细看了一眼上官灵面色，并为他略把脉息说道：“那三点银星，是‘玄风恶道’的独门暗器，名叫‘蛇汁银丸’，外壳极薄，中贮毒汁，爆裂以后，周围七八尺内，全为四散纷飞的毒汁所罩，沾衣即可传毒，有死无生，确实霸道已极！老弟将它震落草丛之中，外壳一爆，毒汁遂飞溅存留于

枝叶以上，适才双方对掌之际，老弟又无巧不巧地，落身沾有毒汁的草丛内，以致莫名其妙地身中奇毒！”方琦说到此处，话头略顿，又复细为上官灵诊视脉搏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们‘穷家帮’中人物，均善降蛇，我喂老弟吃的那种黑色灵丹，便能解救蛇毒，但‘玄风恶道’的‘蛇汁银丸’是搜集十三种以上的奇毒之蛇所练，我这普通丹药，恐怕无效。不过我细诊老弟脉搏，想是内功太好，蛇毒尚未完全发作……”

上官灵不等方琦说完，便即笑道：“方老前辈不必担忧，我方才确实觉得心中不大舒服，现在却好得多了。”

方琦摇头说道：“这种毒汁，太已厉害，老弟千万不可大意，尤其最忌运用真气内力！等我拼这一夜光阴，抱你赶出百余里路，若能找到一位‘穷家帮’中专医奇毒的圣手，‘蛇丐’邱云，便不妨事了！”

上官灵大笑说道：“老前辈请恕上官灵无礼放肆，你这种盛意云情固然可感，但你只剩一条腿，难道抱着我，蹦上百余里路？”

方琦也被上官灵说得不禁失笑，微一寻思说道：“不管怎样，老弟总不能再费力奔驰，以使所中奇毒提早发作，这样好了，你坐在我的肩头之上，岂不就可以无妨我的独脚行动？”

上官灵行功暗察周身，觉得除了先前的微感不适以外，此刻并未发现什么异状，却不知方琦怎的说得那般厉害，但自己不便过拂人家一番好意，只得说了声：“上官灵遵命放肆，有劳方老前辈了！”

轻轻一跃，坐在方琦的左肩头上，方琦右手木杖点地，独脚加功，捷如猿鸟地闪进丛林，果然未因肩上多了一人，有所迟滞。

上官灵见这一带荒林以内，草木衰枯，景色凄凉已极，不由向方琦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这一路景物，鬼气森森，加上月被云遮，风摇木战，倒别有一种奇趣！此地是什么所在？”

方琦边行边自含笑答道：“这座荒林，并不甚大，也没有地名，但出林以后，便是一片连绵数里的坟场叫做‘万姓公坟’，鬼火秋磷，败棺朽骨，景色委实有点慑人！我并听附近的‘穷家帮’弟子言及，这‘万姓公坟’之中，夜来似有鬼物出现呢！”

上官灵大笑说道：“我什么样恶人都看见过，就是没见过鬼！老前辈快点走，若能在那‘万姓公坟’以内，真碰上些无常鬼怪，马面牛头，才真叫不虚此行，大开眼界呢！”

方琦闻言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胆量真好，但我不信世间会有鬼怪之说，不过今夜因急于找那‘蛇丐’邱云，为你疗治所误中的‘蛇汁银丸’奇毒，似乎不必多事，等毒伤愈后，我陪你到‘万姓公坟’以内住上一夜，专门捉鬼好么？”

话方说到此处，突然仰头向上官灵笑道：“老弟，‘万姓公坟’已到，你且看看这种凄凉景色！”

语音落处，人已出林，眼前果然是高低上下的一片荒坟，绿火磷磷，秋萤点点，荒烟蔓草，断碣残碑，再加上月夜凄迷，以及周围的鬼哭狼嚎、虫鸣泉啸，简直构成一种令人触目伤心，把雄心壮志，一例消沉的无比凄凉画面！

上官灵坐在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肩上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这种鬼气森林的景色，确是有趣，我身上实在不曾感觉有什么中毒异状，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再走好么？”

方琦因深知“玄风恶道”那种“蛇汁银丸”厉害，心中忧急上官灵安危，想尽快赶到“蛇丐”邱云所居之处，便可放心！但如今听上官灵这等说法，不由颇为惊奇他内功之强，居然能把毒力闭住，至现在尚未发作，遂含笑说道：“老弟虽然内功太好，暂把所中毒力封住，但越是这样，发作起来，也就越发厉害！我们歇息一会无妨，却不可耽延太久，那边有一座巍峨壮丽的大坟，我带你前去看看！”

话完，木杖点处，一跃数丈，竟然施展他那“独脚追风”的轻功绝技，往西南方扑去！

这片“万姓公坟”，果然占地极广，高高低低，一眼看不尽的，全是坟头！但西南方十来丈外，却有一座大坟，不但地势高峻，连坟前的石人石马等物，亦均应有尽有，显然纵非帝王将相陵寝，也必是极不平凡人物的埋骨之所！

方琦与上官灵虽系萍水相交，但这一老一少，性情却极其相投，他为了博上官灵高兴，居然在离那巍峨大坟三四丈远，施展“神龙入云”轻功，斜拔起两丈多高，然后再以“七禽身法”，往那坟头飘落！

上官灵见自己坐在他肩头之上，方琦仍能施展轻功，颇为钦佩！他毕竟童心未退，凑趣撮唇学了一声凄厉鬼哭，加上坐在方琦肩头二人相叠，绝似一条长长鬼影，在凄迷黯淡的月色以下，凌空飘坠！

哪知那座大坟前的石马之上，居然坐着一人，他本系背向方琦、上官灵，想因听得声息，惊然回头，看见一条身材似比常人高出两头的独脚魅影，带着凄厉哭声，斜空飞坠，自然难免大吃一惊，肩头微晃，便在石马背上，横飘出一丈四五！

上官灵、方琦也被他吓了一跳！

原来这人身量之高，竟与上官灵叠在方琦肩头仿佛，而且发如乱草，须边各飘着一串纸钱，身上一件黑色长袍，手中持着一根哭丧棒，面目虽未看清，但就凭这副身材，这种打扮，岂不活脱脱的就是传说中的黑衣无常，勾魂恶鬼！

方琦突见此入自然深吃一惊，但上官灵却在他肩头叫道：“方老前辈我只听说过人怕鬼，却不曾听说过鬼也怕鬼！他既然害怕我们，便证明是人非鬼，请你把我放在坟前，去将那鬼捉住，问他为什么这等打扮。”

方琦生怕上官灵恃技逞能，万一好奇出手之下，引发所中剧毒，即将大费周折！正在略感踌躇之际，那形似黑无常的人，听得上官灵发话，竟然足尖点地即回，身法飘忽如风，敏捷已极！

方琦灵肩负一人，不便动手，只好如言把上官灵放在坟前，横身挡住那人来路，截指问道：“朋友何必弄鬼装神？你是哪路人物，难道要想霸占这‘万姓公坟’，据为己有？”

形似黑无常之人，不答方琦所问，只是阴恻恻地说道：“如今天到什么时分？”

方琦不明白他问话用意，仰头一看月色答道：“刚过三更，未及四鼓，朋友此话问得是何用意？”

又长又瘦，身穿黑袍之人，点点头说：“幽冥弟兄，最讲道理，这‘万姓公坟’，除了每夜的三更到五鼓之间以外，任凭阳世中人，祭扫经行，徘徊展吊！”

方琦未及开言，坐在坟前的上官灵，已经听出趣味来，接口问道：“三

更至五鼓之间呢？”

黑衣瘦长之人手中哭丧棒略扬，声音比先前更觉冷冰冰地答道：“三更至五鼓之间，这‘万姓公坟’是幽冥鬼界，生人妄入者死！”

方琦也听得好笑起来，目注面前这位身高达八尺以上之人，缓缓问道：“照朋友这说法，是定以鬼物自居，我们运气太坏，恰恰在三更至五鼓之间，来到这‘万姓公坟’，是不是即将被朋友夺魂追魄，永沦鬼藉？”

黑衣瘦长之人用两道森冷无比的目光，电扫上官灵、方琦，浓眉微蹙说道：“好在如今四鼓未交，‘幽冥神君’尚未升殿，我念你们无知初犯，特予宽容，只要赶紧离开这‘万姓公坟’，并不得向他人提起今夜所遇，便免除目前的追魂夺魄之苦！”

上官灵听这形似黑无常之人的口气，仿佛还有一位“幽冥神君”，要在四鼓升殿，好奇之心，不由大炽，急忙接口说道：“你这个黑无常，心肠倒并不算坏！但我们把阳世间的肮脏龌龊，看得太多，颇想与鬼交个朋友！你方才所说‘幽冥神君’的升殿风光，能不能让我们瞻仰瞻仰？”

黑衣瘦长人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你们真要作死还不容易！用哭丧棒，当你们的引魂幡，去参拜‘幽冥神君’就是！”话完身进，右手哭丧棒照准“仁心神丐”方琦，斜肩下砸，左掌并当胸微推，一股阴寒无比的疾风，便自破空袭到！

方琦一身武功，虽不像“乾坤五绝”那般出神入化，但在江湖以内，也算得上是一等好手！见这黑衣瘦长人的哭丧棒招术似乎过份平常，心头反倒一惊，遂不肯贸然接架，肩头微晃，飘出七尺，但半空中却引袖拂出一股罡风，横截对方所发阴寒掌力！

他这种判断，果然不差，黑衣瘦长之人，那根哭丧棒毫不出奇地斜肩下砸，但在距方琦头顶，约有两三尺处，突然内力一发，哭丧棒震成漫天棒影，无数狼牙，威势无俦地弥空疾落，若非方琦先行趋避，稍一疏忽，仓促之间，真难逃得出这一招以下！

就算这样，方琦所拂袖风与对方阴寒掌轻轻一触，便已暗暗心惊这装神弄鬼之人，功力似乎高出自己不少！

心头虽然深加警惕，身形却电疾翻回，“打狗棒”突演奇招“豪门逐犬”，轻飘飘地一杖斜挑，但上点咽喉，中挂左右“期门”，下打“血海”“伏冤”，一招之中，分攻对方上中下三路的五处要穴！

这一手“穷家帮”绝学，威力奇强，变化莫测，逼得黑衣瘦长之人，口中鬼啸一声，倏退八尺！

上官灵拍手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你这套‘打狗棒法’，委实妙绝武林，打狗以外，还能打鬼……”

黑衣瘦长之人，退身避势以后，本待抡棒进扑，但听见上官灵此语，突觉一怔，目光凝注方琦，打量半天，和声发话问道：“朋友既会‘穷家帮’镇帮绝学‘打狗棒’法，我向你打听一位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可熟识？”

方琦见对方不但停手不打，神情口吻，并也变得平和起来，不由觉得有点奇怪，想不出对方会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有甚瓜葛？

他这微一寻思之间，上官灵已含笑叫道：“‘穷家帮三异丐’中，第一位是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第二位‘阴阳手’莫平，第三位就是这位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方琦老前辈！”

黑衣瘦长之人，闻言忙把哭丧棒插在腰间，抱拳微微躬身，状极恭谨地

向方琦施礼说道：“在下不知方大侠大驾光降，请恕眼拙！我家‘幽冥神君’，久慕丰仪，渴思一会！”

方琦真想不到自己会被什么“幽冥神君”，久慕丰仪，而且所有的武林高手之中，也不曾听见这样一个鬼气森森的浑名外号！

但见人家那等恭敬客气，只得也含笑说道：“请教朋友尊名上姓？及所谓‘幽冥神君’，是哪位高人外号？”

黑衣瘦长之人，恭身答道：“在下酆杰，在‘九幽地阙’侍奉神君，蒙神君赐号‘勾魂使者’。至于我家神君，因久居‘九幽地阙’，向来不提阳世姓名，请恕酆杰无法作答！但方大侠与我家神君见面以后，或可知晓。”

“九幽地阙”及“幽冥神君”，这两个闻所未闻的地名人号，确实颇富吸引力！但方琦顾虑上官灵琦所中“蛇汁银丸”剧毒，亟需根治，遂向“勾魂使者”酆杰笑道：“方琦既蒙酆朋友及‘幽冥神君’相邀，理应拜谒！但我这位上官老弟，身中奇毒，即将发作，故亟需赶往数十里外觅一老友疗治，且容事后，再来这‘万姓公坟’，瞻仰神君丰采如何？”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，闻言大笑说道：“方大侠何必还奔数十里外？我家神君便专疗万毒，盖世无双！一粒‘万妙丹砂’，足可使上官复原如旧！”

方琦终觉把治疗上官灵所中奇毒之责，交付一个陌不相识的“幽冥神君”，有点不大妥当！但不答应又显得过份胆小，贻笑于人，遂目光略瞥上官灵，看他怎样表示。

上官灵好奇之心，自比方琦更重，故意谎言说道：“方老前辈，我此时已觉心头泛恶，四肢微麻，恐怕来不及去找‘蛇丐’邱云，不如就请这位‘幽冥神君’，一施华陀妙手吧！”

方琦不知上官灵生性好奇，故作诈语，自然颇觉惊心，遂又递给他一粒自炼灵丹，转面对“勾魂使者”酆杰，苦笑说道：“既然酆朋友如此热心，我这位老弟所中剧毒亦渐发作，只得遵嘱往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拜谒‘幽冥神君’，求讨一粒‘万妙丹砂’，酆朋友请为引路！”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含笑把方琦、上官灵带到那座高大坟头之前的一块长方形与地齐平的大青石上，一同站好，然后力聚丹田，向左边第二个翁仲当胸劈空一击，方琦、上官灵便觉足下一软一沉，三人同自缓缓往地底降落。

上官灵默计约莫降了五六丈之多以后，似乎又复略为向上斜升，足下青石，才到底不动，但眼前却黑黝黝的，一无所见，并微感气闷！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，伸手向右微推，“吱”的一声响处，远远便发现有点暗绿光亮！

光亮仿佛是在一条极长甬道的末端现出，酆杰侧身肃客，方琦、上官灵回头看时，不由全觉惊奇有趣，原来来路是口绝大棺木，材头有扇暗门，自然适才就是从那暗门中走出，怪不得会略感气闷！

这条甬道长约十丈有余，在隐约微光之下，看出两旁土质色呈暗灰，并时常有些嶙峋白骨，杂在其内，越发增加了阴森之感！

等到慢慢走到甬道出口，方琦、上官灵一看外面景物，不由全身毛发齐竖、遍体生寒，但也极度佩服这位主持“九幽地阙”的“幽冥神君”，竟能在这深地底，建筑出如此鬼斧神工的奇异宫殿。

原来甬道以外，是一座占地不小的奇形宫殿，宫殿所有梁椽窗棂，全雕作一根根的白骨模样，殿门口悬着八具骷髅头骨，用代油灯，那种绿荧荧的惨淡光辉，就是从骷髅的七窍之中透出！

殿门上端，以白骨为框的一块匾上，横题着四个大字：“九幽地阙”。

两旁门柱之上，挂了一幅对联，写的是：“欲向武林求绝艺，且来地阙拜神君！”

上官灵看完不禁双眉一挑，心中微觉不服，暗想这个“幽冥神君”，语气怎的如此狂妄？

三人刚刚离开甬道，那“九幽地阙”以内，便走出一个大头矮身的麻面老者，向酆杰扬声叫道：“神君业已升殿，知道兄延来外客，特命焦魁打听是哪派贵宾，竟使酆兄破坏了神君在‘幽冥十三经’未曾完全练成以前，不见阳世之人的十年往例！”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含笑说道：“有劳焦兄转禀神君，酆杰请来的贵宾，是‘穷家帮三异丐’中，与‘闪电神乞’齐名的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，及一位上官小侠！”

那名叫焦魁大头矮身的麻面老者，进殿禀报以后，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立即响起一丝极弱极低，但却字音可辨，幽灵似的怪声说道：“既是‘穷家帮’中贵宾，把我们这些小家子气的排场全免，阎元景出殿相迎！”

“阎元景”三字入耳，使方琦大吃一惊，知道是十余年前，一位极负盛名，突然失踪的岭南侠盗！自己与此人素无恩怨，不愿受他过份礼遇，遂一拉上官灵，施展轻功，赶往殿口！

但他们身形刚刚落地，面前业已飘坠一阵冷风，一个五十来岁，身量适中，脸庞瘦削的王者衣冠之人，侧立抱拳让进，礼貌十分周到！

这座大殿建筑得既广且长，自殿门到当中放的一张宝座之间，距离足有七丈，“幽冥神君”话完人到，即此一端，可见功力！

“幽冥神君”肃客入殿以后，自己也不坐正中那张宝座，只是侧坐相陪。方琦、上官灵打量这座大殿之内，约莫挂了三四盏骷髅灯，绿光惨淡，鬼气森森，侍立之人，则共有四个！

除了知道名姓的焦魁、酆杰之外，另两人一个是满面精明诡谲神色的绿袍儒生，一个是周身火红、判官装束的雄伟大汉！

方琦、上官灵刚刚落坐，“勾魂使者”酆杰便向“幽冥神君”恭身陈报，但说的不是普通人言，仿佛是一种啾啾鬼话！

酆杰才一开口，“幽冥神君”便摇手说道：“酆杰，我已十余年不见阳世间人，如今既有武林贵客在座，切莫以那些小家举措，贻笑大方，你且作人言，勿学鬼语！”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改口说道：“启禀神君，上官小侠身中剧毒，可能即将发作，神君还是先赠贵客一粒‘万妙丹砂’，然后再行细叙的好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“哦”了一声，向方琦问道：“方大侠，这位上官老弟，中的是何种剧毒？”

方琦极其简单扼要地略说究竟，“幽冥神君”便立自衣内摸出一只玉瓶，倾出一粒比梧桐子略大，异香挹人的白色丹砂，托在掌中，然后吩咐移座近前，为上官灵细心诊脉！

诊完脉象，“幽冥神君”好似大吃一惊，再请上官灵掀起裤脚，察看沾毒汁之处，但只见那点斑红，早已消尽！

“幽冥神君”大笑归座，目注上官灵充满诧异惊赞的神色问道：“上官小侠，你大概曾经吃过一种什么罕世灵药，所以虽沾毒汁，中毒并不太深，方大侠再让你服以他自炼解毒灵丹，早已无事，不用阎元景再行效劳！但我

这种‘万妙丹砂’，专医百毒，灵验异常，仍然赠与上官小侠，你留作江湖行道时，济世活人之用便了！”说完便将那粒“万妙丹砂”递过，上官灵也毫不推让地称谢收下，却回头对方琦扮了一个顽皮鬼脸。

方琦这时才知道上官灵先前所说体内毫无异样感觉之语，乃是实言，后来说的什么“心头泛恶，四肢微麻！”却全是一片贪看热闹的故意鬼扯！

而“玄风恶道”的“蛇汁银丸”，难伤上官灵之故，也已想出，九华幽谷以内的那只“三目蟾蜍”，既然专以各种蛇虫毒物为粮，上官灵又服了它丹元所化的竖目，可能体内抗毒能力特强，沾染一点毒汁，并无大害！

“幽冥神君”递过“万妙丹砂”以后，又复笑道：“阎元景适才为上官小侠诊脉，即发现了一桩奇事，上官小侠如此年轻，但体内气血流行之畅，竟仿佛‘天地之桥’已度，‘生死玄关’已通，连‘督任’二脉之间，均无所阻！这等年龄，这等成就，委实太已惊心！请恕阎元景冒昧动问，上官小侠是当代武林中哪位名家弟子？”

上官灵被这位“幽冥神君”夸赞得脸上飞红，由方琦代为答道：“我这位上官老弟，是‘南疆隐侠’谢东阳的门下高足，但近年来奇遇太多，巧服稀世灵药之余，并得了‘乾坤五绝’之中‘南笔’诸葛逸，‘西道’天痴的不少心传，所以年龄虽轻，武功已足与当代江湖中一流名手，互相颉颃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闻言不住点头，方琦又向他问道：“阎神君成名十数年前，怎……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纵声大笑，打断方琦话头说道：“方大侠你大概是想问我为什么放弃岭南绿林侠盗不做，竟跑到这‘万姓公坟’以下，当起什么‘幽冥神君’之故么？”

方琦微笑颌首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眉峰略聚，好似当年往事，电幻心头，沉思片刻以后，释颜笑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方大侠与上官老弟，此番‘生下重泉’，为我‘九幽地阙’，座上佳客，委实颇不寻常，且容我略尽地主之谊，在席间再行畅叙！”

说完把手一摆，居然就在这大殿上准备了一桌盛筵，但筷是白骨，杯是骷髅，连那些盘碟之属好像都是死人头盖制作，看在眼中，阴风惨惨，鬼气森森，更为这神秘殿堂，增加了几成幽凄景色！

上官灵看着这些生面别开的杯盘碗筷，不住皱眉，“幽冥神君”见状，手指侍立自己身侧的绿袍儒生，大笑说道：“上官小侠尽管放心饮用，这些器皿，全是这位‘重泉秀才’甘化桂，以重金远赴江西定制，不过为了符合‘九幽地阙’之称，特地烧成这种怪状而已！”

说到此处，持筷略敲酒杯，果然发出一阵清脆瓷响！

方琦、上官灵这才放心入席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叫出身后作红衣判官装束的雄伟大汉，向方琦上官灵笑道：“这‘九幽地阙’之中连阎元景在内，共只五人，‘重泉秀才’甘化桂、‘大头鬼王’焦魁、‘勾魂使者’酆杰，均已与二位见过，这是‘红衣火判’穆雷，也看破阳世红尘无趣，甘为九幽役使！”

“红衣火判”穆雷，向二人见礼以后，仍然侍立“幽冥神君”身侧，“幽冥神君”举酒敬客笑道：“阎元景不见天日，已十有余年，方大侠可曾猜出何以酆杰一听你这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名头，便敢破例邀入我这‘九幽地阙’之故么？”

方琦茫然摇头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在阎元景离开阳

世，沦入九幽的刹那之间，衔了一恩，结了一仇……”

上官灵听得奇趣横生，不等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话了，便即插口问道：“恩人是谁？仇人是谁？阎神君不要乱卖关子，请快些讲出来好么？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颇爱上官灵这种直率天真，看了他一眼微笑说道：“仇人是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恩人则是在‘穷家帮’内，与方大侠齐名的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及“闪电神乞”，均与上官灵闷在心中，百思未解的几个重大哑谜有关联，自然越听兴趣越浓，一迭声地催着“幽冥神君”快讲！

“幽冥神君”举杯属客，当年往事，电映心头，微叹一声说道：“这座‘九幽地阙’并不是建自阎元景之手！十余年前，我因好胜心强，要想超过当时最负盛名的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、夺魂旗’等‘乾坤五绝’，遂到处探听寻求，可有什么武学奇书、练功秘诀之类，以资研求惊世绝艺！探来探去，探出这片‘万姓公坟’以下，有座‘九幽地阙’，阙中藏有一部两百年前，武林绝世异人‘修罗尊者’所著的‘幽冥十三经’，据说经中所载各种神奇武学，倘若全部练成，即可独步当今。毫无疑问我既获此讯，遂在这片荒坟之内，日以继夜地苦心搜寻，但在‘九幽地阙’门户，尚未寻得以前，便即结识了那位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！我因与姬天缺一见投缘，遂将实情相告，他自然也极觊觎这部武学奇书，遂与我协议，合力相寻，就在这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彼此参研锻炼！但这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心术太坏，在我千辛万苦发现地阙门户，双双自那巨棺暗门以内走出，并见我在这大殿的白骨柱内，寻得‘幽冥十三经’中的‘第五、七、九、十一’四篇经文之后，居然突下辣手，用他自炼毒针，加以暗算，使我毒发昏迷，在地阙之中奄奄待毙，而自己夺了那四篇‘幽冥十三经文’，离此他往！”

上官灵听得“哼”了一声，向方琦问道：“方老前辈，这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如此险恶歹毒，不知他被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打得销声匿迹以后，到底死掉了没有？”

方琦含笑摆手，上官灵只得静听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继续说道：“我在地阙之中，悠悠醒转以后，发现耳畔留有一小葫芦灵丹，及一张纸柬！灵丹就是阎元景适才赠送上官小侠的‘万妙丹砂’。纸柬则是‘闪电神乞’诸明所留，说是他也得人指点，来此寻求‘修罗尊者’的遗著‘幽冥十三经’，但到了九幽地阙，见我身中毒针，人已昏迷，即将绝气之下，遂先想救人。不料善心天报，就在我倒卧之处附近，发现‘幽冥十三经’中的‘第四、六、八、十’四篇经文，及这一葫芦专解百毒的‘万妙丹砂’！‘闪电神乞’诸明略一翻阅之下，看出经文所载，果然都是些神奇诡异武功，遂不想多贪，揣起经文，喂了我一粒‘万妙丹砂’，他自己也取了少许，把葫芦留下，并留函相告，叫我好生找寻其余经文，若能寻得以后，即可成为盖代名手！”

上官灵听到此处，接道：“这样一来，‘幽冥十三经’中的第‘五、七、九、十一’四篇经文，被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取走；第‘四、六、八、十’四篇经文，被‘闪电神乞’诸明取走，岂非弄得好好一部武林奇书残缺不全！阎神君主持‘九幽地阙’十有余年，定然把那剩下的第‘一、二、三、十二、十三’五篇经文，全找到了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长叹一声答道：“我若把这其余五篇经文，全部找到，早已出世寻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报仇，并与武林群雄，互争一日长短，谁还真愿意在这阴风惨惨，鬼气森森的地阙之中，作什么‘幽冥神君’，与

黄土为邻，白骨为伍！”

说到这里，向方琦、上官灵各敬了一杯酒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我穷十余年心力，又在这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寻得了‘幽冥十三经’中的第‘一、二、三、十二’四篇经文！这种经文，好在篇篇独立，即有遗失，不过少练几样功力，不至于残缺无用！但经文所载武学是越后越高，故而若以我们三人所获相比，以我为最低，‘闪电神乞’诸明居中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所获，略比我二人神妙！”

上官灵忽地心头略有所动，好似想起甚事，但仔细思索之下，却又茫然！

方琦也向“幽冥神君”插口问道：“照阎神君如此说法，那‘幽冥十三经’的最后一篇经文，尚未被任何人寻得？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苦笑道：“我十余年苦守此间，就是为了这‘幽冥十三经’中最要紧而蕴含众妙的第十三篇经文，若能获得此篇，便可出世雪仇，并与心仪已久的‘乾坤五绝’一请教益！”

上官灵听出这位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大有若无把握独步武林，便不再出见天日阳光之意！不由心中暗想，你虽然不步出去，但怎么保证别人不来找你？遂含笑问道：“阎神君请恕上官灵冒昧动问，倘若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或是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认为他们所得那四篇‘幽冥十三经’经文，尚不足与当世武林群彦一较短长，而再来这‘九幽地阙’寻其余经文之时，岂不扰乱神君清修？还有阎神君既然十余年不见天日，这酆、焦、甘、穆四位朋友，却又怎样得侍左右？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点头笑道：“上官小侠问得极有道理，但阎元景早把进入‘九幽地阙’门户，重下苦心改建，按时更换，每日不同，除非与‘闪电神乞’有关之人到此，我手下有意接引以外，慢说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就是这地阙旧主‘修罗尊者’，再世重来，也只能空对累累荒坟，无门可入！”

说到这里哈哈一笑，侧身手指“勾魂使者”酆杰、“大头鬼王”焦魁、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、“红衣火判”穆雷四人说道：“至于他们四人，本来也都是黑白两道中武林豪杰，或因受挫，或因衔冤，一时想不开，居然相约结伴在这‘万姓公坟’，集体自尽！也是他们命不该绝，自尽之处，正好是我‘九幽地阙’的门户之前，又值我在修筑道路，暗中听见，遂故意开放门户，使他们跌入地阙以内，加以解劝，终于一齐甘心为我九幽役使，静俟阎元景练成‘幽冥十三经’，重出江湖，扬眉吐气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把当年往事，娓娓叙完，自行连尽了三杯美酒，向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道：“阎元景在这‘九幽地阙’沦入鬼籍之事，业已全部倾吐，如今我要请问方大侠，当年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毒针发作以下，救我还魂的恩公‘闪电神乞’，而今安在？”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皱眉答道：“我这位诸仁兄，近十余年间，不但在‘穷家帮’中不现踪迹，连这个武林，均未得其讯息！方琦适才听阎神君所言，想起‘闪电神乞’失踪之期，恰好就是在这‘九幽地阙’，得了那‘四、六、八、十’四篇‘幽冥十三经’经文以后，可见得他是觅地练功了。但方琦有点不信，十余载光阴，他会仍然未曾练成绝艺出世！”

上官灵此时脑海之中，隐隐约约的已有不少灵机，但这些灵机，是忽隐忽现，无法将其联系贯通，对若干疑问，研判出一个正确解答！

把方琦对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的这一番话听完，上官灵不禁灵机又动，冲口问道：“方老前辈，四篇‘幽冥十三经’经文，苦练十余年之下，必有

所成！会不会这位老前辈，早出江湖，不过用的不是他那‘闪电神乞’的昔日名号而已？”

方琦含笑问道：“老弟是不是仍然疑心钟离老人，就是‘闪电神乞’？”

上官灵摇头说道：“这种想法，业已开始动摇，因为我自与钟离老人打了一架以后，觉得凭四篇‘幽冥十三经’经文，苦练十余年之下，决练不出他那等神妙身法！”

方琦恐怕上官灵如此说法，会得罪“幽冥神君”，但瞥眼看见阎元景毫不为意！遂又向上官灵问道：“难道老弟心目中，还有第二个可能是‘闪电神乞’化身之人么？”

上官灵点头说道：“我在东海‘长生矶’所遇到的好‘夺魂旗’，是个假‘夺魂旗’，但始终无人知他真实来历！如今各种资料对证之下，他也有可能就是‘闪电神乞’！”

说至此处，略为一顿又道：“这种猜法，我自信至少猜对七成，总之钟离老人与好‘夺魂旗’之间，最少有一人定是‘闪电神乞’，成份似以好‘夺魂旗’稍高，但根据钟离老人所用‘四煞降魔棒’，及我所闻坏‘夺魂旗’背后之言，钟离老人纵非‘闪电神乞’，也与‘穷家帮’三字，极有关系！”

方琦闻言，觉得上官灵所猜，颇有道理，不由闭目沉思，但那位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却被这些什么好“夺魂旗”、坏“夺魂旗”，弄得头昏脑胀，莫名其妙起来，向“仁心神丐”方琦诧声问道：“‘乾坤五绝’以内，大名鼎鼎的‘夺魂旗’，难道竟出了双包案？不然怎会有什么真假好坏之别？”

方琦尚未答话，上官灵因见这位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人颇豪爽，遂把“真假夺魂旗”，以及“新旧乾坤五绝”等事，对他叙述一遍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听完叹道：“阎元景在‘九幽地阙’，深处重泉，委实孤陋寡闻，连这多武林大事，全不知晓！但我再奉问一句，‘闪电神乞’的踪迹，既然如谜，则我所衔恨切骨的那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可有音讯在江湖间传说么？”

方琦摇头答道：“此人当初心狠手辣，恣肆一时，自从听说为‘逍遥老人’钟离老人所败后，也不曾再在江湖，现过踪迹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点头说道：“照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的情性看来，他是个决不甘雌伏之人！多年匿迹，定然苦练神功，阎元景确要寻觅那‘幽冥十三经’中，最重要精妙的第十三篇经文，不然极可能无法再见天日，真要在这种重泉之下，化为厉鬼的了！”

上官灵听出“幽冥神君”话中涵义，是不要能压盖一切，独步当今，便不出这“九幽地阙”！心头一动，含笑说道：“阎神君，武林中一源万派，殊途同归，各家有各家专长，各门有各门精粹，何必……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不等上官灵说完，便即笑道：“上官小侠语重心长，阎元景已知你话中深意！但名气可以不争，恩仇却不能不了，我不得那第十三篇经文，绝不出世，即或如愿离开‘九幽地阙’，也只寻‘闪电神乞’报恩，寻‘九毒书生’报仇，并向‘乾坤五绝’之前，略为讨教！不过此举决非争什么武林虚名，只是想考验阎元景九幽化鬼的多年心血，可曾白费而已！这几桩心愿了却，即率手下，退隐名山，不会倚仗所能，有所狂妄。”

方琦、上官灵听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话后，齐对此人，有点油然生敬，相与倾杯，宾主之间颇为相得！

但就在“勾魂使者”酆杰、“大头鬼王”焦魁、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、

“红衣火判”穆雷四人，一齐侍立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身后，陪着方琦饮宴之时，却不知“万姓公坟”以上，业已发生异事！

一条瘦长黑衣人影，自方才上官灵，刚刚被“勾魂使者”酆杰接引进“九幽地阙”以后，便已到了这“万姓公坟”！

第七章谁真谁假

此人身法飘忽如电，在各处乱坟草树之间，不住低头搜索，但久寻无获，略似心烦，口中阴森森地冷笑一声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我每晚来此，连搜十天，不信就搜不出昔日门户。”话完，折断十根树枝，在邻近那高大坟头的周围七八丈内，插了一圈，并自怀中取出些物件挂上，又复狞笑连声，巡视一周，飘然隐去！

这一条黑衣瘦长人影隐去不久，另一条与他同样装束的人影，也在这“万姓公坟”以内现身！

两人目的，几乎完全相同，均在乱坟草树之间，细心寻找！但这后一条人影，找寻不久，便发现先前那条人影所留之物，顺手拔起一根，就着微光看时，赫然是面骷髅白骨红旗，挂在树枝以上！

后来人影，一见这骷髅白骨红旗，不觉微怔！但立展与先前那条人影差不多的飘忽无伦身法，电驰乱冢之间，把那十面骷髅白骨红旗，完全摘下，揣在怀中，抬头一看，天已微露曙光，冷笑一声，身形隐去！

天明以后，方琦、上官灵向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告别，奔向勾漏山“落魂谷”“玄阴教”主坛，企图营救陷身该处的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，他们路途之间，自然需要一段光阴，且略按这段平

淡旅程，先行叙述“万姓公坟”以内的热闹经过！

上官灵等走后的当日夜，甫打二更，“万姓公坟”的荒烟蔓草之中，便又出现了一条身穿黑衣，脸带人皮面具的瘦长人影！在密布断碣残碑的各处坟头，来回寻找之时，忽然想起自己昨夜所插十面骷髅白骨红旗，系警告其他江湖人物，在十日以内，不许动这“万姓公坟”的一草一木，如今怎的一面不见？遂在神情微愕以后，卓立在乱冢之间，先发出一阵阴森森的冷笑，然后面对四外沉沉暗影，及闪灭秋萤，傲然说道：“哪一个吃了熊心豹胆，或太不开眼的江湖朋友，敢拔我‘夺魂旗’所插表记？……”

黑衣人话犹未了，西南方十丈以外，一丛坟树的沉沉暗影之中，突然也有个冷冰冰与他差不多的语音，怪笑连声，低低说道：“呸！好不要脸的东西，自己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，竟敢覬颜假冒‘夺魂旗’……”

卓立乱冢以内的黑衣长瘦之人，就是上官灵心中所最痛恨的坏“夺魂旗”，听得竟有人敢捋自己虎须，双目凶光一闪，连响都不响地，蓦然腾身，一纵五丈有余，找座高大坟头，略一借足，便即扑到了西南方有发话的坟树暗影以内。

但等他人到西南，西南却已静寂如死，那种低沉幽细，却极其清晰的语音，居然又在右侧方七八丈外发出，仍以一种讪笑口吻说道：“凭你这点轻功，也配称得起‘乾坤五绝’？”

坏“夺魂旗”何等见识？何等功力？见对方能在自己出其不意地，电疾飞扑以下，毫无声息地闪出八丈，这份轻功，果然绝不低于自己！

遂心头略怀戒意，但仍傲气绝伦地发话说道：“朋友何必像狐鼠一般地到处钻坟？你难道见不得人么？”

右侧方八丈以外，阴森森地连声怪笑，慢慢自座荒坟之后，转出一人，身材瘦长，一袭黑衣，脸上带着人皮面具，竟是上官灵在东海所遇的好“夺魂旗”来到！

坏“夺魂旗”见对方装束身材，均与自己几乎完全一样，不由目中精光

复闪，发话说道：“假‘夺魂旗’……”

好“夺魂旗”立即打断他话头说道：“我承认我是假‘夺魂旗’，但你也未见得真！真‘夺魂旗’化身万物，神妙无方，啸傲八荒，行侠四海，哪里会像你这般到处为非，心狠手毒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听了好“夺魂旗”说自己也不是真“夺魂旗”，遂自怀中取出那根伸缩自如的风磨铜棍，扯成三尺有余，并挂了一面骷髅白红绸在上！

好“夺魂旗”也学他照样施为，并又怪笑几声说道“这种骷髅白骨‘夺魂旗’，我可以替你打上百面千面，哪里能够证明真假身份？至于旗杆本质，是不是风磨铜，你我自己都应该心里明白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居然未被对方调侃得怒火高腾，依旧阴恻恻地，向好“夺魂旗”说道：“三四月朔日我到东南找你…”

好“夺魂旗”又把他话头打断说道：“失迎！失迎！我在同样时间，因同样理由，也往西北！但居然替尊驾背上黑锅，害得‘东僧’醉和尚，与‘北剑’蒲老儿，相互恶斗，几乎两败皆伤！而你又在东南留下惨杀静心禅寺二十三僧，活剥静心老方丈人皮，血淋淋的德政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见这好“夺魂旗”不仅身材装束，连说话的神语态音，都和自己差不许多！不禁也在心中暗暗称奇，阴森森地一笑说道：“我们有意相访，却东南西北彼此参差，但在这‘万姓公坟’，偏又不期而遇！‘夺魂旗’三字，本来人人能用，无甚真假，不过为了免得混淆武林听闻，我们不妨较技竞名，各以手中‘夺魂旗’拼斗‘夺魂旗’，败者一方，便永远不准再用这外号名称，及作如此装束！”

好“夺魂旗”闻言失笑道：“想不到这‘免得混淆武林听闻’八字，居然由你口中说出。照我们所作所为看来，只怕有朝一日，真‘夺魂旗’再度出世，首先放不过的……”

坏“夺魂旗”这次也不等对方话完，便即狂笑说道：“除非乾坤颠倒，日出西山，这尘世之中，我敢保证不会再有第三个‘夺魂旗’出现！”

好“夺魂旗”听出坏“夺魂旗”话中含意，悚然一惊问道：“听你这等说法，莫非真‘夺魂旗’，业已被你害死？”

坏“夺魂旗”阴恻恻地一笑说道：“你承认你是假‘夺魂旗’，我却没有承认我不是真‘夺魂旗’，问得岂非多余？别的闲话，最好休提，你到底敢不敢对我方才所提较技竞名之举应战？”

好“夺魂旗”笑道：“就凭你要与我较技竞名一事上，便足以证明你和我一样，全是想借用‘夺魂旗’之名，出出风头的冒牌假货！但彼此既然交手，就应该不分胜负无休，我建议今夜倘若不相上下，明夜再来，我们索性在在‘万姓公坟’的每夜三更至五鼓之间，鏖斗十夜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，手中红旗略展，跃进三丈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你不要打肿脸硬充胖子，哪里用得着十夜相拼，就在曙光未透之前，我便叫你做这‘万姓公坟’以内的一名新鬼！”

好“夺魂旗”也自跃进三丈，与坏“夺魂旗”相距对立，怪声笑道：“何处黄土不埋人？且看看这‘万姓公坟’即将新添了一座坟头之下，埋的是我？抑或埋的你？”

坏“夺魂旗”早已怒满胸膛，两丈左右距离，在他原是飘身即到，手中“夺魂旗”倏然一拂，拂出一股阴冷狂飙，卷得乱坟之间的草木乱飞，直向好“夺魂旗”袭去！

不管这两位“夺魂旗”，到底谁真谁假，或者一齐非真！仅凭他们那种超凡身手，便够得上是武林中的盖代枭雄，见识眼光，也自然而然的高人一等！

好“夺魂旗”默察坏“夺魂旗”身法，及旗风来势，便知上官灵昔日在东海所言不谬，对方真气内力方面，极可能要比自己稍高半筹？但若论轻功一道，似乎自己又比对方，略为灵敏。

彼此长短既有所知，好“夺魂旗”当然不肯以短打长，肩头略晃，便如一缕黑烟，在对方旗风以上，平飘六尺！

坏“夺魂旗”何等功力？旗风向左，卷空之下，只把身形略侧，“夺魂旗”便自翻回，这次是由右向左逆卷，但威势依旧极强，劲气罡风，激得“万姓公坟”之间，木叶萧萧，沙飞石走！

好“夺魂旗”已闪一招，不肯再让，他采取了奇妙轻灵的打法，在对方旗风未到之前，便已足尖蓄劲，倒纵起三丈左右，空中真气一提，身躯即已掉转，口中发出凄厉啸声助威，在星月微光以下，宛如一条长长魅影，向坏“夺魂旗”当头扑落！

他手中那“夺魂旗”，也自一卷，不过这一卷不是卷向对方，而是在黄铜旗杆以上，自行卷了几卷，利用极锐旗尖，以旗代剑，施展“越女剑法”之中一招“天绅倒挂”绝学，电疾刺下！

坏“夺魂旗”似比好“夺魂旗”更为骄傲，眼看对方来势，威猛无俦，却巍立如山，连动都不动地冷笑着说道：“连这等世俗武学，都用了出来，你还配僭称‘夺魂旗’的名号么？”手中“夺魂旗”一横，潜凝真力，目注当头飞落的好“夺魂旗”身影！

好“夺魂旗”早就拿定主意，采取奇妙轻灵打法，所以眼看即扑到坏“夺魂旗”当头，倏然“天绅倒挂”之式一收，暗用“千斤坠”法，双足落地，手中“夺魂旗”则由卷而展，等展开后，又复一卷，这次却与坏“夺魂旗”发招式一样，是卷向对方，匝地寒飙，森肌砭骨！

坏“夺魂旗”见对方招式变化得极其奇诡，心中一凛，傲气略收。“夺魂旗”的血红旗影一飘，退后五步！

刹那之间，好坏“夺魂旗”业已交手二十来招，坏“夺魂旗”胜在功力沉雄，好“夺魂旗”胜在身法灵妙，暂时八两半斤，难分轩轻！

但两人心头，各自起了一种疑念，因为互相觉察，彼此身法、功力、招式之中，居然有不少极其相似之处！

初上手时不觉，时间越久，即越发明显，坏“夺魂旗”心机极深，心中几度盘算以后，血红旗影一翻，把好“夺魂旗”逼退六尺，摆手说道：“天下事居然会有这等巧合？我发现我们所学，若能互相融会补益，必可成为一种冠绝当今的武林奇学，对‘南笔’诸葛逸，‘西道’天痴，尚有何足惧？”

好“夺魂旗”微微一晒说道：“你的计划，倒真不错，可惜我没有那大雄心！压‘南笔’、盖‘西道’的英雄梦呓，暂且休谈，还是胜了我手中的骷髅白骨红旗再说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恼羞成怒地厉声骂道：“不知抬举的东西，你以为我真就不能胜你？”

血红的“夺魂旗”影再翻，出手便是连环三式，一式比一式狠，一式比一式快，旗风匝地，旗影蔽空，硬把好“夺魂旗”的身形罩住！

好“夺魂旗”委实也惊于对方出手之快，与威力之猛！但他轻功太高，

虽尚微逊钟离老人的那种一飘一闪灵妙身法，却也为武林仅见，宛如随风舞絮一般，坏“夺魂旗”的连环三式，轻轻避过！

二人再度交手之下，打得更觉石破天惊，但转眼间百招已过，胜负犹自丝毫未分！好“夺魂旗”遂也向坏“夺魂旗”摆手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对‘夺魂旗’，一日两日以内，必然难分胜负！我们何不比比暗器？反而比较省事，及新鲜有趣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点头说道：“比比暗器也好，我们所用暗器，大概又与兵刃一样！彼此相同，你有什么新鲜花样？”

好“夺魂旗”笑道：“也不必出什么新鲜花样，我们就相隔两丈对立，每人用‘满天花雨’手法，打出十三根金针！双方同时出手，要叫这二十六根上缚骷髅白骨红旗的金针，一齐凌空互撞在中央落地！谁的一方多落一根，便算谁负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听好“夺魂旗”说完，点头赞同，两人遂各自数了十三根上缠骷髅白骨的金针，握在手中，并选了两座距离约莫两丈的坟头，各据一坟，相对而立！

好“夺魂旗”扬声笑道：“这两座坟头之间，有一石碑，正好为界，我们各自准备，请你低啸三声，在第三声啸罢，便均以‘满天雨花’手法，把金针发出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傲然阴笑，立即撮唇发出第一声怪啸！

荒坟深夜景色凄迷，何况坏“夺魂旗”的阴笑怪啸，向来威震江湖，自然一啸风生，伴着四外的鬼火秋萤，荒烟蔓草，令人闻之遍体生寒，心神颤抖！

这不过是对普通江湖道而言，如今站在坏“夺魂旗”对面的，是好“夺魂旗”！两人真实姓名，虽尚不知，但所用浑号相同，装束相同，兵刃暗器相同，武功路数相同，连脸上戴的一副人皮面具的耳鼻眼口位置，亦复大略相同，就是所为的好坏程度迥不相同，自然吓不倒人家好“夺魂旗”，他这里阴森一啸，好“夺魂旗”却报之以低沉一笑！

坏“夺魂旗”二度啸声又起，好“夺魂旗”仍然低笑相应，就在这第三度啸声将发之际，他们左侧方的一座极不引人注意的荒坟残碑以后，多了一双人眼！

这双人眼，就是接引方琦、上官灵，到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会见“幽冥神群”阎元景的“勾魂使”者酆杰！因为这几日的三更到五鼓之间，该他轮值，忽然听得上面“万姓公坟”，又有动静，酆杰不由大奇，暗想方琦、上官灵刚走，怎的又有人来？遂由另一条秘径，走到一座中空的荒坟以内，利用残碑石隙，向外偷窥！

只见两座坟头之上分立二人，那副身材装束，凡属武林人物，谁不知名？酆杰不禁心内一惊，暗想昨天才在上官灵口中听说“夺魂旗”有真假之分，谁料居然同时光临“万姓公坟”，他们究竟来此则甚，及谁真谁假？

酆杰虽怀疑念，哪敢出头，只是默无声地凝神窥探好坏“夺魂旗”二位间的一切动静！

坏“夺魂旗”第三度啸声又发，但这次啸声，极其短促，几乎一发便收，就在啸声收歇的一刹那间，好“夺魂旗”与坏“夺魂旗”同时以“满天花雨”手法，洒出十三根上缠骷髅白骨红绸的“夺魂金针”，化作为漫天飞射的金色光雨！

盖代名家手法，毕竟不同，那细的“夺魂金针”，居然全部对对空中互撞，一齐坠落在中央那方界石左右！

好“夺魂旗”口中微诧一声，向坏“夺魂旗”叫道：“你动的什么无耻念头？为何只发出十二根金针，暗留一根在掌中不发？”

坏“夺魂旗”气得冷笑连连，把双手一张，十指空空，毫无所有，对好“夺魂旗”厉声说道：“你才不知道转的什么无耻念头！大概是暗藏了一根金针在手，想对我有甚不利！”

原来好“夺魂旗”与坏“夺魂旗”，心思均极细密，总觉得自己所出手的十三根“夺魂金针”，似乎只有十二根与对方所发金针，凌空互撞落地！

凭他们这等功力，绝对不可能有所落空，所以均自怀疑对方大概只发了十二根金针，而暗藏一针在手，不知是何用意？

但如今互经责询，两人均说是十三根金针齐发，并未藏私，好“夺魂旗”与坏“夺魂旗”，遂不约而同地，一齐飘身纵到中央那块界石之间，察看究竟！

他们不着还好，一看之下，却把这两位平素专以诡异神秘，惊世骇俗的武林奇客，弄得目瞪口呆，疑神疑鬼！

原来好“夺魂旗”与坏“夺魂旗”所用上缠骷髅白骨红绸的“夺魂金针”，微有不同，好“夺魂旗”所用，针身精圆，坏“夺魂旗”所用，则针身系三棱形状！

落在这方界石左右的金针，不但不是好“夺魂旗”与坏“夺魂旗”，心中所料的二十六根，而是二十七根，居然比他们两人所发之数，还要多出一根在地！

这多出的一根金针，针身前半截全圆，后半截则呈三棱，针尾所缠也是骷髅白骨红绸，但红绸微卷，恰好把好“夺魂旗”的圆形“夺魂金针”，及坏“夺魂旗”的三棱“夺魂金针”，各自卷了一根在内！

这种情形，分明是另外有人，在好坏“夺魂旗”，同以“满天花雨”手法，出手之时，也发出了一根半截圆形、半截三棱的“夺魂金针”，而用针尾红绸，把他们所发，各自卷去一根，才令他们感觉到虽然发出十三金针却只有十二金针，凌空相对！

在好“夺魂旗”与坏“夺魂旗”这两位武林高手之前，发出一根金针，而使他们毫无所觉，已经难能！针尾红绸卷针的手法，更为罕见！但最令他们吃惊诧异的，却是那根半截三棱，半截圆形的针尾红绸以上，所画图形，居然也是一个黑色骷髅，两根交叉白骨！

坏“夺魂旗”首先把那意外飞来的第二十七根“夺魂金针”捡到手中，正在审视之时，突然一阵极其阴森，令人入耳便即全身毛发齐竖，肌肤起栗的怪笑之声，自东南方随风飘至。

好“夺魂旗”与坏“夺魂旗”，同自深吃一惊，抬头循声看去，除却了乱坟起伏，草树凄迷以外，毫无所见！

坏“夺魂旗”方自“咦”了一声，欲待纵身察看，那种阴森怪笑又起！

这回因心神专注，听得分明，笑声是发自东南方三四丈外，一排较为高大的坟树之中，但在好坏“夺魂旗”瞩目看清那怪发笑之人形象时，不禁使这两位平素飘忽诡异，不可捉摸的武林高手，同自心神巨震！

原来发笑之人，本是蹲在一株坟树的半腰横枝以上，与树同色，看不清楚，此时缓缓站起，身材长瘦，一袭黑衣，脸带人皮面具，赫然又是与他们

完全一样的“夺魂旗”打扮！

好“夺魂旗”心神略定以后，向坏“夺魂旗”问道：“我记得你方才曾说：‘除非乾坤颠倒，日出西山，这尘世之中，保证不会再有第三个夺魂旗出现’！如今话犹在耳，第三位‘夺魂旗’已来，你我他之间，这本帐究竟应该怎么算法？”

坏“夺魂旗”接口答道：“这事奇异得已太出人意外，我们先合手把人截住，揭开他本来面目，索性来一场‘夺魂旗正名大会’也好！”

说完，首先腾身而起，直向东南方三四丈外，最后出现的一位“夺魂旗”扑去。

好“夺魂旗”因为在这“万姓公坟”以内，“夺魂旗”巧遇“夺魂旗”，以及三现“夺魂旗”之事，情节已太诡奇有趣，也想弄个水落石出，遂跟在坏“夺魂旗”身后追去！

他们身在半空，那第三位“夺魂旗”，人犹未动，但等当先飞扑的坏“夺魂旗”，再有丈许便到当头之际，蓦然又是一声阴森怪笑，宛如一缕黑烟般地，向后纵出五丈。

坏“夺魂旗”及好“夺魂旗”，见对方连轻功身法也与自己仿佛，不由越发纳闷，双双提气再追，他们一起一落，均在五丈左右，所以刹那以后，这“万姓公坟”间的紧张情况已收，周围人影皆无，只剩下凌空飞舞的点点秋萤，与遍地凄迷的磷磷鬼火。好“夺魂旗”，坏“夺魂旗”，以及最后出现，尚不知好坏的第三位“夺魂旗”之间这场“‘夺魂旗’正名大会”，是否开得成功？及三人的真实面目，究竟是谁？笔者暂时保密，故事仍然先叙述这“万姓公坟”方面！

那位藏在荒坟残碑之中，偷看这场惊心动魄武林好戏的“勾魂使者”酆杰，直等三位“夺魂旗”，身形一齐消失以后，才开动机关，走出荒坟，把那剩下的二十六根“夺魂金针”，一齐拾起，带回“九幽地阙”以内！

天时正值四鼓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业已升殿，对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、“红衣火判”穆雷、“大头鬼王”焦魁三人，讲解“幽冥十三经”中所载诡奇精妙武术，突见“勾魂使者”酆杰，匆匆入殿，不由皱眉问道：“酆杰，你不到五更，便自回归地阙，难道又继方大侠与上官小侠以后，替我引来什么贵客不成？”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恭身禀道：“‘万姓公坟’以上，连夜怪事迭生，酆杰因今夜现身的几位人物，太已可怕，不敢出头相邀，怕‘九幽地阙’为之中，引来祸变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眉梢一挑问道：“这几位能替我‘九幽地阙’，带来祸变的可怕人物，究竟是谁？”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声惊四座地简简单单三字答复：“夺魂旗”！

骤闻“夺魂旗”大名，连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也不禁为之一震，略为凝神以后，继续问道：“据上官小侠所言，如今江湖中‘夺魂旗’已有真假好坏之分，但不知来我‘万姓公坟’的‘夺魂旗’是伪？是真？是好？是坏？”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，应声答道：“大概真假好坏都有，因为今夜在‘万姓公坟’之中现身的，共有三人，而这三人的穿着打扮，全与传说中威震江湖的‘夺魂旗’，毫无二致！”

这几句话，听得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及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等人，越发惊奇，一迭声地催着“勾魂使者”酆杰，赶快说出其中究竟！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把自己今夜所闻所见详细讲完，并把所捡拾来的二十六根上缠骷髅白骨红绸的“夺魂金针”，一齐交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过目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听完笑道：“上官小侠在庐山及东海，会过一坏一好两位‘夺魂旗’，但想不到还有第三位，并在这‘万姓公坟’之中，同时出现！看来当今武林以内，风云紧紧，好戏纷纷，可惜第十三篇‘幽冥真经’未得，否则阎元景也可以与这些隐居已久，突然出现江湖的神奇人物，互争一日之长，而多留一些武林佳话！”

略感感叹以后，随手在“勾魂使者”酆杰掌中，拈起一根“夺魂金针”，只见针长仅约二寸，通体精圆，针尾系有小条红绸，上面画着一个黑色骷髅，两根交叉白骨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拈针在手叹道：“这轻的一根小小金针，加上针尾红绸，更易阻风，竟能随手在三五丈内伤敌，阎元景惭有不能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忽以似想起甚事，向“勾魂使者”酆杰说道：“这种‘夺魂金针’，制作不易，他们三位‘夺魂旗’所用，真个完全一致，倒是奇事！”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答道：“这三位武林怪客的衣着、神情，甚至连脸上所带的人皮面具，都几乎全无二致，但就是这种‘夺魂金针’，微有不同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含笑问道：“你怎会知道不同，不同之点何在？”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见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所取看的，是那种圆形金针，遂在掌中又挑了一根，三棱形金针递过说道：“那最后出现的第三位‘夺魂旗’所用，因未曾遗在当场，是何形状，酆杰难知！但先前出现的两位‘夺魂旗’所用，针身形状却微有不同，神君请看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把那根三棱金针，接在手中，才一注目，脸色忽然大变，转身对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说道：“甘化桂，你到我寝宫以内，把枕畔的一只小小金匣取来！”

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取来小小金匣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面上立布寒霜，伸手打开金匣，拈起一根长约三寸，光泛暗蓝的三棱钢针，与掌中三棱“夺魂金针”一比，除了针身光色，一蓝一黄，及金针针尾，多系着一条骷髅白骨红绸以外，其他大小长短，及形状式样，居然无不相似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目注这一蓝一黄两般暗器，眉头紧蹙，似在苦思。旁边侍立的甘、穆、焦、酆四人，也均静气屏声，不敢相扰！

片刻以后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突然眉梢双挑，冷笑一声，单单用左手拈起那根三棱“夺魂金针”，神功凝聚到右手食指以上，照着针身，一阵乱刮！

这一阵乱刮，果然被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刮出蹊跷，原来那根“夺魂金针”的针身外层，仅是一层金皮，金皮被刮去以后，立即现出一种暗蓝颜色！

“幽冥神君”把“夺魂金针”的外层金皮，完全刮去，再摘下针尾红绸，即与自己金匣之中，所藏的那根暗蓝色三棱钢针，完全一致！

发现这根三棱“夺魂金针”的秘密以后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突然一阵“嘿嘿”长笑，笑声凄厉慑人，震得这座九幽大殿之中，所挂的那些骷髅灯盏，绿火摇摇，阴沉无比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笑完厉声叫道：“‘红衣火判’穆雷，取你的‘恩仇生死簿’来！”“红衣火判”穆雷喏喏连声，取来一本厚厚的“恩仇生死簿”，并执笔蘸墨，等待吩咐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此时盛怒稍遏，沉声缓缓说道：“在你‘恩仇生死

簿’第一页上，替我记上一笔，就是阎元景觅得‘幽冥十三经’经文第十三篇，练成绝艺，得见天日，重出江湖以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决斗‘夺魂旗’！”

“红衣火判”穆雷虽然如言在“恩仇生死簿”上照记，但与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、“大头鬼王”焦魁、“勾魂使者”酆杰四人脸上全自现出一种诧异惊异神色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见状冷笑说道：“难怪你们惊诧，但我已判明，那‘夺魂旗’中，定有一人就是当年在这‘九幽地阙’以内，用毒针害我，夺去‘第五、七、九、十一’四篇‘幽冥十三经’经文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！”

究竟三位“夺魂旗”中，有没有一位是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？及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能不能寻得第十三篇“幽冥十三经”经文，练成绝艺，重出江湖，再见天日？

这些都是后话，后话似应以后再谈，目前笔尖且先回到直奔广西勾漏山“落魂谷”，“玄阴教”主坛，企图搭救陷身该处的老侠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的小侠上官灵，及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二人方面。

勾漏山向称绝险，“玄阴教”雄霸南荒，除了广东罗浮山“方梅谷”的“罗刹教”，能与其分庭抗礼以外，其他武林人物，莫不对之深怀忌惮！

“玄阴教主”“北溟老怪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网罗天下好手，副教主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以下，分设“潜龙”、“飞虎”、“天风”、“流云”四堂，担任堂主之人，无不是方今绿林道中的出类拔萃人物！

“主坛”与“潜龙堂”，设在“落魂谷”，但这一条山谷极长，转折又多，司空曜遂将其分段立名。谷口一段名“断魂谷”，设“流云堂”，堂主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；第二段名“惊魂谷”，设“天风堂”，堂主“不坏金刚”萧适；第三段名“销魂谷”，设“飞虎堂”，堂主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；最后一段名“落魂谷”，设“潜龙堂”。堂主本由副教主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自兼，后来因有一位武林怪杰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投效“玄阴教”内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爱他的一百二十八手“芙蓉剑术”，超轶凡流，姓名又极巧合，遂请这靳潜龙担任“潜龙堂主”。

上官灵一入勾漏山，便想起“罗刹教”掌教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给自己的那面“阎婆血令金牌”，遂取出向方琦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送我这面“阎婆血令金牌”，之时，虽未说明用途，但据我事后所知，此牌威信极高，见牌宛如她本人亲到！我听得‘玄阴罗刹’两教，互争雄长，面和心违，好在他们教中，只有正副教主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，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二人，曾经与我在庐山见面，何不在未曾到他‘落魂谷’主坛之前，先假充‘罗刹教’内人物，把‘玄阴教’的‘飞虎’、‘天风’、‘流云’三堂，搅他一个落花流水！”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一路上业已摸透上官灵的心情，知道拦也拦不住，只得含笑点头，上官灵又复向他笑道：“‘玄阴教’中人物，虽认不得我，但老前辈这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八字，震烁‘穷家帮’中，威名广被，却恐无法冒充‘罗刹教’下的人物呢！”

说到止处，略为一顿，又复笑道：“这样好了，老前辈算是中途结交，伴我同来之人，一切不必过问，完全由我与他们鬼扯如何？”

方琦虽知上官灵奇遇频频，一身绝艺，胆量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得出奇！但这“断魂”、“惊魂”、“销魂”、“落魂”四谷，毕竟是“玄阴教”根本重地，高人无数，好手如云，众寡悬殊之间，怎不仍然有些提心吊胆！

上官灵何尝不知道方琦心中所想。见他眉头略蹙，不由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尽管放心，我只要他们能交出我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师伯，便适可而止，不会恃技逞强，闹得太不像话！”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暗想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既已陷身“玄阴教”内，哪有上官灵跑来一闹，便即好好放出之理？但上官灵肯如此说法，已属难能，也不好相驳，遂与上官灵一同扑奔“断魂谷”口！

但他们哪里知道，就为了这位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，“玄阴教”中，业已闹得几乎天翻地覆！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为了表示“玄阴教”虚心纳士，居然也在这“断魂谷”口，盖有一座美仑美奂的“招贤馆”，以延揽各方来此投效“玄阴教”的江湖豪俊！

上官灵看到这座“招贤馆”后，不由主意又改，向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我们把计划略变，且慢现出孟三娘的‘阎婆血令金牌’，先到这‘招贤馆’中，看看‘玄阴教’究竟有些什么花样好吗？”

方琦早就拿定主意，一切听凭上官灵调皮捣蛋，自然含笑点头，二人遂缓步从容地，往那“招贤馆”中走去！

馆中招待人员，礼节倒颇周到，但一进第二重门，便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演武场，场中锻炼软硬轻功的各种器械，一应俱全！

方琦侧身向那位引导的壮汉笑道：“这‘招贤馆’中，应该专司迎接宾客，却开辟一片演武场所作甚？”

因为二人进馆报名之时，全系报的真名，理由则是来此观光，加上上官灵虽然默默无名，但方琦这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八字，却是“穷家帮”中，有数人物！所以引路壮汉，执礼甚恭，如今耳听方琦问起，忙赔笑说道：“我家司空教主，生恐在报效本教的江湖豪俊之中，埋没英才，所以特于‘招贤馆’中，开辟这样一片武场，半为来此观光宾客，闲时消遣；半为报效人物的进身之阶！”

边说边把二人引到一面大皮鼓前，继续笑道：“譬如来客之中，若能以内家真气，在十步以外，弹指击鼓者，立由‘流云堂主’亲自延见，若能在十步以外，举掌碎鼓者，则可立即延赴‘主坛’，参谒本教正副两位教主！”

上官灵听得颇为有趣，接口笑道：“倘若有人在十步以外，凭空弹指，能将鼓丝毫无损地击响，而又将鼓底毫无声响地击穿，便怎样呢？难道肯把‘玄阴教’教主之尊，让给他做？”

这几句话，问得宛如晴空霹雳，莫知所来！迎客壮汉颇为窘迫地嗫嚅答道：“这‘招贤馆’成立迄今，所招来的宾客之中，尚不曾见过有身负如此神功人物，所以……”

上官灵默计自己离那大鼓，约莫十二三步，遂不等壮汉说完，忽然轩眉狂笑，屈指一弹，疾风劲气过处，顿时那面大鼓，发出“呼”的一声巨响！

在十二三步之远，能够弹指扣鼓，已足惊人，但等迎客壮汉，走近鼓边一看，更是惊得目瞪口呆！原来果如上官灵之言，牛皮鼓面丝毫未损，鼓底却被生生击出一个大洞！上官灵冷笑一声说道：“‘玄阴教’中朋友，这一手功夫，值不值得你们那‘流云堂主’、‘三阴绝户生死手’柳东萍，亲自出来，接我一接？！”

上官灵不但神奇功力高得惊人，这几句话的话中含意，亦冷峭惊人！迎客壮汉心头暗暗想这一老一少，哪里是来此观光？分明有向自己“玄阴教”

挑衅之意！

遂一面嘱咐“招贤馆”中的另外执事，飞报“流云堂主”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；一面也就不把方琦上官灵二人，引到客房，只请其至紧靠演武场边的一座五开间的大厅之内落座！

迎客壮汉献上香茗不久，厅外便响起一声若洪钟的哈哈大笑，四名青衣小童，簇拥着一位豹头环眼的灰衣老者，大踏步地抢进厅来，向方琦及上官灵抱拳当胸，轩眉朗声笑道：“柳东萍不知‘穷家帮’方大侠大驾光临，以致未能亲自出迎，失礼之处，还请二位多加担待！”

上官灵听出这位“流云堂”堂主的话风含意，仍然是把方琦当作此行主体，遂含笑接口说道：“柳堂主不必过谦，这位方老前辈，只是途中与上官灵结交，陪我来此，观光贵教而已！”

“三阴绝生死手”柳东萍，身为“玄阴教”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之一，何等江湖经验？闻言双目精光，一注上官灵，觉得这位十五六岁的少年人物，英气内敛，傲骨天生，确实极不平凡！遂含笑道：“照这样说来，上官老弟是特来这‘断魂谷’的了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上官灵笑吟吟地说道：“柳堂主，我有一位师执长辈，身陷贵教之中……”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这“流云堂”堂主的最重要的职掌，乃是结纳一切江湖豪俊，所以不等上官灵说完，便即哈哈笑道：“上官老弟请讲，贵友何人？只要是在我‘流云堂’职权以内，不论是凭方大侠金面，或是上官老弟的这份胆识器宇，柳东萍不但立即请出，与二位相见，并愿面谢我教中那位弟子的鲁莽冲撞之罪！”

上官灵见这位“流云堂”柳堂主，为人颇够豪放，遂朗声含笑说道：“我这位师执长辈，不知是被贵教哪位人物用迷香暗器，迷倒掳来，他叫方百川，江湖人称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！”

“银须剑客方百川”七字，听在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耳中，不禁面色一变，目内精光再度流注上官灵，嘴角浮起半丝淡笑，但笑得似乎不太自然！

上官灵也是个玲珑剔透的精灵人物，一见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的这种神情，不由心头巨震，认为方百川师伯，可能已遭毒手，遂把面容一冷，目中进射精芒，沉声说道：“柳堂主，你尽管直言，是不是我方百川师伯，已遭你们‘玄阴教’下毒手？”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身为“流云堂主”之尊，平素哪会有人敢对他如此神色？眉梢双剔，正待反唇相稽，但忽地想起“玄阴教”威名极盛，对方就凭两人之力，居然硬闯“断魂谷”，身后必有莫大靠山！遂强忍怒气，双睛一翻答道：“上官老弟，在柳东萍答复你这问题之前，你能不能先报你的门派来历？”

上官灵早知对方会有此一问，遂自腰间把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所赠的那面“阎婆血令金牌”取出！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一见这面“阎婆血令金牌”，又恢复了满脸笑容说道：“原来上官老弟是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孟掌教的亲信人物。‘罗刹玄阴’两教，并峙粤桂，不算外人，柳东萍自可照实直说，那位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，起初确在此处，但半月以前，突然神秘失踪！”

上官灵闻言怒声叫道：“是不是你们对我方师伯，暗下毒手，而这用‘神秘失踪’四字，加以掩饰？”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被上官灵激得委实有点按捺不住，双眉一轩，冷然说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虽身边有这面‘罗刹教’孟掌教的‘阎婆血令金牌’，也不能如此藐视天下人物，柳东萍身为‘流云堂主’，专负‘玄阴教’交游四海，接待宾朋之责，我所说怎会有什么掩饰虚语？”

上官灵听他这样说法，知道方百川伯可能确实未遭毒手，但自己既到“玄阴教断魂谷”的“招贤馆”内，哪肯就这样的好好退去？何况见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怒气渐生，遂故意更加相激地狂笑说道：“柳堂主，不管你所说是真？是假？江湖中说得好，‘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’……”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气得怒聚双眉地问道：“杀人偿命，虽是天经地义之事，但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，并未死在我‘玄阴教’内……”

上官灵不等他话说完，接口说道：“既在‘玄阴教’中失踪，你们‘玄阴教’就得负责好好还我一个‘银须剑客’方师伯！”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“哼”然一笑，正待拂袖离座，忽然想起这上官灵词锋咄咄，胆量大得惊人，就算他年幼无知，但另一位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总是久经江湖之人，怎的老是微笑不言，任凭上官灵对“玄阴教”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之一，如此骄狂任性？

自己身居堂主之尊，向来待人处事，八面玲珑，何必对这孟三娘派来的少年人物妄动肝火，万一双方破脸动手，竟不能占得上风以后，岂不太已难堪？还是暂且忍耐，让这老少二人，去见本教中另一位骄狂无比，目空一切的奇人，彼此针锋相对的好！

主意既定，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仍然恢复了满面春风，向上官灵笑吟吟地说道：“上官老弟这种说法，也有道理，但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，不是在我‘断魂谷’‘流云堂’内失踪，他一向被接纳在‘销魂谷’的‘飞虎堂’内！”

上官灵明明看见这位“流云堂”堂主，业已即将变脸，但依旧忍住，也不禁暗暗佩服对方的涵养程度！

既然听得方百川是一直被禁在“销魂谷”的“飞虎堂”中，上官灵自然不便向这位“流云堂”柳堂主歪缠，只得也把那付逼人英气一收，含笑问道：“上官灵敬向柳堂主请教，这‘销魂谷’‘飞虎堂’，是由哪一位人物执掌？”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心中暗觉得计，含笑答道：“‘飞虎堂主’名叫孙翠翠，江湖人送外号‘脂粉阎罗’！”

上官灵眉峰双耸，冷笑着说道：“‘罗刹教’孟掌教外号‘笑面阎婆’，这位孙堂主，却又叫做‘脂粉阎罗’，未免太已巧合！柳堂主，上官灵与我位方老前辈，要想到‘销魂谷’‘飞虎堂’中，见识见识阎罗本相，应该怎样走法？是不是要凭藉一身所学，硬闯‘流云’、‘天风’两堂，与‘断魂’、‘惊魂’二谷？”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大笑道：“‘玄阴教’这‘落魄’、‘销魂’、‘惊魂’、‘断魂’四谷，要夸大起来，未尝不可以说得上是刀山剑树，寸步难行！但一来柳东萍敬慕‘穷家帮三异丐’中的方大侠盛名，及上官老弟的英风豪气；二来老弟又有‘罗刹教’孟掌教的‘血令金牌’在身，所以俟柳东萍敬过一杯香茶，略尽地主之后，便传我‘流云旗令’，护送二位，直到‘销魂谷’的‘飞虎堂’内！”

说到此处，见上官灵又微眉梢双剔，目射神光，忙又笑道：“柳东萍这传‘流云旗令’，护送一举，并不是轻视方大侠与上官老弟闯不过‘断魂’、

‘惊魂’两谷，只因‘脂粉阎罗’孙堂主功力既高，性情又暴如烈火，所以二位一路之间，不必滥耗真力，还是省点事好！”

说完，便提起桌上茶壶，替方琦上官灵斟茶示敬。

方琦以为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要想藉敬茶为名，暗较功力，急忙含笑起立，双手捧杯，足下不丁不八，暗合子午！

哪知这“流云堂主”，只是微微一笑，丝毫未有作用地替方琦斟满了一杯香茶，然后向上官灵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柳东萍敬完了你这一杯香茶，便传‘流云旗令’！”

上官灵有心献技，只用食、拇、中三指擎杯，微笑起立，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见状不由眉梢双剔，也是单手持壶，缓缓斟茶，壶口杯沿，并未相接，仅仅那一线香茶，斟注杯中，便令上官灵感觉到压力甚重！知道这位“流云堂主”，功力实不等闲，内家真气业已练到可以凭着任何外物施为，假如自己不是巧服“三目蟾蜍”丹元，并经“洞中老人”打通全身要穴，真力大增，这一杯香茶之敬，真还未必承受得住。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缓缓斟满一杯香茶，见上官灵始终三指擎杯，神色自若，遂立时收手，自怀中取出一面上绣朵朵白云的淡蓝三角小旗，向厅外叫道：“‘摩云雕’任亮何在？”

厅外应声抢进一位四十左右，身材瘦削之人，向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恭身施礼，肃立待命！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把那面“流云旗令”一展，交“摩云雕”任亮说道：“你携我‘流云旗令’把方大侠、上官小侠二位，送到‘销魂谷飞虎堂’内！倘若‘惊魂谷’中，有人相问，就说是‘脂粉阎罗’孙堂主的座上嘉宾，不必惊动！”

“摩云雕”任亮喏喏连声，恭身领命，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便向方琦、上官灵笑道：“二位且请往‘销魂谷’中，与本教‘飞虎堂主’一会，柳东萍或在‘主坛’，或在这‘断魂谷’口，再候大驾！”

方琦知道“玄阴教”声势极大，高手如云，人家看重的是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那面“阎婆血令金牌”，惊异的是上官灵那身超功力。自己这点什么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微名，不过是随同点缀而已！

遂淡然一笑，与上官灵双双起身，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则礼貌十分周到地亲自送至‘招贤馆’外！

“摩云雕”任亮，引导二人进入一条幽谷。方琦、上官灵均在暗地留心，只是这条谷势，十分奇特，有时峭壁插天，径仅一线，有时却豁然开朗，广可数亩。但不论险峻平坦，一岗一卡，秩序均极井然，看得出真要凭武功硬闯“断魂、惊魂、销魂”三谷，直达“玄阴教”的“落魄谷”“主坛”，确实大非易事！

正在观察形势之际，空中铃声急响，三只白鸽健羽翩翩，直向前路飞去！

方琦心中一动，替他们引路的“摩云雕”任亮，含笑说道：“方大侠及上官小侠，前面谷径转折过后，便入‘惊魂谷’，任亮想放肆先行几步，与‘天堂’的兄弟，打个招呼，免得他们万一无知，对贵客有所惊动！”

上官灵正想阻止，方琦业已含笑点头，谷径一经转折，也极为险峻，左边是排云直上的峭壁绝峰，右边一段不太十分高的高崖以上，则仿佛建有不少房舍。

“摩云雕”任亮，提气转身，几个纵步，抢先三丈有余，手中“流云旗

令”一展，向左侧绝峰右侧高崖，大声叫道：“‘天风堂’兄弟听着，‘摩云雕’任亮，奉‘流云堂’柳堂主之命，送两位贵客至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“哄”然一声，左右两崖，现出不少人来，右边高崖，有位黄衣老者，手持一面黑色小旗，向“摩云雕”任亮叫道：“萧堂主已接‘流云堂’柳堂主白鸽传书，特命老朽佟鹏以‘天风旗令’，代迓贵客！萧堂主本人，已往‘落魄谷’‘主坛’恭候！”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对这些江湖礼节，自极内行，向着那面黑旗，略一抱拳说道：“萧堂主既然不在‘天风堂’中，请恕方琦不再拜望，越堂而过，有劳佟朋友了！”

黄衣老者佟鹏手中“天风旗令”一展，左右的众壮汉，一齐肃立恭身，“摩云雕”任亮遂引导方琦、上官灵二人闯过这“落魄谷”口！

上官灵低声向方琦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他们摆这些排场作甚？”方琦眉头略皱答道：“老弟身边有那面‘阎婆血令金牌’，便宛如‘罗刹掌教’孟三娘亲到一般，他们自然不得不略示礼敬！但我由‘流云堂’、‘天风堂’两位堂主，同赴‘主坛’一事看来，恐怕不论‘销魂谷’、‘飞虎堂’之行结果如何，都免不了要到‘落魄谷玄阴教主坛’以内，来一场石破天惊的龙争虎斗。”

方琦话犹未了，上官灵便即接口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你顾虑什么？我就不信‘玄阴教’这‘落魄、销魂、惊魂、断魂’四谷，便留得下我们两个？”

方琦摇头说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虽然身怀绝世神功，但‘玄阴教’内人物，也不可过份轻视！再说众寡太悬殊，我从‘三阴绝户生死手’柳东萍的口气之中，听出‘飞虎堂主’‘脂粉阎罗’孙翠翠定然极为难斗！所以老弟既不必过为已甚，又必须善自保存实力，方可在这‘勾漏山’中，不虞闪失呢！”

上官灵故意把脚步略为放慢，让那引路的“摩云雕”任亮略为超前，然后对方琦低声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我在庐山斗过这‘玄阴教’副教主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，也不曾吃过亏，难道这所谓的‘龙虎风云’堂主，会超过他们的副教主去？虽然‘北溟老怪八指飞魔’司空难斗，但我如今不仅多学了‘南笔’诸葛逸的‘惊神三式’，又偷偷参悟了六七成钟离老人飘来闪去的奇异身法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忽似想起甚事，向方琦道：“方老前辈，我倒忘了，今天是什么时日？”

方琦不知上官灵问话用意，含笑答道：“我也记不清楚，今天不是腊月初八，就腊月初九！”

上官灵失声叫道：“今天既是腊月上旬，‘玄阴教’的正副教主，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与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二人，定然不在这‘勾漏山’内！”

他这几句话，说得声音颇高，前行引路的“摩云雕”任亮，回头笑道：“上官小侠所料不差，本教正副教主，如今都不在教中，早于十日以前，有要事他往！”

上官灵向方琦恨恨地说道：“方老前辈，自‘万姓公坟’至此的一路之间，我只顾揣摩钟离老人那种一闪一飘身法，却忘了时日，耽误了一场罕见的武林好戏！”

方琦听得一愣，上官灵继续说道：“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、‘玉箫郎君’潘午师姊弟，邀约钟离老人、坏‘夺魂旗’、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、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，于腊月初九，到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内，互相较艺，剔除最弱

一人，并选出最强一人，主盟所谓新‘乾坤五绝’！我们把这场好戏，平白错过，岂不太已遗憾？”

方琦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新‘乾坤五绝’定名，固然好看，但明岁元宵，‘新旧乾坤十绝’，论艺罗浮，才是最精彩无比的罕见好戏！我们到时尽可大开眼界，何必如此懊丧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依旧眉头未解之间，谷径又已三盘，那位引客的“摩云雕”任亮，忽然笑道：“‘销魂谷’已到，想不到‘飞虎堂’堂主竟然谷口亲迎！任亮敬为二位引见。”

上官灵先打量这段幽谷形势，较前更为险要，不但两侧均是百仞摩云的陡峭削壁，并由外往里倾斜，谷中遂呈下丰上狭之状，以致谷底虽有数丈宽广方圆，仰望天光，却仅一线！

前路共有五人，当道而立，四名青衣侍婢，分站两旁，中间是位身穿水绿长袍，满头白发飘飘，空着双手的精神矍铄老妇！

“摩云雕”任亮，略为抢步当先，向当中绿袍老妇恭身施礼禀道：“‘流云堂’下弟子任亮，启禀孙堂主，‘罗刹掌教’所派来的上官小侠，以及另一位‘穷家帮’中贵客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方大侠，特来拜会孙堂主。”

绿袍老妇神情冷得像座冰山似的，漠然说道：“我不管什么大侠小侠，有及他们身边带有孟三娘的‘阎婆血令金牌’！只知道凡不属‘玄阴教’下，而欲入我这‘销魂谷’之人，全得先在谷口留下几手惊人绝艺！”

上官灵见这位“飞虎堂主”孙翠翠，年龄足有八十以上，却穿着一件鲜艳无比的水绿长袍，脸上并浓施脂粉，简直宛如鬼怪一般，不由暗笑她那“脂粉阎罗”外号，取得果有几分道理，但阎罗还未必有她这般难看！

如今听得孙翠翠并不是远出迎客，居然要在谷口考较功力，遂双眉一挑，接口叫道：“‘脂粉阎罗’，你且讲出来听听，什么样的功夫，才能称得起是惊心绝艺？快把你这些臭规矩应付完了，我还要找你要我的‘银须剑客’方师伯呢！”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功力之高，足与“潜龙堂”堂主“芙蓉剑客”柳潜龙仿佛，而性情刚暴怪异，“玄阴教”中却无出其右！

上官灵不称她孙堂主，而仅叫“脂粉阎罗”，孙翠翠两道几乎快脱光了的扫帚眉，已自往上略轩，等到听完对方那几句极不客气的话后，尤其是提到“银须剑客”四字之时，煞气凶光，更自脸上所涂浓厚脂粉之中，隐隐透出！她强忍盛怒地，静等上官灵完，用鸟爪似的右手，一指谷口一块四五尺方圆大石，冷冷说道：“这是我‘销魂谷’口的试功石，你们不许施展兵刃，只要能够空手在石上留些痕迹就行！”

上官灵走近一看，只见那块大石之上，尽是些深浅不一的掌印指痕，以正面一只鸟爪似的枯瘦掌印最深，知道这位“飞虎堂”堂主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凶暴之余，心机亦深，藉此一举，考较出来内功强弱的程度以后，便可安排究应力敌，还是智取。

既然看透对方心意，上官灵单手按住那块大石，回头向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笑道：“孙翠翠，这石上正面，最深的一只掌印，既像鬼手，又像鸟爪，大概是你自己所留的吧？”

孙翠翠听上官灵第一次叫自己“脂粉阎罗”，如今又连名带姓的一齐直呼，不由自那只大蒜头的鼻孔之中，冷哼一声，正待发话，上官灵已走向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含笑说道：“方老前辈，那是一块极硬青石，我恐

怕弄它不动。老前辈的‘七步劈空掌’力，无坚不摧，赶快给它一掌，打碎算完了！”

方琦知道上官灵花样极多，既然这等说法，定然在单手按石之际，业已做了手脚，诚心让自己露脸！

遂功凝右臂，在目注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犹带微笑之下，倏然反掌一拍，劲气狂飙，划空怒啸过处，那块四五尺方圆的青石，果然裂成七八小块，只震得飞出两三步远近！

旁观的“摩云雕”任亮，及四名青衣侍婢，全为方琦劈空掌力的威势所震，但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却一阵森森冷笑，手指上官灵叫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在我眼中，耍些什么花样？不过能把这块大石，在刹那之间，用内力暗暗震碎，已算不错！我生平不服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你身边既有‘血令金牌’，斗你便和斗她一样！”

说到此处，并未见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若何动作，水绿长袍的大袖，倏然往上一飞，露出两只鸟爪般的鬼手，十指指甲，因过长之故，都卷作一堆，堆在指尖之上！

孙翠翠面容狞厉地，遂把手当胸往前缓伸，那堆在指尖上的十卷指甲，也随着徐徐展开，等到她十指箕张地双臂伸直之时，宛如指上套着十柄三四寸长的锐利尖刀，令人望而生怖！

上官灵任凭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作势逞威，依旧神色傲然地，巍立不动！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生怕上官灵不识对方功力来历，恃技逞强，吃了暗亏，便高声叫道：“上官老弟当心，这是有名的‘玄阴鬼爪’，爪尖有毒，见血封喉……”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偏头看了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一眼，冷然说道：“老鬼眼力不差，这就是江湖中闻名丧胆的‘玄阴鬼爪’！”

说完，转面又对上官灵狞笑连连，说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只要能接得下孙翠翠这一百二十八路‘玄阴鬼爪’，我便赔还一个方百川老鬼给你！”

鲜艳夺目的绿袍一飘，举着双手，踏得山石一步一个脚印地，向着上官灵慢慢逼近！

上官灵倏然一阵震天狂笑，左掌猛翻，把地上那大石震碎成七八块的小石，打得碎成一片石雨，四散飞扬出两丈有余，以一种晒薄不屑神色，偏头看着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说道：“老妖婆休吹大气，‘玄阴鬼爪’若能使江湖中闻名丧胆，则我这学自‘西道’天痴的‘太玄真气’，岂不足令所有武林人物，望影惊魂？”

然后右手食、中二指一叠，又复傲然笑道：“还有这‘南笔’诸葛逸的‘坎离指’，当年威震宇内群魔，独秀‘乾坤五绝’，又应该称为什么样的绝世武学？”

“太玄真气”及“坎离指”七字入耳，真把个凶暴骄狂的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听得心中一凛！但转念又想对方十五六岁的小小年龄，任凭再怎样异禀天生，也不会遍得这些难得一见的盖代名家垂青，授以武林罕见的至高绝学！

何况自己口出大言，羞刀已难入鞘，遂依旧箕张着“玄阴鬼爪”，一步一步地向前，但去势煞气凶威，因心头微有所怯，业已较前减弱缓慢不少！

就在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剑拔弩张，上官灵凝神待敌的极度紧张关头，石破惊天的恶斗，眼看一触即发之际，突然自“销魂谷”内，抢出一个黑衣

道人，正是曾与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合手，而被上官灵打跑的“玄阴教”鄂东分坛主持人“玄风恶道”！

“玄风恶道”左手持着一面金红色锦绣龙旗，右手却高举一根上绘北斗七星的黝黑令箭，肃立当场，高声向正在一步一步逼近上官灵的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叫道：“孙堂主且慢施为，‘潜龙堂’靳堂主代传正副教主的‘玄阴北斗令’，请孙堂主与两位来客，齐到‘落魄谷潜龙堂’内一会！”

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表面虽然平起平坐，但实际上总要略让设主坛的“潜龙堂”为高！何况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同往罗浮赴约之时，又把本教中至高无上的“玄阴北斗令”，交与“潜龙堂”堂主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代为执掌，如今法令既到，任凭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再狂再傲，自然也不能不遵！

绿色长袍的大袖双垂，“玄阴鬼爪”一收，目注上官灵狞声叫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且让你多活片刻，我在‘落魄谷潜龙堂’中等你！”

说完，回身向“玄风恶道”道：“孙翠翠敬遵‘玄阴北斗令’谕，你随我同返‘潜龙堂’，他们二人，则仍由‘摩云雕’任亮，引至‘落魄谷’内便了！”

“摩云雕”任亮恭身领命，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又复怒视上官灵一眼，绿袍大袖猛拂，化成一朵碧云，飘进“销魂谷”！

上官灵却眼望孙翠翠及“玄风恶道”的背影，发出一阵冷笑，回头一看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方琦业已知他用意，含笑说道：“‘玄风恶道’既返勾漏山，他当然会把所见识过的老弟的绝艺神功，向代主教务的‘潜龙堂’堂主报告，那位‘芙蓉剑客’靳潜龙闻讯以后，惟恐老弟武学过高，‘脂粉阎罗’孙翠翠万一轻敌逞强，可能有弱他‘玄阴教’威望，所以才特传‘玄阴北斗令’，邀我们深入‘落魄谷潜龙堂’重地，好集‘玄阴教’全力，予以应付！”

上官灵傲然一笑说道：“慢说‘落魄谷潜龙堂’，就是五阎君的森罗宝殿，上官灵一样敢闯！任朋友，烦你引路！”

“摩云雕”任亮，对上官灵随意施展的两手神功，颇为叹服。急忙点头笑应，引导方琦、上官灵穿过“销魂谷”，往“落魄谷”内走去！

“销魂谷”到确实名符其实，除了建有房舍的一段，略为宽敞以外，多半都是绝峰夹立，一径通入！但“落魄谷”完全两样，虽然四外也是群山围矗，仅此一路可通！谷中地势，却广达数十亩，建筑巍峨，气势极为雄壮！

三人才出谷口，那座当谷而建的“潜龙堂”中，便已走出四人，上官灵见“流云堂主”、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站在最右，“飞虎堂主”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紧靠柳东萍而立，则不问可知，这是“玄阴教”中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出迎，最左边的一个黑衣雄伟老者，定是“天风堂”堂主，“不坏金刚”萧适，当中靠左的一位儒生装束中年潇洒之人，必然就是如今代掌“玄阴北斗令”的“潜龙堂”堂主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了！

果然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迎到“潜龙堂”外三丈止步，那位丰神潇洒的中年儒生，拱手笑道：“靳潜龙与本教‘飞虎’、‘天风’、‘流云’孙萧柳三位堂主，恭迎方大侠及上官小侠侠驾！”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见这位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礼貌颇周，赶紧也抱拳笑道：“方琦与我这位上官老弟，因事特来贵教拜望，不敢当靳堂主与各位堂主远迎！”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双目精光略注上官灵，一笑侧身，肃客入堂，“不坏金刚”萧适、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也是一样动作，但那位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却依旧满脸煞气地傲然而立不作理会！

方琦犹时待略作谦逊，但上官灵哪管这些江湖礼节，身形略晃，一把拉住方琦，便自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的身旁闪过。

不单如此，上官灵并因厌恶孙翠翠那等骄狂神色，故意凝足无形真气，借着晃身之间，向着这位“脂粉阎罗”撞去！孙翠翠不愿与其他二位堂主般的故示礼敬，侧身让客，正在傲然仰首看天，突然觉得有一股极其强烈的劲气罡风，疾撞而至！

完全在意外之外，脚步自难站稳，总算本身功力尚高，真气猛凝，右足保持不动，只有身躯微摇，左足略为后撤！但上官灵业已手挽方琦，越过“潜龙”、“飞虎”、“天风”、“流云”四堂堂主，安然缓步地，往“潜龙堂”内走去！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本就性如火，再经上官灵这一撩拨，立时满头白发齐飘，根根劲立，绿色长袍大袖一翻，伸手便待向上官灵抓去！

上官灵根本连头都不回，毫未理会，但那位“潜龙堂”堂主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却伸手拦住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向她微施眼色，意似叫她暂忍盛怒，一切都等到了“潜龙堂”内再说！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是“龙虎风云”四堂之中的首席堂主，他这一伸手相拦，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只得再度忍怒，真气内力一收，劲直如钉的满头白发，又复垂垂自落！

进得“潜龙堂”，宾主落坐以后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端茶敬客，向方琦、上官灵笑道：“靳潜龙自‘流云堂’柳堂主口中，得知二位来是为了那位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之事！”

上官灵微一点头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忽然笑道：“这位‘银须剑客’，虽然在‘玄阴教’内勾留了不少时间，但他也却不无所获，遭逢了罕世奇遇呢！”

这几句话，却把上官灵听得愕然不解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又复笑道：“此事详情，靳潜龙不便多言，但这位方兄来此以前，不过是中上武学，离开我勾漏山之际，却已怀了一身精妙剑术！”

上官灵越听越觉糊涂，却又不便深加追问！但就在此时，那位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业已耐不住，怒容满面地向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说道：“靳堂主，我们教内之事，何必对外人多言！这上官灵，不是向我们要那方百川吗，如今方老儿早已逃出勾漏山‘销魂谷’中，只要对方真能显露几手令人心服的绝艺神功，孙翠翠便把这颗白发人头，赔他就是！”

上官灵眉头一扬，发话问道：“孙翠翠，你别以为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来问你，你自诩威震江湖的一百二十八路‘玄阴鬼爪’之中，共有多少拿手绝招？”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应声答道：“我一百二十八路‘玄阴鬼爪’招招变化无穷，但其中威力最强的要数夺魂勾魂的‘连环十二式’，你问这些话儿则甚？”

上官灵目中突射精光，电扫“玄阴教”中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又复问道：“敢问四位堂主之中，关于内家掌力方面，数哪一位堂主称最？”

“玄阴教”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武学各有专长，招术奇诡狠辣，要

数“飞虎堂”堂主，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；内家掌力，则推“流云堂”堂主，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；“天风堂”堂主，“不坏金刚”萧适练的是一身刀枪不入的“混元气功”；“潜龙堂”堂主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顾名思义，必然精于剑术！

所以上官灵问到内家掌力方面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便接口笑道：“‘流云堂’柳堂主，外号人称‘三阴绝户生死手’，所练‘三阴绝户掌’力，虽不敢说绝世无双，武林中确实罕见！上官小侠问此何意？”

上官灵微微一笑说道：“我要赤手空拳不还半招地，领教‘脂粉阎罗’孙堂主所练‘玄阴鬼爪’之中的夺魂勾魂‘连环十三式’！”

孙翠翠面容一冷，晒然说道：“你想用小巧之技，飞纵窜逃……”

上官灵不等她说完便即大笑说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我们根本不必出这‘潜龙堂’，上官灵索性夸句狂言，我连闪你回环并发的一十三招，身躯只准在这方丈以内！”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的“玄阴鬼爪”，见血封喉，招术又狠辣诡异无比，上官灵要在“潜龙堂”内的方丈之地半招不还，连闪一十三式连环绝招，口气委实奇大无比，居然把这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一齐听得愣住！

上官灵傲然一笑，缓缓又道：“孙堂主赐教以后，上官灵还想试接柳堂主‘三阴绝户掌’力！”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听上官灵这等说法，心头暗忖此子年岁轻轻，身上武学究竟能练到怎样的地步？居然胆敢如此狂傲！

上官灵见自己把话说完，除了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目射凶光，跃跃欲试以外，其他三位堂主，均面带诧色地沉默无言，不由又是一阵纵声大笑说道：“上官灵倘若这两阵，接不下来，则冲撞贵教之罪，任凭处置！万一侥幸承让，我却要划条道儿，请四位堂主赏脸！”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听完，点头含笑答道：“上官小侠远来是客，便此时划下道儿，靳潜龙与其他三位堂主，也无不遵命！”

上官灵见这位代掌“玄阴北斗令”的“潜龙堂”堂主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始终沉稳从容，丝毫不失礼数，心中也自暗佩！含笑说了声：“武林中讲究言行一致，上官灵既有前言，理应先献丑！”说完，便纵向“潜龙堂”未设桌椅的广阔之处，但脚尖刚刚点地，背后便已冷笑慑人，十缕透骨寒风，凌空抓到！

上官灵身形略闪，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招变“左抓鬼”、“右抓魂”，以及“魑魅攫人”，三式回环出手，阴风寒意，劲气狂飙！布满“潜龙堂”中，呼呼作响！

孙翠翠是趁上官灵立足未稳之际发招，心想对方仓皇失措永失先机，无论如何，也逃不出自己这十三式连环进搏！

但她哪知上官灵口出如此狂言，是倚仗偷学了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六成的一飘一闪身法。那位钟离老人，究竟是假是真，虽然未到揭晓时期，不过此人确是一位盖代奇人，他这一飘一闪的奇异身法，高明得连“乾坤五绝”之中人物，都无出其右！

所以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的“玄阴鬼爪”，一连四式，虽然漫空爪影奇幻无比，但只见上官灵从容一闪，随意一飘，便次次险煞人地，总是使对方指风，在将及身的刹那之间，无功而过！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哪里会想到对方竟有如此神妙身法，钢牙猛挫，满头白发齐飘，用足了十二成真气内力，“玄阴鬼爪”不停狂舞，阴寒砭骨锐啸惊人！潜龙堂中，立时布满了劲气破空的“丝丝”怪响！

上官灵所学虽高，但毕竟是靠天资颖悟，偷记而来，不是经这钟离老人亲授！所以大概虽得，妙诀未参，一连闪来飘去地应付了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十三式“玄阴鬼爪”，暴雨狂风般的连环进击以后，业已有点额间见汗，胸中微喘！

孙翠翠知道若能再攻十招，自己便有胜望，正在洋洋得意，却忘却招数已满，仍欲继续进手之时，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向“潜龙堂主”靳潜龙一笑，靳潜龙便即高声叫道：“孙堂主你‘玄阴鬼爪’一十三招‘勾魂手法’已满，且请住手！上官小侠好惊人的神奇身法，靳潜龙居然看不出你艺宗何门，委实钦佩无已！”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既被靳潜龙叫明，自然无法颯颜再战，只得悻悻收手！

上官灵也利用这片刻时光，略为静气凝神，然后笑向“流云堂”堂主，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叫道：“柳堂主，上官灵侥幸逃过孙堂主一十三招夺魂勾魂的‘玄阴鬼爪’，而未曾还手！如今轮到第二阵，敬请柳堂主赐教你那武林罕见的‘三阴绝户掌’力！”

柳东萍闻言，心中好生作难，因为自己分明看出这上官灵身怀绝艺，有恃而来，不易对付，而互较内家掌力，不比方才那种情形，只要一方稍弱，胜负立判！自己身为玄阴堂主，胜了不谈，万一落败，当着睽睽众目，这个台阶，却如何下法？

心中虽在想计，对上官灵叫阵之事，却又不能不答，柳东萍眉头略蹙地，刚刚站起身形，突然瞥见几上斟满未喝的一杯香茶，立时灵光一现，含笑答道：“上官小侠，像你这种年龄，能把武功练到如此地步，武林中尚属仅闻！柳东萍衷心钦佩，以茶代酒敬你一杯！”

说完，右手把那杯香茶，抛起空中，左手舒掌凌空虚推，满满一杯香茶，便点滴不溢地，向上官灵冉冉飞去！

此时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与上官灵相距约莫一丈三四。凌空飞杯，茶不外溢，这手功夫，确实显出了刚柔两种劲力的收发自如，与配合得当。

上官灵何等聪明？知道这是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看出自己难斗，故意避免正面交手，运用不着痕迹的方法，来显示内家功力！遂也右掌微扬，当胸略推，纵声大笑说道：“柳堂主，你们这大规模的‘玄阴教’内，难道没有什么陈年佳酝？要敬你就我一杯美酒，香茶却已喝得太多，原杯壁返！”

话音了处，也未见什么疾风劲气，那杯香茶便如遇见有反弹之力的无形屏障，虚空微微一顿，立即向来路倒飞，杯中香茶，依旧不会丝毫外溢！

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脸上微红，右掌一翻，那杯香茶遂又在空中停住，但这次是骤然而停，加上双方所发的阴柔暗劲一逼，茶杯不损，杯中香茶整个腾起，化成一片清香薄雾漫空洒落！

代掌“玄阴北斗令”的“潜龙堂主”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一看这种情形，便知倘若一个个的动手，已方这所谓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可能均难胜得这位年轻来客！上官灵虽然尚不曾显露在兵刃上的造诣，扪心自忖自己，一手“芙蓉剑法”，也未必准能占得了多少便宜。所以儒衫大袖倏然一挥，

把那漫空洒落的清香茶雾，连着那一只空杯，一齐震得飞出堂外，然后对上官灵含笑说道：“上官小侠绝艺惊人，这两阵果然业已应付下来，如今该你划条道儿，使靳潜龙等人，得能正式领教！”

上官灵听完后暗想，这位“潜龙堂主”的一柄“芙蓉剑”的威力如何？虽然尚未得知，但嘴皮子却已极厉害！“靳潜龙等人”五字，已使自己划道之时，不便专对一人，而那轻描淡写的“正式领教”，则又把适才两阵，一笔勾却！

心中暗转之余，傲气忽聚眉梢，双目内冷电的寒芒，一注“玄阴教潜龙堂”堂主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纵声长笑说道：“上官灵所划的这条道儿，极其简单，是要靳堂主施展你绝世惊人的‘芙蓉剑术’，孙堂主施展她自以为了不起的‘玄阴鬼爪’，萧堂主施展他混元一气的‘大力金刚不坏身法’，柳堂主施展他刚柔并济的‘三阴绝户掌’力，一齐向我进攻！上官灵则以右手一只文昌笔，左手一只肉掌，会会‘玄阴教’内‘龙虎风云’四大堂主身上所怀的盖世绝学！”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首先忍不住气，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无知小辈，你自己觉不觉得太狂……”

上官灵不等孙翠翠话了，便即轩眉笑道：“也许你认为我太狂，但上官灵觉得跟你们一对一地动手，未免太不过瘾！”

孙翠翠先发气道：“你敢不敢赌些东西？”

上官灵偏头看着孙翠翠问道：“你想赌什么东西？怎样赌法？”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愤然说道：“我们互相赌这颗项上人头，便以四人联手攻你四十招中的胜负为决！”

上官灵听她说完，忽然仰天长笑不止！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怒声叫道：“你究竟敢不敢赌？笑些什么？”

上官灵看着这位满头白发飘萧，却一脸脂粉的怪老婆子，忍俊不禁笑道：“我笑的是天下哪有你这样笨的人？互动手的四十招以内，我如落败，中了‘芙蓉剑’，无疑洞肠穿胸，中了‘玄阴鬼爪’，无疑见血封喉，倘若中了萧柳两位堂主的内家重掌，则不是脏腑尽裂，便是筋骨皆折，项上人头，岂非不必打赌，便已随你割取？但万一侥幸四十招中，得能不败，你这颗脑袋，却得自动搬家！这种有去无回的赌注，我真不懂你是怎样想出的！”

这几句话，真把这位“玄阴教”内刚愎无伦的“飞虎堂”堂主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讲得满脸飞红，一言难出！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含笑说道：“上官小侠说哪里话来，我们集‘龙虎风云’四堂堂主之力，即令侥幸不在上官小侠的绝艺神功以下落败，也已毫无光鲜，怎会觑颜再加什么赌注？这样好了，我们不论胜负，四十招一满，便即收手，而收手以后，靳潜龙定将那位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，在此勾留的一段奇遇，及离开此地的经过，奉告如何？”

上官灵正纳闷自己那位方师伯，会在这“玄阴教”中，有甚奇遇？听靳潜龙这样一说，自然含笑点头，但也深知这四位堂主，个个身怀绝学，四十招相搏，定然宛如岳倒山崩，天惊石破般奇险无比！

遂右手在腰间一探，撤下自己那枝文昌笔来，故意先声夺人地，望空用了一招“南笔”诸葛逸所授“惊神三式”之中的“挥毫泣鬼”，立见笔花朵朵，笔影重重，整个“潜龙堂”内，都觉得劲气飏飏，慑人心魄！

“玄阴教”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中，“不坏金刚”萧适，首先双臂一

振，全身骨节山响地占了东方；“流云堂”堂主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双掌不停地占了西面；“飞虎堂”堂主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“玄阴鬼爪”展处，十指指甲锋利如刀地抢到南边；“潜龙堂”堂主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则由侍应的“玄阴教”教徒，捧来一柄蟒皮剑鞘，真金什件的长剑，靳潜龙右手轻握剑柄，“呛啾啾”一阵清越龙吟，手中横着一柄冷电森森的神物仙兵，缓缓走到北方，向站在中间的上官灵含笑说道：“上官小侠留神，靳潜龙等，这就献丑进手！”

上官灵微微一笑，傲立中央，目光电扫周围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气定神闲地，右手倒拖文昌笔，左掌横护当胸，巍如山岳！

这“玄阴教”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东南西北，把上官灵往中一围，上官灵倒是依然毫无所怯，但那位陪他一同来的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心头却不禁突突乱跳！暗想上官灵委实太已胆大妄为，常言说得好：“双拳不敌四手，好汉还怕人多”！任凭你曾得“南笔”、“西道”真传，及偷学了钟离老人一些身法，但在这样四名顶尖好手的围攻之下，一枝文昌笔，却怎抵挡得住？

情势虽极危殆，但方琦自忖所学，恐怕连这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之中，任何一位都斗不过！倘若插手帮忙，反会替上官灵碍手碍脚！

他这里忧心未已，“潜龙堂”中石破惊天的恶斗已起，第一个下手的，仍然是那骄狂凶暴的“飞虎堂”堂主，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。“玄阴鬼爪”张处，身法快得宛如电光石火，带着十缕阴寒劲气，猛扑胸前！

上官灵本想给她一个硬钉子碰，但又顾忌东西北三方的萧柳靳三人，趁隙进攻，只得依旧用钟离老人奇异身法，一飘一闪！

但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的“玄阴鬼爪”虽然闪过，东面“不坏金刚”萧适的“大力金刚掌”，与西面的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的“三阴绝户掌”却挟着划空锐啸，排山倒海般地左右袭来！

上官灵真气暗提，在闪中加飘，飘中加闪，又把这两记内家重掌让过，但瞥眼向北看时，却见那位“潜龙堂”堂主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神色安然地，怀抱“芙蓉剑”，含笑相看，一动不动！

上官灵诧然叫道：“靳堂主怎不进手？”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含笑答道：“孙堂主的‘玄阴鬼爪’，与萧柳二位堂主的内家重掌，业已凌厉无俦……”

上官灵闻言，眉梢双剔，傲然叫道：“上官灵是要怕什么‘玄阴鬼爪’与内家重掌，业已凌厉无俦，何必单人挑战你们‘龙虎风云’四大堂主？我猜出你是因为代掌‘玄阴北斗令’，不大好意思参加群殴一人，这有什么关系，你不斗我，我先斗你好了。”

话音方落，绝学已施，以文昌笔代替‘长尾云拂’，用了“乾坤五绝”中“西道”天痴道长所授“玄天七十二拂”之内一招威力极强的“天龙拂髯”，千条笔影，万点笔尖，齐攻北面的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及东面的“不坏金刚”萧适！左掌亦凝足真气，就势猛翻，强烈得出乎意料的劈空劲气，硬向西面的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，与南面的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急袭而至！

“玄阴教”中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均想不到上官灵第二招便即还攻，而且攻得如此之烈，所以居然被他这一笔一掌逼得纷纷后退！

但上官灵一逞强，除了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为了那位“银须剑客”方百

川之事，曾经吃过暗苦，早已怒满心头之外，也把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、“不坏金刚”萧适、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等三人的杀气凶心勾起，个个施展一身精粹所学，猛袭上官灵。“劈空劲气”的怪啸惊魂，“玄阴鬼爪”的寒风砭骨，尤其是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的那柄“芙蓉剑”，剑花错落，剑雨飘空，冷电森肌，寒芒夺目，每一手都是妙手！每一招都是奇招！而且这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进攻退守，又复配合得巧妙绝伦，硬把个小侠上官灵，包围在“掌风剑影”，以及“玄阴鬼爪”“嘘嘘”锐响的阴寒劲气以内！上官灵再狠，到此时才知自己过份骄傲恃强，三五招犹可支持，一近十招，便全靠偷学自钟离老人的那种怪异身法，在“玄阴教”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天风海雨般全力进击之上，飘来闪去，情势凶危到了极处，急得一旁观战的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不停搓手顿足，而想不出丝毫解救之策！

广西省勾漏山“落魄谷”，“玄阴教主坛”之中，五名武林好手，虽然打得流水落花，但在同一时间，广东省罗浮山“万梅谷”，“罗刹教”掌教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静坐练功的“天香坳”之内，却另有五位比这上官灵及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名气更大，更高的江湖怪杰，打得比这里更为石破天惊，更为有声有色！

这五位江湖怪杰，便是他们自称新“乾坤五绝”，而被上官灵叫做“乾坤五毒”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、坏“夺魂旗”、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以及主人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！

第八章逞奇斗胜

原来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喜爱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之女常碧云，把她带回罗浮以后，因常碧云所服的那枚“三叶仙兰实”，对增益体质，及真气内力，功效无伦，知道自己只要在她身上，费上三两年苦心，必然可以造成一个衣钵传人，年轻一辈之中，无人能敌的盖代好手！所以回到罗浮之后，第一件事，便是让常碧云喝下一碗“罗刹门”中的迷心药“孟婆汤”，可怜常碧云这一碗“孟婆汤”入腹，不但以前一切尽忘，连自己的姓名来历，均已茫然，由孟三娘赐名“孟浮云”悉心学习“罗刹派”武学！

董飞云、胡飘云二女，自庐山归报，坏“夺魂旗”等人，要在腊月初九来这“万梅谷”中彼此较技排名，争取新“乾坤五绝”的盟主名号！孟三娘为了使师弟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报复在祁连山玉柱峰对坏“夺魂旗”的一败之仇，及争取新“乾坤五绝”之中名位，遂不但旦夕督促潘午与孟浮云，苦练本门“罗刹阴功”，并另外传授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一种奇毒无伦的“孔雀指力”！但这种“孔雀指力”，必需十三种绝毒药物，配合淬炼，孟三娘命下门搜寻大泽名山，只找来十种，尚缺三种，遍觅不得！三月以前，忽然听说其中最主要的一种“天绝钩藤”，在福建武夷绝峰，曾有发现，潘午遂决定亲自往采，而孟浮云也磨着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答应，跟随师叔同去！哪知二人居然一去不回，眼看腊月初九，新“乾坤五绝”论技争名的约期即届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与常碧云化身的孟浮云，依然音讯毫无，直把个素来深沉持重的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疑诧得焦急不堪，但又无法抽出时间，亲往福建方面寻找！

展眼间约期已届，腊月初九的天才黎明，孟三娘正在“天香坳”中静坐行功，便见董飞云走来报道：“启禀掌教，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、‘夺魂旗’、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、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等四人，已准时赴约，齐到万梅谷外！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尽管雄心万丈，着意与钟离老人，“夺魂旗”等，一争“新乾坤五绝”盟主之名！但依然重视江湖礼节，面容一冷，向董飞云叱道：“他们既来，何不早报，令我先失江湖礼数！”

董飞云低头答道：“来人身法太快，弟子等刚刚发现的刹那之间，已到‘万梅谷’口！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知道来的这钟离哲等四人，均为当世武林中出类拔萃人物，委实难怪门下弟子，遂微“哼”一声，亲自迎出“万梅谷”口！

钟离哲、坏“夺魂旗”、司空曜、谈白水等人，正在“万梅谷”口，眺览那霜姿雪骨的如海香光，见“罗刹教”掌教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迎出谷口，遂由“玄阴教”教主，“北溟老怪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抱拳施礼，发话说道：“司空曜与钟离老人，‘夺魂旗’兄，及我二弟，遵从孟掌教之约，特于今日来罗浮定盟，潘副教主因何不见？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脸上向来不带笑容，偶而笑容一现，对方将立罹惨祸，所以依旧冷然答道：“司空教主，与各位高朋，且请到我‘天香坳’中待茶，反正我们是要组织新‘乾坤五绝’，我潘师弟外出采药，不及赶回，有他无他，并无妨碍！”

这几句话听得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最为高兴，因为他有自知之明，新“乾坤五绝”的预定人选之中，确实要数自己最弱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真若起而

相争，胜负究竟谁属，确尚难言！如今他既不在罗浮，自己这新“乾坤五绝”以内的一席之地，岂非业已坐稳？

他们是边谈边行，绕过两重山角，便已到了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平素静坐练功的“天香坳”内。

这“天香坳”，顾名思义，自然是四面梅花，绛雪冷云，天香时送，最妙的是房屋全部是绿竹所建，轩窗不设，几条挂壁飞流，再一喷珠溅玉，简直涤尽尘俗！

众人在一座竹亭之中落坐，董飞云、胡飘云替每人献上一盏罗浮特产的云雾香茶，钟离老人接杯在手，啜了半口，纵目四外微眺，首先赞道：“孟掌教，你这‘天香坳’，地方好，名称起得更好！四外的绿萼天香，淡欲无言，寒能彻骨，再配上些竹亭飞瀑，委实雅绝人寰！我们要在这种地方，闹得乌烟瘴气，岂不大煞风景？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淡淡答道：“老人所居的西昆仑小琅环向称神仙之境，我这‘万梅谷天香坳’，何足一顾？再说以我们在武林中的身份艺业，互相略展所学，途径极多，恐怕也不必弄得乌烟瘴气，以致貽笑梅花吧！”

钟离老人好像襟怀豁达，根本不介意这位“罗刹掌教”语带讥嘲，依旧含笑说道：“可惜如此盛会，独缺令师弟‘玉箫郎君’一人……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不等钟离老人说完，便即冷冰冰地，接口说道：“我潘师弟还是不在此地的好！”

“玄阴教”教主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闻言不觉微愕，孟三娘目光略瞥坏“夺魂旗”，又复说道：“今日不论新‘乾坤五绝’，是否如愿加盟，诸位总算应约而来，是我‘万梅谷’中宾客！我潘师弟生性高傲，记仇心切，他如在此，万一对哪位有所开罪，岂不令我左右为难，有失主人礼数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知道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是指的自己祁连山玉柱峰折辱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之事，因不便反唇相讥，只好“哼”了一声，装作不懂！

孟三娘见坏“夺魂旗”如此神态，也不愿令他过于难堪，话题一转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兄脱离旧‘乾坤五绝’，倡议另组新‘乾坤五绝’，确属明智之举！因为不久以前，我就在此处，曾与旧‘乾坤五绝’之中人物，会过一阵，觉得他虽非徒具虚名，也不见得有何特别惊人艺业！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眉头微蹙问道：“我等与‘南笔’诸葛逸、‘西道’天痴，在庐山‘小天池’订约，明岁元宵就借孟掌教的‘万梅谷’，来个新旧‘乾坤五绝’一决高低。你说的这人是‘东僧’？还是‘北剑’？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两道秀眉，微微一轩道：“是‘北剑’蒲琨，这老儿不知怎的弄错，特地跑来罗浮，说是他无意之中，将我的门下打伤，问我要不要代徒报复？我虽知他打伤那人，并不是我门下，但因气愤蒲琨老儿，言语神态，有点恃技骄人，遂折了一根竹枝，与他自以为震慑江湖的‘三指剑’，斗了七八十合！”

钟离老人哈哈一笑问道：“听孟掌教的言中之意，莫非蒲琨老儿的‘三指剑’，败在了你的青竹枝下？”

孟三娘脸上浮起半丝冷笑，秀眉又是猛然一挑，朗声答道：“我虽未胜，但也未弱他分毫！若不是‘东僧’醉头陀赶来劝解，鹿死谁手，真未可料！”

这几句话，不但“玄阴教”正副两位教主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听得双双眉头深蹙，连坏“夺魂旗”都心中微寒，暗想孟三娘这位红粉魔头，能够随手折了一根青竹枝，便与“北剑”蒲琨老儿一柄

威力极强的“三指剑”，平分秋色，这种艺业，果足惊人！难道今日新“乾坤五绝”定盟一事，真要让她主盟，作为盟主。

但这种心情，只是坏“夺魂旗”一人所有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则根本就未疑心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真伪，遂向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含笑问道：“关于我们今日新‘乾坤五绝’定盟之事，孟掌教有何高见？司空曜等无不赞从！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点头说道：“这种事要想做到大家都心服口服，惟有绝对公平！我记得旧‘乾坤五绝’，曾在峨嵋金顶，各以代表暗记，镌石留念！我们今日，也可照样施为，那旁离此四丈二三的一株老梅，与挂壁飞流之间，有块平坦崖石，我们各随己意，在石上镌物留念，也就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之间，就轻功内力二者，作极公平的评断！第一人便为新‘乾坤五绝’盟主，其余各依功力排名，我师弟‘玉箫郎君’潘午返来以后，再与名排第五之人，一较神功，败者即行除名新‘乾坤五绝’以外！”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听得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人不在场，却仍要与最后一人，争取新“乾坤五绝”名位，而目前五人之中，论艺排名的最后一人，恐怕定是自己，知道“笑面阎婆”，存心争胜！难题尚多，不由双眉紧蹙！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听完孟三娘话后，含笑答道：“孟掌教尊见，果然高明！这样既可试出彼此功力高下，又免得动手过招，有伤和气，真要想打，何必同室操戈？且留待明岁元宵，与‘南笔西道’、‘北剑东僧’等人，好好斗上一斗！”

说完，便向钟离老人、坏“夺魂旗”、谈白水等人笑道：“我们且遵孟掌教之意，在那片崖石以上，留些纪念！这样好了，此事便公推钟离老人与孟掌教，担任评分，诸兄以为如何？”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首先答应，其余诸人则均默不作声！司空曜见无人反对，遂含笑起立说道：“诸兄既均同意，司空曜先行献丑！”说完向众人略为拱手为礼，便出得竹亭，往那崖壁方面，缓缓走去！

坏“夺魂旗”因“凌空提气石上留痕”之举，非有真实功夫不可，未免担心被孟三娘、司空曜、谈白水等人，看破自己所导演的一场狐假虎威活剧，遂乘着孟三娘、谈白水均注意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的动作之时，悄悄把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拉到一旁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轻功虽然足可应付，但内家真力方面……”钟离哲不等坏“夺魂旗”说完，便即含笑低声说道：“昨夜我瞒着你，已到‘天香坳’内，有所布置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眉宇一开，低低问道：“布置了些什么？”钟离哲笑道：“只在崖壁上，栽了一颗小小铁钉，少时我便可以利用它来惊世骇俗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知道这位搭档的心智之高，不在自己以下，遂不再深问，一同回身，看那位“玄阴教主”司空曜，是怎样在那崖石上面留些纪念痕迹！

司空曜既称“八指飞魔”，轻功方面，自有独到之处！他走到崖壁切近，根本未见若何作势，只把肩头略晃，全身便如急箭般地，冲天飞起四丈有余，贴近孟三娘所指定的平石上极其快捷地运指连画，石粉纷纷下落！

他所画的是一技令箭，但石上刚刚现出一圈令箭淡痕之时，身躯已往下坠！

司空曜真气猛提，双臂一抖，身形又复升起两丈，这回却是掉头扑落，在一刹那间替石上那枝空心令箭，加点了“北斗七星”，然后双足微踹崖壁，向竹亭之中，飘飘飞转！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等司空曜身形飘落亭内，便向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含笑说道：“司空教主的绝世轻功，宛如龙游凤舞，足可评得九十二分，石上留铸‘玄阴北斗令’的‘金刚指力’，也可评得九十分，孟掌教以为如何？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“哼”了半声，点头默认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遂放下自己的“鸠头铁杖”，向司空曜笑道：“司空教主绝艺惊人，小弟不揣鄙陋，也自一献薄技！”

说完，走到崖壁切近，暗提真气，双掌掌心向上，慢慢端至胸前，倏然翻转，猛力往下一按，人便藉这一按之势，平升三丈来高，足下也深深现出两只足印！

谈白水在起势已竭之后，空中改用劈空掌力，往下击出两掌，人便又升丈许，并自大袖之中，飞出一根“百步乌风草”，竖着打到壁间平石以上，与司空曜的“金刚指力”所铸的“玄阴北斗令”，并列一处，嵌入石内！

“百步乌风草”出手，谈白水也不逞能来个什么凌空飞舞盘旋，身躯便即堕落，但刚好落在他那两只先前踏出的足印以内，分毫不错！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见谈白水业已归座，又复含笑评道：“谈副教主这种纯用刚力，平升五丈的轻功，虽然未加飞腾变化，但起落之处，分毫不差，也评得九十分……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冷冷接口说道：“轻功所贵，便在‘轻灵’二字，故而重‘清’而不重‘浊’！若讲究刚猛，不如硬斗真力多好？九十分之评，已极勉强！”

孟三娘这几句话，把位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讲得满面飞红，几乎无地自容！但自己确是技差一着，无法胜人，只好以铁杖丁点地，略舒胸头恶气，而不便还口！

钟离老人等孟三娘说完，继续评道：“关于谈副教主‘飞草嵌石’一事……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不等钟离老人往下再说，又复冷冷评道：“‘百步乌风草’本质既系钢片所制，入石何难？所可略见功力的，则是‘乌风草’竖飞着壁，而嵌得不深不浅，与石同平，姑且从宽评予八十五分！”

孟三娘话音方落，竹亭之中，突然响起一阵慑人心魄的森森阴笑！

原来坏“夺魂旗”，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已被孟三娘说得羞愧难当，目中厉芒怒火欲喷，生怕双方弄得变脸，影响当前彼此同心合力，在明岁元宵，会斗“南笔西道北剑东僧”的大事！所以发出一阵森森阴笑，正待开言，孟三娘的一双妙目，业已凝注他所戴人皮面具，缓缓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不要认为我所评过苛，须知明岁元宵大会，‘新旧乾坤五绝’，相互较功，我们之中，若有一人稍弱，岂不将在‘南笔西道北剑东僧’手下丢人现眼！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极其冠冕堂皇，坏“夺魂旗”无词可驳，阴笑几声说道：“孟掌教既然这等说法，‘夺魂旗’也略为献丑，请你严加考核，且看能不能参加明岁罗浮元宵大会，再行斗斗二十年前，在峨嵋金顶，胜负未分的‘西道东僧北剑南笔’！”

孟三娘也真想看看这位名惊天下，自己师弟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亦曾在手中吃过苦头的“夺魂旗”，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罕见绝学，所以只对他淡淡看了一眼，冷然不答！

坏“夺魂旗”缓缓走到崖壁之前，自身边取出他那杆能够伸缩自如的“夺魂旗”来，把旗杆扯到三尺左右，然后再挂上一面骷髅白骨红绸。

竹亭之内的钟离老人、孟三娘、司空曜、谈白水等四人，均不知坏“夺魂旗”何意，一齐凝神注视！

坏“夺魂旗”挂好骷髅白骨红绸以后，伸手用旗尖点住崖壁，真气微凝，身躯渐渐凌空，竟与手中“风磨铜夺魂旗”杆平行，横钉在崖壁之上！

不单如此，坏“夺魂旗”并发出一连串极为短促的“嘿嘿”阴笑，每笑一声，便连旗带人，平升三尺！

这种升空方式，本已奇特惊人，但更见功力是他手中“夺魂旗”的骷髅白骨红绸，始终悠然下垂，丝毫不见飘动，而点住崖壁的旗杆尖端，既经如此借力，也并未在壁间留下任何痕迹。

“玄阴教”正副教主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正在双双心中惊赞佩服之时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却以一种极其平和的声音，向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问道：“孟掌教，‘夺魂旗’所施展的这种身法，是不是叫做‘云旗平展节节凌虚’？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本已觉得“夺魂旗”名不虚传，但听了钟离老人这两句话后，越发震惊无已！

原来钟离老人这含笑和声，二十来个字的话音，但听在孟三娘耳中，却字字宛若沉雷，仿佛心头挨上了二十来记千钧重击！

自己所闻如此，而司空曜、谈白水却毫无所觉，孟三娘哪得不惊？这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怎会身怀与佛家无上降魔大法“天龙心语”相似的绝世功力？

因为凭自己内功修为，纵然虎豹惊于身侧，雷霆发自当头，也必神色不变，夷然自若，但如今却被人家轻轻缓缓的几句温言笑语，震得心中起伏生波，这是何等可惊可异之事！

孟三娘在这五人之中，功力决不亚于坏“夺魂旗”，虽被震惊，心神随定，妙目微开，正待向钟离老人含笑答话，但见司空曜、谈白水专心一致地凝目空中，不由随同看去，原来坏“夺魂旗”又有动作！

坏“夺魂旗”施展“云旗平展节节凌虚”身法，三尺一升地升起四丈多高，先行伸指凌空在石上镌出一具骷髅人头，两根交叉白骨，然后“夺魂旗”杆轻点崖壁，身形往上斜飞丈许，半空中红绸旗影一飘，劲风过处，所镌骷髅人头，交叉白骨四外，便添了一圈旗影凹痕，成了一面威震一天下“夺魂旗”的模样！

坏“夺魂旗”有意逞能，手内血红的“夺魂旗”影，凌空乱翻，呼呼劲响！飒飒寒风，身形在空中就势飞翔飘舞了好大半天，最后才落足在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先前所踩出的那两只脚印以内！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见坏“夺魂旗”回转凉亭，遂拊掌大笑，并加评语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兄，你能施展的‘云旗平展节节凌虚’轻功身法，以及拂旗生风，隔空陷石的内家真力，确实极度高明，我钟离哲全都评你九十五分！”

坏“夺魂旗”阴笑一声说道：“钟离老人，你自己那一身绝艺神功，才真叫做举世无双，何必对我如此谬赞！”

钟离老人哈哈一笑，方待答言，忽然“天香坳”外，驰进一名青衣侍女，双手捧着一封书信，恭恭敬敬地向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施礼呈上！

孟三娘见信封上只有“密呈师姐”四字，知道是久无讯息的师弟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所书，赶紧拆开细阅！

看完以后，孟三娘脸上现出一种说不出是何意味的奇异神色，秀目微阖，似有所思！

钟离老人、坏“夺魂旗”，及司空曜、谈白水等，虽然不知信上写的何事，但见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如此神情，知道她教中必有要事待决，遂一齐暂时缄口静声，不加惊扰！

孟三娘好生踌躇难决，闭目深思的足足一盏热茶时分，才倏然把妙目一张，精光电扫亭内诸人，自腰间取出一面上画血红长发女鬼面相的金牌，递与青衣侍女，沉声说道：“你传我的‘血令金牌’，命现在主坛的‘二云一鬼十大游魂’，齐到‘罗刹堂’中静候谕令！”

青衣侍女躬身领命，接过“血令金牌”，施礼驰去，孟三娘又向身后侍立的董飞云、胡飘云低声附耳数语，二女面上似有极度诧异神色，但又不敢动问，唯唯走去。

钟离老人、坏“夺魂旗”对孟三娘这等神秘动作，倒无所谓，但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看在眼里，却不禁暗生疑念！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看出这“玄阴教”的正副教主心意，遂发话说道：“司空教主、谈副教主，请勿多心，这是我教中一点私事，与诸位无关……”

钟离老人呵呵大笑地，接口说道：“既与我们这新‘乾坤五绝’大会无关，钟离哲不揣鄙陋，也在这‘万梅谷天香坳’中，留些雪泥鸿爪！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适才被钟离老人类似佛家“天龙心语”的轻轻数语，震动心弦一事，坏“夺魂旗”均不知情，所以如今钟离老人这一发话，最替他担心的是坏“夺魂旗”，而最想仔细看看他武功究竟到了何等地步的，却是这位“罗刹掌教”！

钟离老人发话以后，又向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含笑说道：“孟掌教，你这‘天香坳’中，有无笔墨？借枝大笔我用！”

孟三娘胸罗万有，笔墨自然现成，刹那间，便由侍者取到！钟离老人持笔饱蘸浓墨，便从从容容地，踱出亭中走出崖壁！孟三娘、坏“夺魂旗”、司空曜、谈白水等四名武林一流好手，仔细注目之下，均觉钟离哲所用身法，太已灵奇！原来他竟施展轻功中最高无上的“凌虚蹑空”，徒步登高，而且神态自如，两只云履履尖，便似钉在崖壁上不停移动一样！

坏“夺魂旗”先前以旗杆点壁升空，已觉新奇，如今钟离老人这一显露，他虽知自己这位搭档，轻功极高，但尚不知能高明到如此地步！

钟离老人全身凌空，一步一步地，慢慢地走到四丈四五，才驻足改用左手食指，轻轻虚点崖壁，以右手中的大笔浓墨，凤舞龙飞写了一个“乾坤五绝”中的“绝”字！

这个“绝”字，其大足有三尺方圆，钟离老人挥洒之间，始终仅以左手一根食指，支持全身！而且除了坏“夺魂旗”知道钟离老人指下，可能有一根事先钉好的铁钉，便于借力以外，孟三娘、司空曜、谈白水等，都还认为钟离哲功力既到如此惊世骇俗，直到“绝”字写完，崖壁上也不曾被手指点出什么痕迹！

这四人之中，司空曜、谈白水是想厚结党羽，联合“罗刹”、“玄阴”两教，实力加强，永霸天南，孟三娘与坏“夺魂旗”，则想技压群雄，作为新“乾坤五绝”的领导人物！

钟离哲是由坏“夺魂旗”弄来，事事还似听他指挥？所以如今最惊心的还是“罗刹教”掌教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她瞩目石壁之间，见钟离哲那个

大“绝”字，业已写好一半，墨色极浓，但毫不外溢下流，分明又是凝注真力，借大笔笔锋，镌石贮墨！

孟三娘性情极傲，近年因所练“罗刹阴功”，突飞猛进，颇思与“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、夺魂旗”等“乾坤五绝”，一较雄长！但自被钟离老人几句轻描淡写的笑话，扣动心弦，加上所接师弟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及爱徒孟浮云来函，心情业已大变！

她方自注目崖石，及钟离老人身形，玄思百转之际，董飞云已自“天香坳”外驰来，向孟三娘缴还“阎婆血令”，恭身禀道：“启禀掌教，本教所有主要人物，业已齐集‘罗刹堂’中，恭候掌教令谕！”

孟三娘眉梢一扬，向坏“夺魂旗”说道：“钟离老人名下无虚，目前诸人之中，恐怕谁也难与争胜！孟三娘‘罗刹堂’中有事，去去就来！”

说完身形起立微闪，便与董飞云走向“天香坳”外！

坏“夺魂旗”这时心中忽也兴起一丝疑念，因为钟离老人适才告诉自己，说是他昨夜悄悄来此，有所布置，但他是怎样预知孟三娘心意，而恰好布置在这片指定的崖壁平石之上？

心中既然起疑，便回想着自己与这钟离老人结识，并拉他出来，参加新“乾坤五绝”会盟经过。

那时自己偶然遇见这位“穷家帮”中隐迹已久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互相交契，因发觉他轻功之妙，几乎罕世无俦，才想起使他冒充天下武林无不尊重的西仑小琅环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为自己加壮声势，筹组新“乾坤五绝”！

但最近侧目旁观，这位冒牌钟离老人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不仅轻功之高，高得几乎出乎自己意料，其他功力心计，也仿佛旦夕之间，均有进步，并进步得极其神速！

如今罗浮山“万梅谷天香坳”内，新“乾坤五绝”，各展神功，争取盟主名位，是何等重要之事，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位心高气傲无比的“罗刹教”掌教，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居然在言语以内，对钟离老人已微露怯意！

坏“夺魂旗”正为自己所拉来的这位有力帮手，暗暗得意之际，钟离老人已用原上壁身法，缓步而落，走向亭中，笑向坏“夺魂旗”说道：“孟掌教何在？如今该我们看看她的罗刹绝学！”

“玄阴教”教主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先对钟离老人，备致赞誉一番，并告以孟三娘往“罗刹堂”，处理要事，声明少时即来，然后向坏“夺魂旗”及谈白水二人，哈哈笑道：“这位红粉魔头，会不会因为见了钟离老人，与‘夺魂旗’兄的绝世神功，自知无法企及！而畏难退去，不来参与了？”

坏“夺魂旗”犹未答言，钟离老人业已呵呵笑道：“司空教主，你怎不知孟三娘目空四海，心雄万夫！尤其是在她自己的‘罗刹教’根本重地以上，决不会甘于受挫！何况除去‘夺魂旗’兄不算，我这几手骗人的玩意，更难看在她的眼内！”下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及孟浮云，找了足有月余，百计皆绌，也找不出半条出谷路径，但因缘巧合，居然被他们找到一册未曾为世所知的武学奇书，叫做“玄玄真经”，经上所载各种武功，竟与他们“罗刹派”，脉络相通，不过精奥无比，异常难解！

潘午、孟浮云遂在谷中一面参经，一面寻思出谷之策，转眼又是月光阴，出路仍未想出，孟浮云却收服了一只通灵翠鸟！

“玉箫郎君”默计时日，知道即届新“乾坤五绝”争胜之期，师姐孟三娘见自己带她爱徒，久出不归，定然焦急异常，遂修书一封，命孟浮云所养那只通灵翠鸟，衔往谷外一试！这封书信，居然到了孟三娘手中，她拆阅之下，得知详情，心中立即反复难定！

直到钟离哲神功稍露，一语惊人，才使孟三娘下了决心，使令“罗刹门”中主要人物收拾贵重细软，齐集“罗刹堂”中，静等自己若能艺压群伦，便做这新“乾坤五绝”盟主，若无法超越“夺魂旗”、钟离哲，则决不作第二人想，立即解散“罗刹教”，率领“二云一鬼十大游魂”，驰赴武夷，救出师弟爱徒，同参“玄玄真经”，过上三年五年，再行崛起江湖，非与“乾坤五绝”，争这武林霸主不可！

念头既定，加上钟离哲凌空缓步，绝艺惊人，孟三娘自愧弗如，遂依照定计，前往“罗刹堂”中，晓谕遣散众徒，带走现在罗浮的“二云一鬼十大游魂”，并吩咐传谕目前不在谷中者，得讯立即赶往武夷，然后修书一封，命人持交“夺魂旗”开拆！

诸人看见孟三娘留书以后，心中忧喜参半，忧的是孟三娘突然一走，明岁元宵大会，便少了一名极好臂助，喜的则是平白得了“万梅谷”这片基业！

钟离哲脸上神色不变，“玄阴教”正副两位教主，喜多于忧，只有坏“夺魂旗”人皮面具之后的目光之中，却仿佛是忧多于喜！

坏“夺魂旗”忧多于喜之故，是因为明岁元宵的“新旧乾坤五绝”大会日期即届，虽然旧“乾坤五绝”之内少了“夺魂旗”，只剩“西道、东僧、北剑、南笔”，但新“乾坤五绝”方面，又突然少了个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以四对四，恐怕自己这边，将处下风，选不出任何一人，能有信心接得住“南笔”诸葛逸的“坎离指”与“生花七笔”！

尤其是自己决不相信一个“穷家帮三异丐”中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会练出那等绝世轻功！智计又高，如今凌空挥笔，墨嵌石中，更令自己对他莫测高深，难猜究竟。

此人倘若真是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何来这高武功？倘若不是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则他又是哪道人物？化名则甚？为何对自己事事特别恭顺？

坏“夺魂旗”忧形于色，一头玄雾，满腹疑云，钟离老人则笑吟吟只顾饮茶，不加理会，还是“玄阴教主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看透坏“夺魂旗”心意，含笑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兄，不必为元宵大会之事悬忧，孟三娘把既把这片基业，赠送我们，司空曜便立传‘玄阴北斗令’，把我教内‘龙虎风云’四大堂主，一齐调来罗浮，合力对付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，并在这‘天香坳’下，遍埋地雷火药，倘若真正对方太强之际，觅机退出，药线一燃，再狠的‘南笔西道’，亦必齐化劫灰，武林之中，尚有何人能与我们争霸？”

司空曜话音方落，钟离老人首先拊掌赞成，呵呵大笑说道：“对对对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！司空教主此言，才是真正的英雄论调！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听不出这位钟离老人，究竟是在称赞自己？还是讽刺自己？只得干笑两声，默然住口！

坏“夺魂旗”人皮面具之内的目光，变得异常冷酷，阴森森地一注钟离老人，突然狞声厉笑，手中血红的“夺魂旗”影，左右三翻，卷起阵阵寒风，使这竹亭之中，充满了一片凄迷恐怖景象！

“夺魂旗”的狞声厉笑，及血红旗影连翻，着实使“众人”大吃一惊！但这所谓“众人”，不是指的罗浮山“万梅谷天香坳”竹亭之中的钟离老人、

司空曜、谈白水等几个老怪，而是指的勾漏山“落魄谷潜龙堂”内，东南西北，围战上官灵的“玄阴教”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！

原来上官灵性傲逞能，单独挑战“玄阴教”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，结果在“流云堂”堂主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的“三阴绝户掌”力，“天风堂”堂主“不坏金刚”萧适的“大力金刚手”，“飞虎堂”堂主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的“玄阴鬼爪”及“潜龙堂”堂主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的“芙蓉剑术”，纷纷围攻之下，立时险象横生！

十招左右，倒还有攻有守，二十招左右，只剩下架隔遮拦，将近三十招时，上官灵展尽一身所学，把天痴道长所授“玄天七十二拂”、“南笔”诸葛逸所授“惊神三式”以及偷学钟离老人的一飘一闪身法，综合施为，才险煞人地，在对方四位武林一流高手的爪风剑影，及呼呼怪响劈空掌力环攻以下，勉强展转腾挪，情势已到极其危殆的千钧一发地步！

场中的上官灵，生死呼吸，场外的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则通身汗下，提心吊胆，虽然上官灵只要能接满四十招，便算得胜，但照目前情势看来，无论如何，也决难支持到三十五合以上！

就在这种急煞人的紧要关头，突然一阵慑人心魂的阴森怪笑，自“潜龙堂”堂顶的梁上传来，半空中并有金红相间的光华连闪，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齐觉有物沾身，慌忙各自停手，往后一退！

果然靳潜龙、孙翠翠、萧适、柳东萍等四人的衣襟之上，均插着一根通体圆形的三寸金针，针尾并有小条上画骷髅白骨的红绸，微微展动！

“夺魂旗！”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首先惊呼！

对了，谁不认识这是震慑武林的“夺魂旗”？但“夺魂旗”颇与“玄阴教”正副教主交厚，前些日还在这“落魄谷”中作客，与司空曜、谈白水等，同赴罗浮，今日更值腊月初九，是新“乾坤五绝”的会盟之期，“夺魂旗”怎会又回此地？并帮助上官灵，对同盟好友“玄阴教”下的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出手？

不仅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等疑念难释，连上官灵、方琦二人，也抬头往上观看，只见梁上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人，黑衣蔽体，脸色死板板的冷若寒冰，一望而知戴有极好人皮面具，不是那真真假假，扑朔迷离的“夺魂旗”，还有哪个？

代掌“玄阴北斗令”的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双拳一抱，首先施礼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老前辈……”

梁上的“夺魂旗”，声音如蚊哼地说道：“我以为‘北溟老怪八指飞魔’司空曜所创的‘玄阴教’，是什么剑树刀山，龙潭虎穴，教内‘龙虎风云’四大堂主，又是什么样的江湖豪俊，山泽异人！原来只会倚众逞凶，集四人力，欺负一个十五六岁少年！嘿嘿嘿……”

“潜龙堂”堂主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被“夺魂旗”这阵“嘿嘿”阴笑，笑得满脸飞红，羞愧难当，偏又无词可对！遂功力暗聚右手五指，朗声发话说道：“老前辈所责至当，靳潜龙从此无颜再闯江湖，且俟司空教主与谈副教主归来，缴还‘玄阴北斗令’后，便即归隐林泉，绝口不谈武事！”

话声落处，右手五指齐弹，一片极为清脆的“铮铮”龙吟，居然硬把平素视如性命，利能吹毛截铁的那柄“芙蓉剑”，弹成五段，“啾啾”堕落在地！

这时，上官灵业已退出圈外，与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手携手地

并立一处。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这一弹断“芙蓉剑”，梁上的“夺魂旗”，不由赞道：“君子之过，宛如日月之蚀，靳潜龙你知过能改，果然不失为英雄行径，独秀‘龙虎风云’！‘玄阴教’寿命，本就不会太长，你能及时归隐便是最佳退步！”

“夺魂旗”这几句话，说得比较大声，上官灵忽然觉得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与自己互相握在一起的手臂，有点微微颤动。

但此时“潜龙堂”上情势，犹未松懈，上官灵不便向方琦问故，仍然凝神注视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之动静！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听完“夺魂旗”话后，微微一叹，但那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却又激发她那刚愎凶暴天性，暗想自己人多，便连“夺魂旗”也斗在一起，亦无不可！遂狞声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狂些什么？前些日你还不是在这‘落魄谷’中，教主长，教主短的，奉承我家……”

“夺魂旗”不等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说完，便即阴森森地一笑说道：“我此来便为了想斗斗司空老怪，与‘鸠杖神翁’，昨日方到勾漏山，谁会……”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也曾听说“夺魂旗”有真有假之事，闻言恍然顿悟，这梁上坐的“夺魂旗”与前些日在“落魄谷”中做客的“夺魂旗”，并非一人，遂抬头厉声叫道：“原来你是假‘夺魂旗’……”

梁上的“夺魂旗”，方自冷笑一声，上官灵因业已从他们的问答之中，知道替自己解围的“夺魂旗”，是在东海所遇的好“夺魂旗”，遂插口叫道：“孙翠翠你懂些什么？‘夺魂旗’只有好坏之分……”

梁上的好“夺魂旗”冷然叫道：“上官灵，对付这种东西，必多话，把他们打服算完！孙翠翠，难道你还敢对我逞凶发狠？”

黑衣大袖微扬，三线金光，疾如电闪地，便向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胸前飞去！

孙翠翠久栗“夺魂旗”这种尾缠骷髅白骨红绸，三寸金针的追魂夺命之名，以为对方已下杀手，不由惊得满头白发齐飘，赶紧施展绝顶轻功“水面浮萍”左跃八尺！

武功一道，毫厘之差，便足以缚手缚脚，何况孙翠翠所遇对手是名惊天下的“夺魂旗”！所以饶她身形闪得再快，胸前“玄机”、“气门”以及“七坎”等三处重穴以上，业已全被“夺魂金针”打中。

这三根“夺魂金针”，打得手法太妙，每根都是破衣而不破肉，所中部位均系死穴，孙翠翠却丝毫未伤，只在她那件锦绣长衣以上，挂着三枚金针，针尾红绸，飘飘荡荡，上面画着赫然夺目的一个骷髅人头，与两根交叉白骨！

孙翠翠觉得自己身为“玄阴教”“飞虎堂主”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被“夺魂旗”如此戏弄，委实太已难堪！遂凶性大发，真力一凝，十枚长长指甲，一齐坚挺，锐若钢刀，向“夺魂旗”厉声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，你若真有本领，便下来与孙翠翠拼斗百合！光躲在梁上，暗箭伤人，难道就算得了英雄好汉？我看你根本就不配称为‘乾坤五绝’之中人物！”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听孙翠翠叫阵，知道要糟，果然“夺魂旗”听完话后，怪声一笑，黑衣飘飘，身形已自梁间往下纵落。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，“玄阴鬼爪”的功力，业已凝到十二成，乘着“夺魂旗”身形即将及地，最难腾挪闪展的刹那之间，电扑而过，十指箕张，带着锐响惊人的“嘘嘘”破空怪啸，直向“夺魂旗”当胸抓去！

她所选择的袭击时机，确是对方最难招架闪避的有利时机，但哪知“夺

魂旗”根本不招不架、不闪不避，任凭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能透石穿石，并见血封喉的一双“玄阴鬼爪”，抓在自己胸前的黑衣之上。

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“玄阴鬼爪”一落，方琦、上官灵、靳潜龙等人，即听得“夺魂旗”发出一阵极长极长，连绵不绝的“嘿嘿”狂笑，以及孙翠翠狞厉不堪的凄惨哼声！

原来她那一双锐利如刀的鬼爪，既未抓进“夺魂旗”的黑衣以内，又似撒不回来，只随着“夺魂旗”的“嘿嘿”狂笑，额间大汗淋漓，口中惨声连哼，通体不停抖颤，并自十指的指甲缝中，渗出紫黑鲜血，一滴一滴地直往下落！

“夺魂旗”越笑越觉得狂放无伦，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则越抖越觉精神萎顿，靳潜龙等明知孙翠翠是被“夺魂旗”震压江湖的“七煞寒灵阴功”所制，生命危在顷刻，但谁也不敢，亦复谁也不能向前援手！

还是上官灵看不过去，方自叫了一声：“‘夺魂旗’老前辈……”

“夺魂旗”长笑忽收，“脂粉阎罗”孙翠翠也吁声长叹，仆倒在她自己指甲中所流出的紫黑血液以内！

“夺魂旗”向地上看了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‘玄阴鬼爪’，见血封喉，孙翠翠一生恃此，杀人无数！如今自食其果，足可见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，天理昭彰，丝毫不爽！”

说至此处，转面向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说道：“司空曜与谈白水既然不在‘落魂谷’内，你们非我敌手！孙翠翠若非妄自逞凶，我也决不会伤她，这笔帐留待我与司空老怪，及‘鸠杖神翁’将来再算便了！”

靳潜龙、萧适、柳东萍三位堂主，面寒似水，哑口无声！

“夺魂旗”遂又对上官灵笑道：“你要救的那位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，不但早已脱困，并是由‘北剑’蒲琨传了他二十四手‘回风剑法’，在‘脂粉阎罗’孙翠翠手下，找回场面而去。如今‘玄阴教’正副教主，均不在此间，我们便把‘落魂、销魂、惊魂、断魂’四谷，整个闹翻，也觉无味！且自离开此间，我要与你谈谈东海别后情事！”

“夺魂旗”说话之间，目光不时飘到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身上，但却未对他招呼理会。

上官灵自东海“长生矶”一会以后，便对这好“夺魂旗”颇有好感，遂拉着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略向靳潜龙等人告别，随着好“夺魂旗”，展开轻功，往谷外走去！

方琦似乎受了什么异常激动，半语不发，但被上官灵拉着的手臂，却颤抖得令上官灵暗中惊诧不已！

三人互相默默无声地，出了“断魂谷”口“玄阴教”的范围以外，好“夺魂旗”才在一片小林之内停步，上官灵替方琦向好“夺魂旗”引见道：“‘夺魂旗’老前辈，这位是方琦老前辈，江湖人送外号，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，名列‘穷家帮三异丐’以内！”

好“夺魂旗”此时神情倒并不倨傲，向方琦笑声说道：“‘穷家帮三异丐’名满江湖，方大侠……”

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不等好“夺魂旗”说完，突然仰面朝天，一阵纵声狂笑！

这阵狂笑，把上官灵笑了个满腹疑云，好“夺魂旗”也略微往后退了半步！

方琦笑完，双目之中，射出炯炯神光，注定好“夺魂旗”，缓缓说道：“诸兄何必如此戏弄故人！你虽脸带人皮面具，身穿黑衣，武功又因练了‘幽冥十三经’中，‘第四、六、八、十’四篇经文，精进得超越常流，并借用‘夺魂旗’外号！但声音举止，却依旧瞒不过你这多年老友，彼此同列‘穷家帮三异丐’之中的方琦，我到眼便即认出你是‘闪电神乞’！”

上官灵早被“夺魂旗”的真假好坏，弄得一头玄雾，如今听方琦认准好“夺魂旗”就是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遂也瞪着两只大眼，看好“夺魂旗”怎生答话！

好“夺魂旗”静静听完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的话后，也是一阵纵声狂笑，突然伸手把脸上所戴的人皮面具揭落！

这人皮面具以内，是一副冷傲无比的清瘦老人脸庞，上官灵自然感觉陌生，但方琦却发出一声欢呼，证明自己所料不差，这位好“夺魂旗”，果然就是与自己阔别多年的老友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揭露开本来面目以后，立与方琦执手寒暄，并含笑问道：“彼此多年老友，方兄识破我本来面目，并不为奇，但你怎知小弟曾获‘幽冥十三经’？连那‘第四、六、八、十’篇数，也均宛如目睹！”

方琦与失踪多年的旧友，一旦重逢，心情自然愉快已极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一别十余年间经过，自然彼此说来话长，诸兄找个清静所在，我们才好尽情一叙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纵目四周，见这片小林，地虽不广，树林却均古翠参天，遂向方琦、上官灵笑道：“我们就到这树上谈，岂不清静？”

三人上树以后，上官灵首先想打破胸中的闷葫芦，含笑问道：“诸老前辈，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‘闪电神乞’不做，要装起‘夺魂旗’来？还有一个坏‘夺魂旗’，是不是他才是当年峨嵋金顶论技的‘乾坤五绝’之一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摇头失笑说道：“这件事不要说上官老弟弄不明白，连我自己都搞得如坠五里雾中！我虽不是真‘夺魂旗’，但那不知来历的坏‘夺魂旗’，也不是真‘夺魂旗’，甚至连我与坏‘夺魂旗’最近周时所遇的第三位‘夺魂旗’，还不知道是不是昔年与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，北剑’，在峨嵋金顶互较神功，未分胜负的真‘夺魂旗’呢！”

上官灵、方琦闻言，同时失惊叫道：“还有第三个‘夺魂旗’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笑道：“这是我与坏‘夺魂旗’同时亲眼所见，并追了半天，也未曾追上，怎会有假？上官老弟与方兄，且听我叙述化身‘夺魂旗’经过，然后就彼此所知，综合推敲，或许能把坏‘夺魂旗’的本来面目，及真‘夺魂旗’究竟是谁，推究出来，得到解答！”

上官灵心想你们这一好一坏两位“夺魂旗”，几乎已把武林间闹得天翻地覆！如今居然又出来第三位“夺魂旗”，简直越演越觉迷离扑朔，越推究越是兴趣无穷，遂与方琦二人，凝神静听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微微一叹说道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！十数年前，我便因一事，略为妄杀，以致受了本帮帮主的秘密责罚！”

方琦闻言诧异叫道：“彼时方琦正在‘穷家帮’中，秉‘朱红竹杖’，执掌刑堂，诸兄受罚之事，却怎半点不知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赧然说道：“帮主便因小弟平素名声颇好，特予留情，只是私人当面斥责，未交刑堂发落！但小弟生性狂傲，方兄应所素知，虽然帮主隐恶不扬，亦已自觉无颜，遂留柬告别帮主，在江湖之间，随意飘荡！”

谁知事有凑巧，走到鄂皖赣三省交界之处，突然无意中在一片荒坟以下，发现一座地阙……”

上官灵听到此间，接口笑道：“这一段情由，我们知道。诸老前辈在地阙之内，救了一人，并得去‘修罗尊者’所遗‘幽冥十三经’中的‘第四、六、八、十’四篇经文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看了上官灵一眼，含笑说道：“可能方兄与上官老弟，曾经遇见昔年地阙之内，身中毒针，奄奄待毙，被我留药所救之人，不然也决不会知道这种底细！”

方琦、上官灵因急于听取那第三位“夺魂旗”出现的故事，遂未曾告知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在“万姓公坟”以下的“九幽地阙”之内，遇见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等情事，只是含笑点头示意！

哪知就因这偶一疏忽，未加说明，后文书中的无限风波，却因之而起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见方琦、上官灵果然点头承认曾遇自己昔日所救之人，也未细加追问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得到这四篇‘幽冥十三经’文以后，觅地隐居，苦练十四五年，武功大进，自然难耐寂寞，欲思再出江湖！但昔日名号，因自嫌已有污点，不愿再用，遂考虑以何种面目与武林人士相见！想来想去，想起昔年因生性好奇，曾在峨嵋金顶，藏身一株中空古木以内，忍饥挨渴地偷看‘乾坤五绝’较技！其中‘夺魂旗’身材，与我仿佛，又复带着人皮面具，比较容易装扮！何况偷听‘乾坤五绝’的彼此谈话，得知在峨嵋金顶一会之前，‘夺魂旗’与其余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’四绝，均尚闻名未见！而十余年来，此人踪迹，久绝江湖，遂决心打造‘夺魂金针’，置备黑衣及人皮面具，准备借用‘夺魂旗’名义，重现江湖走动！”

上官灵听到此处，忍不住地截断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话头，蹙眉问道：“诸老前辈，‘夺魂金针’好造，黑衣好做，就连人皮面具，也不甚难！但你用作兵刃的那杆‘风磨铜夺魂旗’，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大笑道：“妙就妙这里，‘夺魂旗’所用‘夺魂旗’，与我们‘穷家帮’的‘四煞降魔棒’，异曲同工，不过一黄一黑，并在顶端多挂了一面骷髅白骨的红旗而已！我把‘四煞降魔棒’，漆成黄色，再加一面骷髅白骨红旗，岂不就成了‘夺魂旗’？但本质却非风磨铜，若与‘北剑’蒲琨的‘三指剑’，或‘东僧’醉头陀的‘龙虎钢环’，来个硬碰硬的互较真力之时，难免要立现原形！”

上官灵这才恍然大悟，与方琦相顾一笑，静听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往下叙述。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要过方琦的酒葫芦来，喝了几口，用黑衣大袖，一抹嘴唇，继续笑道：“我因隐居之地，邻近东海，遂先行扫荡鲍长雄的‘金蛟盗窟’，并为了试验装扮‘夺魂旗’相像与否，特地跑到‘长生矶’上拜会‘东僧’！”

上官灵含笑问道：“那位醉头陀，难道就认不出你不是峨嵋金顶相会之人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笑道：“适才我已说过其余‘乾坤四绝’，与‘夺魂旗’，在金顶一会以前，根本互相闻名未见，而金顶会后，一别又是十有余年，何况当时我藏身古木之中，亲见盛会情景，‘东僧’醉头陀起初自然容易被我瞒过。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说到此处，眉峰一蹙，略为思索又道：“但自‘长

生矾’陆沉，真伪好坏‘夺魂旗’之谜，盛传江湖以后，那位口醉眼不醉、人醉心不醉的醉头陀，大概业已猜出我不是真‘夺魂旗’，不过以他那等襟怀，只要我行止无亏，一样可以彼此交厚，是不是昔年峨嵋金顶相会之人，又有何碍？”

上官灵插口笑道：“坏‘夺魂旗’为恶西北，好‘夺魂旗’盛誉东南，直到东海一会，‘长生矾’陆沉以前诸事我们都还清楚，所急于想听的，却是第三个‘夺魂旗’，怎样出现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笑道：“话得从头细说，才会有条有理，脉络分明，不然这样一桩曲折离奇，错综复杂‘武林三现夺魂旗’的故事，连我是局内人，都有点糊里糊涂，岂不要弄得你们头昏脑胀？”

又在葫芦中喝了两口美酒润喉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‘长生矾’陆沉后，我与‘北剑’蒲琨父子，同舟共济，在骇浪惊涛之中，逃得性命，彼此已不愿再争那口无聊闲气，遂相互告别，他父子到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去找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‘我则仍在江湖流转！但经此一会，我自己发觉虽然十余年苦心参研‘幽冥十三经’中的‘第四、六、八、十’四篇经文，倘若认真动起手来，仍非‘北剑东僧’等真正‘乾坤五绝’人物之敌！何况又听你说的是坏‘夺魂旗’的功力，也要比我略高半筹，遂心想既已重出江湖，岂甘后人？总须设法再使武功略为增进！但武功一道，除了意外巧获绝世灵药，前贤秘笈，或多年面壁，潜心苦参以外，哪会轻易有进？想来想去，不如再到昔年巧得这‘幽冥十三经’的地阙之中，一试机缘，倘若能把其余九篇经文全数找到，岂不足以逞雄一世？”

方琦听后，微笑问道：“诸兄又去了鄂皖赣三省交境的‘万姓公坟’一趟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点头笑道：“我一到‘万姓公坟’，奇事便生，首先入目的就是在荒烟蔓草之中，插着十面骷髅白骨红旗，迎风摆拂！”

上官灵失声叫道：“坏‘夺魂旗’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点点头，遂把自己在“万姓公坟”，恶斗坏“夺魂旗”，及发现第三“夺魂旗”之事，叙述一遍，并告知方琦、上官灵，自己与坏“夺魂旗”，空自在乱坟之间，追了半天，不但未曾追上那位第三“夺魂旗”，竟连坏“夺魂旗”，也不知去向！

上官灵静听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把话讲完，偏着头儿，想了一想，突然问道：“诸老前辈，你与坏‘夺魂旗’打了半天，有没有觉得他所练武功，与你颇有相似之处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神色一惊，诧然问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是如何得知？那坏‘夺魂旗’不但武功与我大同小异，极其仿佛，我们并发现彼此倘若气味交投，互相开诚研磋，融会补益，定可增长不少威力！”

上官灵侧脸向方琦笑道：“方老前辈，如今的坏‘夺魂旗’的真相亦明，就是还不知道究竟真‘夺魂旗’是谁，那第三个出现的‘夺魂旗’是不是真，及真‘夺魂旗’是否尚在人世而已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别卖关子！坏‘夺魂旗’究竟是谁？你怎会知道他与我武功仿佛？”

上官灵因为这些好坏“夺魂旗”的哑谜，憋得太久，如今也要卖关子，所以并未说出在“九幽地阙”，巧遇那位对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感恩图报的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等事。只是含笑说道：“坏‘夺魂旗’的本来面目，就是‘九

毒书生’姬天缺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闻言一愣问道：“就是昔年纵横江湖，为恶一时，后来被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收服，从此在江湖中绝迹不见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么？”

上官灵点头答道：“据我所知，‘幽冥十三经’的十三篇经文，除了综合众妙，威力最强的‘第十三篇经文’，尚未出现以外，其余十二篇经文，已为三人分得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因这“幽冥十三经”的其余经文，对自己武功成就，关系极大，听说已为三人分得，自然急声追问！

上官灵笑道：“这十二篇经文之内，诸老前辈得的是‘第四、六、八、十’四篇，另外一位奇人得的是‘第一、二、三、十二’四篇，至于‘第五、七、九、十一’四篇，则被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得去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点头自语说道：“得那‘第一、二、三、十二’四篇‘幽冥十三经’者，定然就是昔日在地阙之中，被我所救之人……”

上官灵不等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说完，便即笑道：“这‘幽冥十三经’，除了最后一篇，神化无方，兼擅众妙以外，其余所载武功，是越往后越高，所以你们三位所得之中，平均而计，要数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略占优势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想起自己与坏“夺魂旗”，在“万姓公坟”动手之时，轻功虽以自己略妙，功力确让坏“夺魂旗”稍高，不由点头同意上官灵所说！

上官灵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思忖之间，也喝了几口美酒润喉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诸老前辈在东海‘长生矶’一会以后，感觉功力不够，要想到‘万姓公坟’以下，再觅‘幽冥十三经’！而那位坏‘夺魂旗’，在‘庐山小天池会’后，居然也到‘万姓公坟’，有所寻觅，你们武功路数，又复仿佛，岂非证明坏‘夺魂旗’也是来找‘幽冥十三经’！当年得经三人之中，除去诸老前辈不算，另一人如今尚在地阙之中，所以坏‘夺魂旗’本相，遂不揭而明，就是那得到‘第五、七、九、十一’四篇经文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。”

上官灵虽然分析得条条有理，使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听得不住点头，但他有意无意之间，却始终不曾说出“幽冥神君阎元景”七字！

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虽然听说昔年所救之人，如今尚在地阙以内，但因“幽冥十三经”经文，既已为人分得，自己不应再起侥幸攘夺之心，遂也未对此人的姓名来历，加以追问！

但就这一点点的阴错阳差，居然平地生波，后文书中，第四“夺魂旗”突现江湖之时，几乎把这位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生生断送！

三人正谈得起劲之间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眉头一蹙，向方琦说道：“我在‘万姓公坟’，把第三‘夺魂旗’，及坏‘夺魂旗’追得不见以后，因无事可做，想起‘玄阴教’近来恶迹颇多，遂跑到此处，觅机斗斗‘八指飞魔’，及‘鸠杖神翁’两个老怪，才与你们巧遇，但两个老怪，风闻已往罗浮山‘万梅谷’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之处，组织什么新‘乾坤五绝’？……”

上官灵知道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对这些情节，尚不明了，遂也尽自己所知，详述一遍，但述来述去，又复想起一桩难解问题，皱着眉头，向方琦说道：“方老前辈，我先疑心那位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既会‘闪电身法’，定是诸老前辈所扮！但如今诸老前辈真相说明，这种猜测，自然不攻而破！到底这位怪老头儿是真是假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诧然问道：“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会用‘闪电身法’？”

上官灵点头一笑，轻身飘离所坐树枝，在升空一飘一闪，又复飞回原处，含笑说道：“我偷学得不大高明，但样子却差不多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皱眉摇头说道：“上官老弟虽然火候尚差，却奇妙无比，比我那种‘闪电身法’，高得太多！你若非有这套绝学在身，哪里接得住‘玄阴教’‘龙虎风云’四大堂主，合手联攻的三十照面？”

上官灵皱眉说道：“就因钟离老人这种身法太妙，才把我弄得如坠五里雾中，要说钟离老人是假，举世之中似乎寻不出这高好手！要说钟离老人是真，则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当年被他收服，怎会不认识，而又把真的钟离老人，请将出来，听他命令，作他傀儡？”

方琦知道这些事，复杂错综，玄奇莫测，在未曾得到正确头绪，抽丝剥茧，细细研判以前，越想越会钻到牛角尖中，遂哈哈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此时何必乱猜！俗语云‘水到渠成’，就拿这人皮面具来说，若非我是他多年老友，认得出举止声音，一口叫破，逼得他得自行揭下人皮面具，谁在事前能认准他是‘闪电神乞’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听方琦这等说法，脸上不由微红，上官灵又忽想起一事问道：“诸老前辈，你也是刚到勾漏山‘落魄谷’中，怎会知道我那位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师伯，由‘北剑’蒲琨传了他二十四手‘回风剑法’，在‘脂粉阎罗’孙翠翠手下，找回场面而去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笑道：“我虽然仅比你们早到片刻，但系暗地直赴‘落魄谷主坛’，在探悉司空曜、谈白水两个老怪不在勾漏山中，正考虑是否出手之际，便见‘流云堂主’柳东萍，以飞鸽传书，报告你们为了营救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，特来‘玄阴教’寻事，柳东萍业已让你们直接往‘销魂谷’内，与‘脂粉阎罗’孙翠翠会晤等语。代理教务的‘芙蓉剑客’靳潜龙，得讯以后，认为善者不来，深恐孙翠翠独力难支，遂传‘玄阴北斗令’，把你们接进‘潜龙堂’内！我也就在靳潜龙与‘天风堂’堂主萧适，商量如何处置此事之际，听出是‘东僧北剑’，曾经联袂同到‘玄阴教’中，因厌恶孙翠翠那等自大骄狂，遂由‘北剑’蒲琨，暗地教方百川一套威力颇强的‘回风剑法’，斗败‘脂粉阎罗’，找回场面，然后才随‘东僧北剑’而去！”

上官灵听说自己的方师伯，是随“东僧北剑”而去，自觉宽心，但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却眉头微蹙，向方琦说道：“小弟此时尚不愿以昔日面目，示诸武林旧友，且待这些真真假假‘夺魂旗’的哑谜，全部揭开以后再说！明岁‘元宵大会’，自然要往罗浮观光，但如今才仅腊月初九，这所剩的月余光阴，先去天台，只恐赶不及与‘南笔西道’等人见面，即赴罗浮，则似乎又嫌太早！不知方兄有何高见？”

方琦尚未答言，上官灵业已笑道：“‘罗浮元宵大会’，诸老前辈自然非去参与不可！因为坏‘夺魂旗’另组新‘乾坤五绝’，则旧‘乾坤五绝’，只剩下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’四人，你若加在其中，便又复凑足了‘五绝’之数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闻言摇头叹道：“观光则固为所愿，但欲如上官老弟之言，要我真个觊颜跻列‘乾坤五绝’，诸明未免惭愧……”

上官灵不等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说完，又复笑道：“诸老前辈仁心绝艺，及那等神出鬼没行径，委实无愧‘乾坤一绝’之称，何须如此谦抑，何况你们好坏‘夺魂旗’正式见面以下，或者可把真‘夺魂旗’也引出来！‘新旧乾坤十绝’，大会罗浮，再加上真的、好的、坏的，三位‘夺魂旗’，岂不

轰动江湖，艳传为武林中空前盛事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不禁听得有点悠然神往，上官灵越发得意笑道：“但坏‘夺魂旗’刁恶绝伦，那身份如谜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又是一个精灵古怪到了极点的老滑头，晓得他们会怂恿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埋伏些什么恶毒布置？我们事先略为早到罗浮，暗中察看察看，或有大益！再说我还想在明年正月十五会期之前，把我那陷身‘罗刹教’下的常碧云姐姐，救出来呢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与“仁心神丐”二人，均觉上官灵胆大心细，所说颇有道理！遂一齐同意，先往罗浮。路途之中，上官灵又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笑道：“诸老前辈，我要向你要求一事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问道：“要求何事？是不是看中了我所会的那一套武功，想……”

上官灵神色郑重地摇头答道：“我在短短期间，所获奇遇，及蒙诸位老前辈错爱，传授武功太多，又都是些深奥绝学，一时实在无法消化，故而不敢再复妄贪！只是觉得诸老前辈仰慕真‘夺魂旗’的刁钻古怪，诡奇灵妙武学，及神出鬼没，飘忽无迹行踪，均无妨刻意仿效！但不可不必连他冷冰的语气，阴森森的鬼笑，也一齐学在其内！所以我想请你以后除非不笑，要发笑时，便是正大光明，发自丹田的哈哈大笑！”

上官灵这一席话，把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说得佩服无已，果然伸手连拍上官灵肩头，声发丹田地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上官老弟我看你才真是‘乾坤一绝’！这次罗浮之行，由你做主帅，我与方兄，敬听发号施令！”

说到此处突然把神色一正，目光凝注上官灵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弟你也听我一句逆耳忠言，凡属过份灵巧之物，及过份聪颖之人，必然易遭天忌，老弟先后天禀资质，实是罕世神童，所以你不愁名无所就，不愁艺无所成，但须特别留心修积福德，才可有始有终，在武林中独放异彩，成为一代大器！”

上官灵听出这位“闪电神乞”语重心长，不由一身冷汗，唯唯受教！

他们一行三人，自勾漏山赶赴罗浮，当然免不了在“元宵大会”以前，与坏“夺魂旗”、钟离哲等，先有一番勾心斗角！但这些诡奇情节，暂时移至后谈，笔尖先掉到即将前往“万梅谷”赴约的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”等“乾坤四绝”身上！

广东罗浮山中，群豪荟萃，浙江天台山内，此时也自盛会难逢，在吟风嶂弄月坪上，顷杯纵饮，谈笑风生的，除了南北东西“乾坤四绝”以外，还有新自“玄阴教”内脱险的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，与上官灵的受业恩师，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，两位旧交好友，互叙述别来经过！

原来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自庐山“小天池”，与坏“夺魂旗”订了元宵之约以后，便即同返诸葛逸另一住所，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头！

诸葛逸那两句不离口边的：“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”，说的全是实话，这时上官灵的受业恩师，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，也已自诸葛逸雁荡山大龙湫瀑布旁边的草屋之中，移居天台，苦练“混元气功”，如今“南笔西道”同来，在这两位绝代高人相助之下，自自然然地，功行便告完满！

谢东阳功行一满，争胜之心，反而大减，向“南笔西道”“乾坤双绝”笑道：“小弟幸得附交骥尾，多蒙提携，武学一道，才算稍有成就！但日来静坐之余，名心忽淡，嗔念不生，故而明岁元宵，只是随缘观光，决不再与坏‘夺魂旗’，争甚闲气！并嘱咐劣徒灵儿，勿骄勿纵，好自修为，便要依

旧回隐南疆，善葆真如，永不出世的了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拊掌笑道：“谢兄静中生慧，这才是莫大进步！世间能几人，参透武学真谛，放得下名利之心，跳得出是非之外！不过这种境界，绝不是人人能到，否则茫茫宇宙，莽莽江湖之中，正义谁张？邪魔谁灭？国法保障以外的老弱善良，岂非将无噍类？所以常言说得好：‘后浪推前浪，新人换旧人’，我们行侠一生，此次‘元宵大会’，若能再将几个老魔制服，便可仰无愧于天，俯无忤于地，把扶持江湖正义之责，付诸后人，利用余年，为自己打算打算，摒绝万缘，参究性命交修武林上道了！”

天痴道长与谢东阳听得不住点头，诸葛逸又复笑道：“至于谢兄那位高徒上官灵老弟，则不但资禀奇好，缘会犹多，大可造就成未来领袖武林，克制群魔的人物！不过他年纪太轻，成就不宜过速，身上那些武学，目前已足够应用，所以元宵大会以后，诸兄且莫再受真传，因为我等虽然归隐，但南北东西，所居不变，十年八年以内，亦极难尽万缘，我想规定上官灵每过两年，参谒我们其中一人，用这段期间的所积的功德，换取一桩绝学！如此则十年而后，可望大成，气质心胸，也会陶冶得逐渐开朗纯良，不像现在在刁钻古怪之中，总难免有几分飞扬浮躁的了！”

“南笔”讲得头头是道，谢东阳自然又是佩服，又是感激！三人遂在吟风嶂弄月坪暂居静待元宵会期，而“南笔西道”因为看出对手新“乾坤五绝”之中，那位名满天下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十分难斗，遂欲把天痴道长的“太玄真气”，与诸葛逸“坎离气功”，互相融会贯通，截长补短，练成一种刚柔互济的和合绝学。

他们不练还好，练来练去，虽然练得两心如一，分合随意，但却发觉天痴道长的“太玄真气”倘若单独施为，不仅威力不在诸葛逸的“坎离气功”以下，甚至尚要略胜半筹！

当年峨嵋金顶较技，彼此秋色平分，“南笔”诸葛逸就是仗着真力稍强，最后石上留记之际，“惊神笔”痕，深入三分，才被武林中艳称为“独秀乾坤，艺冠五绝！”

如今见天痴道长所练“太玄真气”，居然高出自己，不由想起“庐山小天池会”上，仿佛听得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说得一句：“‘西道’可能比‘南笔’还要难斗”，遂把胸中所思，对天痴道长说出，并微笑问道：“金顶别后，痴道士功力突进，是不是被那钟离哲说对？阿尔金山十年静修‘无字真经’，大有所得！”

天痴道长事前确实不曾想到自己的“太玄真气”，会高过“南笔”诸葛逸的“坎离气功”。低头沉思颇久，恍然说道：“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的确高明，他居然到手一翻那册‘无字真经’，便看出‘达摩尊者’的留经之意！”

诸葛逸听不懂天痴道长所云，含笑问故。天痴道长叹一声说道：“昔时‘达摩尊者’，面壁九年，静能生慧，慧能生力！可叹我十余载阿尔金山闭关苦参，两倍‘达摩尊者’昔时面壁年数，但得益而不自知，却被钟离哲一语道破其中妙谛，岂不令人惭愧无以？”

说到此处，见诸葛逸脸上一片忻羨神色，遂又呵呵大笑道：“诸葛穷酸放心，如今真气内力方面我虽藉苦参‘无字真经’之故，勉强步武，但你那融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于一炉，文武合一，好绝天人的‘生花七笔’，依然是‘独秀乾坤，名冠五绝’！”

诸葛逸失笑说道：“痴道士怎把我看得如此小气？说一句老实话，‘乾

坤五绝’，各有奇能！当年峨嵋金顶，那等狠拼，尚且分不出胜负输赢，谁敢凭一两手独门功夫，就自诩‘独秀乾坤，名冠五绝’？……”

诸葛逸话犹未了，吟风嶂上，传下一阵洪钟似的爽朗笑声说道：“是谁‘独秀乾坤，各冠五绝’？诸葛逸穷酸真敢吹出如此大气么？”

诸葛逸虽然听出口音不生，但因自己久不与江湖好友盘桓，方在思忖来者之际，天痴道长业已低声在他耳边笑道：“是那‘长生矶’陆沉，无家可归的醉和尚！”

诸葛逸闻言遂一阵长笑，朗声吟道：“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！诸葛逸不仅名逊‘西道’，并且也在你这醉和尚以后呢！”

话音方落，吟风嶂上，又有一个清朗口音，纵声狂笑说道：“照你这等说法，江湖人称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、夺魂旗’！‘南笔’是不是一定压盖‘北剑’？诸葛仁兄，你那枝‘惊神笔’，真就能胜得了我蒲琨手中这柄‘三指剑’？”

四条人影，宛如陨星飞电般的，自吟风嶂上，直泻弄月坪头，当先落地的是肩背大酒葫芦满面笑容的“东僧”醉头陀，与身材矮胖，背插“三指剑”的“北剑”蒲琨，跟在“乾坤双绝”以后纵落的则是谢东阳的老友，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，及“北剑”之子蒲铿二人！

天痴道长见“东僧北剑”齐来，知道为蒲铿手快在七里山前，抢杀“黑手天王”熊六，所引起的那桩无谓闲气，定已消除，遂一阵哈哈大笑，为不曾见过之人，互相引见，落坐各觅知交，畅叙别来情况！

谢东阳曾听天痴道长说过方百川被掳之事，心中颇为老友担忧，如今见他居然无恙脱险，遂在与“北剑东僧”，及蒲铿等人见礼以后，细问方百川自勾漏山“玄阴教”中脱身的经过。

方百川一捋银须，微笑说道：“小弟自被两名下流滥贼，用迷香暗器迷倒，陷身‘玄阴教’内以后，因天痴道长有话关照，司空曜、谈白水遂不敢对我十分为难，只软禁在‘销魂谷’的‘飞虎堂’内！只是那位‘飞虎堂主’，‘脂粉阎罗’孙翠翠，骄狂无比，气焰太高，神情言辞之间，颇令人难以忍耐！幸亏‘东僧’大师，与天痴道长东海同舟之时，听道长说过此事，遂在陪‘北剑’蒲兄贤乔梓，作罗浮山前‘万梅谷’之行以后，齐到‘玄阴教’内，欲对小弟加以援手！蒲兄一来欲使小弟略挽颜面，二来也讨厌那‘脂粉阎罗’孙翠翠的骄狂气焰，特地与‘东僧’醉大师均不露面，只是暗中传了小弟一套威力极强的‘回风剑法’，斗败‘脂粉阎罗’，脱身‘销魂谷’外！所以方百川身陷‘玄阴教’，居然还是因祸得福呢！”

“北剑”蒲琨闻言，微笑说道：“一套剑法小事，方兄何必在怀！倒是那位‘脂粉阎罗’孙翠翠面上凶相毕露，死色已呈，我们虽仅对她略加警戒，但我料她在最近期间，必然惨罹杀身之祸！”

谢东阳自“西道南笔”在庐山“小天池”与坏“夺魂旗”等人订约归来，告知与上官灵分手之事，便料定上官灵不是先跑到广东罗浮，设法营救被孟三娘掳去的常碧云，便是前往“玄阴教”中，欲对方百川加以援手！如今既遇方百川，自然免不了探询可曾见过上官灵，方百川摇头笑道：“谢兄这位高足，胆大淘气得无法拘束，但以他那等机灵福泽，却也不必加以拘束！罗浮、勾漏两地，均不曾见他踪迹，可能途中又有奇逢！据‘东僧北剑’两位，在孟三娘之处，所得讯息，‘新旧乾坤五绝’，明岁元宵，大会罗浮，到那时还怕你们师徒，不见面么？”

谢东阳默然无语，“南笔”诸葛逸笑道：“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、坏‘夺魂旗’、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、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四人，再加上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，或是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他们那新‘乾坤五绝’，倒是不仅齐齐整整，并且还多出一名候补好手！而我们这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’以外，却尚少一人，谢兄如今‘混元真气’已成，凑个数儿好么？”

谢东阳含笑逊谢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双现江湖，坏‘夺魂旗’既属新‘乾坤五绝’方面，则诸位自应请那好坏‘夺魂旗’补缺，才最称恰当！小弟虽蒙诸葛兄，及天痴道长鼎力相助，侥幸练成‘混元真气’，但一来名心已淡，二来功行毕竟尚弱，此次随缘观光罗浮元宵盛会以后，便将永隐南疆，不再涉身武林锋镝的了！”

天痴道长拊掌大笑说道：“江湖人物，无不好名，谢兄能够跳出此关，足见高明已极！我也知道以好‘夺魂旗’补缺，最为恰当，但茫茫海角，莽莽天涯，元宵之期就在目前，却到何处去找寻那位行踪飘忽，隐现无常的仁兄踪迹？这样好了，倘若好‘夺魂旗’也得悉‘元宵大会’之讯，赶到罗浮，谢兄便不必出手，否则你就算上一份，让那些魔头们，尝尝新练成的‘混元真气’滋味！”

天痴道长既这等讲法，谢东阳自然无法再推，因眼看业已腊尽年终，元宵为期不远，一行老少七人遂离开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，齐往广东罗浮进发。

众人算好时日，于正月十四，进入罗浮山境，但才仅越过一两重峰壑，离孟三娘所居的“万梅谷”，尚有相当路程之际，路旁峰壁半腰，一声欢呼“师傅”，那位小侠上官灵已向谢东阳身前扑落！

谢东阳挽住上官灵双手，正欲细问这位多时未见的爱徒，别来究有多少奇逢之际，上官灵已失笑道：“师傅，等会儿我再向你禀告一切，及拜见诸位尊长，先要与诸葛老前辈，及天痴道长，说几句话！”

“南笔西道”听出上官灵话中有话，遂把他拉到一边，由诸葛逸含笑问道：“你这刁钻小鬼，是不是得了到孟三娘等的什么重大机密？”

上官灵摇头笑道：“诸葛老前辈，你这一卦算得可不如三国时代的孔明先生！我以前不是禀告过你们，曾经遇到一位‘洞中老人’，传授我‘冤沉海底’、‘恨满心头’两招，去试验真假‘夺魂旗’，并说要送我两样东西，给二位老前辈一看，便知道他的姓名来历么？”

天痴道长因不知“洞中老人”，被九华山崩，长埋地底之事，故而不甚诧异地问道：“是不是这两样东西，已经为你所得？”

上官灵微笑点头，自怀中取出两个小小纸包递上，“南笔西道”接过打开看时，包中各有一根似毛非毛，似发非发之物！这两根非毛非发之物，把上官灵看得嘴角一撇，眉头略蹙，心想“洞中老人”怎似对自己开甚玩笑？但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，两位名震乾坤的绝代高人，一看之下，却互相满面通红，大为惊疑羞窘！

原来“南笔”诸葛逸认得其中一根，竟是自己“天字第一号”“惊神笔”上的一根笔毛，“西道”天痴认得另外一根，却是自己独门兵刃“长尾云拂”之上的一根马尾！

以“南笔西道”这等身份，居然被人在“惊神笔”上，拔去一根笔毛，“长尾云拂”之上，拔去一根马尾，而毫不知是在何时何地发生？岂不使这两位几乎自诩举世无敌的“乾坤双绝”，脸上讪讪的有点哭笑不得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把两道从来不曾蹙过的眉头一蹙，向上官灵仔细盘问他

在九华山幽谷秘洞，遇见“洞中老人”经过的各种琐碎情事，天痴道长则闭目低头，深自思索！

天痴道长想来想去，终于想出一线曙光，因为自己与“南笔”诸葛逸同以“长尾云拂”，及“惊神笔”与人动手，简直是绝无仅有之事！

所以在想通脉络以后，突然目中精光一闪，向诸葛逸叫道：“诸葛穷酸，我想出来了，你那一根‘惊神笔’毛，与我这一根‘长尾云拂’马尾，都是二十年前，峨嵋金顶大会上，被人拔去！”

诸葛逸长叹一声，点头答道：“痴道士猜得不错，上官小鬼所遇的‘洞中老人’，才是我们峨嵋金顶所遇的真‘夺魂旗’！”

天痴道长也颇同意诸葛逸这种看法，但上官灵却两手乱摇地急急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‘洞中老人’不是真‘夺魂旗’！因为我在‘庐山小天池会’后，便去寻他赴约，但找到九华山幽谷中，‘洞中老人’所居秘洞已被崩山乱石，长埋地底！而目前除了好‘夺魂旗’以外，又出了第三个‘夺魂旗’呢！”

诸葛逸听说又有第三位“夺魂旗”出现，简直觉得不可思议的怪事太多，遂向上官灵皱眉问道：“你说这两个纸包，是‘洞中老人’所赠，他既为崩山乱石，长埋地底，却又怎会遇见你呢？”

上官灵微笑说道：“这两个纸包，不是‘洞中老人’亲手所赠，是在他为崩山乱石所伤，临死以前，转托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交给我的！”

天痴道长见上官灵又扯到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身上，不由越发皱眉，上官灵遂请“南笔西道”、“乾坤双绝”，坐在山石之上，听自己叙述得这两个纸包经过！

原来“闪电神乞”诸明、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与上官灵等三人，到得罗浮山后，诸明本拟探听探听“万梅谷”内虚实，但因坏“夺魂旗”已命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把“罗刹玄阴”两教合并，并将勾漏山“玄阴教”中的一流好手，全数调来，防范得异常严密，不肯轻露痕迹。他只好每日均与老友方琦畅饮快叙，静待“元宵大会”，明面进谷与群邪一会。

他们两位昔日知交，畅叙离情以下，却闷得那生性好动的上官灵时常独自在罗浮山内，踏雪寻梅，但他也深知几个老怪厉害难缠，正邪双方，既已将彻底了断，何必期前惹祸？所以行踪决不接近“万梅谷”口。

但有一日上官灵在远离“万梅谷”的一大片梅林以内，正自操练那种极具神妙的一飘一闪身法之际，突然有人呵呵笑道：“小娃儿资质果然不错，学得已有六七八分像，上次那记耳光，挨得不冤枉吧？”

上官灵闻言循声抬头看去，只见一株老梅的枝桠之间，正坐着那位，令自己又恨又怕又有点敬服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！想起上次施展“洞中老人”所传“冤沉海底”奇招，与他动手，挨了一记耳光，及偷学一飘一闪身法之事，不禁脸上微红，知道这位怪老头儿，实在难缠，打既打不过，讲也讲不过，必须善为应付！

眼珠转处，索性也纵上老梅，与钟离老人并坐一处，含笑说道：“老头子，你可知道与你在一起的那个坏‘夺魂旗’，是个假的！他叫……”

上官灵话犹未了，钟离老人便脸上根本无甚表情地淡淡接口说道：“他叫什么？是不是叫做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？”上官灵眉头略蹙，暗想坏“夺魂旗”是谁，他本来应该知道，何足为奇？但自己就偏不相信，这钟离老人能够事事前知，连好“夺魂旗”的真实姓名来历，也猜得丝毫不错！

遂依然微带笑容地又复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，坏‘夺魂旗’是‘九毒书生’所扮，但还有一位好‘夺魂旗’，也不是真货，他的姓名来历，你还能猜得出么？”

钟离老人应声答道：“他叫诸明，外号‘闪电神乞’，名列‘穷家帮三异丐’之首，如今正与另一个缺条腿的方老花子，在右前方幽谷之中，一株梅树下的石上饮酒！”

上官灵素不服人，但对于这位仿佛无所不知的怪老头儿，却不由不服！

只得把自己那些顽皮、捣蛋、古怪、刁钻的花样，暂时收敛，老老实实地向钟离老人，一挑拇指笑道：“老头子果然高明，我还有两个问题，索性问你到底！”

钟离老人递过自己的酒葫芦，让上官灵喝了几口，然后微笑说道：“我先猜猜你还有两个什么问题？大概一个是到底谁是真‘夺魂旗’？另一个则是我的真实姓名来历！”

上官灵惊奇得差点从梅枝上，掉下地来，目光凝注钟离老人，失声说道：“我生来除我师傅以外，从不服人，但对你恐怕却要服一辈子！对，对，对，你猜得全对！请赶快告诉我这两个左想右想都想不通，憋得我心里好不难过的问题，真‘夺魂旗’到底是谁？你又是谁？”

钟离老人看了上官灵一眼，面带微笑地缓缓说道：“第一，真‘夺魂旗’究竟是谁？我猜不出！第二，我就是我！”

上官灵听他这等答法，简直气得有点发昏！心想自己以为他猜不出的，偏偏猜得丝毫不错，亟于想问清楚的，却又答得完全失望，天下事未必如此巧合？看来这钟离老人，确实刁钻入骨，奸得像鬼！

若对别人，上官灵早已冒火！但面前这位，不仅论武功比自己高，论经验比自己深，连心机也比自己多，论嘴皮更比自己刻薄！试问他这把无明火，如何冒得上来？所以上官灵两道剑眉，几度连轩，终于自行平息！暗想真“夺魂旗”是谁？也许人家确实猜不出来，还是暂是撇开这项问题，先把钟离老人本身，弄清楚了再说！

遂又喝了两口酒，略压心头闷气，向钟离老人，继续问道：“第一个问题，你既猜不出，我们便暂时不谈！但你答复我第二个问题‘我就是我’，却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说你非冒牌？就是真正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！”

钟离老人一点头，上官灵即行发出一阵极具晒薄意味的大笑道：“我大概又要不服你了？你空自长了这长的一嘴白胡子，和满头白发，怎么还好意思不说真话？”

钟离老人听出上官灵话中含意，微带诧异问道：“你不相信我就是住在西昆仑绝顶，小琅环仙境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么？”

上官灵愤然答道：“当然不信，坏‘夺魂旗’既是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你就绝对不会是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！”

钟离老人这次似乎有点不解地，皱眉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上官灵眉儿一扬答道：“当年钟离老人收服‘九毒书生’之事，举世皆知，互相传誉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自己，当然更认识你！所以你，若真是西昆仑的钟离老人，姬天缺决不会把真货当作假货，请克星出来装点门面，以张声势！何况我曾在鄂东庙以内亲耳听见坏‘夺魂旗’，怪你几乎在那根‘四煞降魔棒’上，露出原形。不过我想‘穷家帮’中，连帮主‘跛仙’朱一奇，及‘阴阳手’莫平一齐算上，也不会有你这等功力！所以起初认准

你是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如今诸明既是好‘夺魂旗’，你这位冒牌钟离老人的本来面目，我就猜不出了！”

钟离老人静静听完，点头笑道：“你这番推论，听上去好像蛮有道理，但其实只是对准牛角尖，越钻越深！好在我才是我，你才是你。‘钟离哲’、‘上官灵’等姓名，无非便于别人及自己称道而已！真真假假，是是非非，此时辩来辩去，均是空谈，等‘新旧乾坤五绝’，‘罗浮元宵会’后，自然会令你恍然顿悟！”

上官灵见问来问去，依旧是在一个闷葫芦中，问不出丝毫要领！不由眉梢微剔，“老滑头”三字，刚到唇边，尚未出口，钟离老人便指着他微笑说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眉毛别动！大概不是想叫我‘老滑头’就是想骂我‘老混蛋’？小孩子家，不许太没有规矩，来来来，这两包东西，是我一位老朋友托我交给你的！”

说完，便自怀中取出两个小小纸包递过！

上官灵接在手内一摸，包内颇似空无一物？但又不便打开，只得蹙眉问道：“你这位老朋友叫什么名字？这纸包内有东西么？”

钟离老人摇摇头答道：“我这位老朋友，没有名字，一般都叫他‘洞中老人’……”

上官灵听见“洞中老人”四字，不由失惊叫道：“‘洞中老人’？他不是九华幽谷，惨遇山崩，长埋地底了么？”

钟离老人凄然摇头说道：“‘洞中老人’并没未长埋地底，只是被崩山乱石，砸成重伤！我恰在山崩以后，赶到九华幽谷，可惜这位老友，业已奄奄一息！他临终之前，别无所言，只托我转送你这两个纸包，说是拿给‘南笔’诸葛逸、‘西道’天痴，拆开一看，便可知道他的本来面目！”

上官灵想起“洞中老人”对自己的恩德，及昔日确有托物转致“南笔西道”之语，不由目中泪光泫然地凄声问道：“‘洞中老人’老前辈的遗体何在？‘罗浮元宵会’后，我要到他坟前，哭上一场，拜上三拜！”

钟离老人点头说道：“小娃儿总算还有良心，我那老友埋骨之所，就在九华幽谷，谷径第三转折右侧靠峰壁的三株乔松以下，当中松上，并有我手刻字迹，可以辨认！”

上官灵这回倒是规规矩矩地谢过指教，钟离老人暗中不住点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微笑问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他年倘若我死了以后，你哭我不哭？”

上官灵料不到钟离老人会有这么一问，大眼连眨，想了片刻答道：“我向来老实话，因为你这刁钻古怪老头，武功又高，精神又好，除非遇上山崩海啸那等人力无法相抗的天灾，一时好像还死不了！所以哭你，或是骂你，目前无法回答，要看你究竟是好是坏，及如何做人而定！”

钟离老人闻言感慨无穷地摇头叹道：“做人之道真不容易，要想在黄土埋身以后，有人在坟头流几滴眼泪，都得好好修为！上官小鬼，你这几句话，答得够高！应该设法使那些江湖中的无恶不作之徒，一齐听听，以作他们的当头棒喝！”

说到此处，词锋一转，向上官灵突然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为人一世，虽然图的是这些生前事业，身后声名，但纵然十年将相，三代公侯，在天地逆旅之间，还不是蜉蝣一梦？所以过分拘泥，也就不必！古人说得好：‘对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几何’？我们今日凑巧相逢，不要再谈那刀光剑影的江湖恩怨，以免把这四外梅花，都沾染得俗气起来，我请你喝酒，就对这梅雪争辉的冷

艳天香，同谋一醉！”

上官灵真觉得这位钟离老人，有时高得可怕，有时怪得出奇，如今却文雅得绝俗！遂含笑点头，老少二人，在这梅林之中，相互谈笑尽兴而后，始行分散！自行以后，上官灵便日日跑到罗浮山口，等待“南笔西道”等人，想看看那纸包之内，到底包的是什麼若有若无的稀罕物件！

一直等到正月十四，才把“南笔西道”等人等来！上官灵一五一十地说明经过以后，却又使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，两位“乾坤五绝”之中的人物，陷入了蹙额苦思，难得其解的沉默情况以内！

因为根据上官灵所说，“洞中老人”业已因伤而死，但“万姓公坟”之役，却又在好坏“夺魂旗”之外，发现了仿佛武功更高的第三位“夺魂旗”！然则“洞中老人”若是真“夺魂旗”，“万姓公坟”所出现的，却系何人？“洞中老人”若不是真“夺魂旗”，“惊神笔毫”及“长尾云拂马尾”，却又怎会到了他的手内？

何况以坏“夺魂旗”是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而言，钟离老人确实不可能是真钟离老人，但以他那身玄妙武功而言，则又不可能是假！敌势难明，兵家大忌，“南笔西道”一入罗浮，便坠疑云，不由相互对看一眼，眉头深蹙！

既然揣测不出究竟，只有暂时闷在心中，率领上官灵，回到“东僧北剑”、谢东阳、方百川等一行身旁，仍自往“万梅谷”中出发！

这时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所扮的好“夺魂旗”，及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亦已迎来，彼此礼见之后，“南笔西道”见人数已齐，便遂由天痴道长综合所知情报，请众人提供意见，并推出临时发号施令主帅，然后再进“万梅谷”，与所谓新“乾坤五绝”相会！

众人一致公推“南笔”诸葛逸发号施令，并认为真“夺魂旗”，及钟离老人的种种难解哑谜，均可能是对方故布疑阵，有意惑乱自己心神，最好根本不去理它，各凭所学，一决此会胜负！诸葛逸见“西道”、“东僧”、“北剑”、及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等人，其意甚诚，故也不太谦逊，眉头略蹙地深一思索说道：“‘万梅谷’内群魔，除了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以外，余人都比较容易应付，所需特别注意的只在对方是否势穷力绌以后，会施展事前暗伏的其他凶谋！今天才正月十四，我们不必匆促，且就这片梅林，静坐歇息一宵，等明日午前入谷，各自提高警觉，严密注视对方主持人物的一切动静便了！”

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”诸人，在这一片梅林以内，安然静坐，等待元宵正日午前，与所谓新“乾坤五绝”一会！但那位倡议组织新“乾坤五绝”的坏“夺魂旗”，此时却在“万梅谷”中，负手来回踱步，胸头万绪如潮！

坏“夺魂旗”的本来面目，果如上官灵所料，就是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！但在这新“旧乾坤五绝”，罗浮大会前夕，姬天缺却为几件心事，深深困扰！

因为据姬天缺所知，西昆仑绝顶小琅环仙境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及二十年前，与“西道”、“东僧”、“南笔”、“北剑”，在峨眉金顶，互较绝艺的真“夺魂旗”，本来就是一人！“钟离哲”是他静居昆仑绝顶，参究性命交修无上武功的本来面目，“夺魂旗”则只是偶然游侠人间，修积外功的化身而已！

峨嵋金顶会上，“南笔”诸葛逸曾因姬天缺为恶太甚，行踪又极诡秘，遂倡议“乾坤五绝”合歼“九毒书生”，但钟离哲化身之“夺魂旗”，因生平最好度化恶人，特在金顶会后，恢复本来面目，悄悄寻到自己，一场恶斗

之余，江湖中遂盛传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已被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收服！

自己因实力不敌，暂时放弃为恶，追随钟离老人以后，发现他有一册武学秘笈，穷极精玄，曾屡请加以传授，钟离老人均云观察自己恶性尚未化尽，拒绝所请！

一来觊觎秘笈，心痒难搔；二来也委实不愿与钟离老人，过那种侣云烟而友鸟兽的淡泊生涯，遂安排了一条毒计，把钟离老人诱到皖南九华山，自己所发现的一条幽谷秘洞之内。

洞中预先安排了极上等无色无味迷药所化的无形氤氲，但钟离老人毕竟高明，人才进洞，便发觉有异，回身一掌，把自己震得飞出一丈三四！

自己知道弄巧成拙，万般无奈，为了保全性命，只得随手按动机钮，放下洞中原设的万斤巨石，使这秘洞除了石壁上一个五寸方圆的洞穴以外，永远与世隔绝！

后来巧遇阎元景，共探“九幽地阙”，发现“第五、七、九、十一”四篇“幽冥十三经”经文，自己遂用毒针暗算阎元景夺走经文，隐居太行山，苦心习练“幽冥十三经”中所载武学！

十年以前“幽冥十三经”尚未完全练成之际，却被吕梁山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，看破自己就是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再现江湖，邀集“少林”智镜禅师、静心方丈、“武当”守一道长、“钱塘双杰”、“长白八雄”等共同下手，直杀得自己身带十七处刀剑之伤，才算脱出重围，逃到贺兰山上，销声匿迹！

九年饮恨，埋首边陲，终于把“幽冥十三经”四篇经文中的绝学练成，想起“夺魂旗”已被自己长禁九华山腹以内，遂置备人皮面具、骷髅白骨红旗，假冒“夺魂旗”名号，重出江湖，在吕梁山、玉门关等地，快意恩仇，横行霸道！

但谁知除了自己在西北纵横，风闻东南居然也出了个“夺魂旗”，且所行均系善事！

自己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赶紧由西北赶向东南，并特地先到九华山秘洞，查看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也就是真“夺魂旗”，是否还在洞内？

看清秘洞无恙，人犹被禁，这才略为放心，等到东海归途巧遇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两人脾胃相投，自己知道钟离老人的真正容貌，世所不知，遂请这位“闪电神乞”假扮钟离老人，以吸引孟三娘、司空曜等，组织新“乾坤五绝”，俾壮声势！但庐山“小天池”，与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，一会之后，彼此虽然尚未直接动手，业已看出“乾坤五绝”，个个名不虚传，自己除非再有奇逢，若以目前功力，欲与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”等人争胜，仍无绝对把握！

所以庐山事了，立即赶奔九华，准备用最毒辣的手段，威胁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把他身边那册奇幻无匹的武学奇书交出，否则即以炸药崩山，使其长埋地底！

哪知赶到九华，居然山谷已崩，自己怀疑钟离哲乘隙逃出，不憚辛苦，仔细搜查，竟在三株乔松以下，发现一座新坟，松上并镌有“洞中老人之墓”字迹，显系钟离哲已死，被不知他来历之人，掩埋骸骨！

就算这样，自己仍不深信，直等开坟见骨，并见坟内留有钟离老人在洞中所着十余年的破烂长衫，才确定当世之中，从此已无真“夺魂旗”踪迹！

但最令人难解的是，自己既在九华逼取秘笈失意，遂跑到“万姓公坟”

之上，要想找寻“九幽地阙”门户，再觅“幽冥十三经”的其他九篇经文！谁知竟会巧遇那位武学路数，与自己极其相似，功力也差不许多的好“夺魂旗”，一番狠斗，胜负难分，彼此协议较量“夺魂金针”之下，却又把第三位“夺魂旗”引出！

真“夺魂旗”已死，坏“夺魂旗”是自己假扮，好“夺魂旗”的本来面目，尚未得知，这第三位“夺魂旗”，又从何来？撇开他使自己与好“夺魂旗”，追赶不上，飘忽如鬼的轻功身法不谈，单单那手用“夺魂金针”针尾红绸，卷取自己与好“夺魂旗”一人一枚“夺魂金针”，从来罕见的绝世手法，便使自己事后为之忧疑多日！

第三“夺魂旗”出现之事，固然令人难解，但自己弄来那位，自称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冒牌钟离哲老人，却令人更觉悬心！

因为初见此人时，除了轻功极好以外，其他均平平无奇，如今却怎的发现他不论武功机智，均越来越高，而高得仿佛不应是区区的一名“穷家帮”中的“闪电神乞”所有？

无论此人究竟是否“闪电神乞”，他既有如此机智武功，为何甘心听从自己指挥，竟作一名傀儡人物？

明日就是元宵会期，据手下密报，山口所设桩卡，业已发现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”等人进入罗浮，想正觅地休息，静待明日赴约。强敌已临，而自己倡组的所谓新“乾坤五绝”之中，孟三娘忽然甘弃罗浮基业，率徒隐迹，苦练神功，以待日后与武林群雄，互争一日之长！冒牌的钟离老人，又有点令人生疑，兆头岂非大为不妙？

想来想去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终于宽慰自己，决定明日会上，先倚仗所得“幽冥十三经”中几种诡异神功，与“西道南笔”等人一拼，若有胜算，当然最好！否则便狠心辣手地施展冒牌钟离老人、司空曜、谈白水等，全不知情的秘密手段，把敌我双方，索性来个一网打尽！

姬天缺来回踱踱，边行边想，但踱到山径转折之处，突然瞥见“天香坳”口一株梅花树下的青石以上，坐着一位白衣老人！

老人背影才一入目，姬天缺便是认得自己正对他生疑的冒牌钟离老人，心念忽然一转，暗暗摸出一把骷髅白骨红绸的“夺魂金针”，抖手一发三枚，全打的是钟离老人的右肩，并等金针出手以后，才故意阴森森地喝道：“何人斗胆，敢妄入‘万梅谷天香坳’？”

话音才出，三线金光，业已到达对方右肩，就在这种眼看必中的情形之下，钟离老人突然身形一偏一仰，肩头一靠青石，倏地横移六尺起立，转身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兄，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，除了你以外，其余的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等人，均已到达罗浮，我们不商量明日如何应敌之策，怎么反而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？你这‘夺魂金针’，威震江湖，我可有点吃不消呢！”

姬天缺在冒牌钟离老人、司空曜、谈白水等人之前，始终是以真“夺魂旗”自居，如今听了钟离老人末后的两句话，不由人皮面具以内的脸上，微觉发烧，勉强笑道：“我由山径转过，只看见一角衣襟，以为是‘南笔西道’那些老鬼来此捣乱，才出手略加招呼，谁知险些误伤诸兄！不过诸兄身法灵妙，我那几枚小小金针……”

钟离老人不等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说完，便即哈哈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兄，你怎的也捧起我来，我除了轻功尚好以外，就只那根‘四煞降魔棒’，

尚略有信心，其他什么真气内力，便不登大雅之堂，全靠变戏法似的，运用机智，骗人罢了！”

姬天缺顺着钟离老人的话头说道：“‘穷家帮’的‘打狗棒法’，妙绝江湖，但我却始终无缘瞻仰，诸兄如若有兴趣……”

钟离老人又复接口笑道：“既是‘夺魂旗’兄，要看这套棒法，理应献丑，不过棒招名称太俗，未免与这当空皓月及四外梅花，有些不配呢！”

说完便自腰间取出那根色呈黝黑，伸缩自如的“四煞降魔棒”来，施展了一套奇幻无伦的“打狗棒法”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是大大行家，看出钟离老人这种东一指、西一指，仿佛飘飘无力的杖法，果然变化无穷，极具神妙！心头疑云，又不禁略减几分，心想“打狗棒法”是“穷家帮”的镇帮绝学，对帮外人向不轻传，这冒牌的钟离老人，既有“四煞降魔棒”，又会“打狗棒法”，可能确是“穷家帮”第一好手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！不过生性谦逊，深藏不露，真实武功并不在所谓名震八荒的“乾坤五绝”之下而已……

疑云虽减，疑念犹存，姬天缺在拍掌称赞钟离老人棒法以后，缓缓说道：“明日之会，决不能先挫锐气，我想请诸兄借‘逍遥老人’盛望，以及你自己所擅的绝世轻功，及神妙棒法，先予对方当头棒喝！你看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之中，哪一个比较好斗？”

钟离老人笑道：“‘乾坤五绝’既然彼此齐名，武功想必差不多？明日他们哪一个先下场，我便先斗那个，并绝不让你失望就是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见钟离老人如此答话，遂觉得自己对他，实是多疑，微微含笑说道：“‘天香坳’下，分五处埋藏的地雷火药，千万不可泄露给对方知晓！明日万一斗不过‘西道南笔’等人，你一见我以‘满天花雨’手法，撒出‘夺魂金针’，便立即悄悄走至‘清音轩’，点燃引信。因为这种布置是乘司空曜、谈白水回转勾漏山把‘玄阴教’下好手调来此地之时所为，故而事先也不必通知两个老怪，以免我们四位主人，同时离开，易引对方生疑，反而弄得功亏一篑！”

钟离老人闻言，点头说道：“对对对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！我们自己有人在场，‘西道南笔’再怎样聪明，也猜不出会突爆地雷火药！‘砰’然巨响以下，不仅‘乾坤五绝’成灰，连‘玄阴教’正副两位教主，也已化作冤魂屈鬼！那时你掌罗浮，我霸勾漏，享受享受现成基业，再不做什么沿门托钵的老叫化了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听这冒牌钟离老人与自己处处同心，再想到自己另外所安排，连冒牌钟离老人都不知道的恶毒神妙布置，不由怀疑尽解，雄心勃发，仰天一阵森森阴笑，只笑得仿佛当空皓月，都略减清光，四外梅花，也含香不吐，成了一片凄迷景色！浮云掩月，长夜漫漫，等到东方吐霞，七彩轮升，已是“新旧乾坤五绝”，较艺罗浮的元宵正日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统率“西道”天痴、“东僧”醉头陀、“北剑”蒲琨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、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、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、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、“北剑”之子蒲铿，及小侠上官灵等一行十人，于正午时分，缓步抵达“万梅谷”口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也与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、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以及“玄阴教”下的“潜龙堂”堂主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、“天风堂”堂主“不坏金刚”萧适、“流云堂”堂主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等人，在谷口迎接！

双方见礼以下，“西道南笔”等人目光，全着重在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身上，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却对那位依旧作“夺魂旗”装束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特别注意！

众人进得“天香坳”，分宾主落坐以后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因新“乾坤五绝”原推钟离老人主盟，遂微施眼色，钟离老人点头会意，向“南笔”诸葛逸等人笑道：“诸葛兄，这‘天香坳’原主人，‘笑面阎……’”

“笑面阎婆孟三娘”七字尚未说全，便听空中连声鸟鸣，自那千仞峭壁顶端，飞落一只大仅如鹰的翠羽怪鸟！

翠鸟飞到众人所坐之处，回头用钢钩似的鸟喙，微啄翅根，飘飘落下一封柬帖，便又长鸣几声，冲霄直上，隐入云雾之中不见！

上官灵眼快手快，一见柬帖飘落，身形微晃，便纵起半空，抄住一看，只见封面写着：“孟非烟字奉‘乾坤五绝’！”

他知道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小字“非烟”，遂把这封柬帖，呈缴“南笔”。

诸葛逸等人，因不屑于先行探听新“乾坤五绝”方面虚实，所以均不知孟三娘师弟，早离罗浮之事！本来见无地主在座，已略生疑，再见竟由翠鸟传书，诸葛逸遂眉头微蹙地拆开一看，柬上写着一笔龙飞凤舞的怀素草书道：“‘乾坤五绝’，宠降罗浮，孟非烟与师弟潘午，及门下诸弟子，本当扫径候教！然奈以要事相羁，遂只得暂时抛弃‘万梅谷’基业，期以三年，孟非烟重树‘罗刹教’之时，定仍遣翠鸟传书，邀约天下英豪，盛会罗浮，各显绝艺神功，夺取‘武林盟主’之位！专此奉书，余不一一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看完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孟三娘真正心高气傲，新‘乾坤五绝’犹不屑为，她要在三年以后，与我们争夺什么‘武林盟主’之位！”

说完，便将柬帖传观，传到上官灵手上已是最后一人，他看完面对钟离老人，及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笑道“你们不是要组织新‘乾坤五绝’，来场‘乾坤十绝会罗浮’，震动天下的连台好戏么？如今孟三娘师兄弟这一扯腿，不仅你们那所谓‘新乾坤五绝’，组不成功，连‘乾坤十绝’也少一人，变成了‘乾坤九绝会罗浮’，这场架可怎么打呢？你看我们这边整整齐齐坐着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、夺魂旗’……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目光电扫坐在“东僧”醉头陀肩下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一阵森森阴笑说道：“他也配叫做‘夺魂旗’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本来也准备针锋相对地，还他一阵嘿嘿阴笑，但忽然想起上官灵劝告自己之言，竟改成一阵哈哈大笑，拔出自己那根缩自如，尚漆作黄色的“四煞降魔棒”来，扯成三尺来长，并挂上一面骷髅白骨红旗，向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叫道：“我不是‘夺魂旗’，难道你是‘夺魂旗’么？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勃然大怒，因“万姓公坟”一会，业已约略试出对方身法虽较灵巧，但功力略逊自己，所以毫无所怯地，也自身边取出那根仿造的“风磨铜棍”，挂上一面骷髅白骨红旗，刷然展处，卷出一片寒风，眼望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厉声叫道：“‘万梅谷’中，只合互见真章，各拼性命，不是斗口巧辩，弄舌张牙之地！你我且凭手下功夫，分一分谁真谁假！”

“天香坳”内群雄，见两位“夺魂旗”先欲一拼，均不便相拦，也不愿相拦地个个静默无声，凝神以待这场“‘夺魂旗’恶斗”的精彩好戏上演！

众人是坐在一座宽敞茅亭以内，上官灵因年龄班辈最小，座位恰在亭边，无意之间偶然往亭外那片有流泉飞瀑的陡削峭壁上一瞥，便自神色突变地，

起立向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摇手说道：“你不要凶，光凭方才两阵笑声，我们这边这位，他比你光明磊落，好听得多了！要谈到真假方面，我们这边这位，确实不是真‘夺魂

旗’……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听到此处，人皮面具以上的嘴角之间，不由浮起一丝得意微笑！

上官灵见状微微一晒，继续说道：“你何必这早得意？你也不是真‘夺魂旗’，但真‘夺魂旗’此时必然已在这罗浮山‘万梅谷天香坳’中！喏喏喏，你看见那片陡削壁以上，所插才是那杆当年峨嵋金顶会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’等‘乾坤四绝’，真正以‘风磨铜’所铸‘夺魂旗’么？”

上官灵这这一番话，听得茅亭以内，除了他自己以外的正邪双方十六位绝顶豪雄，全都大吃一惊，一齐起身走到亭外，往他所说那片峭壁上看去！

只见在离地四丈二三的一株老梅，与挂壁飞流之间，上次新“乾坤五绝”各显绝艺之时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用大笔，所书的那个“绝”字以上，果然插着一根金黄铜棍，尖端并挂着一骷髅白骨红旗，迎风飘拂！

上官灵好奇之心最切，眼看似乎自己千想万想，均想不透彻的真“夺魂旗”，即时出现，意忍不住地突展轻功，一纵四丈有余，直向峭壁上所插的那杆“夺魂旗”扑去！谢东阳见爱徒功力精进，自极高兴，但如此好事，却不禁眉峰微聚！然因当着对方群邪，也不便出声呵责，只得凝神观看动静！

上官灵扑上峭壁，竟运用真力，把那杆“夺魂旗”拔在手中，细一观看，便自掉头纵落，向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大声笑道：“真‘夺魂旗’确实比你高明得多，人家这面红旗以上所画的白骨骷髅，并不代表残酷好杀，而是隐寓劝世之意呢！”

“夺魂旗”上的“白骨骷髅”，怎会含有劝世之意？亭内群雄，包括文武兼资，学究天人的“南笔”诸葛逸在内，也觉得无从猜测！

上官灵见状笑道：“人家这面红旗中的两根交叉白骨，一根以上，绣着一个小小‘王’字，另一根以上，则绣着一个小小‘侯’字，那具骷髅以上，也绣着‘红粉’两个小字！这岂不是表示历代王侯，无非白骨，倾城红粉，尽是骷髅，莽莽人生，也只不过是一面飘飘荡荡的旗帜而已！秦皇旄节，汉武旌旗，百代而还，空空安在？来来来，为了证明这才是当年峨嵋金顶的真‘夺魂旗’，请哪位前辈下手试一试这根旗杆，可是真正的‘风磨铜’所铸？”

上官灵话音方落，“东僧”醉头陀僧袍一展，人起半空，哈哈笑道：“二十年前，这杆‘风磨铜夺魂旗’，曾以一式‘横杖挑云’，硬接我‘龙虎钢环’力逾千斤的‘开山劈石’！如今‘风磨铜宝旗’，神威依旧，昔年老友的身份，却扑朔迷离！来来来，我们何妨旧戏新排。上官灵，你凝足真力，用一式‘横杖挑云’，再接我‘龙虎钢环’的‘开山劈石’！”

“东僧”醉头陀这一纵，纵得极高，不但说完人落，连那百炼精钢所铸的“龙虎钢环”，也均撒在手中，果然以一式“开山劈石”，双环并举，照上官灵当头猛砸！

上官灵知道“东僧”醉头陀此举，一来为了试验这杆“夺魂旗”，是否真是“风磨铜”所铸；二来也有探测自己功力之心，遂丝毫不敢怠慢地，气提丹田，力实双臂，以手中“夺魂旗”，施展一式“横杖挑云”，往下迎去！

双环猛落，旗影疾翻，半空中一阵震天脆响，宛如虎啸龙吟！“东僧”醉头陀依旧轻飘地借势退回亭内原位，笑嘻嘻地不住点头，上官灵则被震退

七八步远，把那杆毫无所损的“夺魂旗”，插在地上，甩着双手，一边走回茅亭，一边叫道：“老前辈怎的这样狠法？‘风磨铜夺魂旗’虽然禁得住你精铜百炼，力逾千斤的‘龙虎钢环’，但我上官灵这点功夫，却怎能吃得消老前辈的‘罗汉劲’呢！”

“东僧”醉头陀回座以后，正取过自己的酒葫芦畅饮，听上官灵这样一说，不禁引得哈哈大笑！

谢东阳也满怀高兴地含笑说道：“普天之下，能有几人接得住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，‘东僧’‘龙虎双环’的千钧一击？灵儿小小年纪，已有如此进境，务宜益励前修，好自奋勉，切勿骄满轻浮，辜负各位前辈，对你的爱护期许！”

这杆真正的“风磨铜夺魂旗”一现，上绣“红粉骷髅、王侯白骨”的红绸一飘，自然使“乾坤九绝”，以及“天香坳”内，所有群豪，均惊奇不已！

但其中最惊急的，还是那一好一坏两位假“夺魂旗”！好的假“夺魂旗”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心中，是惊内带惭！因为“风磨铜夺魂旗”既现，旗主人不会不来，自己借用人家名号，假扮人家形相，少时对面之下，却以何言交代？

坏的假“夺魂旗”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心中，则急中带疑！因为经过“东僧”醉头陀，及上官灵一试，插在亭前石地，迎风飘拂之物，果是昔年那杆“风磨铜夺魂旗”！照理这杆宝旗，业已长埋九华幽谷，怎会又现人间？颇为懊悔自己勘察崩山，开坟检验“洞中老人”遗骨之时，竟忘了看看这杆宝旗，可在坟内。如今宝旗既现，即有两种可能情况：一种是幽谷乔松以下的坟中枯骨，系故布疑兵，“洞中老人”未死，真“夺魂旗”自然再现人间！一种则是“洞中老人”已死，但这杆宝旗，被掩埋他遗骨之人所得，探知“新旧乾坤五绝”，盛会罗浮，特地赶来捣乱！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，均对自己有弊无利，遂暗暗对钟离老人低声说道：“这次元宵大会，一开始就有意外奇峰突出，连司空曜、谈白水脸上，都已现出怀疑神色，兆头颇为不妙！我们还是依照昨夜定计，早点开始论艺，既然‘乾坤十绝’不全！就不必专限何人出手，给他来个笼笼统统地十阵论输赢，只要一见难占胜面，便看我手势，发动埋伏，干脆把敌我双方，玉石俱焚地一网打尽！”

钟离老人含笑点头，起身向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”等人，抱拳施礼说道：“这次元宵大会，本来是‘新旧乾坤五绝’，定约相互较功，但如今孟三娘突然隐迹，以致十绝不全，弄得大煞风景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不等钟离老人说完，便即插口说道：“钟离老人，彼此均不是江湖俗流，何必再说这些装点门面废话，我们归隐深山，已将廿年，根本对‘名气’二字，淡忘已久！这次罗浮赴约，决非为了争夺什么‘乾坤五绝’，及武林魁首，天下第一之名，主因是为了‘罗刹玄阴’两教，藏污纳垢，为祸江湖！及那位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假冒‘夺魂旗’名号，快意私人恩怨，横行肆虐……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一口叫破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本来面目，自然使得姬天缺本人，及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等，均深为惊讶！

（请续看第二部）

